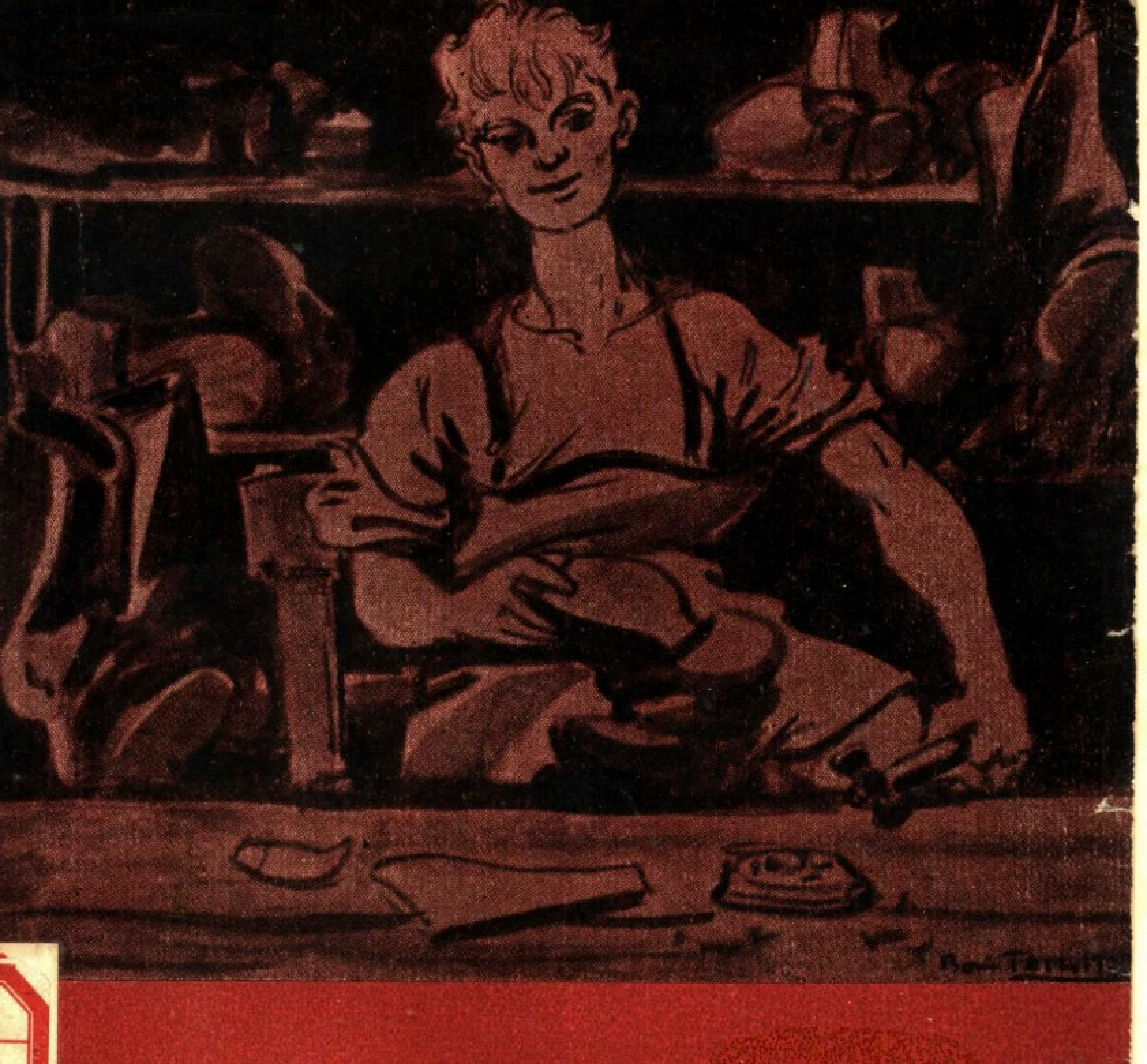


征服者貝萊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著

作家出版社

征服者貝萊

第二卷

学徒生活

丹麦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著

施蟄存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征服者貝萊

馬丁·安德逊·尼克索著

施　　蟄　　存譯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692　字數201,000　开本850×1168粍1/32　印張7 $\frac{11}{16}$　插頁2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3000册

定价(6)0.90元

Martin Anderson Nexø
PELLE EROBREREN
——Laereaar——

本書根据 J. Joly 法譯 M. Anderson Nexö: PELLE LE CONQUERANT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4) 并参照 J. Muir 和 B. Miall 英譯 M. Anderson Nexö: Pelle the Conqueror (Peter Smith, New York, 1950)轉譯。

內 容 說 明

一九五四年六月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去世的馬丁·安德逊·尼克索，是現代丹麦偉大的無产阶級战士和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長篇小說三部曲——"征服者貝萊"、"狄蒂——人的孩子"和"赤色分子莫尔頓"。在这三部曲中，作者徹底地批判了資本主义制度，揭露了法西斯走狗的面貌，反映了丹麦工人运动的發生和發展，暴露出机会主义者的醜惡面目，指出了革命的眞正道路。三部曲中貝萊和莫尔頓就是兩个鮮明对比的典型人物：貝萊成年以后的历史成为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代表，而莫尔頓的一生却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走上正确革命道路的典型。

三部曲的第一部"征服者貝萊"又分为四卷，是作者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年間写成的。第一卷"童年"和第二卷"学徒生活"描写貝萊的前期生活；第三卷"偉大的斗爭"和第四卷"黎明"描写貝萊的后期生活。也就是在第三卷和第四卷里，作者以丹麦开展中的工人运动为背景，写出在首都环境里的貝萊。在这时期，他的世界观和活动方面开始轉变——他开始現出了自耕农的面貌，越来越脫离工人运动，走上了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道路。

第二卷"学徒生活"，描写少年貝萊从农村进入城市后，在一家鞋匠作坊当学徒的种种經历。他遭受到許多折磨，看到作坊的日趋沒落，同伙的失業挨餓，以及他們家庭的悲慘遭遇，觉得在資本主义机器工業的威胁下，当手艺工人沒有出路，因而感到空虛失望。作坊倒閉后，他就过着頹廢的流浪生活。后来，經过貧苦同伴的鼓励和帮助，才又振作起来，向"更广大的世界"——京城哥本哈根——进軍。作者在这一卷里，还描写了貝萊的父亲拉賽和他的情人喀尔娜怎样雄心勃勃地离开岩石农庄，到荒地去开垦，想建立自己的事業。結果，喀尔娜牺牲了生命，拉賽一敗塗地。莫尔頓的父亲也是这样。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遭遇，深刻地說明了在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下，劳动人民尽管有坚毅的意志，刻苦的精神和强悍的劳动力，光遡个人奋斗，还是免不了失敗。

第一章

貝萊飞出窩的那个風光明丽的五月早晨，恰巧克劳斯·海尔曼老爹格拉格拉地赶着粪車，往城里去裝粪。这件不相干的小事情却决定了貝萊的一生。因为这时最委决不定的就是这么一个問題：貝萊到底該怎么办？

他自己始終沒有考虑到这个問題。他只是在太陽光下慢步往前走，睜开兩只眼睛看着前面的光明世界。至于他到了那边之后該怎么办——唔，这是一件很不容易了解的事情，想它做什么？想了也徒然显得傻气。所以他只管往前走。

現在他已走完了山嶺，在最后一个小山上头了。他在一道干溝里躺下歇歇脚，平平喘息；他虽然又疲倦又飢餓，可是精神却很好。在他脚底下，距离不过一二公里，就是城市。它显出一种光輝愉快的气象，午炊烟从几百个烟囱里裊裊地升入青空，紅色的屋頂对着这光明兴奋的日子頑皮似的笑着。貝萊立刻就計算起这些房屋来：他不想夸大，只把它們估計到一百万家，而現在他已經数到一百多家了。

在計算的半中間，他忽然改变了主意，那边城里的人吃的是什么呀？他們一定生活得很好！那么，吃的时候，尽量吃飽了才放手，算不算是失礼呀？或者是不是也应該像那些地主老爷参加宴会的

时候那样，只吃一半便把湯匙放下呀？对于一个时常挨餓的人，这些問題却是很重要的。

大路上，行人很多，有的步行，有的乘車；有的車后載着箱子'有的把他所有的家私都裝在一个袋里，扛在背上走，就像貝萊一样。这些人中間，有些是貝萊認識的，他跟他們和藹地点点头；他也知道他們是到哪里去的。有些人是到城里去的，也就是他所要去的城里，有些人还得走远些，要远远地飄过海，到美国，或者甚至到更远的地方去，为国王服务①；这些人，你从他們的服裝和严肃的臉色上就可以望得出来。另外一些人只是到城里去欢度五月节，把他們的工資好好地揮霍一番。这些人都是成群結队地在路上走，哼着小曲，或是吹着口哨，兩手不帶东西，有說有笑的兴致很高。但是最有趣的，要算那些把箱子裝在独輪手車里，或者提着箱子的兩个把手的人了。他們都是臉色通紅，行动非常兴奋；这都是些毅然决然脫离农村和他們过慣的生活方式，而投奔到城里去的人，正如貝萊自己一样。

一个貧农推了一輛手車走过，車里載着一只綠顏色的箱子，箱子不大，可是很闊，上面滿是这个貧农亲手画的許多美丽的花卉。挨着他走的是他的女兒；她兩頰紅紅的，眼睛凝視着茫茫的前途。那父亲正在对她說話，但是她的神情却好像并沒有在听，"唔，从今以后，你得自己照顧自己了；你得千万当心，別蹧蹋了自己。对于那些能發迹的、为自己利益打算的人，城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可是对于那些給人家踩在脚底下的人，它是毫無情面的。所以你可千万不要太相信人家，因为城里人都是很狡猾的，他們会使出各种各样的詭計，叫你上圈套。不过同时你得待人客气些，說話溫和

① 即服兵役。

些。"她沒有答話；她更关心的显然是她那双穿着新鞋子的脚，不讓鞋跟蹩倒，顚躓了步子。

也有許多人川流不息地从城里来。整个上午，貝萊一路碰到許多瑞典人，他們都是当天早晨乘輪船到这里来，打算在农村里找工作的。这里头有已經被工作折磨坏的老人，也有小孩子；也有跟金黃头髮的瑪丽一样漂亮的姑娘，也有腰帮挺硬和胳膊挺粗的青年工人。这些人到这里来刚好弥补上离开此地的那些人的空缺——但是这些事，現在已經和貝萊沒有关系了。七年以前，他也同样感到过使这些人神色不安的情緒，但是他們在此刻才开始的行程，在他已經是走过了。再回头去看一下又有甚么好处呢？

这时路上走来了一个曾在新村农庄里当过車夫的工人。他通身的穿著完全像个美国人，提个旅行包，圍着一条絲圍巾，外衣沒扣上，可以看得見里边口袋塞滿着文件。原来他到底下了决心，动身到那边去，找他的已經在美国等了他三年的未婚妻。

"哈罗！"貝萊喊，"你这就走了嗎？"

那人走到貝萊身旁，把旅行包放下在溝沿上。

"唔，是呀！該走啦，"他說。"罗拉不肯再等我了。只好讓老人家自己想办法，不能再靠兒子的帮助；我已經給他們干了三年活，現在可要他們自个兒想办法了！"

"他們当然会有办法，"貝萊滿有把握地說。"要不然，他們也会得到帮助。年輕人耽在家里是沒有前途的。"这是他平时听比他年紀大的人常說的話，現在他也学着說一遍。并且裝出一副儼然的神气，拿棍子打着草地。

"当然，何况罗拉也不願意嫁一个穷苦的庄家汉。好吧，再見！"他伸出手来給貝萊，想笑一笑，可是竟力不从心，臉上显出来的却是一副苦相。他又站了一会，望着他的皮靴，把大拇指在臉上摸来

摸去的好像想把这副苦痛的神情擦掉似的；接着才提起旅行包走了。他显然是心里不很愉快。

“我倒很願意把你的船票和未婚妻接收过来呢，”貝萊兴冲冲地嚷着，他感到心里非常高兴。

在貝萊的年輕的血液鼓励他走的这条路上，今天大家都在和他一起走，每一个有些勇气的青年，每一个有些姿色的姑娘。路上行人一刻兒也沒有断过；就像一次大規模的移民，一大批为了不願意老死在自己的家乡，因而从他們各人的老家逃出来的人；一大批宁願选擇充滿了誘惑性的未知世界去过活的人。許多散布在綠野中或整齐地排列在通到城里去的大路兩旁的小磚屋，都是那些放弃了农作，穿著得像城里人一样的农民，冒險到城里来住的屋子。在底下的海岸边，还有許多屋子密密層層地圍繞着一座教堂，好像彼此之間竟沒有一点空隙似的。各色各样的被某种欲望誘惑到离家出走的人，就都在那边徘徊閑蕩，因为大海把他們攔住了。

貝萊可不願意讓任何东西攔住他的前程。如果他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他就要出海去。总有一天，他能找到一处中意的海岸，于是他就上岸去采掘黃金發財。那边的姑娘都是赤身裸体在外边走的，只用一种藍色的刺花来遮掩她們的私处。但是貝萊的爱人却耽在屋里，貞潔地等他回家。她比鮑娣和金髮的瑪丽合幷起来更加美丽，許多人追求她，可是她却忠实地耽在家里，唱着一首情歌等候他：

我的情郎出門去了，
在兇險的海上。
轉眼过了三个年头，
也沒有收到他一封信。

她正在唱的时候，信却送进大門来了。在他父亲拉賽所收到

的每一封信里，都附着一張十克郎的鈔票，有一天，一封信里还附寄着他們兩个人的船票呢。这首情歌就不用再唱了，因为跟他的情形不符。这首歌曲的下文是說翁媳兩个都在海上遭了难，那可憐的青年人从此就整天站在海边，癡心地盼望着每一条从天涯海角涌現出来的船。可是她和拉賽終于平安到达了——当然不消說是經过了許多灾难的——貝萊于是站在岸上欢迎他們。他打扮得像个野蛮人一样，在他使他們認出他以前，裝得好像要吃掉他們似的。

“嘿！”貝萊一挺身站了起来。这时他听見路上有一陣瑲琅瑲琅的声音，好像有一千把鐮刀在一起撞响：原来是一輛用木板条釘成車厢的大車在顚顚簸簸地駛过来，拉車的是兩匹貝萊从来沒有看見过的那样可憐的駑馬。馭者座上坐着一个老农民，搖搖擺擺地好像随时都会跌得粉身碎骨，就像他的車馬和其他的东西一样。貝萊起初簡直摸不准，这一路行动中所發出来的古怪声音，到底是那車子的声音呢，还是这兩匹瘦出骨头来的駑馬的声音。当那車子走到他面前，老农民把車停下来，邀他坐上去的时候，他覺得不能拒絕老头兒这番好意，便坐了上去。他的兩个胳膊因为剛才背过旅行包还痠痛得很呢。

“你是到城里去吧？”克劳斯老爹指着貝萊的行裝問。

进城，一点不錯！好像有甚么东西把貝萊那顆快要跳出来的心緊緊抓住了似的。沒等到他自己發覺，他早已把他自己的一切和他的整个前途告訴給这个老农民了。

“是的，是的……不錯……是的，当然！”克劳斯一边听貝萊的話，一边点着头說。“是的，不錯！誰都这样。那么你打算將来做个甚么人物呢？做个大官还是做个国王？”他抬起头来慢慢地說。“是的，到城里去；很好，很好，人家都走这条路，他們覺得有甚么东西在叫他們走……一个毛头小伙子，只要筋骨里有点力气，或者口

袋里有几个錢，他总得到城里去，把力气和錢花掉。你想，他們从城里帶些甚么东西回来？除了大粪，沒有别的！我一輩子就沒有在城里檢到过别的东西，我今年六十五岁了。可是这些話說了有甚么用？就好比轉过背去对着風放屁。他們就好像小牛發了疝气痛——拔脚就跑，跑到城里去，干大事情。到后来，克劳斯·海尔曼老爹会来收拾他們屙出来的东西的！他們在那里沒有工作，也沒有可以投奔的亲戚，但是他們还巴望城里有了不起的事兒在等着他們呢。不錯，城里的街道上有現成的床好睡，溝里还淌滿了食物和錢！唔，可是你打算怎么办？說出来讓我听听。"

貝萊滿臉通紅。他还沒有开口，就已經給人看出是个傻小子了。

"哦，哦，哦，"克劳斯兴高采烈地說，"你也并不比人家笨多少。如果你肯听我的話，你还是到鞋匠叶貝·柯福特那兒去当学徒罢；我現在就是要上他那兒去裝粪，我知道他正要收一个徒弟。这样，在城里你就不至于沒有个着落了，而且还有人用車子把你一直送到他門口，像个大爷一样。"

貝萊吃了一惊。他从来沒有想到过他会当一个鞋匠。在农村里，人們虽然还看重做手艺的，可是他們也只常常对一个身上有殘疾的孩子說："好吧，我們总可以讓他去做个鞋匠或者裁縫！"貝萊可不是一个应該坐在屋子里做安靜工作的廢料，他身强力壯，四肢健全。那么，他到底將做些甚么呢？唔，这当然要看他的命运了。他自己很强烈地覺得，他的工作应該是一种活躍的工作，一种需要勇气和精力的工作。但是，無論如何，哪些是他所不願意做的工作，这一方面却是可以肯定的。

当他們的車子顛簸地走在城里的路上，貝萊为了向这个广大的世界致敬，逢人就脫帽招呼，可是誰也不跟他回礼，他的兴致就

消沉下来，完全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一路被城里的孩子指指点点地訕笑着的这輛可憐的車子，跟他这种情緒也大有关系。

“跟这等家伙去打招呼，哼！”克劳斯咬着牙齿說；“你看他們架子多大，可是他們的东西全都是从我們这些人偷去的。要不然你說是哪兒来的？你看他們下了春种沒有？”說着他就輕蔑地望着前面的路。

在石头的鋪道上，一点东西都沒有長出来。这許多小屋子，挤得很紧，甚至有些屋子，在貝萊看来，好像准要从行列里給挤出来似的。貝萊一路看过去，惊异得換不过气来。这里人多得至少要用千数来計算吧，他心里老是想不通一个問題：他們的粮食打哪兒来的？現在他又想起了自己所熟悉的那个穷人的世界，在那里，無論怎么起勁，連买一双袜子的夢都做不成的。他立刻就覚得完全丧气了，知道他今后要在这許多石头里找面包吃，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这里的人幷不是从土地里种东西出来吃的，而是去找得来的，可是怎么个找法呢？

滿街都是人。女的一群一群的站在路边，互相摟着腰肢，看着鋪子里陈列的布匹，显出非常欣羡的样子；她們都在輕輕地前前后后的晃来晃去，好像在做夢一般。一个跟貝萊年紀相仿的孩子，滿臉紅斑，在馬路中間走，兩手捧着一个大面包，边走边吃；他的耳朵上都是瘡疤，手也冻腫了。农庄工人大都挾着一叠紅布走过，他們的外衣拍着他們的小腿。他們忽然在一个路角上站住，小心地向四下里張望一轉，然后匆匆忙忙地轉进一条横街上去了。店里的伙計在鋪子門口踱来踱去，光着头，要是有人在他們櫥窗面前站住，他們便很客气地請人家进店里去看貨，同时，隔着一条街对別家鋪子里的伙計偷偷地睞睞眼。

“今天这些做生意的把他們的貨色全都拿出来了，”貝萊說。

克劳斯点点头。"是啊，今天他們把平常卖不掉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了。今天是傻子——闊少爷赶集。你看——"他指着一条横街，"那边都是酒店。他們一心只想到这条路上来，可是报应也来得很快。你不妨等到晚上，轉进去找几个人問問，他們一年的工錢还剩多少。唔，不錯，城里是个好地方——眞是个了不起的好地方！"他說着厭弃似地吐了一口唾沫。

貝萊那一股盲目的勇气全都消失了。他看来看去，也看不到一个能使自己賺到面包的办法。他虽然很高兴投身到这个新的世界，可是他却不願意，也許連他自己都不知不覺地，加入到这一伙人堆里去剝削他农村里的老朋友。他只覺得一切勇气都完了，心里只有一股悲哀的情緒，甚至感到他自己所有的財富，他的一双手，在这里也毫無用武之地。他躊躇不定地坐在車上，听憑克劳斯老爹把他格拉格拉地載到叶貝·科福特师傅的作坊里。

第二章

鞋匠作坊的大門开向一条小街，看得見来往行人：永远好像有急事似的拉斯慕笙太太，老船長艾勒比，审計官的使女——她老是戴着一頂白帽子，还有那些把产業交給小輩，自己到城里来享福的农庄主，因为患瘋湿病而退休的海員。外边，鋪卵石的大街上，許多麻雀在那里喧噪，它們張着翅膀在馬粪堆里玩，吱吱喳喳的把馬粪攪得狼藉滿地。

院子的門窗全都开着，一道綠色的陽光射进作坊里，照在每一个人的臉上。但是毫無用处。一絲風都沒有；况且，貝萊的热是从心里發出来的，他焦急得不断地冒汗。外加他还在勤奋地上蠟，

除非外边有甚么东西吸引他，他的心才会游行到太陽光里去。

外边的一切都沉浸在陽光里，从窒悶的作場里看出去，这道陽光就好像一道金黃的河流，在兩排房屋中間流过，永远朝着一个方向，望海那边流去。有时，一点白色的羽毛在空中飄浮过来，跟着便是一莖灰色的薊草籽，一群蚊蚋，或者是一只胡蜂在飞来飞去。这些东西在大門口打轉，閃閃發光，好像有甚么东西在誘引着它們——显然是甚么地方出了事，或者是甚么地方有宴会。

“你睡着啦，小鬼？”那职工冷冷地問。貝萊怪不好意思地馬上繼續做和蠟的工作，他把瀝青浸在热水里，用力揉按。

在面包房的院子里，人們正在用絞車吊起一袋一袋的面粉。絞車發出很可怕的轣轆声，在这些轣轆声中間，可以听到那面包房的老板，也就是老鞋匠的弟弟，姚尔根·科福特，在那里假声假气地駡他的兒子。“你是个蠢才，賽倫，你是个可憐的傻子。你將来到底会成个甚么东西呀？难道你以为只要每天去禱告禱告，我們就有飯吃了嗎？你好好耽在这兒，不許出去，要不然，哼，我就打得你一輩子成个殘廢！”接着老板的妻子也插嘴进来駡兒子，一会兒，忽然大家靜下来了。再过了一会兒，那兒子沿着对面屋子的牆脚下，像个鬼影似的溜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本贊美詩。他一臉的哭相，沿着牆躲躲閃閃的走，要是有人看他一眼，他就吓得兩腿發抖。他今年二十五岁，还乖乖地讓他父亲打，不吭一声。可是他如果要出去参加祈禱会，他就不理会人家的嘀咕和他父亲的打駡了。

“你睡着啦，小鬼？我要来把你打醒呢，你等着瞧吧！”

在作坊里，一时沒有人說話。只要那职工沉默下来，別的工人誰也不敢开口。各人埋头做各人的工作，貝萊尽量地拉出了一些瀝青，羼进一些油脂，然后再用力揉按。在外面太陽光里，有几个頑童在跑来跑去的玩着。他們看見貝萊，就捏紧拳头抵在鼻子下，

挑衅似的对他点着头，还唱着：

小皮匠，小皮匠，
瀝青塗在鼻子上，
越擦越黑，
越擦越不像！

貝萊裝做不看見他們，但是心里却偷偷地把他們每一个都記住。他一心想要把他們从这世界上扫除出去，一个都不剩！

忽然他們全都跑到街上，因为那兒正有一个洪亮而單調的声音在响起来：这是那个瘋狂的鐘表匠，站在他家的高台堦上，唱戏似的把全世界都咒駡到了。

貝萊知道这个人是瘋子，他在滿城里胡說八道的那些話都毫無意思，但是他覚得这声音仍然是很好听的。然而他手里的工作，那“瀝青的考驗”，却像一种最后审判似的在威胁他，所以他不由自主地，漸漸对这种預言似的声音冷淡起来了。这声音說出了很庄严的話，可是又毫無意义，正如“聖經”上那些庄严的話一样。使他吃惊的只是这种声音是一种很可怕的声音，正如那个从云端發出来使摩西和保罗都吓得跪下来的声音一样的可怕，也正如貝萊在岩石农庄的时候，每逢夜里听到庄主夫妇吵架时的声音一样的可怕。

只有那职工小倪喀思的那塊垫膝皮阻止着他，使他沒有像使徒保罗那样地跳起来跪在地上。这塊垫膝皮，在他的一切幻想中間，是一片無可否認的現实；兩个月来，它已經教会了他絕不忘記自己是个甚么人，在甚么地方。于是他只好振作起精神，把他所有的悲哀揉和在这可惡的瀝青里，聊以自慰。此外，他还把这瀝青比之为他將来总有一天会墮落进去受苦的地獄，这么一想，也就覚得安心了。这时他又听到他师傅的兒子在外面院子里高兴地說話

的声音，这使他所有的煩惱都消散了。这种"瀝青的考驗"，旣然大家都受过，那就决不会是很可怕的，况且他还看見过人家做的工作比这更艰苦呢！

揚斯低着头坐着干活，好像随时都在等着吃巴掌；这是他常常挨到的責罰。他工作很慢，而且很迟鈍，仿佛中了符咒一般。貝萊已經可以赶上他的工作速度了。彼得和爱米尔是兩个很机灵的家伙，只是他們專喜欢打架。

院子里的苹果树中間，正洋溢着初夏的風光，紧靠在鞋匠作坊的窗下，那只猪正在槽里吃食。吃食声音犹如一陣和風吹过貝萊的心上。自从克劳斯·海尔曼老爹把这只尖声号叫的小猪从他的麻袋里倒出来的那一天开始，貝萊就在这里生定了根。在最初几天里，这小猪不断撒野似的叫喊，使貝萊的孤寂之感得到不少慰藉。現在，它的叫喊只是为了吃得太坏，这件事情也使貝萊大为生气：喂猪仔应該讓它尽量的一頓吃飽，否則就不会胖起来。决不能像現在这样地每隔几分鐘丢一点东西給它吃。要是它受了热，它就会胃痛的。但是这些城里人却一点都不懂。

"你睡着了嗎，小鬼？你在打鼾啦，該死的！"

少师傅一蹺一拐地走进来，喝了一口酒，便坐下来看書。他一边看書一边輕輕地吹着口哨，跟别人的搥打声合着节拍。小倪喀思也吹起口哨来，那两个年紀較大的学徒正在搥皮，这时也按着口哨的节拍揮动他們的槌子，他們甚至輪流搥打，此起彼落，使节奏更快些。为了跟上他們的搥打声，那职工的顫抖的口哨声也愈来愈古怪，搥打和口哨好像在互相追逐。这时少师傅安德萊从書本上抬起头来傾听。他坐在那里，眼睛凝視着远处，好像从書里看到种种模糊的影象在他眼前晃蕩似的。后来，他忽然警觉过来，对大家看了一轉，裝出一副戏謔的臉色；于是他站起来，靠着拐棒，支持

他那瘸廢的腿股。他的手輕輕地在空中揮舞，头和整个臉都跟着节奏如痴如狂地摆动。

啪！——他揮舞着的手一下子落在一柄切皮刀上，用手指裝出按笛孔的样子在刀口上按着，同时还偏着头，閉上眼，好像在傾听內心發出来的声音。忽然，他高兴得容光煥發，乐得全身發起抖来，伸起一只脚像着了魔似的屈动着脚趾，仿佛用脚趾在彈竪琴似的。他像一个音乐方面的白痴，同时也像一个音乐小丑。嗒的一声，刀子掉在地上了，他手里只剩了一个錫的刀鞘：叮——嗒——嗒——嗒——，叮——嗒——嗒——嗒——像变魔术似的，笛子忽然变做小鼓和鐃鈸了。

貝萊笑得直不起身来，随即就吃惊地对那职工的垫膝皮看了一眼，接着又哈哈大笑，可是誰也不注意他。少师傅的手指和手腕瘋狂地舞弄着錫的刀鞘，忽然他运用起胳膊来，于是刀鞘砰的敲在他的左膝盖上，又砰的敲上他的木鞋跟，随即又跳过来砰的敲了敲貝萊的腦袋。这样的在許多出人意外的地方乱敲乱打，砰，砰，砰，好像在發瘋似的应和着倪喀恩底悠揚的口哨。因此大家都放肆起来。年紀最大的学徒爱米尔，也放胆吹起口哨。起先还有点顧忌，后来看看沒有人打他巴掌，便越吹越起勁了。跟着是第二个学徒揚斯，——人家都叫他音乐鬼，因为無論甚么东西，到他手里都能奏出音乐来，——現在他很巧妙地彈着做鞋子用的蠟綫，發出兩三种抑揚的声調，好像一个懦怯的低音歌手在領导一个乐队。外边，苹果树叢中，許多鳥兒在跳躍吵鬧，它們好奇地偏着头，展开翎毛，参加了这一場被一角蔚藍的天所引起的狂欢。但这时，少师傅突然發作一陣咳嗆，于是一切喧鬧都停止了。

貝萊努力地做他的和蠟的工作，他揉着瀝青，随时攪和着油脂。每当这一大塊黑东西快要变硬的时候，他就得赶快把双手浸

入热水里，因此他手上長满了肉刺。老师傅叶貝从院子里急急忙忙地走来，少师傅安德萊馬上把一塊砧板盖在書上，勤謹地磨他的切皮刀。

"这样很好！"叶貝說，"蠟愈热愈好，縫起东西来就更牢了。"

貝萊已經把蠟做成一个个圓球，浸在水桶里，默默地站着，因为他不敢自动地說一声"我做好了。"人家曾經把这种"攪蠟的苦役"夸張成非常可怕的工作；好像这件神秘的工作里潜伏着許多恐怖；如果他不自信是个能干的孩子，那他早就逃跑了。現在他打定主意，不管情况怎么坏，他得忍受下去，要紧的首先还是吃飽肚子。他將来总有一天能摆脫他的农民样子，学会手艺，同时也学会手艺人的歌，过他們的流浪生活，穿上他們那种漂亮的职工衣服。这个作坊只能說是一个悶不通風的地窖，你得坐在这里像奴隶似的做那些又臭又油膩的皮靴。但是他知道，必須經过这里，才能到达广大的世界，那兒，职工們平时都穿着漆皮鞋，制造各式各样配得上国王穿的华貴的鞋子。在这个小城里，貝萊开始感覺世界是广大無边的，这种感覺使他焦急，他决計要征服这个广大的世界！

"我做好了！"他决然地說。現在他可以断定到底他能不能学得成手艺了。

"那么你拉一根蠟綫罢——不过要拉得像一个荒年那么長！"那职工說。

老师傅听了这話便兴奋起来。他走过来仔細地瞧着貝萊。他覺得自己又年輕了，嚕囌不絕地講起六十年前他自己在哥本哈根当学徒的情形。那时候眞苦啊！当学徒的誰都不許睡到六点鐘才起床，晚上也不是一到八点鐘就可以停工，讓他們到外头去自由玩耍。不，他們四点鐘就得起床，一直在作坊里做工，晚上要到工作做完才歇手。那时候，人都能做，也都肯学，师傅只教一遍就懂，否

則就要挨墊膝皮啦！那时候啊，唔，人家还看得起手艺，就是国王也得学一点。哪兒像現在这样，到处都是粗制濫造的东西！

学徒們彼此睞睞眼。少师傅安德萊和那职工都不做声。你何必因为縫級机谷碌谷碌地响而去跟它吵架呢！因此大家便听憑叶貝独自喋喋不休。

“你算是上好蠟了嗎？”小倪喀思問。“这样的綫只能縫猪皮。”

大家都笑了，但貝萊只管擦着綫，情緒上好像是在給自己搭断头台。

“我做好了！”他輕輕地說。

于是他們从架子上拿下一副最大号的男式鞋楦，用蠟綫的一端縛住，一直挂到外边人行道上，引得行人都聚集在街上看。然后叫貝萊爬到窗檻上站着，把身子尽量傴向窗外，于是大徒弟爱米尔把蠟綫擱在他脖子上。作坊里的人全都站起来看，只有少师傅不参加这玩意兒。

“好啦，拉吧！”那职工發出号令，这件事情是归他指揮的。“拉，这样，往下拉，把綫头一直拉到你的脚边！”

貝萊便把蠟綫往下拉，那副很重的鞋楦在人行道上跳跳蹦蹦。拉了一会兒，他嘆了口气停住了；原来蠟綫因磨擦而發热，灼得他脖子很痛。他站在那兒蹬脚，好像一条自己都不知道为甚么挨了打的牛。他一边很小心地拉起那副鞋楦，一边很苦痛地看着他們。

“拉，拉！”叶貝吩咐。“你得不停地拉动它，要不然就要粘住了！”可是已經太迟了；蠟已經凝固在他頸背上的头髮里了。爸爸拉賽常常把这些头髮叫做“幸运的髮鬈”，因而預言他將来一定会交好运的。現在，貝萊站在那兒，怎么用勁也不能把蠟綫拉动一下。他的臉色显得又可憐又可笑，脖子痛得很厉害，嘴里淌着口涎。

“哼！他連一副鞋楦都拉不上来！”叶貝嘲笑地說。“我看他还是回乡下去擦牛屁股罢！”

貝萊气憤已極，閉上眼睛，甩着头，用力一拉，身子一扭，才拉动了。有一点粘糊糊滑溜溜的东西跟着蠟綫一起从他手指間滑过；原来是帶血的头髮，那根蠟綫在他脖子上勒出了一条細槽，流着黃水和溶化的蠟。但是貝萊已不覚得痛，他气得要命，只想抓起一柄槌子来把他們这批家伙都打倒，然后跑到街上去，碰到一个人就打他一槌子。但这时那职工給他解下了鞋楦，于是他又意識到疼痛和他的可憐的情况。他听着叶貝喋喋不休的声音，看着那默默地坐在一边，沒有勇气表示意見的少师傅。忽然自己感到自己很可憐。

“唔，是呀，”叶貝嚕囌地說，“要做鞋匠就不該害怕蠟綫擦坏他一点皮膚。怎么？你要哭啦！唔，我当学徒的时候才算是眞正吃过苦头呢。我們要把蠟綫在頸子里繞上兩轉才能拉。就是做完了这工作之后，我們的头总好像还有一根綫吊着似的昏昏沉沉地在搖摆。那才是苦年头。”

貝萊为了忍住眼泪站在那兒，赻趄不前。但是想像到当年叶貝的头搖搖摆摆的样子，又不禁高兴得頑皮地暗笑。

“現在我們要試試他經不經打，”那职工說，預备动手打他了。

“不，等着罢，等他該挨打的时候再打罢，”少师傅安德萊赶忙說。“馬上就有机会的。”

“好，上蠟的工作算他学会了，”叶貝說，“現在的問題是要看他有沒有坐功？有些人一輩子也学不会这套坐的功夫。”

“不錯，这也应該先考驗一下，我們才能断定他有用沒用，”小倪喀思郑重地說。

“你們的这些鬼把戏到底有沒有个完？”安德萊怒气冲冲地說

着，走了出去。

但是叶貝却越来越得意了，他腦袋里充滿了他兒童时代的种种回忆和一連串对付新学徒，使他完成就業仪式的惡作剧。“在那时候，我們常常給他們身上打上無法拭去的特别的烙印，他們自己也不想逃过，反而一辈子以为光荣呢。可是現在，时代沒那么严肃了，人人都很調皮，借口多得很；这也做不得，那也做不得；你得了皮疝痛啦，他得了坐板瘡啦，一切只有上帝知道的毛病。每隔一天总有人拿个医生証明書来，說是坐得太多，屁股上生了坐板瘡，于是一切就得从头訓練过。不，我当学徒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学徒的往往要光着身子坐在一只三脚凳上，由兩三个人用垫膝皮抽打他！这就叫做皮打皮，哼，只有这样他才能練得好坐功。”

那職工做了一个手势。

“喂，練坐功的凳子准备好了沒有？好，你到那边去坐下来罢。”

現在無論叫貝萊做甚么，反正都一样，所以他就慢慢地走了过去，在那凳子上坐下。但是剛一坐下，他忽然痛苦地大叫一声，跳了起来，惡狠狠地向四下看着，一下子便抓起一柄錘子。可是他馬上又把錘子放下，眼泪如泉水一般掉下来了。

“你們又在給他搗甚么鬼？”

少师傅从切皮間里奔来。“你們又在使甚么詭計陰損他了？”他把手在凳子上一摸，原来凳子上嵌滿了許多断了的皮錐尖兒。“你們都是野蛮鬼；跟你們在一起，誰都要以为他走到野蛮人堆里来了！”

“哼，好一个軟心腸！”叶貝冷笑地說。“現在收容一个徒弟連給他事先打坐板瘡預防針都不行了！难道我們应当給他前胸后背

塗上蜜糖，像以色列的国王一样嗎？你难道眞个变成自由思想家了，嗯？”

“你别干預这种事，爸爸！”安德萊很生气地喊着。“你别干預这种事，爸爸！”他臉色鉄青，通身顫抖。把老头兒猛地推出屋外，連老头兒按照行規，在貝萊肩膀上拍一下，表示正式收他做徒弟的工夫都沒給他。

貝萊坐在那兒沉思。他簡直很失望。这一切隐隐約約的帶暗示的話使他感到恐怖，但同时也覚得很感动。他原以为工作的考驗好像是他一生的分界綫，要从这一边过渡到那一边，他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有点像“聖經”上所講的那种神秘的割礼，一种进入新生的仪式。可是現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只是一种安排好了的惡作剧！

少师傅扔給他一双童鞋，叫他绱鞋底。这就意味着他已經被收留下来，学習这一行手艺，不必再給别人准备蠟綫了。但是他也幷不因此而感到什么喜悦。他坐在那里，跟心头不停地汹涌起来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緒斗爭着。趁沒有人注意他的时候，他用手指沾湿了唾沫，揉揉他的脖子。他覚得自己宛如一只剛从圈套里逃出来的猫，吓得半痴半呆的，坐在那里舐干它的毛。

門外，苹果树底下，金綠色的陽光鋪了滿地，远处，船主家的园里，三个衣服华丽的姑娘正在散步游玩；在貝萊看来，她們仿佛是别一个世界里的人物，正如歌謠里所說的“在陽光明媚的海濱的幸福的孩子”。猪圈后面，不时有一只老鼠鑽出来，在那边的一大堆碎玻璃中間鑽得格格地响。那口猪一边失望似的叫着，一边吃它的爛土豆。它这种叫声惊醒了貝萊底一切关于將来的好夢，使他心里充滿了一股很强烈的思家之感。

当他情緒上正覚得胜利的时候，就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来进攻

他了：他在这个作坊里受考驗的种种苦楚，街上的頑童，那些不把他看作自己人的学徒，以及他在这个不熟悉的世界上时常碰到的釘子和犄角，此外还有这个臭气熏蒸的、从来沒有一道陽光照进来的作坊……还有，对人的蔑視。在这个地方，好像永远沒有人能尊重别人的。

师傅不在的时候，小倪喀思也常常跟年紀大的兩个学徒閑扯。有些話使貝萊打开了新的眼界，他不禁要插嘴問一些問題；他們談到乡下的事情的时候，他总要插嘴糾正几句，因为对于这些事，他們这些人所知道的加起来也抵不上貝萊。可是他一开口，拍！一个巴掌就把他送到角落里；不問到他，不准他开口。但是貝萊是个眼快心快的人，况且过去又習慣了和爸爸拉賽海闊天空地談論一切，現在要他閉嘴不說話，怎么也办不到。

在这里，从学徒起一直到那个对自己的手艺感到非常驕傲的老师傅，每人都好像伸出着一只鉄手向别人勒索应有的尊敬。只有貝萊一个人毫無要求别人尊敬他的权利，只有他尊敬别人的义务。唯一的例外是少师傅，他幷不像一根横軛似的压在这小学徒的脖子上。他是个好人，常常不去理睬那职工和别人，有时在貝萊感到不快乐的时候，他会走过去，一屁股坐在貝萊旁边。

院子里，当陽光从树叢中照下来显得特别明亮，鳥雀的啁啾也变了一种特别好听的音調，貝萊知道这是牛在中午的一次反芻之后，正要站起来的时候了。这时总会有一个牧童从小樅树叢中走出来，英勇地揮响着他的鞭子；他是这一群牛的統帅——他就是从来不受别人管束的貝萊。在牧場那边跌跌撞撞地把牛赶回去的是誰呀——嘜，这是拉賽呀！

爸爸拉賽！

他自己也不知怎么的，竟情不自禁地嗚咽起来。“閉嘴！”那职

工威胁似的申斥他。貝萊覚得很伤心；他竟从来沒有想起过該回去看看拉賽。

少师傅走过来，从貝萊头頂的架子上取东西，他把一只手亲热地擱在貝萊肩膀上，一条腿搖搖晃晃的悬空吊着。他在那兒停留了一会，看着外边的天，擱在貝萊肩膀上的温暖的手使貝萊得到了安慰。

但是这也并不使他感覚愉快，因为此刻他心里只想到他的好爸爸拉賽。自从那个陽光明丽的早晨，他抛下孤独的老人家出走以后，还沒有看見过他老人家一面，也沒有听人家提起过他，自己甚至也沒有想起过他。他得整天工作，以求适应新的生活，而不受到伤害；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广大的新世界，他必須在这个新世界上找个立足之地。他簡直是沒有一点空暇；这个城市已經把他吞沒了。

但是，此刻，他想想他的行为，覚得自己眞是世界上最不孝的兒子。他的脖子还在痛——他得找一个沒有人看見他的地方去躲一躲。于是他找一个藉口走到院子里，轉过洗衣房后面，在井边的柴堆旁蹲了下来。

他躺在那里，想想自己为了要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而無耻地把爸爸拉賽抛在困境里，心里感到無限懊丧。是的，当他們父子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实在沒有对父亲尽过他应尽的孝心，也沒有給父亲以应得的照顧。倒是拉賽，在他这样衰老的年紀，还时时牺牲自己，給貝萊减輕工作，卸除他过重的負担，虽然貝萊的肩膀尽能够担当得起。他也想到，有时候，他待父亲太粗暴了，譬如关于他父亲和奥尔遜太太的那件事情；而且他对老人家高兴起来的那种喋喋不休的閑話，也不能很耐心地傾听，虽然現在他很願意一輩子听他那些話。他記得淸淸楚楚，有过好几回，他曾以疾言厉色罵过拉賽，态度惡劣得使拉賽嘆一口气走了开去；因为拉賽从来不以疾

言厉色还报人家——他只会沉默着，自己伤心。

这是多可怕啊！貝萊丧失了他所有的勇气而陷于絕望了。当爸爸拉賽孤另另地飄泊在异乡人中間，也許連个容身之处都無法找到的时候，他还耽在这里做甚么？他想来想去，毫無可以自慰的理由，也找不出一点藉口或遁辞；貝萊想到他这样的不孝，不禁大哭起来。他躺在那兒伤心絕望地哭到泪尽力疲的时候，忽然作出了一个非常坚毅的决定；他必須放弃自己的一切利益——他的前途，广大的世界，而把他的一生献給父亲，使他老人家幸福快乐。他必須立刻回到岩石农庄去！他忘記了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只能賺到自己的一口飯。他現在的全部願望，只是供养他那衰老的父亲，使他的生活美好。貝萊毫不怀疑自己有沒有这份能力。在他这种孩子气的頹丧的情緒中間，他把一个壯健的成年人底全部責任都担負在自己的肩上了。

他滿臉眼泪，躺在那兒玩弄着兩根松柴，忽然，井背后的接骨木树枝分开了，露出一双大眼睛惊异地对他望着。原来是曼娜。

“是不是他們打了你——要不然你为甚么哭呀？”她殷勤地問。

貝萊把臉轉了开去。

曼娜把头髮摔向腦后，牢牢地盯着他看。

“是不是他們打了你？唔？要是他們打你，我可要进去把他們狠狠地駡一頓！”

“这干你甚么事？”

“不回答人的，那就是沒有好教养的。”

“咳，閉嘴！”

曼娜这才离开了他，可是仍旧和她兩个妹妹爬在园子后面的花棚上，隔着院子对他惊异地瞧着。但是他毫不在意；他不要管她們的事；他也不要女人家同情他，或者給他調解。她們都是不中用

的女人，尽管她們的父亲出外航海賺了大錢。要是她們在他身边的話，就得好好地吃他一棍子！不过現在，他只好对她們伸一伸舌头，表示輕蔑。

他听見她們吃惊地喊了一声。可是以后呢？以后他决不跟她們在一起玩了，也决不到她們花园里去跟她們玩大海螺壳和珊瑚石了！他要回到乡下去侍候他的老父亲！將来，等这件事做完之后，他就得亲自出海去，他也会把这些东西帶回来的——整船整船的裝回来呢！

有人在作坊窗口叫他。"这个小畜生到哪兒去啦？"他听見他們說。他吃了一惊；他已經完全忘記了他是在当人家的学徒呢。于是他赶忙站起来，很快地奔进屋里。

歇工之后，貝萊随即就把身上衣服收拾整潔。別人都出去寻快活去了；只有他一个人耽在頂楼上。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裝进他的布袋。这里头有一大堆新奇的东西——鉛皮的小汽船，火車，和空肚子的鉛皮馬——都是他在这个誘人的城里，尽量地在他的財力所办得到的范圍內，用五个克郎买来的。他把这些东西裹在要洗的衣服里，免得碰坏，然后他把袋子从頂楼的窗口扔到外边小巷子里。現在的問題是他应該怎样打厨房溜出去，而不引起叶貝老婆的疑心。她那双眼睛像个巫婆那样厉害，而貝萊自己呢，也有点心虛，好像人人都看得出他在想做甚么似的。

但是一切都很順利。他从容鎮靜地慢慢地走着，使人家以为他是拿衣服給洗衣妇去洗。但是一轉弯，他馬上迈开大步，尽快地走去。他簡直是归心如箭啊！有几个頑童向他叫喊，还向他丢石子，他都滿不在乎。只要能走得成就行，別的都無足重輕，他心里所感到的只是一片內疚和乡思。

他終于走到岩石农庄外面的那些小屋跟前，这时已經过了午

夜。他累得喘不过气来，腰肚也痛了。他閉上眼睛，靠在旧鍛冶坊的牆上，才算慢慢地休息过来。喘息平定之后，他就打后門走进牛舍，摸索到牧人住的房間里。牛舍里的地是他走熟了的，这时他已經摸黑走到那条大公牛的欄旁了。往常它总是聞他一聞，然后噴出一声鼻息——它还記得嗎？但是貝萊覚得牧人房間里的气味好像有点异样。“爸爸拉賽太不收拾啦，”他这样想，于是他从那睡着的人的头下揭开被子。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罵他。“不是拉賽嗎？”貝萊說，吓得兩个膝盖發起抖来。

“拉賽？”那个新的牧人从床上坐起来喊道，“你說的是不是拉賽？你是不是要找那个上帝的兒子，这个魔鬼嗎？他們已經从地獄来过，把他活活地帶走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太有用了，不是嗎？老魔鬼变做一个女人亲自到这里来把他帶走的。你还是到那边去找他罢。一直走，走到魔鬼的曾祖母那里，你就打听得到了。”

貝萊在院子里站着想了一想。才明白爸爸拉賽已經离开了！要結婚了，也許是已經結了婚。准是跟喀尔娜。他呆呆地直立在那兒，回想起了种种往事。广大的农庄靜寂地沉睡在月光里，他周圍的一切都好像在睡夢中引起了回忆，在喃喃地撫慰他，使他想起幼小的时候，小猫常常睡在他的枕头边，也是用这种声音咪嗚咪嗚地跟他說話，那时他便把臉頰貼在它們顫抖着的柔軟的身上。

貝萊記得很清楚。有一回，在叔父卡萊家里，他曾睡在年長的一对孿生子的搖床里，叫别的孩子給他搖。那时候他剛滿九岁。他們給他搖了一会以后，他忽然失去了現实的感覚，看見一片給烟熏黑的天花板——这不是卡萊屋子里的天花板——在他头頂上高高地搖蕩着，他还覚得有一个老妇人，用一条披肩裹沒了臉嘴，坐在他搖床旁边，像一个影子似的，用她的脚搖动着他的搖床。因为用力过大，搖床震蕩得很厉害。每逢她的脚从踏脚板上滑掉的时候，

地板上就發出木屐破折的声音。貝萊跳起身来："怎么，歪倒啦，"他詫异地說。"甚么？沒有，你在做夢！"卡萊微笑着，向搖床底下看了一看。"歪倒了！"拉賽說。"那对你才合适呢！你小的时候，搖床要是不歪倒你就睡不熟，所以我們只得把搖床做成高低不平的，歪得簡直沒法搖。为了称你的心，彭姐还踏破了好几双新木屐呢。"

現在，这个农庄院子就像一个大搖床，在忽隐忽現的月光中搖来搖去，使貝萊完全沉思于过去，無穷無尽的兒童时代的回忆都在他心里汹涌起来。一切都像从前那样在他头頂上搖蕩着，大地好像只是一个广大的深淵里的一个黑点。

这时庄主屋子里的哭声忽然發作了，又响又凄厉，整个农庄都听得到，由此可知康斯脫魯又無耻地溜走掉，使女主人气得按捺不住了。……可是拉賽……啊，拉賽到底在哪兒呀？

貝萊一跳就进了釀酒房，敲着女工的房門。

"是你嗎，安特尔思？"屋里有人輕輕地說，于是房門开了，一双臂膀摟住了貝萊，把他拉进屋去。貝萊伸手一摸，摸着一个赤裸裸的乳房——怎么，这是金头髮的瑪丽啊！

"喀尔娜还在这里嗎？"他問。"我能不能跟喀尔娜說句話？"

她們見到他，都很高兴；金头髮的瑪丽很热情地摸着他的臉，她剛才还跟他亲过嘴呢。喀尔娜看見他已經儼然是个城里人的模样，簡直詫异得靜不下来。"現在你也是个鞋匠了，还是城里最大的作坊里的鞋匠哩！是的，我們听人家說起过；是屠夫靳生打菜場上听来的。你長得又高又大，又那么斯文。你在城里过得很不坏啊！"喀尔娜边說边穿起衣服。

"爸爸拉賽在哪里！"貝萊这样問了一句。他一提到父亲的名字，喉嚨就好像給哽住了。

"等一等，等一等，我陪你一起出去。看你現在穿得多漂亮，我

差一点認不得你了。你說是不是，瑪丽？”

“他是个可愛的小伙子——他一向就是这样，”瑪丽說着，蹺起脚来碰了他一下。这时她已經又睡在床上了。

“这还是我平常穿的那套衣服，”貝萊說。

“不錯，不錯，但是你的神气可不同了——城里人都有一副老爷样子。好吧，我們出去罢？”

貝萊跟瑪丽亲热地說了再会，因为他想起应該好好地感謝她一番。她以很热情的眼光望着他，要把他的手拉进被窩里去。

“父亲到底怎样了？”他們一走到外边，貝萊便焦急地說。

原来拉賽已經离开农庄！貝萊走了以后，他簡直受不了。那么多的工作叫他一个人做也委实太累。可是，目前这一刻他在甚么地方，喀尔娜可說不出来。“他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想置一份小产業，”她得意地說。“总有一个天气好的日子，他要进城去，会順便看看你的。”

“这里的情形怎么样？”貝萊問。

“唔，艾列克又能說話了，他又开始像个人了——人家已經可以懂得他的意思。康斯脫魯和他的老婆，他們在比賽酗酒呢。”

“他們在一塊兒喝酒嗎？是不是像那个做木屐的和他的老婆子那样？”

“就是那样，他們常常喝得醉醺醺地睡在楼上，你看不見我，我看不見你，他們就这样的糊涂。你想，沒有个主子，这个农庄上甚么事情都糟得不成样子。老話說得好：‘家宅無主，受人欺侮’。但是你有甚么办法，除了酗酒之外他們就沒有共同感到趣味的事情！我反正都不管，等拉賽找到个地方，我也要离开这里了！”

貝萊很明白她的意思，他沒有甚么不贊成的，所以也就不开口。他們一边走着，喀尔娜一边惊訝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在城里，他們給你吃得怪好的吧，是不是？”

“不錯，酸湯臭肉。其实还是这里吃得好呢。”

她不信他的話，她以为这話說得太傻了。“那么鋪子里那許多好东西，肉呀，蛋糕呀，糖果呀，都到哪兒去了？”

“这我可不知道，”貝萊拗性子似的說；他对这个問題也曾絞过腦筋，可是沒有想通。“人家只管我吃的。洗的穿的都得我自己料理。”

喀尔娜听了不免露出了詫异的神色；她滿心以为貝萊已經登上天堂了。“那你怎么过的呢？”她关心地問。“你一定覺得很困难啦。好吧好吧，等我們安頓好了自己的家，我們会尽力帮助你的。”

他們在大路上分別了，貝萊又疲乏又沮丧地赶路回城。走到鞋匠作坊，天已經亮了，他悄悄地溜上了床，誰也沒有發覺他出去过。

第三章

小倪喀思洗净了臉上的骯脏，穿上最好的衣服，把一些髒衣服打了个包裹，要到菜場上去交給从亚寇尔来的屠戶帶回家去給他母亲洗；貝萊替他拿着包裹，跟在背后走。在走过鄰近的住宅的时候，小倪喀思对好些个从窗子里探出身来的女佣人很亲热地打着招呼。貝萊覺得与其跟在他背后走，不如跟他並排走，更有兴趣，二人同行，总該是肩並肩的。但每次他走到倪喀思身旁，这位职工总是把他向路边滿里一推，最后貝萊竟在人行道边沿的石坎上栽了个跟斗；于是他只好放弃了这个意圖。

走到街头，看見那位瘋狂的鐘表匠站在他家的高台阶頂上，把

一个鐘摆宕来宕去；这个鐘摆吊在一根很長的繩子上，正在来回摆蕩，他的手指也跟着在动，好像計算摆动的次数似的。这景象很有趣，貝萊惟恐倪喀思沒有看見。

“你看，那鐘表匠在做实驗呢，”他起劲地說。

“閉嘴！”那職工冷冷地說。貝萊才知道他是不許說話的，于是从此就不再开口。

他摸着那个包裹，想猜測包里有些甚么东西。他的眼睛一路看着人家的窗戶和橫街小巷，又不时地把他閑着的那只手擱到嘴边，好像是打呵欠，实际却是偸偸地把他从厨房檢得来的一小塊黑面包送进嘴里。他的吊褲帶已經断了，因此他必須不停地鼓起肚皮，不讓褲子滑褪下去。一路上可看的东西眞多，他也不放过那煤炭商人底狗，趁它老老实实地在人行道旁边聞聞嗅嗅的时候，順便踢了它一脚。

他們迎面碰到一个出丧的行列，那職工除下了帽子走过，貝萊也学着他的样。跟在行列后面的是那个支着一根拐棒的瘸腿裁縫卞列格拉夫；凡是人家出殯，他都去送丧，而且总是走在行列的末尾，因为他的走路姿势需要很多的空間。他常常得停下来，眼睛看着地，等前面的人走远了几步，才先把拐棒向前拄出去，向前蹺一步，然后又站住等人家。他这样子很像一个兩脚規，在慢慢地丈量着行列所經过的路程。

但是，最可笑的是这裁縫竟忘記了扣上他那条黑色丧服褲子的褶幅，讓它一直拖到膝盖边，活像一条圍裙。貝萊恐怕倪喀思还沒有看到。

“卞列格拉夫忘記了——”

“閉嘴！”小倪喀思回头罵了一声，于是貝萊又縮着头把手紧紧地掩着嘴。

在史达尔街上，有人在大声喧鬧。一个身体碩大的胖妇人站在那兒跟兩个海員吵架。她戴着睡帽，穿着襯裙；貝萊一看，認得她的。

“这是母猪啊！”他說。“她是个可怕的女人，在岩石农庄！……”

噼！小倪喀思狠狠地給了他一个巴掌，打得他坐在木雕匠底阶石上。“一，二，三，四——好，起来走！”倪喀思向前数了十步，才准他跟着走。“你要是不保持这个距离，看看我的顏色！”

貝萊規規矩矩地守着这距离走，但他忽然發現小倪喀思也跟师傅叶貝老爹一样，屁股生得很大。这当然是由于坐得太多，腿股粗大了。他也尽量翹起屁股，把腰股边的衣服上的縐痕摸摸平，一手插在胸前的外衣里，趾高气揚地向前走。如果那职工偶然搔搔痒，貝萊也跟着搔痒——他的身子也晃晃蕩蕩地学职工的悠然自得的神气；这玩意兒使他累得兩頰緋紅，但是他覚得挺有趣。

到了菜場上，倪喀思放他自由之后，他便走到乡下来的屠夫們跟前，打听拉賽的下落，可是誰也不能給他甚么消息。他又向每一輛大車去打听。“拉賽·喀尔生嗎？”有一个人說。“哦，他是在岩石农庄上看牛的！”于是他叫过另一个人来，問他知道不知道岩石农庄上的老牧人拉賽的消息，那第二个人又叫来第三个人，于是引得許多人都聚集在大車旁边，談論这件事。有些人是一向在整个蓬霍尔姆島上旅行，到处收买牲口的，因此差不多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他們都知道，可是他們却說不出一点拉賽的消息。“那么他一定不在这島上，”有一个人很肯定地說。“你另外再找一个爸爸罢，孩子！”

貝萊無心跟他們开玩笑，所以便溜走了。况且，他还得赶紧回去做工。許多鋪子里的小老板，这时正在一輛輛大車中間忙着买肉，已經看見了貝萊。这些家伙平时虽然彼此都怀着妒忌，可是在管教学徒的时候，却是狼狽为奸的。

卡列格拉夫底拐棒靠在門背后，他自己却坐在窗子旁边，穿着他的笔挺的黑礼服。他两手拿着一方白手帕不住地擦着眼睛。

“死的是你的亲戚嗎？”少师傅譏諷地問。

“不，我是在可憐那些还活着的——孤兒寡妇。世界上总是有人在居丧帶孝。人生是不快乐的啊，安德萊。”

“是呀，今年馬鈴薯的收成也很坏，卡列格拉夫！”

鄰舍姚尔根站在門口，堵住了整个門。“哈！原来卡列格拉夫在这里！”他嚷着，“而且还穿得堂堂皇皇的！今天是怎么回事，去求婚啦，嗯？”

“我是去送丧的！”卡列格拉夫安靜地回答說。

这个胖面包师不禁怔了一怔，他向来不喜欢人家意外地說到死丧。“你啊，卡列格拉夫，你应該做一个赶柩車的；那么你至少可以不至于茫無目的地白忙了！”

“人家死了，我去送丧，这也不是完全沒有目的呀，”卡列格拉夫訥訥地說。“我虽然穷，可是也沒有穷到什么都缺少的地步，我又沒有亲人。我給死人送丧，也沒有一个活人会受到損失。况且我又都認識他們，从他們出生时候起一直关心着他們的，”他辯解似的补充說。

“如果人家也邀你去吃散福飯，吃到人家一些好东西，”面包师接着說，“那我倒也容易了解。”

“人家可憐的寡妇，帶了四个孩子，她自己都不知道以后怎么养活他們呢，还去吃她的东西！不，这我可不干！她还是借了三百克郎，才算把她丈夫的丧事办得像个样子。”

“这种事兒法律应該禁止，”安德萊說；“有孩子的人可沒有权利把錢浪費在死人身上。”

“这是她对丈夫的最后一番敬意，”叶貝譴責似的說。“这是每一个好妻子的責任。”

“当然，”安德萊接口說。“天知道，总該有个办法才行。譬如有些地方，女人死了丈夫，就应該跳在她丈夫火葬的柴堆里，活活燒死呢。”

面包师姚尔根搔搔他的大腿，皺着眉头說：“安德萊，你又在說謊話哄人了。我知道世界上沒有一个女人肯做这种事。”

但是卡列格拉夫知道这鞋匠不是說謊，他把一双枯瘦的手望空中揮着，好像在驅赶一件看不見的东西，不讓它碰上身来。“感謝上帝，把我們生在这个島上，”他輕輕地說，“这里的事情，不管是多么頑固，可总是正常的。”

“我所不懂的是，她哪兒来这許多錢呀？”面包师說。

“她当然是借来的，”卡列格拉夫說，口气之間分明是不想再談这件事。

叶貝輕蔑似的反脣相譏道：“誰肯借三百克郎給一个旁舵手的寡妇？这样等于把錢丢在海里了。”

面包师姚尔根走到卡列格拉夫跟前，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就是你把錢給她的，是你干的事，除了你誰也不会当这个傻瓜！”他恫吓似地說。

“你別管我！”卡列格拉夫訥訥地說，“我沒对你怎样！她在悲哀的日子中間总算有了一天快乐。”他說着手都抖了。

“你是个蠢貨！”叶貝冷冷地說。

“卡列格拉夫，你站在墓穴旁边看的时候，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少师傅問，为了想轉換話題。

“我是这样想的：現在你長眠了，你去了总比活着好得多，”那老裁縫簡單地說。

"是啊，这是因为他光給穷人送丧，"叶貝帶点輕蔑似的說。

"我常常禁不住会想到，"安德萊接口說，"万一这是个騙局呢？也許他跟着他們，覚得滿高兴的，可是結果竟毫無所得呢！所以我从来不高兴去看人家办丧事。"

"是呀，問題就在这兒，万一竟毫無所得呢？"面包师姚尔根扭动着他的胖身子。"世界上許多事情，我們都想像得滿好的；要是万一竟全是假的呢？"

"这是一个不信教的人的想法！"叶貝說，并且在地上頓了一脚。

"但願上帝保佑我，不要說出不信教的話来！"他的弟弟姚尔根說，还很严肃地摸了一下臉。"但是一个人总不免会想起，他周圍所看到的是些什么？尽是些病痛，死亡和求叫上帝。我們活着，活着，我跟你說，叶貝大哥，我們就是为活而活着的！但是，天啊！那些还沒有生出来的多么不幸啊！"

說到这里，他又像平时一样，想到他的小姚尔根，便沉思起来了。小姚尔根不肯降生到世上来，承襲他的姓氏，相貌和其他一切……这就是他的信心，他相信这件事是毫無办法的。这时别的人便輕輕地說話，免得打攪他的沉思。

貝萊是对天下一切东西都有兴趣的，他的一对招風耳朵把他們所說的話全都听进去了。但是每当他們談到死丧的时候，他就厭煩地打起呵欠来。他自己从来沒有生过重病，自从媽媽彭姐死后，从来沒有丧亡事故侵入过他的生活环境。这是他的运气，因为他只有一个爸爸拉賽，这就成为他的全胜或全敗的局面。在貝萊心目中，死神底殘酷的手是不存在的，他不明白人們怎样会乖乖地鼻子朝着天躺下来；人世間值得看的东西多着呢，單是这个城市，已

經叫你看得忙不过来了。

在第一个晚上，他就跑到街上孩子聚集得最多的地方去找朋友。他不願意等待；他慣于把牡牛的角抓住，把牛牽来牽去，憑这套本領来向城里的孩子表現他的优越。

"这小子是什么人？"孩子圍着他問。

"我叫貝萊，"他說，很自負地站在人群中間，向四周看着他們。"我八岁就到了岩石农庄，那是北部的一个最大的农庄。"他把双手插在袋里，睥睨一切地咳嗽了一声，因为他覺得，跟他所要說的話比起来，什么都是不足道的。

"哦，原来你是个庄稼汉！"一个孩子說，其余的都笑了。路特也在这一群孩子中間。

"是的，"貝萊說，"我也耕些地，也給牛割草料。"

他們互相睞睞眼。"你当眞是一个庄稼汉嗎？"

"是的，当眞是，"貝萊回答說，可是有些窘；他这时才注意到他們說"庄稼汉"这个字的声口有点异样。

于是他們都大笑起来："他自己承認了。他是从乡下一个最大的农庄里来的。这样說来，他是乡下的最大的农庄主人了！"

"不，农庄主人叫做康斯脫魯，"貝萊郑重地說。"我不过是牧童。"

他們又哄然大笑。"他什么也不懂！哈，我的天，他是个最大的乡巴佬！"

貝萊并不因此而着慌，他留着一手好武器，現在正好使用出来。"我們农庄上有个人叫做艾列克，他力气很大，同时打得贏三个人，可是我們的管家比他更强；他把艾列克一拳打成傻子呢。"

"眞有这事？怎么会呢？眞有人能把一个庄稼汉打成傻子嗎？那么誰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的？"他們乱哄哄的爭着問他。

貝萊一挺身走到發出最后一句問話的孩子面前，瞪着眼看他。可是那頑皮孩子却一边溜开，一边笑着說，“当心你的新衣服，别弄皺了袖子！”

貝萊身上穿的就是一件干凈的藍襯衫，它的圍領和袖边就是代替領子和袖口用的。他知道他今天穿得很整潔，可是人家恰恰就利用这一点来取笑他。

“你們看他脚下踏了兩条易北河的大船呢！老天爷，它們快要堵住半个港口啦！”这是在嘲笑那双康斯脫魯的皮鞋。貝萊曾經再三考虑过，該不該在平日穿出来。“你什么时候庆祝你的佣雇日呀！”第三个孩子問。这是在取笑他的又胖又紅的臉了。

这时貝萊气極了，他向四周看看，有沒有一件可以应战的东西。因为看情形，結果必然会跟这一伙人狠狠地打一架。不錯，他們已經全都在跟他作对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瘦瘦的大孩子走上前来。“你有沒有一个漂亮的妹妹？”他問。

“我根本沒有兄弟姊妹，”貝萊冷冷地說。

“这可沒趣了。好吧，你会不会捉迷藏？”

貝萊当然会捉迷藏！

“好吧，那么，来玩一下吧！”这个瘦孩子把貝萊的帽子拉下来遮着眼睛，叫他轉身对木栅欄站着。“数到一百——不准欺騙，我警告你！”

不，貝萊决不欺騙，他旣不会偷看一眼，也不会跳过一个数字，因为这个开端对他將来的关系很大。他只允許自己利用兩只脚去做某些探察功夫，他相信他們一个一个地都会被他找到的。他規規矩矩数滿了一百，然后揭开遮眼的帽子。一个人也看不見了。“喊一声！”他叫着，可是沒有人答应。貝萊在木材堆里和倉庫里找了

半点鐘，最后他才溜回家上床去睡觉。但是当晚他夢見他終于把他們全都找到了，他們便推举他永远做他們的領袖。

他本可以怀着天真的信心投入这城市的怀抱，讓它把自己抱上梯阶，可是这个城市并沒有張开双臂欢迎他。这里的人，对于那些在别的地方都受人尊敬的英雄行为，显然都不屑談起，反而只会引起嘲笑。他試过好几次，时常換一些新的花样，可是所得到的回答总是："乡巴佬！"他的整个小心灵原来充滿了热情，可是現在却意气消沉了。

貝萊随后就看出，他所有的整个武器庫都在他兩手中潰灭了，他在农庄上或村子里，由于他的勇敢和善良而挣到的一切名望，在这里全都算不了什么。这里所看重的是另外一些品德；这里流行的是另外一种切口，穿的是另外一种衣服，人們对待事物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凡是他所看重的一切，甚至他那頂有纓子和絲帶的綉着鐮刀的美丽的帽子，在这里都变成可笑的了。他是滿怀着自信到这个城里来的——誰知現在却苦痛地發現了自己原来是一个嘲笑的对象！每当他想跟人家去做伴，人家总是把他推在一旁；他沒有跟人家說話的权利；他只能永远站在末尾！

除了一路退到后面，排在末尾之外，别的什么都沒有他的分。对于一个处处都急于要显显身手的活躍的少年人，这是很困苦的。貝萊一边退，一边还很有自信地准备再挣扎上前。不管他失敗得多么慘，他对于自己的能力总永远保持着頑强的信心，誰都打击不掉这种信心。他确信問題不在他自己，而在他周圍的一切，因此他便不断地寻求新的本領，作自我斗爭，以消除那些旧的習慣。在每一次失敗之后，他总是不倦地从事这种寻求，第二天晚上，他便靠着一些經驗教訓，又冲上前去，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又吃了敗仗。他要胜利，目前还有什么不能犧牲的呢？他从前以为最威風的便是

穿了拉賽的旧靴子，在街上咯咯咯的走过，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但是在此地，他不这么做才算够男子气派，因为这种行为在此地被認为是乡气。要他否定他的过去，这在貝萊是較为困难的，因为他的过去和爸爸拉賽紧紧的联系着，否定过去，就会給他一种不孝之感。但是他也沒有别的办法；如果他要在城里耽下去，他必須适应城里的一切，接受城里人的主張和偏見。但是他心里却决定要等到自己一朝得志之后，便把这一切都加以唾弃。

使他最苦痛的事情，是他这門行業一点不受人重視。無論你的工作成就怎样好，一个鞋匠永远是一个滙青鼻子大屁股的可憐虫！个人的成就在这里是一文不值的；他覚得必須趁早另外去找一个行業。

但是，無論如何，他畢竟已經到了城里，成为城里的居民之一了——这可沒有人能加以否定。这个城市，虽然已經失去了它从前，当拉賽和他打这里經过到乡下去的时候，所曾有过的魅力，可是它依旧显得偉大和繁华。許多人穿着华丽的衣服，还有許多人靜靜地坐着就賺到許多錢，可是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賺来的。所有的路都通到这里来，这个城市吞噬了一切的东西——猪啊，麦子啊，人啊——無論什么东西，迟早都要送到这里来的！那“母猪”也帶了路特来住在这里，路特此刻在一个漆匠家里做学徒，那对孿生子也在这里！有一天，貝萊看見一个大孩子，兩手遮着臉，靠在一扇門边号啕大哭，兩三个較小的孩子正在打他；原来是好哭的彼得，他現在在一条船上当厨房的小厮，什么东西都漂流到这个城里来了！

但是爸爸拉賽——他却不在这里！

第四章

城里有一种特别現象，使人們不容易早睡，也不容易早起。这里晨曦照不到地面，在屋子里，看不見早晨。这里的黃昏也不使人四肢困倦，催促他們上床去休息；这里的生活好像是顚倒的，因为人們到了晚上反而精神抖擻！

大約在早晨六点半鐘，睡在楼下的师傅总拿他的拐棒敲响天花板。貝萊对这响声有答应的責任，他便机械地从床上坐起来，担着拳头敲打他的床沿。接着，因为他还沒有全醒，便又躺了下去。过了一会，楼下天花板又响起来，这回师傅發脾气了。“見鬼！你們今天还打算起来嗎？”他駡着，“难道要我把咖啡送到你們床上来才肯起来嗎？”于是貝萊睡眼惺忪地翻下床。“起来，起来！”他一边叫，一边推着他的那些伙伴。揚斯常常發出惊惧的叫喊，把兩手护着头，方才醒过来，一骨碌地跳下床。但是爱米尔和彼得，年紀小，不太懂事，要叫醒他們，很不容易。

貝萊得赶忙下楼，到作坊里把一切都收拾好，在浸皮的桶里加滿了水，窗檻旁边放一堆沙，預备給少师傅吐痰用。这时候他自己也还是睡眼朦朧的，便顧不得去多管別人的事。有些日子，他得馬上就坐到矮凳子上去做鞋，并不要他先做什么旁的差使，这就得費好几小时才能使他活潑过来。

他每天早晨总得看一看他昨晚有沒有在什么显著的地方打上粉笔記号，这就記录着他有什么事情不該忘記。貝萊的記性向来不很好，所以要用这种天才的办法来补救。所以現在他只要記得这粉笔記号代表的是什么，就成了，要是連这个都忘掉，他就还是

白費心。

作坊整理好之后，他就得赶快出去替师母給“他們”买面包。他自己的早餐是一塊麦餅和一杯咖啡，这是当他的师母喃喃不絕地在旁边做这做那的时候，他就在厨房里吃了的。这老妇人萎瘦得像个僵尸，整天駝着背走来走去，用不到手的时候，她总是把一只手按着肚子。她对什么事情都不乐意，而且还时常講到墳墓。“我的兩个大兒子都出海去了，在美国和澳洲；我再也看不見他們了。在家里的这兩个男人呀，搖搖晃晃的一点事情也不能做，都要人家服侍。可憐的安德萊，身子又不好，叶貝已經不中用了，这兩天来他睡到被窩里都不感覚暖了。可是他們倒会使喚人，并且不断使喚人，他們讓我一个人来来去去的忙个不了，連个帮手也沒有，什么都得自己动手。要是有一天我眞睡到了墳墓里，那我眞該感激上帝呢。你睜大眼睛張大嘴巴站在这里干什么？滾出去！”于是貝萊只得把他那杯加紅糖的咖啡端到外头作坊窗口去喝完。

每天早晨，师傅进来以前，大家做活都不卖力；这时候他們还都迷迷糊糊，瞻望着一个悠長而乏味的日子。那职工也并不催他們加紧工作；因为他自己也落得偸懶一会兒。大家坐在那里發呆，不时把錘子向这里那里敲敲打打裝样子，有人甚至还伏在桌子上睡熟了。到后来，听見板壁上敲了三响，于是大家都惊醒了。这是叫貝萊的暗号。

“你們在做什么？我看你們是在偸懶！”师傅总怀疑似地看着貝萊說。但是貝萊早已記下了每人今天应該做的工作，一件一件背給他听。“今天礼拜几？礼拜四？糟糕！叫揚斯把曼娜的鞋面擱一下，立刻先做那領港員的靴子，答应他上礼拜一就做好的。”

少师傅呼吸很困难地說道：

“哦，我昨晚很不舒服，貝萊，这一夜过得眞够受的。我身子很

热，耳朵里老是嗡嗡地响。新的血液猛得很，老是像苏打水似的在我脑袋里沸滚。但是幸而我还生得出新血来，要不然，你知道，我很快就要送終了。你信不信地獄？至于天堂，那完全是胡說；要是我們不能在人世得到幸福，还能希望在別处找到什么幸福呢？可是地獄你信不信？我夢見我把最后一片肺都咳出来了，于是我就到了地獄里。'你干嗎到这兒来，安德萊？'他們問我，'你的心还沒有坏！'所以他們不收容我。这話是什么意思？我又不能用心来呼吸呀，所以我快要死了。我以后会变成个什么？也許你能告訴我吧？

"人就是不能再回到亲娘肚子里去；要是回得进去，再帶兩条坚实的腿生到世界上来，你就可以看我飞也似的到海外去了。我不想再在这里混下去了……哦，你今天看过自己的肚臍眼沒有？好，你們笑吧，你們这些小流氓；我可不是开玩笑。要是你們每天早晨先看一看肚臍眼，包管大有好处。"

少师傅一半当眞一半玩笑似的說着这些話。"好吧，現在你去把我的葡萄酒拿来罢；在架子上，鞋帶匣子背后。我冷得厉害！"

貝萊拿了个空酒瓶回来。少师傅和顏悅色地看着他。

"那么去給我找一瓶来。我沒有錢，你想个办法罢，你不是个傻瓜。"少师傅說罢就对他看着，那种眼神好像一直看到貝萊心里，常常使他覺得想哭出来似的。貝萊所过的生活，直到現在为止，一向都是簡單明朗的，他不懂得这种幽默与悲哀，快乐与憂郁的混合情緒。但是他仿佛感到一点上帝的仁慈，心里不禁顫抖起来；甘願为少师傅赴湯蹈火。

陰冷的天气，这病人就很难过，冷把他压住了。他洗过臉，头髮还是水淋淋的，走进作坊里来的时候，他总走到那还沒有生火的爐灶旁边站着，牙齿直打顫，兩个臉頰凹陷得很深。"現在我的血太少了，"在这种时候，他常常这样說，"不过新血已經在生長，它每

天晚上都在我耳朵里叫响呢。”說到这里他咳了一陣。“你看，又吐出了一塊肺，”他說着，便把一堆粘痰指給正在旁边刷皮鞋的貝萊看。“不过以后还会長好的！”

“少师傅馬上就要滿三十岁，”那职工說；“危險的时候快要过去了。”

“是啊，对！只要我能拖到那个时候，再拖六个月，那就好了，”少师傅兴奋地說，同时还看着貝萊，好像这事全靠貝萊似的。“只要再过六个月！那时全身都会变新了，新的肺，什么都是新的。不过新的腿，天知道，我可一辈子也不会得到了。”

貝萊和少师傅之間漸漸地發生了一种特殊的內心的諒解；这种諒解并不表現在語言里，而是表現在眼色里，口气里，以及各人的行动里。当貝萊站在少师傅背后的时候，好像覺得少师傅那件皮短褂也在發出一股温暖，貝萊随时随地都在將眼光跟着他，而少师傅对貝萊的态度也显然跟他对別人的不同。

每当貝萊在街上跑了一趟差使回来，他走到拐角上，就可以很高兴地看見少师傅站在門口，紧紧地抓着他的拐棍，一只瘸腿閑适地擱在棍上，正在东張西望的候着他。少师傅要是不在屋子里，这里便是他常耽的地方，他不看他的冒險故事書的时候，总在这里呆的。但是貝萊却願意他站在那兒。当他在走过少师傅面前的时候，他总腼腆地低下头，因为少师傅常常一把抓紧他的肩膀，来势重得使他的肩膀發痛，然后又把他推推送送的，亲热地說：“啊，你这个小流氓！”这是貝萊生活上感到的唯一的安慰，他从这里得到了温暖。

貝萊并不了解那少师傅，因为对他的事情一無所知。少师傅向来不出門，只有一次，当他覺得身子好些的时候，就到汉生酒店里去混一陣。但这是个例外，通常他总是走到門口便支持不住。

于是他只好站在門口，看着街景，然后便又瘸着腿回进屋子里，用他那些很有感染力的幽默話，使一个陰暗的作坊立刻变成愉快的場所。他从来沒有到过外国，他也不想去，但是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和談話却时常在海闊天空的周游世界，因此惹得貝萊有时非常动心，渴望出海去。少师傅所要求的只是他將来的健康，但是他却有点像神仙故事里的人物，奇聞异事都在他周圍；使你得到的印象，就好像幸福已經从天上降临在他身上了。貝萊崇拜他，可是并不了解他。少师傅有时也会拿他那条瘸腿开玩笑，但有时又会忘記了他的腿是瘸的，有时他会嘲笑他的貧穷，好像手里已經抓了滿把的金錢。总之，这是貝萊覚得莫測高深的人物。貝萊有时也把安德萊看得出神的那些書偷来看看，可是不能使他得到更多智慧；他不敢妄想到北極或世界的中心去，但只要有机会能参加一次最起碼的海航，他就滿足了。

他簡直沒有机会坐下来靜靜地耽于他的幻想。他时时刻刻都听到："貝萊，替我去跑一趟！"虽然是賒賬的，可是什么东西都只买一点点。"这样才不会欠一笔大賬，"叶貝常常这样說；少师傅安德萊倒是滿不在乎。

工头的婢女跑了进来；一定要取她女主人的鞋子；这本来答应了礼拜一就可以做好的，可是少师傅竟忘記了。

"快做好啦，"他还理直气壯地說。"快些做呀，揚斯！"

于是揚斯急忙把一副鞋楦塞进了那双女鞋，同时安德萊便哄着那姑娘到外边去，在門廊口給她說說笑話，平平她的气。

"馬馬虎虎打上几个釘子，讓它能对付过今天就行，"少师傅对揚斯說。接着又回头說："貝萊，快跑，把鞋送出去！你說我們明天一定把鞋再取回来好好修！快跑，像有魔鬼追你似的快跑！"

貝萊便跑出去，当他回来以后，剛要把皮作裙束上，他又得跑

出去了。“貝萊，去借几个銅釘——那么今天就不用再买了。到克劳生鋪子去借——不，还是到勃龙鋪子去借罢；早上你已經到克劳生那兒去过了。”

“为了那个螺絲帽头，勃龙鋪子对我們不高兴呢！”貝萊說。

“眞見鬼！我們得記住送去修理，然后还給他們，別忘了送到鉄匠那里去。哦，那么現在我們該怎么办？”少师傅沒了主意，一个一个地看着大家。

“到鞋匠馬尔凱那里去借吧，”小倪喀思建議。

“我們从来不問馬尔凱借东西，”少师傅皺着眉头說。“馬尔凱是个穷光棍，吃面包連黃油都买不起！”原来馬尔凱曾經搶去了叶貝鋪子里的一个老主顧。

“那我上哪兒去好？”貝萊有点不耐煩地說。

少师傅一声不响地坐着，好久才說：“得了，拿錢去买！”于是丢了一个克郎給貝萊；“只要我口袋里有一个銅子，你就不讓我安靜一下，你这小鬼！买一盒来，把欠克劳生和勃龙兩家的債都还清。”

“那么他們就都知道我們有整整的一盒了，”貝萊說，“况且，他們还跟我們借过很多別的东西呢。”貝萊表現他做事情的細心周到。

”好小子！”少师傅說着便开始看他的書。”你們看这家伙多精明！”他显得很滿意似的。

可是过不了多久，又是：“貝萊，替我跑一趟！”等等的話。

一天工夫，大多消磨在跑差上，貝萊也不想把跑差的时間縮短些，因为他不喜欢聞作坊里的臭气，也不喜欢坐那些矮木凳。要买要取的东西那么多，貝萊便把这些差使看作是他的特殊的任务；沒事的时候，他也在外边閑游浪蕩，像一条小狗似的，到处聞聞嗅嗅。所以这个城市的情况他都已熟悉，对他沒有什么秘密了。

貝萊向来有一种要克服一切的戆脾气。但是到現在为止，他在城里所遭受到的却只有失敗；他曾一再地犧牲他从前那些性情脾气，可是至今也沒有一点收获。他已經改掉了他的胆小和疑慮，因为現在要紧的是抓住机会，应付各方面来的事情。他还得把他那些好的品德作为犧牲品，奉献到这个城市的祭壇上，因为它們太乡下气了。但是如果他愈躲閃，他冒的險也愈大，所以他就不屈不撓地在外面去奔走，非得把这个城市征服不可。現在，生活已逼得他爬出了他的安全的貝壳，可能很容易被吞食掉了。

城市固然把他从安稳的窩里騙了出来，但在别的方面，他还是原来那样一个好少年，除了他已長得更高了些之外，許多人都未必看得出他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像現在这样地滿街逛蕩，輕浮而不自然地摹仿着城里人的样子，在平日也穿着他那套最好的衣服，而且穿得很皺，如果給爸爸拉賽看見了，恐怕会伤心得紧呢。

他肩膀上挂着一双皮靴，手指握着靴帶，嘴里吹着口哨，就这样地在街上揚長而过。不时裝个鬼臉，走路也小心一些，这是因为他的褲子擦痛了他的屁股。今天他很倒楣。早晨，走过一家鉄鋪，看見里面的鉄匠在一半火光一半黑暗中运用他的气力打鉄的样子，不禁停了下来。熔爐里的火焰和鉄的鏗鏘，这种真正工作的种种活躍的喧鬧声，使他着了迷，不得不进去問他們要不要收一个学徒。他当然沒有蠢到把自己的来历告訴他們，但是当他回到鞋匠作坊，已經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訴了叶貝。貝萊本来已經忘了这件事情，但此刻褲子擦痛了他的屁股，这才又想起来。他因此又想起，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决定了的，你总沒有法子跑得掉；一个人开头做什么事，他就得一輩子做下去，就像神仙故事里的那个孩子一样。这种發現，一般地說来，在貝萊也不算是很新奇的。

他像平时一样地挑最远的路走，老是在人家后院和横街上东

寻西找，也許会碰到什么奇遇。他忽然闖到亞尔皮努思在当伙計的那家杂貨鋪里。亞尔皮努思的生活并不愉快。他沒有玩兒的权利，一天到晚在店堂后面貨房里，豎起一架梯子爬到架子上去取貨物。貝萊虽然極想跟他談談，可是他竟沒有閑談的工夫。因此貝萊便随手捞一把葡萄干溜走了。

走到碼头上，他上了一条剛开进港的載运木材的瑞典船。"有鞋子給我們修补嗎？"他問，一只手按在屁股上，因为褲子有个破洞。

"克劳生的徒弟剛才来拿去了，"船主回答說。

"眞討厭！你們該交給我們做的，"貝萊說。"你有陶制烟斗沒有？"

"有，你过来！"船主抓起一根繩索，貝萊便逃到岸上。

"現在你来打罢！"他嘲笑似地喊。

"要是你給我买五个欧勒咀嚼烟草来，我就給你一个陶制烟斗。"

"一个烟斗值多少錢？"貝萊很老实地問。船主又抓起了那根繩索，可是貝萊早已跑掉了。

"买五个欧勒的咀嚼烟草，要長叶子的，"他沒有走进店門就喊着。"要买頂好的，因为这是給病人吃的。"他把錢丢在櫃台上，裝出一副臉皮很老的神气。

老船主拉烏撑着他的兩支拐棍站起来，从貝萊手里接过了烟草；他的牙床一牵一轉的像一具碾磨，手和脚都因瘋湿病变了样。"这是給产妇吃的嗎？"他神气奸猾地問。

貝萊除下了那陶制烟斗底長杆子，使它放在口袋里不至于露在外边。他攀上一只救难船，一直往前走去，馬上就看不見他了。但过一会兒以后，他又从客艙艙口里走出来，帶着一双挺大的航海

靴，和一塊“黑美女”烟叶餅。走在甲板室背后，他就把那塊棕色的烟叶餅咬了一大口，勇敢地咀嚼起来，自以为很有大丈夫的气派。但是走到船上烘烤木料的爐子跟前，他就嘔吐了，好像肚子里的五臟六腑都在拼命的想从嘴里冲出来。他像一只病猫似的拖着脚步走，兩边太陽穴里跳得厉害；但是同时內心也微微感到一点滿意，因为他知道一个人要做出眞正的英雄事業，必須禁得起最可怕的后果。

这个港口上，有許多木材堆和許多正在修理停泊着的船舶，在各方面看来，都和当年貝萊躺在刨花堆里給爸爸拉賽看守箱子的时候一样地迷人。那个牽着兩条惡狗的黑人也还在港內堆棧的屋頂上弯下身来，但是，不可理解的是，当年怎么居然会看了他害怕。走罢，不用想这些事，他忙着呢。

貝萊跑了一段路，跑到旧碼头，就又得站住了，因为看見“大力士”在那里敲花崗石。他的皮膚給風吹日晒得成为古銅色的，濃厚的黑头髮上滿是石屑；身上只穿一件襯衫和一条帆布褲子，襯衫前襟敞开着，看得見他那壯健的胸膛；但襯衫后面却貼紧着他的背脊，因而也看得清他的肌肉的运动。他每敲一下石头，空中就响起一声：嘘！于是四周的牆壁和木材堆都發出了回声。行人都連忙避过，到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去站住看他。因此老是有一小群人站在那兒，新来的人补上了剛去的人的空缺，正像一群站在獅子籠前面的看客。他們好像在希望發生一些意外，一些足以使大家吃惊的岔子。

貝萊一徑走到“大力士”身边。这“大力士”就是他的同伴揚斯的父亲。“您好，”他大胆地說，紧挨在这个巨人身边站着。可是这石工看也不看一眼他是誰，把他推在一旁，繼續敲他的石头：嘘！嘘！

“他乖乖地干这个活已經好久了，”一个老头兒說。“你說他是不是已經安靜了下来？”

“总有一天他会永远安靜下来的，”另外一个人說。“城里的人必須摆脫了他，才能得到安靜呢。”于是他們走了开去。貝萊也想走远些，無論哪里，只要沒有人看見他的地方。

“小皮匠，小皮匠，
工作起来懶洋洋，
吃碗粥，像清湯，
一棍子，背脊上，
教訓你个好榜样！”

这是街上三个頑皮兒童在唱。貝萊毫無打架的意思，便裝做沒有看見他們。可是他們紧跟在他背后，向他挑衅。他还沒有知道是怎么回事，已經給他們仰面朝天地打倒在人行道旁。三个頑皮孩子全都压在他身上，他躺在路边溝里，一动也不能动，給那混賬的烟叶害得一点气力都沒有了。兩个年紀大些的孩子扯开他的胳膊，按在石板上，用力压住，另外一个年紀小的便使勁打他的臉。这是一个預先策划好的暴行，貝萊現在只能把臉兒轉来轉去的避过拳头，原来都是这一張倒楣的胖臉兒，許多孩子耐他不得。

后来，正当他大吃其亏的时候，忽然出現了一个耀眼的景象。在那边門口，站着一个穿白衣服的面包店的学徒，正在悠然自得地笑着。那不是別人，正是倪侖，他的小同学，那个了不起的小鬼倪侖！他常常像一条獵狗似的跟人家打架；常常从人堆里打出来，毫不受伤。貝萊閉上眼睛，覚得自己很丟臉，因为他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幻象。

可是，說也眞奇怪，这个幻象竟跳到陰溝里来，把那些頑皮孩子推在一边，扶他站起来。貝萊認得出这些手指底勁道——在小

学里的时候，它們已經像鉄爪一般了。

随后他便坐在面包爐后面，倪俞的那張骯髒的床上。"那么你是个皮鞋匠了？"倪俞首先同情地說。他穿着雪白的衣衫，兩条光胳膊交叉在袒露的胸口，自以为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貝萊覚得很舒服，吃着倪俞給他的一塊黃油蛋糕，認为这个世界比以前更有趣味了。倪俞咀嚼着烟草，还把黑的烟叶水吐在床头的地上，完全像个成年人的样子。

"你嚼烟草嗎？"貝萊問，赶紧把自己的烟叶遞給他。

"是的，我們都嚼的；做通宵工作的人都得嚼嚼烟草。"

貝萊不能了解人怎么能白天夜里都不睡覚。

"京城里的面包师都得这样，人們才能在早晨吃到新鮮面包。我們师傅也想行这个办法。不过这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干的，所有的生活習慣都会給打乱了。最糟的是半夜，那是个陰陽交界的时候。我們定眼看着鐘摆，等到打十二点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呼吸，独怕正气出去，邪气进来。师傅熬不住夜，他的烟叶吃到嘴里会發酸，于是他只好把它擱在桌子上。当他一覚醒来，往往会把烟叶当作一顆葡萄干嵌进面团里。喂，你的姑娘叫什么名字？"

貝萊想到老船主艾勒比的三个女兒，但是再想了一想，不成，他不能褻瀆她們的名字。他只好老实說沒有。他还沒有找到姑娘。

"唔，你得找一个，他們才不会欺侮你。我跟师傅的女兒已經有了来往，她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已經長得很好了，你知道！不过我們还得瞞着老头兒！"

"那么等你升做职工的时候，你打算娶她嗎？"貝萊很有兴趣地問。

"怎么，要我背上一个老婆和兒女嗎？你真是个傻瓜，貝萊！别

我那种麻煩！女人只是在男人煩惱的时候，給男人玩玩的，懂吧？”他說着伸了个懶腰。

倪侖已經長成为一个漂亮的青年人了，不过举止之間还有些粗魯。他坐在那里，眼色很异样望着貝萊。“鞋匠的学徒！”他瞧不起似的說，同时还把舌头抵着一边臉頰，使它鼓起来。貝萊不做声，他想到自己打不过倪侖。

倪侖点燃了他的烟斗，連帶他那双泥污的鞋子，一倒就仰天躺在床上，咭咭呱呱地說着。“你們那个职工怎么样？我們的职工是个神气活現的家伙。有一天我打了他一个耳刮子，他太不客气了。我学会了哥本哈根人的这种拳法，可以把誰都收拾得服服貼貼。只要你硬了头皮干上去就行。”好家伙，倪侖这小子竟变得这么狠！貝萊覚得自己越發渺小了。

但是忽然間，倪侖惊慌失措地跳了起来，外边面包房里有一个凶狠的声音在叫喊。“爬窗子出去——赶快！”他嚷着，“我們的职工来了！”于是貝萊只好爬窗子逃跑，連那双航海靴都忘了拿，里边給他扔了出来。当他跳下地的时候，听見了一个清脆的耳刮子声音，这是他很熟悉的。

貝萊游蕩回来，覚得很疲倦；可是悶塞的作坊也似乎并不逗他高兴。他很覚得沮丧，因为一看鐘表匠家的时鐘，他已經在外面耽了三小时。他簡直不能自信。

少师傅站在門口东張西望，还是穿着他那件皮短褂和綠色粗呢的圍裙；嘴里輕輕地吹着口哨，他的神情宛如一只羽翼已經長成，而还不敢飞出窠去的雛鳥，你可以从他的眼光里看出他对世界上一切奇聞异事的渴望。

“你这小鬼，又到港口去过了？”他一把抓住貝萊問。

“是的。”貝萊慚愧地回答。

“那边的情形怎么样？有什么新聞？”

貝萊就在阶沿上把所見所聞都講給他听；有一条运木材的瑞典船，船主的老婆怎样在海上忽然分娩了，于是只好由一个厨司动手接生；还有一条俄国船，因为船上發生了叛变，所以开进港来；說不定会出乱子呢。今天只收到这一双靴子。“这是救难船上拿来的，要換底。”

“唔！”少师傅漠不关心地看着那双皮靴。“那条帆船安德萊亞号是不是快要开走了？”

这件事貝萊却不知道。

“你这个笨蛋！你沒看見嗎？唔！唔！給我去搞三瓶啤酒来！可是要藏在衣服里，别給我老头兒看見，你这小鬼！”

此后，少师傅便很快地恢复了他的兴致。貝萊束上了他的作裙，膝上套好了皮片。每一个人都在低着头干活，少师傅安德萊坐着看書。除了工作的声音之外，一点别的声息都沒有，只有那职工不时地用輕輕的声音發着命令。

每天下午五点鐘，作坊的門便微微地开了一条縫，一条沾滿了面粉的光胳膊塞进一份报紙，放在櫃台上。这就是面包师的兒子賽命，他从来不給人瞧見自己，总是躲躲閃閃地像个夜里的贼。要是少师傅偶尔一把拖住他，把他拉进作坊里来，他就像一只失去了林藪而惊慌的野兽，于是他低着头站着，把手遮着眼睛，誰都沒法逗引他說一句話；一等机会到来，他便溜走了。

报紙送到，作坊里便起了一陣騷动。要是在少师傅兴致高的时候，他便把报紙高声地念出来。关于兩个头或者八条腿的小牛；五十磅重的大南瓜，全世界最胖的人；玩弄火器不慎，因而發生的慘剧，或者是馬尔諦尼克地方的大蛇。全世界的奇聞怪事都傳到了这陰暗的作坊里，政治消息却絕不念到。如果碰上少师傅兴致不

好的时候，他念出来的就是一些非常荒唐的事情，例如：大西洋起了火，所以人們都吃煮熟的鱉魚过活；或者是美国的天倒塌了一角，天使都从天庭跌落到人們晚餐的托盤里。这些都一听就知道是說謊，也是馬上会惹人申斥的胡言讕語。不过少师傅向来不喜欢罵人，要是屋子里有点喧鬧不宁，他就不高兴；可是，他有他自己的办法叫人家尊敬他。他在念报的时候，人們随时听得到一兩句叱罵，使你一惊，可是你相信他罵的是报紙上的事情。

將近歇工的时候，作坊里的錘子打得特别起勁。一个很長的工作日快要結束了，一天的疲累和厭煩都忘記得干干凈凈，人人心里都在想着那些小酒店或树林子，想到即將到来的种种娛乐。这时候，常常有鄰人踱进来聊天，于是时間便过得更快。他講起某些事情，于是这位無所不知的少师傅安德萊便湊和着發表他的意見。一整天在外边响着的喧声現在侵入到作坊里来了，作坊里的人因此便感覺到自己也参加了城市的生活。这就好像作坊的牆已經倒塌了下来。

快到七点鐘，外边街上响起了一个古怪的声音，节奏很慢的在傳过来；先是很沉重的一撞，接着是清脆的兩响；而后又是沉重的一撞，好像是一只用东西裹住的大脚在踐踏，接着又是清脆的路咯兩响。这是卞列格拉夫，撑着拐棒晃到作坊里来了。卞列格拉夫的行动比任何人都迟緩，可是他来得比任何人都早。少师傅安德萊，如果在兴致不高的时候，就一蹺一拐的走开去，为了不願意跟另一个殘廢人在一起。否則，他就很热烈地欢迎卞列格拉夫。

"唔，你眞是个难得来的貴客，可不是？"当卞列格拉夫走上台堦搖搖晃晃地进門来的时候，他便这样嚷；于是那老人便笑起来，因为好几年来他一向是这样地每天光临的。說过以后，少师傅就不

再去注意他，只管自己看書，卡列格拉夫便也只管自己一声不响地沉思，他把瘦白的手东摸摸西摸摸，仿佛那些最家常日用的东西，对于他都是新奇的。他像一个新生的婴兒似地抓着每一样东西，人們都只好对他微笑着，讓他坐在那兒，像个孩子似地摸摸弄弄。想跟他連續地談一会兒話，簡直不可能；因为即使他我你談起話来，他的話也总是莫名其妙的。卡列格拉夫所談的总是一些人家从来不去注意，也决不加以思考的事情。每当他坐在那兒，摸弄着一些最平凡的东西，人們便会說，“現在卡列格拉夫快要發作他問話的脾气了！”原来卡列格拉夫是个爱發問的人；他会問一些关于風和天气，甚至他自己吃的东西的問題。他会問出一些最可笑的，人人都認为当然如此的問題来，例如：石头为什么是硬的，水为什么能灭火。人們都不去回答他，只是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膀。“他挺聪明，”他們說，“他的头腦也很清楚。不过他的想法总有点兒别扭。”

少师傅从書上抬起头来，“唔，卡列格拉夫，我会不会繼承到你那些錢呀？”他开玩笑似的問。

“不——你一向待我很好，我不願意讓你有什么灾难。”

“这样就使我更糟了，你看不出嗎？”

“不是这样說，你繼承的一份已經不坏了。在还有許多人穷苦得很的时候，你不应該要求得太多。”

“有些人在銀行里存着錢呢，”安德萊若有所暗示地說。

“不，都完了，”老人高兴地說。“現在我跟你一样穷啦。”

“見鬼！难道你把錢都打窗子里扔光了？”少师傅在椅子里轉身来問。

“哼，扔光！你总像一个法官似的，告發我这样或者告發我那样！我可不覺得我做了什么錯事；每年冬天都有人愈来愈穷苦，这

也是真的。安德莱，当你四周的人都挨餓的时候，你有了錢就是一个負担；要是你帮助了他們呢，往后你就会知道这反而是害了他們；这是他們自己說的，所以一定不是假話。我現在已經把錢都捐給慈善救济会了，这样就不会帮錯人了。”

“五千克郎全捐了！”少师傅沉思地說。“这样說来，今年冬天穷人們很快活了。”

“唔，他們不能直接得到粮食和柴火的救济，”卡列格拉夫說，“不过他們还是可以从别的方式上得到帮助的。因为我正要把錢捐給慈善救济会的时候，船主孟森，这个人你認識的，他来找我，要求我把这笔錢借他一年。要是他借不到这笔錢，他就得破产，要是他那份大企業停頓下来，就有許多穷人沒有飯吃，想起来也很可怕。我覚得这个責任落在我身上了。况且这样安排这笔錢还是很妥当的，这样一来，对穷人就有了双倍的好处。”

少师傅安德莱搖着头。“恐怕是你要自尋煩惱了吧？”

“为什么，难道我又做錯了嗎？”老人很吃惊地問。

“他馬上就要破产了。这家伙是个老騙子，”少师傅喃喃地說。“你要了他的借据沒有？”

老人点点头，好像对自己的先見之明很得意。

“利息多少？五厘嗎？”

“不，不收利息。把錢放利息，我不干这种事。因为利息总得从个什么地方来，無疑又是剝削穷人。利息是血淋淋的錢，安德莱，这也是一种新花样，我們年輕的时候，从来沒有听到过什么叫作利息。”

“不錯，不錯。既然把自己所有的都給了人家，为什么还要跟人家計較呢？”少师傅說过便繼續看他的書。

卡列格拉夫坐在那兒沉思了一会，忽然抬起头来說：“你讀的

書多，能不能告訴我，什么东西叫月亮不会掉下来？我昨天想了一夜，就沒有睡熟。她永远在天空里走，可是你清清楚楚看得見，她底下只有空气，沒有别的。”

“魔鬼才知道，”安德萊思索似地說。“她准是自己有力气，把自己撑住着。”

“我也这么想，这是不能勉强的。不管人們把我們放在那兒，我們都可以走来走去，不过我們脚底下总得有地面載着我們。你是不是常常在看書嗎？我想你准是把世界上所有的書都看过了吧？”卞列格拉夫从少师傅手里接过書本，上上下下摸了一轉。“这是一本好書，”他說着，把書擱到耳朵边，用指节骨敲着書面，“材料挺好的。这是一本講荒唐故事的書呢还是历史書？”

“这是一本講旅行的書。他們到了北極，在那兒給冰冻住了，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这太可怕了，人怎么居然会这样拿生命去冒險。我也常常想，世界的尽头不知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不过要我自己去看看，那可不成，我决不会有这份胆量。再也回不到老家！”卞列格拉夫显出一副悲哀的神色，对大家一个个地看着。

“他們的脚都冻坏了，有些人要把脚趾头截掉，有些人还得把整只脚都鋸掉呢。”

“好了，别說了！这些可憐人，他們从此就殘廢了！我不要再听下去了！”老人坐在那兒搖搖晃晃的，好像很不舒服。但是过了一会，他又好奇地問道：“是不是王上派他們到那边去打仗的？”

“不，他們是去寻找伊甸园的。他們中間有一个研究古書的人，發現了伊甸园，据說是在冰海的后边，”少师傅一本正經地說。

“伊甸园，也就是人們叫做乐园的，可是这是在兩条大河匯合成第三条大河的地方！是在东方的啊！書上写得明明白白。因此

你們看的那本書准是哄人的。”

“确是在北極，这是千眞万确的眞理！”这个有自由思想傾向的少师傅說；“这确是毫無疑义的，我給你說，其余的都是愚蠢的迷信。”

卞列格拉夫皺着眉头，弯着身子，坐了一会，眼光移来移去地沉思着。“好，好，”他低低地說，“誰都有新鮮的想法，使自己显得特别，可是誰也改变不了墳墓。”

少师傅安德萊不耐煩地在椅子上扭动着；他的心情像一个女人一样容易改变。卞列格拉夫在他跟前，此刻已經使他觉得討厭了。“喂，我学会了念咒召魂的法子，你要不要試一試？”他忽然問。

“不要不要，怎么也不要試！”老人躊躇不安地微笑着說。

但是安德萊已經伸出兩个手指头指着老人的瞇着的眼睛，还对他定眼看着，同时嘴里念着咒語。

“憑着血的名义，憑着气的名义，憑着一切好的和坏的体液的名义，还憑着海洋的名义，”他喃喃地念着，弓起了身子，宛如一只大雄猫。

“停住，停住，我不要試！”卞列格拉夫撑在他的兩根拐棒中間，窘得摇摇晃晃的，一双眼睛紧瞧着大門，可是他解避不掉这个魔法。忽然，他把安德萊那只作法的手拚命地打下来，趁机会逃了出去。

少师傅坐着呵他的手。“嘿，他打得眞重，”他惊异地說着，把他那只泛紅的手掌伸給大家看。

小倪喀思毫無反应。他虽然并不迷信，但是他不喜欢人家对任何事情的眞相加以嘲弄。

“現在我該做什么啦？”彼得問。

“大副杰遜的那双靴子做好了沒有？”少师傅看了看鐘，接着說

道，“好吧，你就歇歇去罢。”

歇工的时候到了。少师傅拿了他的拐棍和帽子蹺蹺拐拐的到汉生酒店里去打台球；职工也换上衣服出去了。兩个年紀大的学徒在水桶里洗干凈脖子，也馬上就要出去玩了。

貝萊呆呆看着他們。他也感到很需要到外边去溜溜，散散一天的煩悶，但是他那双袜子已經全是破洞，他那件工作衣服已經很髒，明天要穿，今天就非洗不可。唔，他这件襯衫到底穿了兩个礼拜，还是四个礼拜？想起来，他就会臉紅到耳根，日子过得眞快……他本来只想把这种討厭的洗衣服工作拖延一二天的，誰知一拖就拖了十四五天！他渾身感到一种可怕的虱子蠕动的感覚。是不是因为他昧了良心，不听爸爸拉賽的警告，才受到这种懲戒的？爸爸不是叮囑过，誰要是不把自己身上弄干凈，他就丟臉了。哎呀天哪！貝萊大大的吃了一惊，他在楼下院子里搓洗他的工衣和襯衫的时候，兩个耳朵根还是通紅的。他覚得应該把这件事看作老天爷給他的及时的教訓。

后来，工衣和襯衫都洗好挂在籬笆上了，它們伸手趴脚的，好像为了自己已經干干凈凈而要拥抱老天似的。但是貝萊自己却垂头丧气坐在他的擱楼窗口，一只脚伸出在窗外，这样就至少有一部分身子是在戶外了。他父亲教給他的那种灵巧的縫补本領在这里也沒有用到，所有的破洞都只是馬馬虎虎地縫攏就是，如果爸爸拉賽看見了，他准会感到很丟臉呢。他漸漸地从窗洞里爬出到屋頂上，往下面一看，在那船主的花园里，三个女孩子正在無所事事地向作坊这边張望，显然是很煩悶的样子。可是，当她們抬头看見他的时候，馬上就变成另外一些人。曼娜向他走过来，急躁地匐在那堵矮石牆上，对他噘着嘴唇。她傲慢地把头往后一摔，頓了頓脚，但是始終不出一声。另外兩个女孩子笑得直不起腰来。

貝萊很明白这种無声的語言的含意，但是他还勇气十足地抵抗了好一会。然而，最后他还是忍不住了；便只好不顧一切，去和她們在一起。

貝萊的一切夢想和欲望都是向男子有兴趣的方面發展的。他覚得最可笑的是追求女人。貝萊以为女人是应該輕蔑的东西，她們既沒有力气，智力又很薄弱；的确，她們什么都不懂，光会打扮。但是曼娜和她兩个妹子却有点不同；貝萊还是一个爱玩的孩子，而她們却正是很好的玩伴。

曼娜这个野猫是什么都不怕的，她的短裙，她的辮子和她的跳跳蹦蹦的行动，使他想起一只嬉戏不停的小鳥。忽而从一叢灌木里跳出来，忽而又跳了进去！她会像男孩子一样爬树，可以毫不吃力地把貝萊馱在背上滿园子走；而她居然是个穿裙子的姑娘，这恐怕实在是搞錯了。她常常撕破身上穿的衣服鞋袜，所以常常闖到作坊里来，讓他們把她的鞋子縫縫补补。她一来就把作坊里搞得天翻地复，她有时把少师傅的拐棍拿走，讓他行动不得，有时甚至还要把职工的那些美国貨工具玩玩弄弄。

她从第一天起就跟貝萊很亲热了。

"你这个新来的孩子是誰呀？"她拍着他的背脊問。貝萊笑了，坦率地回看她一眼，这种迅速的結交，是我們兒童时代所特有的秘密。他們之間从此就毫無隔膜，永远大家很知己地，随时随地都可以把上一次沒有結束的游戏繼續玩下去。每天晚上，貝萊总站在花园牆边等她；再一轉眼他便已跳过牆，跟她們在一起玩兒了。

曼娜不是个一碰就哭的孩子，决不用啼哭来躲避她的行为的后果。如果她参加了一次打架，尽管她吃了大亏，她也决不討饒。但是貝萊总在某种程度上讓她一步，因为她到底是个女孩子。而她呢，也有过一回承認过，她只希望自己能稍稍再强悍一些就够了。

但她是个勇敢剛毅的人，貝萊在作为一个游伴的时候，总是要还她一手的，只有在作坊里才忍受她的欺凌。如果她从他背后閃上来，把一个东西扔到他脖子上，或者忽然把他从矮凳上推倒，这时他只好耐着性子，一声不响，自幸沒有打断骨头。

他最愉快的时間是在船主的花园里度过的，这花园是个非常奇妙的世界，永远在引逗他的注意。那三个姑娘的名字都是很古怪的外国名字，是她們父亲从海外帶回来的：亚伊娜，佗洛蕾和賽尔曼娜！她們脖子和耳朵上都挂着又紅又大的珊瑚珠。花园里有許多很大的海螺壳，你可以从这里傾听海濤澎湃的声音，还有挺大的玳瑁壳，像十五磅的大面包一样大，此外还有整堆整堆的珊瑚。

这一切都是貝萊从来沒有看見过的新奇东西，可是他絕不因此而大惊小怪，他很快就把它們看得很平常，为將来随时随地碰到更特別更奇怪的东西的时候留个余地。

有些晚上，他会使这些姑娘很失望，因为他要到街上，或者到海灘上，或者到港口去游逛，在那些地方他可以看得到眞正的生活，在这种时候，她們只好垂头丧气地站在花园牆脚下，苦悶得互相吵嘴。但是在礼拜日，他把作坊收拾干凈之后，总是很忠誠地去找她們，因为有整整一天可玩，大家便开始計划怎么玩法。他們做各式各样的游戏，貝萊总是她們的中心人物；他会扮演各种各样的人物——正式的丈夫，吃人的生番，或是奴隶。在她們手里，他就像一头馴服的熊；她們会把他当馬，騎在他背上，有时三姊妹一起閃上来“杀”他。他就得乖乖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讓她們把他整个身体埋得一点也看不出来。因为他眞是被埋在泥土底下，所以这种游戏的眞实性也大大的提高了。不过他的臉幷沒有被埋掉，这是因为必要才留下的，她們只好把枯萎的树叶給他盖沒了臉，就算滿意了。后来，要是他因为弄髒了他那套好衣服而哭起来的时

候，她們便很体貼地用手給他拂拭，如果他还不称心，她們三个便都吻他。她們总是把他叫做“曼娜的丈夫”。

貝萊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去的。他表現的是一种極其無聊的詼諧，并非由衷的快乐；他覺得自己的情况好像愈来愈坏，也沒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因而感到很憂郁。但是他坚决要在城里耽下去；他日日夜夜的想着这件事，甚至做夢也在跟城市斗爭。

“要是你有什么困难，亞尔弗萊和亞尔皮努思总会帮助你的，”卡萊叔叔在貝萊去跟他告别的时候这样說过；貝萊到了城里之后也去拜訪过他們。可是这一对双生子今天还是像从前在牧場上的时候一样的狡猾而怕事；他們决不願意为自己，更不願意为别人，碰掉一根毫毛。

但是在别的方面，他們却大有进步。他們是为了改善他們的地位而从乡下搬到城里来的，他們开始的时候給人家做佣僕，积蓄了足够的錢以后，就換一个更好的职業。亞尔皮努思还在做佣僕，因为他不想做什么手艺。他是个脾气很好的青年，只要有人肯給他訓練杂技功夫，他是什么都可以放弃的。他常常随手拿起一些东西来抛弄，还尽力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創造出种种最不可思議的用法来。他能不顧一切自然法則，把自己的四肢扭成种种古怪的姿势，如果他把一件东西抛在空中，他就希望那东西能在空中停一停，讓他的手做别的事。“什么东西都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馴服的，”他說着便又孜孜不倦地練他的功夫。貝萊笑了，他很喜欢他，可是并不把他估价得更高些。

亞尔弗萊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現在不再一味竪蜻蜓了。他現在是神气儼然地跨着兩条腿走路，而且还常常要拉拉領子，折折袖口，老是在关心他的衣服。他如今是一个油漆匠店里的学徒，可

是他把头髮分梳着，很像一个店員，他还到藥房里去买了种种生髮油来把头髮搽得精光雪亮。要是在路上碰見貝萊，他总是找个理由赶快躲开；他結交的都是商店里的伙計，而且一路忙着跟人家打招呼，左一个右一个地，都是比他地位高的人。他这种傲然的神气，使貝萊巴不得有那么一天可以狠狠地揍他一頓。

这一对双生子有一点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誰也別想得到他們的帮助。誰要是想他們帮助，只会給他們大笑一場，要是誰取笑了貝萊，他們也跟着一起笑。

在城里过活眞是不容易。貝萊已經完全摔掉了他的乡下气；現在使他感到痛苦的乃是他的貧穷。他事前沒有好好的考慮，竟投身做一个只供膳宿而不給工錢的学徒。他身上只有几件衣服，他原以为一个人旣不到处乱逛又不跟姑娘們打交道，就沒有什么別的需要。誰知在城里，他却必須講究穿著。他的那套礼拜日穿的衣服，在城里看来，也幷不比平常日子穿的衣服好些。他总得設法弄到一个橡皮的假領头才好，这东西有一种好处，可以自己洗；其次他想要的是一副硬袖口。但这都是要花錢的，然而他帶出来做征服世界用的，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做买取世界用的，那笔五克郞的大款子，早已不知不覺地給这个城市騙光了。

以前，爸爸拉賽总把一切困难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可是現在，貝萊是孤軍作战，一切都得靠自己。他現在面对着生活，一往直前地英勇奋斗，就像他从前兒童时代一样。但有时他也感到沮丧，因为这种斗爭妨碍了他的一切孩子气的活动。

在作場里，他总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还竭力跟每个人相处得很好。他替小倪喀思从照片上摹画了他未婚妻的一幅画相，这就博得了他的欢心。这画相的臉部虽然画得不很好，像是給人踏扁的；但是衣服和領口上的一支別針却画得非常出色。这画像在作

坊里挂了一个礼拜，使貝莱交了一步好运。那个専給石子工人跑腿的卡尔生定画了兩幅，一幅是他自己的，一幅是他妻子的，他答应每幅画給他二十五个欧勒。“不过你得把我的头髮画上几个鬈兒，”他說，“因为我媽媽常常希望我有几綹鬈髮。”

貝莱接下了这笔生意，但他至少要兩个月才能画好；因为如果要画得維妙維肖，这就得是一件长时期的工作。

“好，好；反正我們一下子也挤不出这笔錢来。本月份要买彩票，下月要付房租。”貝莱很了解他，因为他知道卡尔生每礼拜只賺八个克郎，家里却有九个孩子。但是他覚得他不能再減价了。在这里，当然，錢并不像水一般流来流去！但是誰要是手里有了一个錢，他馬上就会动腦筋把这錢花在最得用的地方，例如，有这么一次，他在一家杂貨店的玻璃厨窗里看見一个雕成皮靴形的烟斗。那簡直是使他非常动心的。

当三个姑娘在隔壁花园里叫他的时候，他的童心找到了伴侶，使他忘記了他的憂慮和斗爭。如果給人家看見他爬过矮牆去，他总覚得很羞耻，因为他感到和小孩子在一起玩已經不是体面的事，何况她們又是些女孩子。但是到了花园里他又覚得很幸运，因为那里有許多奇妙的东西可以尽他玩，例如中国来的茶杯茶托，南洋群島来的武器。曼娜有一串用白牙齿做成的項鏈，有尖有鈍，形狀不一，参差不齐地串在一起，她坚持說这些都是人的牙齿，她居然有勇气把这串項鏈套在她的光脖子上。花园里还有許多奇异的植物，有玉蜀黍，有烟叶，还有种种别的花草，据說在世界上别的地方，这些花草都長得很繁茂，像他們島上的麦子一样。

这三个姑娘都生着比别人細白的皮膚，而且身上还有一种远地方来的香气。他和她們一起玩的时候，她們都待他很好，如果他的衣服撕破了，她們立刻給他縫补；她們把他作为一切游戏的中心

人物，甚至他不在場的时候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他虽然处之泰然，不以为奇，可是心里却暗自高兴，这是他前途一切幸福的一小部分，也是他將来一輩子享不完的福分里的一点点預支。他要取得对她們的絕对統治权，如果她們頑抗的話，他便憤怒地訓斥她們，这样她們就馬上都屈服了。他很懂得，每一个眞正的男子汉大丈夫都是使妻子絕对服从的。

初夏已經过去，营業清淡的季节开始了。城里人已經在降灵周买好了他們过夏的东西，乡下人这时也不再进城来找工匠做什么工作，而忙着要計划收割的事情了。即使在那些向来不为农民做工作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得出这个小城市是怎样地完全依賴着农村的。整个城市好像暫时忘却了它的优越感；做手艺的人也不再瞧不起农民；他們有所期待似地了望着田野，談的都是天气和收割的情况，他們已經完全忘記了城市里的一切乐趣。如果偶尔有一輛农民的大車，例外地打街上走过，人們都跑到窗口去看它。临到收割的时候，人們都竪起了耳朵好像在听講老古話；有些人，如果可能的話，便放弃了城里的生活，到乡下去帮助做收割的工作。貝萊这个作坊里的职工和兩个学徒都已經走了；剩下揚斯和貝萊兩个人，尽能对付得了所有的工作。

貝萊对这种淸淡的情况毫無所感。他一心只想着怎样保全自己，爭取最美好的生活。他有几千种印象，有好的，也有坏的，他得使它們同化成为一个整体，那就是这个了不起的东西：城市。对于城市，貝萊从来不知道他自己的态度还是傾向于歌頌它呢，还是詛咒它，他永远在这二者之間游移不定。

貝萊在憂慮的时候，常常看見拉賽的臉兒，这使他愈加感到孤独。爸爸拉賽到哪里去了？会不会永远听不到他的消息了？他相信喀尔娜的話，每天都在等待着爸爸跌跌撞撞地闖进門来，每一次

有人摸动門上的把手，他总覺得准是拉賽来了。在这孩子的心里，这件事成为一种隐秘的苦痛，使他的一切行动都帶些悲哀的調子。

第五章

一个礼拜六的傍晚，貝萊順着东街跑下去的时候，遇到一輛从乡下来的車子，载滿了家具什物，顚簸进城。貝萊虽然沒有工夫，但也不得不站住看看。赶車的坐在車头，差不多在兩匹馬的中間；这人个子很高，臉色紅紅的，天气尽管热，他却穿得挺厚。“您好？”怎么，原来这是他的堂姊夫杜依，卡萊的女婿；在他头頂上，高高地坐起在那些家具什物中間的，是亞娜和她的孩子們，跟着車子的顚簸而搖搖晃晃。“您好！”貝萊揮着他的帽子，一跳就踏上車杠，坐到杜依身边。杜依对这次不期而遇，正在高兴得笑容滿臉。

“是啊，我們在乡下住膩了，所以搬到城里来看看是不是好些，”杜依用他那沉靜的声調說。“看样子你在这兒过得倒是挺慣的！”他口气之間，有点羨慕。

亞娜爬到車子边上，低头对他笑着。

“有沒有我爸爸拉賽的消息？”貝萊問她。这句話他每逢碰到一个熟人总要問的。

“对啦，他正打算在荒地里买一塊地哪。喂，小鬼，安靜些！”亞娜又爬了回去，接着一个孩子哭了。随后她又探身出来。“不錯，我們家里人都在記挂你呢，爸爸，媽媽，还有大家都問候你。”

可是貝萊却沒工夫想到卡萊叔叔。

“是不是靠近岩石农庄的地方？”他問。

“不，远在东边呢，一直在魔鬼洞那边！”杜依說。“地倒有一大

块，不过差不多全是石头。但願他别把自己的身子搞垮在这塊地上——以前已經有过兩个人垮在那里了。他如今跟喀尔娜一起住在那兒。”

“拉賽伯伯有办法，”亚娜說。“买地的錢是喀尔娜拿出来的，她着实有些积蓄呢。”

貝萊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怦怦的跳，坐都坐不定了。一切疑虑，一切恐怖的猜測都消釋了，現在他已經重又找到了他的爸爸！这样看来，拉賽生平的夢想快要实現了：現在他有了自己的家。再說，如果不把地主这个名称用得很正确，那么他也可以說是一个地主了；貝萊他自己呢？哼！当然，他現在是个地主的兒子啦。

到九点鐘，他已把一切事情都做好，可以动身了。他兴奋得热血沸騰……有沒有馬呢？当然有。可是工人有沒有呢？爸爸拉賽是不是現在已經成为一个按季付人家工資，礼拜六下午进城来玩玩，把皮領头翻到耳朵边的地主老爷呢？貝萊淸淸楚楚地看見工人們一个一个走上台阶，脫下木靴子，敲着公事房的門——是的，他們都是想来借支工資的。拉賽搔着他的腦瓜，沉思似地瞧着他們說：“無論如何办不到，你們只会把錢花去喝酒。”但是他到底还是把錢借給他們。“人就是这样笨，”他对貝萊說……

有那么一天，貝萊辞掉了学做皮鞋匠的行業，回农庄上做地主少爷了。一切事务事实上都是由他指揮，这当然是不消說得。还有，在聖誕节的宴会上，他將和許多美丽的地主女兒跳舞。当他出現的时候，屋角里登时到处都在窃窃私議；但是他徑直走到牧师的女兒跟前，邀她跳舞，她簡直又惊又喜，气都透不过来，甚至当場还要求他娶她做妻子……

他一边夢想，一边赶路；希望引着他只顧往前走，不知不覺已經在公路上走了十多里了。現在他轉进小路，兩旁都是松树和長

满石南叢的小山，他經过的屋子比公路上的屋子破陋得多，每兩間屋子中間的距离也愈来愈远了。

走了一程，他記住要去的方向，又轉进一条小路，現在是專心一意的奔跑着了。在这夏夜中，周圍的景色只看得清一半，可是，虽然从来沒有到过这里，他对这个地方却熟悉得好像爸爸背心上的补綻一样。这副貧困可憐的景象好像在用一个母亲的口气对他說話。这些泥灰塗污的茅屋，就是那些为了爭取一小塊土地而和石地作战的穷苦开荒人的家屋，貝萊在这些屋子中間走过，感覺到从来不曾有过的暢快。自从好几代以来，这一切东西，从堵塞破窗戶的布片到压住茅草屋頂的木塊，一向都是屬于他的。这里不像别地方，沒有叫人伤腦筋的事；在这里，誰都可以放心睡覺。但是貝萊，他現在可不想住在这些破破爛爛的东西中間做墾荒的人。因为他已經長大，应該离开这些东西，正如他已經离开了母亲的怀抱一样。

路漸漸狹窄，只剩了一道車轍，在石塊和沼澤地中間蜿蜒曲折地穿过。貝萊知道他应当一直向东走，可是那車轍却忽而向南，忽而又向北。他走得不耐煩了，便認准方向，抄斜路走过去。可是这样走法很不容易，因为原本沒有路；月光迷了他的眼睛，使他常常摔到坑里去，石南和杜松高到腰身，时时都阻碍着他。这可使他發起拗性子来，决不再回到車轍路上去，一股勁地向前走，因此馬上就弄得滿身大汗；他爬上傾斜的岩脊，沾着露水的苔蘚使这些石头很滑，他便听其自然，讓自己在那些崖石上摔交。有一次，他發覺跌进了一个無底洞，可惜已經太迟了一些。好像有一股冰冷的水浸到他心里，他便伸起兩手在空中乱抓，想抓到一些东西。“爸爸拉賽！”他一边悲哀地叫喊着；幸而这时他給荆棘鈎住了，成千累万的芒刺帶住了他，舍不得放松，因而他在縱橫交織的藤蔓中間慢慢

地往下沉落，直到落地为止。原来他跌进了一道山溝里的許多尖銳的石塊中間。他一边心惊肉跳，一边又暗自庆幸自己的命宮不坏，为了不使他摔破头顱，这些荆棘只撕破了他一些皮膚，眞可以說是很慈悲的了。此后他便在黑暗和泉水中摸索前进，最后找到了一株树，才能爬上地面。

現在他迷失了方向，等他明白自己确是迷失方向的时候，他更着慌了。他已經不是剛才那样滿有自信的貝萊了；他盲目地向前跑，想跑到小山頂上。当他打算把四周的崖石情况看一看清楚而急急忙忙地往上跑的时候，大地忽然發出一陣可怕的响声，升騰起来包圍了他，空中登时变得烏黑，还充滿了各种喧噪声，簡直伸手不見五指了。这正如一次駭人的爆炸，好像是从他輕快的脚步底下爆發出来的，泥土都被抛擲在空中，散失在黑暗里，而黑暗本身却惊恐得高声哭泣，在他四周旋轉着。貝萊心头砰砰地跳，吓得最后的一点理智都沒有了。他無法克制地乱跳起来，像一个瘋子似的叫嚷。一个烏黑的东西从他头頂上飞过，他不得不縮紧了头，閃光一亮随即又不見了；黑暗像海洋一样地汹涌起伏，还繼續不断地發出地獄里的喧声似的尖叫。后来，这一切忽然都移向北方去，靜下来了。貝萊才明白他原来絆着一个山烏鴉的窠。

他發現自己在一塊大石头背后，怎么会走到这里来的，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个大傻瓜。只因为踢起了几顆石子，就这么容易地使五六十只烏鴉乱飞乱哄了！

他沿着山坡走，有决心有勇气，可是兩腿却軟得很。远处，有一只狐蹲在山崖上对着月亮瘋狂地嗥叫，从北到南是一片大海，正在远远地閃着亮光。这里是妖精鬼怪居住的地方；人踩在岩石上，底下就發出空洞的声音。貝萊便放慢了步子。

在南方的天空中，大海給月亮照成一片銀光，但是当貝萊回头

再看一眼的时候，它忽然看不見了。脚底下的原野却被浸在白光里。四面八方的陆地都在消失掉，貝萊惊詫地看着大海慢慢漲起来灌滿了所有的窪地。后来，海水淹过了那些小山头，一个一个地把它們吞沒掉，然后它又去淹沒东边的一長条岡巒；直到后来，只剩下一些松树頂冒在水上；但是貝萊还沒有感到危險絕望，他虽然很恐慌，可是心里还隐隐約約想到亞拉臘山①，这就恢复了他的勇气。但是后来他覺得怪冷的，好像褲子都沾在皮肉上了。“这是水啊，”他心里想，于是他大吃一惊，向四周一看，原来他站着的这个山头已經成为一个小島，浮在海洋里了。

貝萊是个堅强而現实的青年，他有过各式各样的經驗。可是現在，恐怖終于冻結了他的热血，他只好毫無反抗地听憑这神奇势力的摆布。世界显然已經淪沒了，而他是在漂漂蕩蕩——在广漠而寒冷的太空中漂蕩。爸爸拉賽，皮鞋作坊，曼娜和少师傅的明亮的眼光——这一切都將在这里結束了。他并不因为失去他們而感到悲悼，他只感到非常孤独。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就是死嗎？也許剛才在山坡上摔交的时候他已經死了？現在他是不是正在漂蕩到天国里去呀？或者，这就是世界末日吧？記得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人家講到过世界末日的許多可怕的事情。也許他是漂蕩在最后一塊陆地上，是人間至今还活着的唯一的人吧？想到別人都死光，只有他一人居然还活着，他一点也不覺得吃惊；在异常絕望的这一刻，他覺得这是很自然的。

他站在那里，屏息凝神，傾听着太空中的一切声响；他首先听到自己的脉搏像棍子似地敲打。他再一听，听到一些別的东西了：在那冲蕩着他的耳朵的夜气中，他听到远远地有一种声音，像是一

---

① 挪亞的方舟在洪水退后停在这个山上，見“旧約”“創世記”第八章第四节。

种生物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很遥远，很微細，可是貝萊听見了，不覺高兴起来。这是一条母牛在抖着鏈子吃草，他可以听見她的項頸正在牛欄木上摩擦的响声。

他跑下石骨棱棱的山坡，跌倒了馬上又爬起，再向前跑；不知不覺的完全沉浸在霧气里了。后来他下到一塊荒地上；覺得脚底下踏到一些很熟悉的东西，原来是一塊曾經墾熟过的土地，可是現在又長滿了石南叢了。这时，那声音更响了，凡是人們在夜里慣于听到的牛欄里的一切声音，他都听到了。接着，在蒙霧中間涌現出一座破陋的庄屋。当然这决不会是貝萊所尋找的庄屋，爸爸拉賽有的一定是一座正規气派的有四个厢房的庄屋！但他还是向前走去。

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么小心謹愼，把門戶都鎖上；所以貝萊可以一徑走进屋子去。他一打开那間起居室的門，就感到滿心高兴，他平生聞慣了的那种最舒服的气味一直扑进他的鼻子，这是一切香味的基础，爸爸拉賽的气味！屋子里很黑，戶外的夜光也不能从低小的窗子里照进来。他听到沉酣的鼻息声，知道睡着的人还沒有被他惊醒，还沒有到半夜呢。“晚安！”他打着招呼。

于是好像有一只手伸出来摸索火柴。

“是誰呀？”一个睡意朦朧的女人声音說。

“晚安！”他又說了一句，便走进房里去。“我是貝萊！”他声音很响亮地說出自己的名字。

“原来是你，孩子！”拉賽的声音顫巍巍的說，但是他的手还沒有摸到火柴；貝萊跟着声音走上前去抓住了他的手腕。“你怎么摸索到这个荒野里来的，又是在半夜三更？好，好，我就起来！”他說着，呻吟了一声，想坐起来。

“不，你躺着，我起来罢，”喀尔娜說。她靠牆睡着，当他們父子

俩說話的时候，她没有做声。"告訴你吧，他腰痛着呢！"她說着便跳下床来。

"哎，我做得太累了些。人們在为自己干活的时候，总是这样的，不願意歇手。不过，等我把事情安排順当之后，就会好的。工作就是治腰痛的最好的油膏。你怎么样，过得好吧？我差不多以为你送掉命了！"

貝萊坐在床沿上，把城里的一切，諸如作坊里的情形，少师傅的瘸腿，以及其他种种，一一告訴他父亲。但是他絕口不提那些使他不痛快的事情，一个男子汉可不能老想着这类無聊事情。

"那么，你在这些陌生人中間过得还不錯！"拉賽很高兴地說，"人家一定很看得起你？"

"是啊！"这句話回答得有点忸怩了。他至今还沒有得到的，正是人們对他的尊敬，但是为什么要把他的委屈宣揚出去呢？"少师傅准是很喜欢我的，他常常跟我聊天，有时甚至不顧职工乐意不乐意呢。"

"很好很好！我常常在記挂你，不知道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会不会很快就得到你的好消息。不过，当然，一切事情总得等时候。你看，我現在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不錯，你做地主了！"貝萊微笑着說。

"哈，不錯，誰也不能說不是！"拉賽也笑了，但是他馬上又因为腰背痛得厉害，痛苦地呻吟起来。"白天里，我拚命干活，身体倒挺好，可是一睡下来，它馬上就發作了。痛得眞凶，就像一挂重車的輪子在我背上碾来碾去，或者什么的。唉，唉！尽管这样，給自己做活到底是一件快活的事情。我有个可笑的想法，我覺得在自己家里啃干面包，总比在别人家里吃糕餅的味道好得多。还有，住在自己家里，也比住在别人家好得多，無拘無束的，爱干什么就干什

么，不用請問别人！再說我这塊地也不挺坏，虽然大部分都还沒有开垦，可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它所有的生产力都还积在那兒。城里人怎么样——他們都和气吧？”

啊，关于这一方面，貝萊說他沒有什么抱怨的。“可是，你們到底什么时候結婚的？”他忽然問。

“唔，这是……你瞧……”拉赛虽然早已准备着兒子会有这么一問，可还是不免支吾其辞。“我們还沒有正式結婚。結婚得花錢，而且这里的工作又要紧……不过，不消說，等到我們一有空，有了錢，我們就正式結婚。”拉賽的意見，老实說，以为結婚仪式是可以省掉的；至少可以拖延到孩子生出来，需要合法身分的时候。但是他看得出貝萊幷不贊成这种想法；在关系到名誉的問題上，他还是一个很認眞的孩子。“等我們收进了麦子，我們就大大的請一回客，”他下定决心地說。

貝萊兴奋地点点头。現在他是个地主的兒子了，他可以讓那些裝富瞞穷的城里孩子妒忌妒忌了。但是他又不願意給人家当面說他父亲“和一个女人姘居！”

这时喀尔娜端了些食物进来。她很亲热地看着貝萊。“坐下吃吧，别見笑我們这里的寒酸东西，我的孩子，”她說着还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貝萊便坐下大嚼起来。拉賽半个身子伸到炕外面，心里很高兴。

“你居然还沒有在城里吃倒了胃口，”他說。“有沒有好东西吃？喀尔娜說你吃的很坏。”

“馬馬虎虎！”貝萊固执地說。他很懊悔那天晚上，正当自己情緒很坏的时候，对喀尔娜說了实話。

拉賽也动了食欲，就一点一点的爬出炕来。“我来陪你坐坐，”他說着便在桌子边坐下，仍然戴着睡帽，穿着短褲。他那頂睡帽是

絨綫結成的，一边已經松散地拖到耳朵上。他的神气看起来倒真是一个枕头底下很有几个錢的庄稼汉。他們父子倆在吃的时候，喀尔娜来来去去，忙个不停。她身子圓圓胖胖，手里拿着一柄很大的切面包刀子。她有一种使人信賴的力量，倒也很像个不折不扣的庄稼汉的老婆。

他們在炕上給貝萊讓出个地方来。貝萊先吹熄了牛油蜡燭，然后脫下衣服，把襯衫塞在枕头底下。

他醒得很迟。太陽已經离开了东边的天空。滿屋子里充满了香噴噴的咖啡气味。貝萊赶紧坐起，想在喀尔娜进来以前穿好衣服，因为他不願意給她看見他那件襯衫的情形。他伸手到枕头底下去一摸，他的襯衫已經不在了。他的袜子擱在一只矮凳上，已經补好了！

喀尔娜进来的时候，他躺着不动，固执地一声不响；喀尔娜給他道早安，他也不回話，一双眼睛望着壁橱。她不該乱翻他的东西啊！

"我把你的襯衫拿出去洗了，"她沉靜地說，"今晚上你就可以穿。現在你先把这一件穿上吧。"她把一件拉賽的襯衫放在被子上。

貝萊好像沒有听見喀尔娜的話，默默地躺了一会，才坐起来，滿肚子不高兴地穿上襯衫，他正待下炕的时候，喀尔娜說道："不，喝过咖啡再起来，"同时她还拖了一个凳子放在他旁边。于是貝萊果然在床上喝了他的咖啡，实現了他久已夢想着等爸爸續絃以后会享受到的幸福。这么一来他可不能再發脾气了。但是他还覚得很慚愧，因而老是沉默寡言。

上午，拉賽帶貝萊出去看看他的产業。

"我們最好还是先繞一轉，这样你就可以看得清楚四至在什么

地方，”拉賽說，因为他知道这塊地的面积准会叫貝萊大吃一惊。他們在石南叢，蒺藜和荊棘中間一路走去，有时走下到沼澤地里，有时得走上磽确的山坡。走了好几点鐘才走完这一圈。

“这塊地很大呀，”貝萊五次三番地說。

拉賽听了很得意，回答說。“是呀，差不多有二十公頃呢——可惜还是一塊沒有开垦的地！”

原来这是一塊处女地，長滿了石南和杜松，其中还爬滿了荊棘和忍冬的藤蔓。在每一片絕壁上，还挂滿了榉树和野樱桃，这些树根抓住了石壁，看起来好像許多奇形怪狀的手。山楂，野李和野蔷薇糾結成一片茂密的林叢，这里头已經可以看出拉賽努力开辟的痕迹了。在这些繁盛的莽叢中間，石骨的地底稍微露出了它的狰獰面目，有些地方，它簡直已經透露到地面，以致太陽把一些牧草的根都晒枯了。

“这簡直是一个小天堂，”拉賽說，“你到处都可以踩在一些漿果上。但是，总得把它开辟出来，种些东西，才可以靠它过活。”

“可是土質怕不太好吧？”貝萊說。

“土質不好，这些树怎么能長得挺好？”拉賽指着那些在微風中搖曳的樺树和楊树。“不，不过得費很大的勁才能把它开垦出来。可惜現在你不在家里。”

拉賽已經不止一次表示过这意思，可是貝萊只裝做沒有听見。他眼前所看見的完全不是他过去所想像的；他再也不想依照拉賽的願望，在家里做地主的兒子了。

“在这里恐怕很不容易維持你每天的面包吧，”他裝着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說。

“啊，維持每天的面包并不很困难，当然我們不能每天都吃酒席，”拉賽抗辯着說，“無論如何，在这里，你可以挺直了腰干活，沒

有一个管家来跟着你乱叫乱咬。就算我会在这里做到死，至少我已經不是給别人做奴隶了。看見土地在自己手下一天一天开垦出来，長出一些谷物，代替了那些沒用处的野草，这种快乐，你可别忘記啊。开荒拓土，使它可以种植，这的确是一个男子汉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工作，沒有比这更好的了！可是，你是不是到了城里就把一个庄稼人的爱土地的天性丧失了？”

貝萊并不回答。一个人在自己的地里辛辛苦苦工作到老死，單为了要它長出一些别的东西来，这工作也許是很好，也很偉大，可是他却自幸沒有这种庄稼汉的爱好土地的天性。

“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和我所知道的历代祖宗，我們都有这么一顆心，所以我們都勤勤恳恳的耕地过活，从来不想到自己的享受。我們誰也不会想到，有人会对这工作說坏話，而且还是我們自己家里人說的！”拉賽說这些話的时候，把臉掉开了，好像上帝在对他的子民生气似的。貝萊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被憎恨的背叛教义的坏人。但是，虽然如此，他可决不屈服。

“我在这里不会有一点用处的，”他望着大海，歉疚似地說。“我不信我能做些什么。”

“不，是你已經割断了你和土地的一切联系，你！”拉賽沉痛地說，“可是將来总有一天你会懊悔的。在陌生人中間的生活，不会永远美好和快乐的。”

貝萊沒有回答；他覺得这时候很容易吵嘴，他还是采取守势的好。于是他們一直默默地往前走。

“唔，当然，这还說不上是一分地产，”拉賽忽然說，为了緩和貝萊再有什么批評。可是貝萊还是不做声。

屋子四周的地是曾經开垦过的，在这些熟地的四周，茂盛的石南叢里露出了正在消失下去的开垦过的痕迹和荒廢了的溝畦。

“这里从前是玉米地，”貝萊說。

“好，你眼光不錯！”拉賽嚷着，一半是嘲諷，一半是由于眞正的佩服。“你看得很准，眞有眼力！要是我以前不知道，我簡直还看不出来呢。不錯，这兒是种过东西的，可是又給石南草長滿了！这是我前面那个人干的，他干得太吃力了，气力赶不上，因此他就搞垮了。不过現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塊地还是有办法的！”拉賽指着一片种裸麦的地說，貝萊不能不承認这些裸麦長得很不錯。但是这一大塊地里，縱橫都是高高的断岡殘岩。这就分明告訴他，要使这塊地开垦出来，种植裸麦，不知要花上多少辛苦的劳动。裸麦地的外边，是一片新垦过的土壤，看上去好像一片壅閉住的冰野；犁耙只犁过了一層土皮，底下全是石头。貝萊看了这一切情形，不禁为他父亲伤心起来。

可是拉賽自己却毫不气餒。

“像这样的地，总得兩个人把犁才行。喀尔娜虽然气力不小，可是每一回犁耙碰上石头，把我們的胳膊都震痛了！好些地方都得用尖嘴鋤或錐子来鑿，甚至还常常要用炮来炸才行。我用的是炸藥，虽然比火藥危險，可是炸得深，”他很得意地說。

“这兒的地开垦了多少啦？”貝萊問。

“連麦地和菜园一起在內，快有五公頃了。到年底还可以多些。”

“可是这五公頃地已經搞垮了兩份人家啦，”喀尔娜說，这时她剛出来招呼他們去吃飯。

“是啊，是啊；願上帝可憐他們！我們現在是享受了他們的劳动果实！公家不会再收回这塊地了，不，总不会从我們手里收回去了。”拉賽用一种滿有自信的口气說了这番話。貝萊从来沒有看見过他站得这样挺直的。

“我总覺得有点不放心，”喀尔娜說，“我們好比在开墾一个墳地。人家說，那第一个来墾荒的人給公家赶走以后，上吊自尽了。”

“是的，他还有一間茅屋在那边荒地里呢，就是那些接骨木树的地方，不过从那时起已經坍毁了。幸亏他沒有到我們屋子里来作祟。”拉賽很不安地打起抖索。“人家說他常常出来作祟的，如果来接手他的人命里要有灾殃，就給他害上了。”

“那么这間屋子还是后来造的嗎？”貝萊吃惊地問，因为这間屋子也很有些要倒坍的样子了。

“是的，这是我前面那个人造起来的。他向公家申請了这塊地，不花一个錢，使用二十年。条件是要他造起一間屋子，还得每年开墾半公頃地。这条件并不苛刻。不过他一上手就干得太紧張了。他是那么一种人，早晨拼命用尽了力气干活，不到中午就累了。可是他这間屋子却造得不坏。”——拉賽說着就踢踢那堵薄薄的敷了泥的牆——“木料全是头等貨。我想在冬天以前我可以敲不少石头，这些石头总得先肃清掉，把石子卖了，賺几百个克郎也好。兩三年以后，我們就可以把这間旧屋子改做倉房，另外給自己造一間新的——嗯，喀尔娜？底下要有一个地窖，外边要有一道高台阶，就像岩石农庄的那样。这屋子可以用毛坯的花崗石来造。牆头，我自己来砌。”

喀尔娜听了高兴得眼睛亮光光的，可是貝萊却并不起勁。他覺得很失望；从他的夢想到眼前这清清楚楚的現实，距离实在太远了。对于这种已經有一二十代祖先們努力过的無止境的劳动，虽然他自己并沒有經驗过，心里却不禁起了一种憤懣的反感。他自己虽然沒有和土地作过这样艰苦的斗爭，但是他从小很自然地就懂得了开墾土地的一切事情，他的一双手也天生就有运用鋤头和犁耙的才能。可是他沒有繼承他父亲那种爱好土地的热情，他的思

想是向另外一个新的方向發展的。这种对于終身被土地奴役的仇恨，扎根在他心里，使他有了一种拉賽所沒有的看法。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他幷不被二十公頃土地冲昏了头腦，他要問的是这塊地能有什么出息。不过，对于一个人要把畢生精力花在这無用的劳动上的这种思想，他却滿心感到仇恨，虽然他自己幷不知覺。他的这种观点很高明，好像他反而是拉賽的父亲了。

“你如果买一份五公頃熟地的小庄子，是不是比这样好些呢？”他問。

拉賽大不以为然，搖搖头說道：“唔，那样的話，你就得一輩子省吃儉用，截長补短，收入恐怕还不到支出的一半呢。見他的鬼！要是这样，我宁可像从前那样的給人家干。在这里，不錯，我干得更辛苦，我还得多伤腦筋，可是我有个前途啊。等我有朝一日把这些地都开好，我就有一份比誰都好的农庄了！”拉賽得意地望着他的这塊地；他心目中好像已經遍地都是麦浪和牛羊了。

“这里养六匹馬和二三十条牛是很容易的事，”他高声說，“那我的进賬就不小了！你看怎么样，喀尔娜？”

“我看午飯快要冷了，”喀尔娜笑着說，她显得非常快活。

吃飯的当兒，拉賽建議貝萊把衣服送回家里来洗补。“你准是够忙的，那有工夫管这个，”他憐愛地說。“屠夫楊森每礼拜六都进城去，你交給他，讓他帶到教堂里，要是礼拜日这里沒有人上教堂去把衣包帶回来給我們，那才怪呢。”

但是貝萊忽然又变得固执起来，不答話。

“我的意思是說，洗洗补补的工作，恐怕你顧不过来，”拉賽陪小心地說。“在城里，一个人总有許多別的事要做，得經心，况且这种事本来也不是男人家做的事！”

“我自己做得了，”貝萊快快地說，他是要表示他能够把自己收

拾得干干净净。他之所以拒絕拉賽的建議，多半是为了报复他自己以前的不事整潔。

“也好也好，”拉賽温和地說，“我不过問問你。你可別誤会了。”

尽管喀尔娜身子壯健，尽管她对無論什么事情都肯动手帮忙，拉賽还是很需要一个男子和他一起工作。有許多非兩个男子做不可的工作都擱起沒做，于是貝萊便动手帮助他。这一天大部分时間都花在把大石头从地里挖起来搬走。拉賽早先已經釘好了一架木橇，就套上那兩匹駑馬运石头。

“唔，你別瞧不起它們，”拉賽說，寵爱地拍着这兩匹瘦骨支离的牲口。“再过几个月，你来看吧！不过，就是現在，它們也滿有勁道的。”

要做的工作很多，父子倆不久就累得滿身大汗，可是大家都很高兴。拉賽对他兒子的精力感到很惊异，要是有兩三个这样的小伙子，他可以把整塊荒地都翻过来了。于是他又慨嘆着表示貝萊不在家里多么可惜，但对于他这种口气，貝萊还是裝做沒听見。不知不覺地，他們已經工作到喀尔娜出来叫他們吃晚飯的时候了。

“我說我們把馬套上車送貝萊一半路，算是报答他帮我們做的活，”拉賽慷慨地說，“我們也借此蹓躂一趟。”

因此这兩匹瘦馬又給套上了車。

拉賽的神气看起来很可笑；現在他是一个出名的馭夫了，你看了他的模样，总不能不相信他驅策的是兩匹純种駿馬。当他們碰到行人的时候，拉賽便小心地收起馬韁准备着，生怕馬兒受惊。“它們常常要溜韁的，”他郑重地說。当他居然駕馭到它們走小跑步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它們得拉紧才行，”他說着，做出一副好像不容易勒住这兩匹馬的样子。“該死的，我看以后总得把它們安上馬嚼

鉄！"于是他把兩脚抵住擋泥板，一使勁的把兩条繮繩收緊。

走了一半路，爸爸拉賽还要多送一程，依他走了一程，他还要再走一程，啊，这样簡直要送到門口了！他完全忘記了自己和这兩匹馬明天还得整天辛苦的工作呢。但是貝萊終于跳下了車。

“洗衣服的事情就这样講好了嗎？”拉賽問。

“不！”貝萊把头掉开說。他想：話不是已經說过了嗎，何必再这样老問呢！

“好，好，再見，孩子！謝謝你今天給我帮忙。有空兒再来吧，嗯？”

貝萊对他們微笑着，沒回話；他不敢开口，生怕那堵塞在喉管上的嗚咽会冲上来，不像个男子汉。他默默地跟他們握了手，便奔向城里去。

第六章

别的学徒都有办法給自己添置衣服，因为他們在業余时間打外活賺錢；他們或則从朋友那里去兜攬一些生意，或則有时竟把师傅的主顧搶过来，偷偷地以低廉的工資承接他們的活兒。他們把自己的外活藏在凳子底下，师傅不在家的时候，便拿出来做。“今晚我要出去会我的姑娘了，”他們常常笑嘻嘻地說。小倪咯思却一句也不說。

貝萊旣沒有朋友可兜攬工作，况且他的手艺也还沒有到家。在業余时間或礼拜日，如果人家的外活很忙，他就得帮他們做，完全白效劳，拿不到一个子兒。此外他还得帮倪侖縫补鞋子，这是給老朋友帮忙。

貝萊被雇定的那一天，叶貝嚕囌不已地对他講过一番关于酒錢的話。城里人对于这种加重他們消費的額外負担，常常表示不滿，竭力主張減少或者竟取消这种商業上的陋規。他們在报紙上一看到京城里有这消息，便不甘落后于京城。每当貝萊給他們送鞋去的时候，他們总要談起这件事情，同时向周身衣袋里摸索着，如果袋里有一角錢的話，他們就把这錢夾在手指縫里藏过，推說沒有錢，下回一定补給他酒錢，而且还叮囑貝萊下回可不要忘了提醒他們一句。最初，貝萊果然老实得很，提醒了他們，这是他們自己叫他这样做的啊！但是，后来有人傳話給叶貝，叫他管教管教新来的徒弟，別再这样討酒錢。貝萊簡直弄得莫明其妙，他对于这些城里人，从此更加感到厭惡。他們为了吝嗇一个幷不一定要他付出的銅子，居然会耍出这样無耻的手段来。

貝萊从前以为他在穷人們中間耽够了，他得設法打进另外一个阶級里去，現在却又明白过来，惟有穷人倒反而可以依靠。他对于那些使师傅咒駡不絕的穷人們送来縫补的破鞋子，每一双都感到喜悅。穷人如果有一角錢，他們倒是很慷慨地付給的。看到他們东寻西找的想凑出几个銅子，甚至把孩子們的扑滿都倒空，害得孩子眼泪汪汪，一声不响地站着呆看，这情形使貝萊覚得很难过。要是他不受他們的錢，他們就会覚得受到輕視，因而很不高兴。所以貝萊口袋里所有的一点錢，都是从跟他一样穷的人那里得来的。

在穷人社会里，錢幷不是那种在上層阶級社会里整堆整堆地放着的無足重輕的圓东西。这里，每一角錢都意味着苦难或幸福，甚至一个骯髒的銅子兒都可能平息一个父亲的憤怒和孩子要求食物的痛哭。寡妇赫思特給过他一个十欧勒的角子，他不禁想到她已經把以后兩天的午餐都給他了。

有一天，他走过城北沙丘边的那些破茅屋，一个穷苦的少妇走

出門来叫住他，她手里拿着一双破破爛爛的寬緊統的靴子。“喂，小皮匠，謝謝你給我縫一縫！”她懇求着。“随便怎样縫一縫起来，只要能讓我穿半个晚上就成。礼拜四是石子工人的节日，我很希望去参加！”貝萊看看这双靴子，簡直已經破得無从下手，但是他还是帶了回来，在業余时間里把它縫补好。他从揚斯那里知道这妇人是一个石子工人的寡妇，結婚不久，她丈夫就在一次开山的时候炸死了。他把这双靴子給她送去的时候，已經修补得很像个样子了。

“哦，我沒有錢，我只好給你千謝万謝！”她很高兴地看着那双靴子說，“你把它收拾得多好看！上帝保佑你。”

“光靠感謝，有誰發得了財？”貝萊微笑着說，看見她高兴，自己也很高兴。

“是啊，要兩个穷人同睡在一張床上，上帝才会照顧呢，”这少妇戏謔似地說。“不过，無論如何，我祝你一切都幸福，現在，我終于可以去跳舞了！”

貝萊回去的时候，滿心愉快。但是走过了几家，又有一个穷苦妇人叫住了他；她显然听到剛才那少妇的好运道，所以也拿了一双骯髒的童靴，央求貝萊給她縫补。貝萊把这双童靴也接受回去，給她收拾好，虽然这反而使他更穷些！他很明白，要是他拒絕了她，会有什么害处。这是城里人第一次把他看作一个和他們平等的人，第一次認他为自己人。貝萊想着这情况，不免又惊又喜，可是他哪里知道这种貧困是全世界都有的。

他在歇工以后到外边去玩的时候，总是采取旁观的态度。他去找一些最穷苦的孩子玩，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行动謙遜和平。但有时也不免發作他的老脾气，表現出一些使爸爸拉賽看見了也会哭的行动，使自己成为群众注目的角色。例如，当他旁若無人地坐

在新塗过柏油的系船樁上的时候，他就成为这一个晚上的主角了。但是当大家都兴闌人散，只剩他一个的时候，他便溜到一堆木材背后去，脫下褲子来看看到底弄髒了多少。这一天，他是穿了最好的衣服出来給师傅跑差的。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拉賽曾以自己的謹愼感化他，并且再三再四教訓过他，叫他千万要当心自己的衣服，因此貝萊差不多把这件事看做他神聖的責任。但是貝萊覺得自己已被一切神明所抛弃不顧，所以他現在也就不敬重他們了。

惟有街上的穷苦妇人才是时时在关心他的唯一的人。"你看这孩子，在平常日子都穿起他行堅信礼时穿的那套衣服！"她們会这样說，还把他叫过去教訓一頓，而这一頓教訓的結尾，照例总又是交一双靴子給他縫补。但是这对貝萊沒有影响，他以为在平常日子穿了他最好的衣服出去，仅仅是跟城里人的生活習慣一样而已。無論如何，他身上总穿着一件襯衫，虽然太寬大了些。那个穿了燕尾服、戴上大礼帽、神气十足、为每一个学徒所羡慕不已的理髮师的助手，他身上也沒有一件襯衫啊。这是有一回，当那个青年給姑娘們推秋千的时候，貝萊在一旁注意到的事实。在乡下，一个男人的体面是用他所有衬衫的数目来估計的，那么这个家伙就渺小得很了。但是在城里，人家却不把这种事情看得很严重。

有許多城里人，大部分还是上流社会的人，根本沒有固定的住处，一年到头都从一个地方随随便便地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对于这种人的数目之多，貝萊也不再感到吃惊了。这种人好像都心滿意足，照样娶妻生子，礼拜日出来寻寻快乐。不錯，想到归根結蒂，一个人又何必为了沒有一桶咸猪肉或一堆馬鈴薯过冬而整天愁眉苦臉的好像到了世界末日呢？因此，对一切都滿不在乎的思想也就成为貝萊的思想。当前途一切光明好像都要熄灭的时候，这种态度却帮助他重新找到神話似的生活，給他的貧穷塗上了光彩。

連飢餓也能喚起你的幻想，不管它会不会使你送命。

貝萊虽然穷得毫無前途可言，但是他却有着穷人們所有的那种机敏的想像力。“广大的世界”和“奇聞异事”是支持他在貧穷中过活的兩股力量。这是人生的特殊音乐，永不静止。不管你是在处处耽心或是滿不在乎，它們永远在陪伴着你。关于世界，貝萊很知道它是一个大得不可思議的东西，它永远在周而复始，終尽的地方就是开始的地方。你可以在八十天中繞着它旅行一轉，到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兒的人都是头向下脚向上，倒着行走的，你飽看了一切奇聞异事，然后又走了回来。貝萊就是从乡下出来，打算去旅行这个广大的世界的，可是他此刻正被困在这个小城里，这里找不到一点面包屑来喂飽他的飢餓的幻想，这里所有的只是許多無足輕重的煩惱。你只能感到一点点海外吹来的新鮮空气，这就叫你够眼花的了。当那張小小的报紙遞到的时候，所有的小商人和伙計都奔过街来，鼻梁上擱着眼鏡，做着惊异的姿态，談論着外边所發生的新聞。“中国呀，美国呀！”他們会說，并且想像他們已是这个乱哄哄的世界的一部分了。但是貝萊却常常在热烈地盼望着有一件什么重大而奇异的事闖到这兒来，發生在他們中間。仅仅一次也是好的！如果他脚底下涌出一座小小的火山，把所有的房屋都震倒下来，他就高兴了；或者發一次小小的洪水，讓所有的船都开到城里来，停泊在教堂鐘楼上的風信鷄旁边。总之他有过这样荒謬的想法，巴望有这一类的事情發生，使他心惊肉跳，毛髮森然。但是，目前沒有这类怪事，需要他去斗爭的，已經够多的了；在較好的日子到来以前，世界上的人还得好好地照顧他們自己呢。

至于“奇聞异事”，那是更不容易摒弃了。这是貧穷本身把它們唱到他心底里去的，这是通过爸爸拉賽的顫抖的声音講給他听的。“一个命里有錢的孩子常常是生在穷苦人家里，”每逢講到孩子的

前途，他父亲总是这样說，这句話深深地沉入貝萊的心里，像一支歌曲的复叠句。但是現在，他也知道城里幷沒有大象，可以讓一个勇敢的少年騎在背上，去打敗一只老虎，救出一个几乎被老虎撕裂肢体的喜馬拉雅国王，因而得了国王的女兒为妻，还分得了半个王国，作为他这种俠义行为的酬报。貝萊常常到港口去閑游，可是从来沒有碰到过衣服华丽的少女掉在海里，讓他去搭救她，使他將来長大以后，可以娶她为妻。但是，万一碰上了这种事情，他現在也知道她的長輩們連一点点酒錢都舍不得給他的。他已經完全不再痴心希望有鍍金的馬車碾过他身上，使車里坐着的兩位穿丧服的貴妇人大吃一惊，随后便把他帶到她們的六層楼的府邸里！当然，她們从此就永远把他作为义子，代替她們新近夭折了的亲生兒子，說起来也眞巧，他剛剛和她們的亲生兒子一样年紀。不，这里决沒有鍍金的馬車。

在外边广大的世界上，愈穷苦的孩子却愈有光明燦爛的前途；書本里講到的一切大人物都是像他一样的苦孩子出身，憑着运气和他們自己的胆量，在社会上爬到很高的地位。但是，在这小城里，那些有一点資产的人，都是全靠辛辛苦苦省吃儉用，还得剝削穷人，才得到他們的財富。他們永远是很吝嗇地守着他們的錢財，一个錢也舍不得給人家。他們走过的时候，什么东西也不肯遺留下来，讓穷孩子撿。他們在路上看見一个褲子鈕扣，也得撿起来帶回家去，誰也不以为这是失身分的举动。

一天晚上，貝萊出去給叶貝买半磅板烟絲。走在煤炭店門口，他們那条大狗照例又竄到他脚边来，他一慌張，就丢失了那个二十五欧勒的角子。他正在寻找，走过来一个人。貝萊認識他就是船主孟森，本城最有錢的人。

“你掉了什么东西嗎，孩子？”他問着，就帮他找。

“現在他要仔細問我了，”貝萊心里在想。“我就大胆告訴他，于是他就会注意地看着我說——”

貝萊一直妄想一个从天而降的奇迹，犹如降在一个英俊有为的孩子身上一样，使他从此飞黄腾达。

但是船主幷不像他所設想的那样。他只是热心地寻找着，还問他：“你剛才走在哪里？这里，是不是？你能肯定嗎？到底是不是在此地？”

“無論如何，他一定会另外給我一个二十五欧勒的角子，”貝萊想。“眞奇怪，他找得多热心啊！”貝萊心里实在已經不想再找了，可是他觉得自己反而比别人先放手，有点不好意思。

“哦，哦，”那船主終于說，“这个角子你想也想不到的了。你眞是个蠢小子！”他說过就走了。貝萊看他走得远了，才自己掏錢去买了板烟絲。

后来，他打原路回来的时候，看見有一个人匍匐在石板上，擦着火柴寻找东西。原来还是孟森。这現象使貝萊大受感触。“你掉了什么东西嗎？”他頑皮地問，可是很警惕地站在一边，怕会挨一个巴掌。“是啊，掉了一个二十五欧勒的角子，”船主咕嚕着。“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孩子？”

貝萊早已知道孟森是本城最大的財主，他的發財致富是由于他在船上供应最坏的伙食，还把老旧而危险的船只裝修起来，用很高的价值去保險。他还知道誰从前做过窃賊，誰是一个破产过的投机商人。至于商人拉烏，只有一些小船主和他做生意，因为他的女兒是个賤貨。貝萊也認識这个城里的私門宝貝，人家把她叫做“三桅大船”的，她本身就代表了京城里的种种腐化墮落。他还認識了那兩个騙子和生損症的法官。对于一个被人輕視的人，这些都是很能使他兴奋的知識。

現在，他已經不再像从前那样的把这个城市看得光华燦爛了。在他經常的游蕩中，他已經完全看穿了这个城市的眞相。例如，街上有許多屋子，有的縮进，有的突出，但是向着街的一面都是很整潔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古老大門，每一个窗子里都供着花。所有的木料都油漆得精光雪亮，牆壁都粉刷一新，赭黄色的或是雪白的，海藍色的或是天青色的。出太陽的日子更是花枝招展地挂滿了旗帜。但是貝萊也去看过每一家的后門，那里就只有許多臭水溝，密密地長着粘膩的霉菌，还有酸臭的泔水桶，弯弯的接骨木树下，放着一只很大的垃圾箱。路上卵石縫里嵌滿了鰲魚的鱗片和鰲魚的肚腸，所有的牆脚上都生滿了一大片一大片的苔蘚。

那个書籍裝幀师和他的妻子，在出去参加宗教聚会的时候，总是手攙着手，并肩同行。但是在自己家里，他們却时常打架，在教堂里，当他們坐在一起合看着一本聖詩集唱聖詩的时候，他們也会偸偸地互相擰大腿。“看呀，”人們常常說，“眞是一对好夫妻！”但是这个小城已經什么都瞞不过貝萊的眼睛；他一点一点地都明白了。現在他还沒有懂得的事，就只有怎样給自己弄到一件新襯衫。

有一件事情，曾使他詫异得很，那就是关于賒賬的事。起先，他發現这里的人可以要什么得什么，不付一个錢，这使他大为惊奇。“請你記在賬上，”人們来取皮靴的时候对他說。他自己出去給师傅买东西的时候，也对鋪子里人說：“挂在賬上罢。”大家都运用这个神奇的公式，貝萊不禁想起他父亲拉賽，每回都要把錢翻来复去的数过几十遍，方才敢出手买东西。他在这个發現上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打算等他的錢用光之后也来把这句神奇的話好好地利用一下。

当然，現在他比較聪明了。他知道愈是穷人就愈要帶了現錢才能上街去买东西。而那些不花錢就可以买到东西的人，原来也

有一个結賬的日子。师傅已經在很恐慌地談起年关了；因为賒賬的关系，給皮商抓在手里，他就不能在价錢最便宜的时候买进材料。这是他在营業上吃人的大亏。所有小本經营的老板都吃着同样的苦头。

但是賒賬还不失为一种妙法。它可以从久等不到的財产中抽出一点錢，从未来預支一部分。在这个小城的暗淡而寒傖的生活中，它可以算是一綫光明。这里住着一些穷人，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一样，可是他們却表現得像一位大爷。亞尔弗萊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兒，他賺不到一个銅子，可是身上穿得像一个店員！而且从来不短缺什么。他心里想要什么，他只消闖进去賒来就是，也从来沒有人拒絕他。他的同伴都妒忌他，把他看作是一个幸运兒。

貝萊对于这种幸运也頗为动心。有一天，他兴冲冲地跑进一家鋪子，想买一件襯衫。当他要求挂賬的时候，他們对他呆呆地看着，好像以为他是个瘋子，他只好跑了出来，沒有达到目的。“这里头一定有个秘訣，我沒有知道，”他想，于是他恍惚想起了另一个孩子的故事，他不会攪鍋煮粥，也不会給自己开飯，就因为他不知道里面的窍門。于是他去找亞尔弗萊，請他傳授。

亞尔弗萊吊着簇新的漂亮的褲帶，正要安上硬領。脚上穿的鑲皮边的便鞋，看上去好像兩只鴿子。“这是一个鞋店老板的女兒送給我的，”他說着还伸起腿来炫耀一下。“她对我很有些痴心。一个漂亮姑娘，可惜沒有錢。”

貝萊便把来意告訴他。

“襯衫！襯衫！”亞尔弗萊拍着手咯咯地笑着說。“天啊，他想賒賬买襯衫呢！那怕是亞麻布的襯衫！”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

于是貝萊再去試一遭。作为一个农民——因为他至今还是一个农民——他当然首先想到要襯衫。但是这回，他要买一件夏季的

上衣和一副橡皮袖口。“你为什么要賒賬？”那商人迟疑地問他，“是不是在等一笔錢？或者有沒有人能給你担保？”

不，貝萊說这跟別人沒有关系，單是因为自己沒有錢。

“那么等你有了錢再来买罢，”那商人傲慢地說，“我們可不給窮小子施舍衣服！”

貝萊紅着臉溜了出来。

“你是个傻子！”亞尔弗萊說。“你眞像亞尔皮努思，他也一輩子学不会！”

“那么你到底怎么搞的呢？”貝萊謙恭地問。

“我怎么搞的！我怎么搞的？”亞尔弗萊也回答不出理由来，“自然而然的成功啦。不过我当然不跟他們說我沒有錢！我看你最好不必搞这一手了，你一輩子也搞不成功的！”

“你为什么坐着擰你的上嘴唇呀？”貝萊很不称心地問。

“擰？你这个傻子，我在拈髭髭呀！”

第七章

一个礼拜六下午，貝萊正在忙着扫街。时間已將近傍晚，家家戶戶的爐子里都生上了火；你可以听到泥水匠拉斯慕笙和瑞典人安特尔思爐子里的柴火在爆响。煎鰲魚的香气滿街都聞得到。妇人們都在做一些比平时更好的菜，預备討好她們的帶了一礼拜工資回家来的丈夫。她們到对街杂貨店里去买燒酒和啤酒的时候，大門都不关上，只有半分鐘的工夫她們得快去快回，因为鍋里的鰲魚正煎着半边。貝萊老远就聞得到这种气味。瞧，拉斯慕笙太太却和杂貨店老板聊起天来，于是就有人叫她：“拉斯慕笙太太！你的

煮魚焦啦!”于是她撩起裙子，怪不好意思地掉头这家看看那家望望地奔回家去。青色的炊烟給風从每家屋頂上刮下来；太陽已經在沉落，街上充滿了金黄色的游塵。

一路上都有人在打扫：面包师姚尔根，那洗衣服的女人，还有那稽查官的使女。繁茂的桑树枝从牆边伸出来，一直弯到人行道上，使行人可以随便采取它們的最后一批成熟的桑椹。在牆里边，那富商汉斯正在他的园子里散步。他娶了一个看护姑娘，从此就不出大門一步，人家謠言說他是被他妻子和他妻子的家族軟禁在屋里了。但是貝萊曾經把耳朵貼着牆偸听过，他听到一个老人声音在不停地訴說着千篇一律的情話，就像有人在唱一支永远唱不完的情歌。在黄昏时候，当貝萊从擱楼窗子里爬到屋脊上，想眺望一下世界的时候，他看見一个白髮小老头在那园里散步，一条胳膊摟着一个比他年輕得多的女人的腰肢。他們儼如一对青年夫妻，不时要站住，彼此拥抱一番。关于汉斯的財富，人家說过种种离奇古怪的話。他从前是个卖針的小販，現在他的錢却多得連魔鬼都会妒忌了。

面包师的兒子賽侖从屋子里躲躲閃閃的溜出来，手里拿着聖詩集。他穿过馬路，立刻沿牆脚急急忙忙的跑去；他父亲姚尔根老爹却一眼看見了，便兩手压在扫帚上，站在那兒哈哈大笑。

“啊，这还像个人嗎?”他对叶貝說：这时叶貝剛坐在窗边，用一个牛奶罐盛着水修臉。“你看他那急急忙忙的样子!他一定是去祈禱上帝赦免他的罪，因为他跟一个姑娘求了婚。”

叶貝从窗口里探出半个身子，对他做个手势，叫他声音放輕一些，因为他兄弟姚尔根这种尖响的声音，滿街都听到了。“他在跟一个姑娘求婚嗎?你怎么讓他做这种事情?”他关心地問。

“哦，这事情是这样的，我們有一回在吃飯的时候，我的憂愁病

又發作了，因为我又不禁想起了我的小姚尔根。天啊，我跟我自己說，再也不会有一个小姚尔根来繼承我的名字了，这孩子又有病，我簡直沒有一个可以靠托的人了。有朝一日，我撒手归天，就什么都完了，做人一世，落得个一場空。我心里轉着这些念头，你知道我多么难过。我坐着看看賽侖，心里就很不快活。他对面坐着一个姑娘，相貌倒很不錯，可是他看也不看她一眼。我就拍着桌子說，'喂，賽侖，你去拉拉瑪丽的手，問她肯不肯做你的妻子。我要知道你到底有沒有一点用处。'賽侖便畏畏縮縮地伸出手去，可是瑪丽倒立刻就說，'好，我肯的！'还沒有等他去拉手，她先就拉紧那孩子的手。所以我們就快要办喜事啦。"

"但願你能把这塊皮子做出一双鞋子来！"叶貝說。

"哼！她可挺热呢，你看她那么好的身子，已經把他烘热了。女人，她們眞有办法，想来他再也不会冻在床上了。"

姚尔根老爹很得意地笑着說，繼續扫他的地。"是啊，她已經叫一个死人复活过来了，这些娘兒們，"他对着街上的人大声說。

別人都穿了好衣裳出去玩，可是貝萊却不想出去。他常常下决心要把身上弄得干干凈凈，齐齐整整，可是一直沒有做到。这个失敗使他心境沉重，意志頹丧。他那双袜子上的許多破洞已經大得無法縫补，怪难看地露出了一塊一塊的皮肉，連自己看了都覺得厭惡。

現在所有的年輕人都出去了。他可以从街尾的空处望見海；海面上波平如鏡，还映着一片夕陽。这些年輕人准是都到港口或海边去，在草地上跳舞，也許还有些人会为一个姑娘而打架。跟貝萊年龄相仿的孩子都在松林里做警察捉賊的游戏。但是他不願意像一只癩皮狗似的給人家赶出来；况且他对于这些人，也根本瞧不上眼。

他抛下皮作裙，坐在大門口一只啤酒桶上。对街的長椅上坐着几个住在这条街上的老年人，正在吸着烟斗，海闊天空地閑談。現在放工的鐘声响起来了。拉斯慕笙太太正在很有节奏地一边打一边駡她的孩子。忽然一切都寂靜下来，只有孩子还在哭，像一个微弱的晚禱声。叶貝老爹正在講馬拉加的故事——“我在馬拉加的时候！”——可是姚尔根还在嘆息他沒有子嗣。“是啊，是啊！人要是能够看到將来就好了！”于是他忽然又講起了莫尔蒙教徒。① “如果学他們的生活方式，那一定会叫人笑話的。”他說。

“我想你恐怕早已是个莫尔蒙教徒了，姚尔根老爹，”少师傅安德萊說。姚尔根也笑起来。

“哦哦，在年輕的时候人人都会荒唐过一陣的。”他抬头望着天空說。

站在街头的是鐘表匠。他站在門口的石阶上，仰面朝天，喊着他那些神經病似的警言：“新的时代！我要一个新的时代，啊，天父上帝！”他三番五次地喊着。

剛有兩个碼头工人很疲倦地回家去，打街上走过。“他想把世界上的穷困都消灭掉，讓我們大家过一种新的生活，这就使他瘋到这个样子，”其中一个工人同情地笑着說。

“也許他在盼望一个千福年吧！”② 另一个工人說。

“不，他是在咒詛这个世道，”姚尔根老爹在他們背后說。“时代是一定会变的。”

“他現在的景况不好，可憐的人！”卡列格拉夫聳聳肩膀說。“就是这种世道叫他發了瘋。”

貝萊心上好像有个声音在劝他：“别这样把手擱在膝盖上呆坐

① 莫尔蒙教徒，主張多妻，参看本書第一卷二二六頁。

② “千福年”，見“新約”“啓示录”第一至五章。

着，还是到屋里去补补你的衣裳罢！”但是他無法下定决心，因为这工作的困难越發难于克服了。第二天，曼娜和她的妹妹又来叫他，可是他不敢跳过牆去和她們一起玩。她們都皺眉蹙額的責怪他。他很明白，在这个城市里，他已經成为一个無人关心的流浪汉，一个不再注意好好洗澡洗臉，講究整潔的人了。洗了又有什么用处呢？对于那些难以战胜的事情，他無法抵敌啊！沒有人及时給他指教，他已經势孤力尽，完全被这个城市俘虏了。現在他所要求的就是尽量想办法混生活。

从来也沒有一个人想到他！有人来收衣裳去洗的时候，师傅娘也从来不想到替他洗点什么，而貝萊又不是一个願意自己提出要求的人。洗衣妇倒很能体貼他，只要有机会，她常常把貝萊的髒襯衫夾在一起洗掉，虽然这样就增加了她自己的工作。这是什么緣故？因为她自己也是个穷人。至于別人呢，那就只会利用他。在这城里，誰也不关心貝萊，哪怕只要他們开开口，給他指教一些有用处的老实話，人們也不願自找这种麻煩。虽然他今年已有十五岁，而且气力大得能逮住一条瘋狂的公牛，可是只要想起这一点，他还覺得兩腿疲軟無力。此外，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孤独感，大大地挫折了他的勇气。在这些人群中，他永远是一个孤單的孩子，他得竭力設法自己照顧自己，还得随时準备着对付各方面来的打击。

他坐在啤酒桶上，一边想着这些倒霉的事，一边听着四周人們的談話。这时，他忽然在背心口袋里摸到一个东西——錢！他立刻就覺得心头一輕，但是他并不着急，只是悄悄地溜到門背后去把錢数一数。一克郎半。他几乎以为这是天賜的礼物，是全能上帝可憐他的貧穷而塞在他口袋里的，但是他随即就想起来，这是他师傅的錢。昨天他給一位太太送一双修理好的鞋子去，那太太付了錢，他回来后竟忘了交賬，說也奇怪，师傅居然也忘了問他要。

貝萊在井边打了一桶水，弯着身子把全身皮膚洗擦得又紅又痛。然后穿上最好的衣服，光脚穿上鞋子，免得再受那双破袜子的累，又把他的橡皮領头套在襯衫上，这是他最后一次不打領結。不到一会兒，他已經站在一家鋪子的橱窗前面，挑选那些新上市的大領結了。这种領結可以翻成四面，你要那一面，就把那一面翻出来，又因为領結很大，可以把整个胸口都遮住，使人看不見里面的襯衫。这一下他可不会再丢臉了！他在那里呼吸着新鮮空气，徘徊了一陣。不久，他聞見了海的气味，赶紧跳跳蹦蹦奔向海灘。城里的年輕人都在白茫茫的海边游玩，消遣夏夜，总要到深夜才散。

当然，这不过是暫时借用一下。有一个和倪侖在一起工作的面包店学徒，交过一双鞋子給貝萊换底，等这双鞋子做好之后，他就可以把这笔錢还給师傅了。他打算把錢塞在师傅房里的切皮板底下，师傅發現之后，准会很滑稽地呆看着它說："这是什么鬼东西？"他随即就会敲着板壁，叫貝萊过去，把这份神奇的天賜跟他絮絮叨叨地講一陣子，最后便叫他跑出去打半瓶紅酒。

他給这双鞋子换好了底，誰知竟沒有多拿到錢。他只是先拿到一小半，为了买皮用都付掉了，其余的錢就得長期地等，因为那面包店的学徒也是个穷光棍。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的誠实；他認为师傅这笔錢和存在銀行里一样靠得住。但是从此以后，如果他有什么意外的急用，他就常常忘記交出一些小数目的款項。当然，这都是暫时借用，等好日子来了一定会还的，而这种好日子也决不会很远了。

一天，他回去的时候，少师傅站在門口，看着头頂上的浮云。他在貝萊肩膀上亲热地摔了一把。"怎么回事？昨天那司賬員沒有付鞋錢嗎？"

貝萊滿臉緋紅，把手伸到背心口袋里。"我忘了，"他低声說。

"啊，啊！"少师傅和气地拍拍他的肩膀説。"这可不是我不信任你，不过你总得照规矩做事！"

貝萊心跳得很厉害；他刚打算等下一趟出去的时候，用这笔錢去买一双袜子。要是用掉之后，那怎么办啊？师傅对他多么信任啊！頃刻間，他的罪过使他想起了所有一切丑惡的欺騙行为，心里非常难受，好像要生病了。过去，無論在什么情形之下，他一向保持着他的自尊心，可是現在，这种自尊心完全丧失了，世界上沒有比他更坏的人了。將来也决不会有人再信任他，他也沒有臉面可以正眼兒看人，除非他馬上去找到师傅，無条件地把他的丑行老老实实地招認出来，求他寬恕。他知道，除此之外，沒有别的方法可以贖罪。

但是他不能肯定师傅会有这么好的心眼，也無从担保这样做会有很順利的結果；他現在已經不信那些美妙的神話故事了。他知道如果他説了，只有被轟出去，或者被扭送法院去，他就什么都完蛋了。

于是貝萊决定为自己保守秘密；往后的好几天里，他为自己的罪惡感到苦痛。但是后来，貧困老是威胁着他，逼得他把什么都忘記得一干二净。为了要获得他最需要的东西，他便不得已想出了一个很危險的办法，每当师傅給他現錢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却到鋪子里去挂賬賒来。

一天，他倒霉了。那些学徒在他身边鬧得天翻地复，把他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从擱樓里扔了出去，还罵他是个下流的畜生。貝萊哭了；他竭力声辯这件事情不該罵他，罪人乃是彼得，他常常跟那些下流女人鬼混在一起，但是人家都不听他的話。他一气之下，便跑了出去，打定主意决不再回来。

他在海边的沙丘上被爱米尔和彼得追上了，原来是叶貝老爹

叫他們来找他的。他不肯跟他們一起回去，但是他們把他按倒在地上，一个捧头，一个抓脚，硬拖着他回来。人家都到門口来看热鬧，笑的笑，問的問，那兩个便把事情的原委向他們說明了。这件事情使貝萊覚得大为丢臉，竟因而病倒了。他發着高燒，迷迷糊糊的躺在屋頂底下，因为人家已經把他的床搬到擱楼頂上去了。“怎么，他还沒有起来嗎？”叶貝走进作坊，吃惊地說。“沒有？好，等他肚子餓了准会起来的。”給生病的学徒送飯到床上去吃，向来沒有这种規矩。但是貝萊竟沒有下楼来。

少师傅又不顧一切例規，拿了些吃的上楼去給貝萊。“你在自己鬧笑話，”叶貝冷笑着說，“要是这个样子，你一輩子也管教不了人！”师傅娘也在駡兒子。可是安德萊只顧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上楼去了。

可憐的貝萊躺在那兒，常常在囈語中發笑。他那小小的腦袋在平常的現实生活中，簡直容不下这許多幻想。但是現在，它們却使他尽量陶醉。

少师傅坐在他床头，听了他許多話，了解了許多事情。他虽然不是一个积極采取行动的人，可是他却給貝萊安排好，以后必須把襯衫送到家里去洗，还准备派人去叫拉賽来。

第八章

叶貝差不多跟半个島上的人都是亲戚，可是他幷沒有多大兴趣去分析这些亲戚关系。他能很容易的追溯到他們这一家的始祖，把二百年間的輩分一代一代的数說下来，还把这一家的各支各派，从乡村分到城市，从城市分到海外，又从海外傳回老家来，都說

得头头是道，結果就証明了安德萊和法官还是从兄弟。但是如果有一个低微的人問他：“喂，我以为我父亲和叶貝师傅还是表兄弟呢。”他就冷冷地說，“也許是吧，不过一表三千里，这也不算亲了！”

“这么說，好上帝，我跟你还是远房兄弟呢，你跟法官也沾着点兒亲呀，”少师傅安德萊說。他可幷不小气讓人家从亲戚关系中沾点兒光。穷苦人都很感激他，他們說他心地好，这样的人眼看会活不長久，眞是可惜。

叶貝是全城年紀最大的老板，在鞋匠这門行業中間，他的作坊又是最大的作坊。他很能干，或者应当說，他从前是很能干的。到現在他还有着旧时代所特有的精巧手艺，誰要是碰到难做的工作，他就很高兴地指敎他該怎么做，或者帮他想出些巧妙的办法来。虽然新时行的兩边裝寬紧帶的靴子和裝一个舌头的靴子已經把旧式的鞋子淘汰掉，但是光荣的手艺仍然意味着光荣的名誉。如果有一位老輩里的人，不愛穿新流行的皮靴，而要一双用上过油的防水皮做的威灵敦式或勃呂歇①式皮靴，他就非找叶貝师傅不可，除了他以外，誰也做不出那样的一双鞋面来。而且在处理那种做海員皮靴用的又厚又粗的皮子的工作，誰也赶不上叶貝。他为人非常固执，当人人都趋时好新的时候，他还是坚决地反对一切新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他就成为旧时代的典型的代表人，而受到許多人的尊敬。

只有那些学徒不尊敬他。他們总是千方百計跟他搗乱。以报复他的太严厉的管教。他們不断地跟他惡作剧。他們常常把很簡單的事情故意說得很复杂隐晦，使老头兒大起疑心，如果叶貝抓到一个机会，以为抓到了他們的錯处，而事实証明幷不如此，他們就

① 威灵敦(1769—1852)，英国的將軍；勃呂歇(1742—1819)，普魯士陆軍元帅。

大为高兴。

“这是什么意思？我沒有答应你，你到哪里去？”如果有人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去，叶貝就要問；他常常忘記了时代已經变了。如果人家不回答他，他便發起脾气。“你不把我放在眼里嗎，嗯？”他頓脚大怒，揚起滿地灰塵。少师傅安德萊这时便慢慢地抬起头。“这回又是什么事情，爸爸！”他有气無力地問。于是叶貝就發出一陣牢騷話来，反对这种新的世道。

安德萊和那职工不在的时候，学徒們便找他开心，故意招惹老头兒發脾气。这事情并不难，因为他对什么事情都怀有敌意。于是他便抓起一塊垫膝皮来对得罪他的那个学徒沒头沒臉的打过去。同时他还裝出古怪的臉色，發出奇怪的喀喀的声响，“哼，照打，虽然我本来不喜欢用凶暴的手段，可是，哼，如果你要学好手艺，你就非得挨打不可！”于是他又把那孩子衰弱無力地踢了一脚，接着便站在那里喘息不止。“你是个淘气鬼，你承認不承認？”“是的，我母亲隔一天就要在我头上打断一把扫帚呢！”彼得这个小潑皮吸着鼻涕說。“可不是！这样就会把你教好来。你这底子倒不坏！”叶貝反叉着兩手，搖搖晃晃地踱来踱去。于是这一天他就非常严肃，竭力設法忘記他对学徒施行过的責罰。“那是为了你自己好啊！”他总用一个又像安慰又像討好的口气对那挨过打的学徒說。

叶貝是瘋子安克尔的堂兄，但是他不很願意談起这件事。發瘋当然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是他認为最丟臉的是：像安克尔这么一个出身專門技师的好人家，現在却靠着在街上卖黃沙过活。人們天天看見这又高又瘦的安克尔的欹斜的肩膀上背了一袋黃沙，在街上叫卖；他穿着一套藍色斜紋呢的衣服，一双白羊毛袜子；臉色蒼白得像死人一样，周身不見一点肉。人家总說：“你看这个技师，他腦筋用得太多了！”

他从来不提他的沙袋到作坊里来，因为他害怕叶貝，叶貝現在是这一家族的老長輩了。在别的地方，他总是穿着那双木鞋子，咭呱咭呱地到处进进出出，人家都买他的沙，因为他們必須用沙来鋪地，反正他的沙并不比别人的坏。他一个錢也不花在吃食上，人家都說他从来不吃东西，靠他的精力活命的。他把卖沙得来的錢去买創造"新时代"用的东西，多下来的錢，在他瘋得厉害的时候，就从他那高台阶頂上扔下来。街上的頑童一听說他又在發"新时代"瘋了，馬上就一閧而来。

他和卡列格拉夫从小就是朋友。在年輕的时候，他們要好得离不开，兩人不肯尽人生的責任，娶妻养子，虽然他們都有足够养活妻兒子女的財产。在别人都一心只想追求女人的年紀，他們的头腦里却在想着一些古怪东西：自由，进步，以及其他許多荒謬的念头。当时有一个危險的革命党和卡列格拉夫的哥哥住在一起；这个人在克列思蒂島上的牢监里关过好几年，后来政府准許他把余下的几年监禁改为流放，因而被流放到蓬霍尔姆島上来。这个人的名字叫作邓陪，叶貝在哥本哈根当学徒的时候就認識他了。他的主張是要打倒上帝和国王。这种主張对他自己沒有多大好处，他就像一个魔鬼第二似的給摔下来，由于僥幸，总算保全了腦袋。这兩个年輕人把他看做先知先覚，他就把他那套有毒素的話改变了他們的头腦，从此他們就天天想着一些普通人最好不去思索的問題。卡列格拉夫倒沒有受到什么害处，安克尔却想得發了瘋。他們虽然都有一份过得去的財产，可是他們却老是想着穷人的种种問題，好像那里面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似的。

这都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正是爭取自由的狂潮在四鄰各国相繼洶涌起来，發生了許多暴动和自相殘杀的悲剧的时候。蓬霍尔姆島上的情况还不是很坏，因为安克尔和卡列格拉夫都不

是特别好勇斗的人物；但是人人都看得出这个隆納县城也并不比别地方落后。对于市民的奢侈淫靡，叶貝师傅是完全同意应該反对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却严酷地譴責着整个运动。每逢談到安克尔的不幸遭遇，他总是咬牙切齿，好像要扑到卞列格拉夫身上揍他一頓。

“邓陪这个东西！”叶貝鄙弃地說，“他把你們兩个都教瘋了！”

“这是說謊，”卞列格拉夫訥訥地說。“安克尔發瘋是以后的事，是在国王腓特烈給了我們自由之后。[1] 至于我呢，我虽然不够聪明，幸而还沒有發瘋，謝謝上帝！”卞列格拉夫严肃地把他的右手指头按在嘴唇上，这姿势显然是画十字的遺迹。

“沒有發瘋，哼！”叶貝鄙夷不屑地說。“你，你碰上一个流氓就把錢扔給他，还不算瘋嗎！你还要給一个危险的革命党辯护，这种家伙从来不像别人一样的在白天里出来，总是要到夜里才走动！”

“是啊，这是因为他看見人就覚得丢臉；他要把这个世界弄得更美丽些！”卞列格拉夫說了这句話，窘得面紅耳赤了。

但是叶貝却大生其气。“什么？是不是囚犯坯子倒反而給規矩人覚得丢臉啦！原来是这样，他才在夜晚出来散步！很好很好，要是世界上全是像你跟邓陪这种人，这个世界真会变得更美丽呢！”

关于安克尔的事情，可悲的是：他从前是个很好的手艺匠。他从祖父和父亲手里繼承了鐘表商的行業，他做出来的蓬霍尔姆时鐘是世界聞名的；有許多定貨單从佛宁島[2]和京城紛紛送来。但是当宪法公布的时候，他的行动就像一个小孩子，好像蓬霍尔姆島上的人以前一向是不自由的！现在，他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他高兴得發狂的时候，为了表示对这个新时代的敬意，他要制造一架神

---

① 指一八四九年頒布的宪法。

② 丹麦的一个島。

奇的时鐘，能够同时指示年月日时和月亮的盈亏圆缺。他因为是个卓越的手艺匠，居然造成了这样一架鐘，但那时他又想到这架鐘还得能够指示天气才好。正像一个上帝赋予天才的人一样，他的理想高到几乎要和上帝竞爭了。但是这时候，他的神經出了毛病，整个計划几乎要垮了。在很長的一段时間里，他一直在絞腦汁設計这一架鐘，到后来居然大功告成，他高兴得很。有人肯出很大的价錢买他这一件杰作，叶貝劝他答应下来，可是他瘋狂地回說——因为这时他确实已經瘋了——“这不是可以用錢买的。我从前造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錢来定价，可是这一架却不行。难道我能出卖我自己嗎？”

他不知道应該把这件杰作怎样处置才好，因此他煩惱了好久。一天，他忽然来对叶貝說道：“现在我知道了，这架鐘最好是献給国王，因为他給了我們新的时代，这架鐘就是报告新的时間的。”于是他就把鐘送了去，过了不久，他收到二百个泰勒①，是由国庫撥給他的。

这笔錢不算少，可是安克尔并不滿意；他希望的是一封国王亲笔写給他表示感謝的信。对于这件事，他的行为就很古怪，从此他对一切都看不順眼，久而久之，他的头腦就整个昏乱了。他把錢都送給旁人，还發牢騷，說新时代还沒有到来。他愈来愈坚持他的荒謬思想，尽管叶貝駡得他多凶，劝得他多勤，还是毫無用处。最后他竟异想天开，以为創造新时代的人就是他自己，这才又高兴起来。

有三四家人，都是城里的赤貧戶，沒有一个教会肯照顧他們。他們常常到安克尔家里来，听他嘴里傳达出来的上帝的声音。“他

① 当时通用的一种銀幣。

們反正損失不了什么，尽管到这个瘋子屋里去好了。”叶貝輕蔑地說。安克尔听到了，毫不介意，还是独行其是。有时，他自以为是一位微服隐迹的王爷，国王已經答应把公主嫁給他了。所以新时代快要到来了！或者有时，当他稍稍清醒一些的时候，他便坐下来制造那架非常准确的鐘，它將不是报时的东西，而它本身就是时代，就是那新时代！

他时常到鞋匠作坊里来，为了要讓少师傅安德萊看看他的新發明的进展狀况；他对这位少师傅有一种說不出的好感。每年元旦，安德萊总得代他写一封信，一封給公主的情書，而且还得給他負責寄去。安克尔时常会跑进来問回信有沒有来。到了新年，他又得再写一封情書寄去。事实上，安德萊把这些信都藏起来了。

一天傍晚，快到歇工的时候，有人在打雷似的敲着作坊的門，門口还傳进来了那个人哼着进行曲的声音。“开門呀！”一个庄严的声音喊着：“王爷来啦！”

“貝萊，快去开門！”师傅說。

貝萊把門打开，安克尔踏着步进来了。他戴了一頂插着鳥羽的紙头盔，肩头貼着用花紙做縫子的肩章。他容光煥發地站在那兒，把手举到头盔旁边，好像是在檢閱部队，等候部队走完似的。少师傅兴高采烈地站起来，把他的拐棒当作槍似地擎在肩上。

“王爷閣下，”他說，“你創造的新时代怎么样啦？”

“还沒有完全好！”安克尔說，臉色忽然变严肃了。“使全体都开动起来的那些鐘摆还做不好。”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眼看着地；他的腦筋又在神秘地工作了。

“是不是应該用金子做？”少师傅睒着眼說，但还裝着很正經的神气。

“它应該用‘永恒’来做，”安克尔抱憾似地說，“可是首先要發

明这个'永恒'才好。"

他站了好久，灰色的眼睛向前面瞪着，不出一声。他也不动一动，只有他的腦筋在活动，好像有許多蛀虫在咬他的腦筋，想爬出来似的。

大家突然感到不安起来；他的沉靜有时就像一种活的黑暗，包圍了他四周的人。貝萊坐在那兒，心跳得格外快了。

于是这瘋子走上前来，弯下身子，凑近少师傅的耳边問："国王有回信来嗎？"虽然是窃窃私語，可是大家都听見了。

"沒有，还沒有来，可是我天天在盼望呢。你别着急呀，"少师傅也輕声地回答他。安克尔默默地站了一会兒，好像在沉思，不过是他特有的那种沉思方式。过了一会兒，他轉过身大步走了出去。

"跟他去，貝萊，好好送他到家，"少师傅說，声音有些悲哀。貝萊便跟着这鐘表匠走到街上。

这是礼拜六晚上，离城半里以外的采石場和制陶工場上的工人正在紛紛回家。他們一大群一大群地走过，背着飯盒子，啤酒瓶挂在胸前，就像是保持前后平衡的秤錘。他們的拐杖很响地敲在石板地上，木鞋踩在地面上，鞋底的鉄釘一路在石板上敲出火花来。貝萊很能体会这种疲倦地赶回家的感情，好像就是疲倦本身来侵入这个城市。他也很熟悉这种沉默的人群在走路时的声响，不时有一个工人忽然把他的麻痹的四肢做了个意外的不由自主的动作，因而痛得粗声大气地叫起来。但是今晚，这些人給他的是另外一种印象。他們那些被石屑粉蒙住的臉上，好像都透露着一副笑容；这是他們口袋里那些用一礼拜的血汗工作挣得来的亮光光的新克郎的反映。有些人要到邮政局去买下一期的彩票，或者去要求展期；随处都可以看到有人正想走进某一家小酒店，却給一个拖着孩子的女人扭住，这就是他的老婆。

安克尔呆立在人行道上，看着这些过路的工人。他除下他的帽子，帽上那枝羽毛一直拖在他背后的地上。他的神气很激动，好像有一种無法表达的情緒在他心头騷扰。他翕动着嘴唇，發出一些听不懂的声音。工人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都感伤地搖搖头；一个單身走过的年輕工人对他戏謔似地說："把帽子戴上，我們可不是出丧啊！"有几个外国海員从港口翻上山坡，晃东晃西地走到街上来，向每家門縫里張一眼，肆無忌憚地閧笑着。其中有一人伸开了兩臂徑直走到安克尔跟前，打掉了他手里的帽子，然后还是張着胳膊，若無其事地揚長而去。忽然他回过头来說："怎么，你不服气嗎？"于是他又回来毆打那瘋子。安克尔害怕起来，正想保衛自己，另外一个海員走上前在安克尔膝窩里踢了一脚，因此他就摔倒了。他躺在地上，害怕得乱叫乱踢，于是那些海員大家一閧而上，毆打他。

街上的孩子就分头散去，想撿石子来帮助安克尔。貝萊站在那里全身顫抖，好像老毛病又要發作了。他屡次想縱身上去援救安克尔，可是他知道，他这毛病早巳消損了他的勇气，一点力气都沒有了。

有一个臉色蒼白的，瘦瘦的青年却毫不害怕。他跳进海員堆里，想把他們拉开，救出那瘋子——这时他已經被打得越發瘋狂了。

"他是个有神經病的呀！"这少年喊着，可是却被海員打得滿臉是血，推了出来。

这少年是莫尔頓，鞋匠学徒揚斯的哥哥。他气憤得哭了。

这时，一个高个子从黑暗里搖搖擺擺地走出来，嘴里自言自語。"嗚啦！"孩子們都喊起来。"大力士来啦！"但是这人充耳不聞，只管自己走到打架的人堆旁边站住了，繼續自言自語。他那个碩

大的身軀在这些人上边晃动了一会兒。"爸爸，你救救他啊！"莫尔頓喊着。那人呆气地大笑着，慢条斯理地脫下他的外衣。"赶快救他！"孩子气憤已極，推着他父亲的胳膊喊。叶尔肯森看見他兒子臉上的血，便伸出手在孩子臉頰上拍拍。"揍他們一頓！"孩子也好像魔鬼附上身似地嚷着。于是这巨人忽然全身震动了一下，有点像一个極重的东西忽然动起来；他略略弯下身子，一歪一斜地把那几个海員一个一个摔开在一边。他們就一个一个地在給"大力士"摔到的地方站起身来，稍稍看了一下情况，便飞也似地奔回港口去了。

叶尔肯森把那瘋子扶起来，护送他回家。貝萊和莫尔頓手牽着手跟在他們背后。貝萊感到非常滿意：他居然看到了"力气"發生的作用，而且还交上了一个朋友。

从此以后，这兩个孩子就成为分不开的知己。他們的友誼不再需要發展巩固，他們已經一下子就結合在这神秘地發生出来的友誼里了。

莫尔頓的蒼白而清秀的臉，表現着一种形容不出的神情，使貝萊看了会怦怦心跳。还有，人家講到莫尔頓的时候，都只有好話，沒有坏話。貝萊实在想不懂，莫尔頓到底有些什么好处，会使人家对他發生这样的好感；但是他涵泳在莫尔頓的友情里，他的枯萎的心灵就像沾濡到一陣时雨。莫尔頓在工作完畢之后，常到鞋匠作坊里来，或者在路角上等候貝萊。他們要会面的时候，大家总是奔着去的。如果貝萊的工作要延長时間，莫尔頓也不早走，只坐在貝萊作坊里，給他說說笑笑。他很喜欢看書，每晚就把他在書里看到的講給貝萊听。

由于莫尔頓，貝萊和揚斯更亲热了，因此發現了他实在有許多好的品質。揚斯的外表常常显着一副孤苦的哭丧着臉的神情，使

人家馬上会疑心他是从一个很寒微的家庭里生長的。貝萊最初也以为揚斯和莫尔頓是靠慈善机关养活的；他不能了解，一个孩子，有这么一个全城都見了害怕的大力士做父亲，怎么还会这样可憐。揚斯的思想行动都很迟鈍，人家对他說話，他的耳朵也好像不很清楚。“他挨打得太多了，”莫尔頓說。“父亲很不喜欢他，因为他太笨。”揚斯的确并不聪明，但是他也有一樁本領：他能够光用嘴唇吹出很神妙的曲子来，可以引得大家站住听他吹。

自从生了一場病之后，貝萊对于他周圍的一切事情格外注意了，他不再像一个孩子似地漫不經心，讓一个个風浪在他头上翻过，現在他可要伸出触角去探探了。他覚得他看事情太簡單了，他那些幸福的夢都是建筑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上；这基础很容易被摧毁，而背后又沒有什么可以給他憑靠的东西。現在，他体会到，必須另行建筑一个比較牢固的基础，現在他需要向更广大的范圍取得精神粮食，他的心灵应該随时警惕着来自更多方面的危机；他現在已經拋錨在不熟悉的海洋里了。他的欲望的目标也越来越远大。对于那个广大而神秘的、上帝的面目所在的“那边”，他現在也不怎么害怕了。聖經和教会里所講到的上帝，他現在看来，不过是一个生着一蓬鬍鬚、有着正直、仁慈和其他善良品德的人罢了；他虽然不应該輕視，但是“大力士”却無疑比他更强有力。貝萊一向并不感到需要一个上帝；他只是蒙蒙矓矓地对这个从最低微最污穢的人群中站出来主宰着天庭的普爱众生的上帝感到同情，也对那些在千辛万苦中寻求乐土的穷人們的夢想感到过同情。但是現在，貝萊却在寻求一个非言語所能形容的东西；現在，“千福年”这个新鮮的名詞，却在他耳朵里响得怪好听。

当然，安克尔是个瘋子，因为人家这样說；人家笑他的时候，貝萊也跟着笑他，但是事后貝萊心里却对他感到歉疚。貝萊自己也

高兴把錢从高台阶上撒給人家去搶，如果他發了財的話。安克尔用种种古怪的辞句講到的那个穷人們的幸福时代。真奇怪，据他所能記忆，爸爸拉賽的悲苦的生活，很早以来就已經告訴过他这件事。这孩子心里也感到一种对瘋人的敬畏，在乡下，这种敬畏之感，使拉賽和其他农民都不敢訕笑任何一个瘋人，因为瘋人是上帝的手撫摸过的人，他們的心灵能够游到别人所不能到达的地方。貝萊覚得那不相識的上帝的臉正在云霧里对他看着。

自从生病以后，他已經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的行为格外謹愼了，他那个圓圓的孩兒的臉也愈加显著愈加突出了。兩个礼拜的臥床养病消除了他許多憂慮，可是这些憂慮現在都深印在他的性格上，使他变得很严肃。他仍然喜欢一个人孤另另地到处游蕩，并且以他特有的固执眼光去看那少师傅，他以为少师傅正在偵察他的行为，这使他很伤心。他自己知道，生病以前的那种行为是决不会再犯的了，但是人家还在怀疑他，他覚得非常痛苦不安。

一天，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把拉賽給他买一件最需要的冬大衣用的十个克郎拿去找少师傅。少师傅正在切皮間里，他把錢放在桌上。少师傅詫异地看着他，但是眼睛里却显出一道光彩。

“这是什么意思？”他慢騰騰地問。

“这是师傅的錢，”貝萊掉过臉說。

少师傅安德萊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上醒过来似的，用蒙矓的睡眼看着他，貝萊忽然懂得，为什么人家常說少师傅快要死了。于是他禁不住哭了起来，少师傅却被他弄得莫名其妙。

“怎么回事。这算得了什么！”他把十克郎的鈔票揮着說。“嗨！錢倒不少！唔，你并不穷啊！”他站在那兒，把手擱在貝萊肩膀上，不知怎么說才好。

“一个子兒也不少，”貝萊喃喃地說，“我已經算过了。請你相

信我，下回决不再犯。”

安德莱把手做了个拒絕不受的姿势，正要說話，忽然發作了一陣咳嗆。“你这小鬼！”他呻吟着，重重地靠在貝萊身上，臉色都变紫了。接着他發起病来，滿臉滴着汗珠。他站了一会兒，一面喘着气，一面慢慢地恢复过来。过了一会兒，他把錢塞在貝萊手里，把他推出門外。

貝萊大不高兴。他的正直行为竟毫無效果，他这种辯解会有什么后果呢？他原来打算得很好，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洗净一切的耻辱了。但是到了傍晚，少师傅把他叫进切皮間去，很亲切地对他說道：“喂，貝萊，我要繼續买我的彩票；可是沒有錢。你把那十克郎借我一个礼拜，行不行？”这么一来，到底完成了計划，他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还掉这笔錢，洗刷一切污点。

揚斯和莫尔頓在这件事情上帮了他不少忙。現在他們是三个好朋友了；貝萊覚得他背后好像有整整的一队人馬在支持他。过去的一年里，因为屡受屈辱而感到世界愈来愈小，愈来愈乏味。这种感覚現在也沒有了。貝萊現在已經很明确地知道他是站在什么一个地方，他已經有了人生的知識，不过这种知識是很惨苦的。在他脚底下，是一个空空蒙蒙的深淵。不时浮到这深淵上面来，而后爆破的水泡，在他看来也不再有什么神秘了。他也不再因此而感到难过，他知道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是必然的。在他头頂上，另外半个世界正在神秘的青空中轉动，他屡次听到它的愉快的声音：前进！前进！

第九章

每当感到寂寞的时候，貝萊常常到墳場旁边的那所小屋子里去，杜爱一家人在那兒住了兩个小房間。看看熟人，至少也是一种安慰，但除此以外，这种拜訪却沒有别的好处。杜爱虽則是个很有趣的人，有說有笑的，可是亞娜却一心只給她自己打算，怎样才能生活得好些。杜爱在一家馬車行里做車夫，他們的生活似乎还过得去。

“我們可不願一輩子給別人赶馬駕車，”亞娜常說。“但是一个人在自己能走路以前总得先爬爬。”因此她也不想再回到乡下去。

“在乡下啊，穷人們想肚子里多吃一点粥、身上多挂一件破衣服的可能都沒有。人家看你，就好像脚底下踩过的灰塵一样，簡直說不上前途。我一点也不懊悔我們从乡里跑出来。”

恰巧相反，杜爱却老是想念家乡。他以前的生活，習慣于和最近的鄰居隔开一二里路的距离，可是住在这里，他和鄰居只隔开一道板壁，可以淸淸楚楚地听到鄰居在接吻，打架或数錢。“城里竟拥挤到这个样子，馬路又这样硬，我常常想念乡下的泥地。”

“他是在想念粪堆呢 —— 因为他現在沒法子踩着一脚大粪到屋里来，”亞娜气惱地說，“就只有粪这种东西，乡下才多的是。在城里，孩子們也过得好些；乡下的穷孩子一輩子也学不到什么本領，圖个出头；他們得帮大人做工賺錢吃飯。在乡下做穷人眞是倒霉！”

“我說在城里更倒霉，”貝萊苦痛地說，“因为这里只有穿好衣裳的人，人家才瞧得起！”

“可是在城里，賺錢的路道多啊，你要是这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路試試看。許多人光着屁股穿了一条千縫百补的褲子到城里来，現在都得意了！一个人只要有志向，有本領，唔，我想过了，我这兩个男孩子長大之后，我都要把他們送进公立学校去念書；知識总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不把瑪丽也送去念書呢？”

“她嗎？为什么？她配学什么东西？况且她又是个女孩子。”

亞娜正像她弟弟亞尔弗萊一样，对自己的希望很高。她講这些話的时候，眼睛都是亮晶晶的，显然可見她是堅決打算不顧后果地实行这一計划的。她是一个嗓門兒很响的、能干的妇人，有着一副出主意做当家人的神气。杜爱只是坐在一旁，耐着性子微笑。但是他的內心里，据說另外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从来不上小酒店，下了工馬上就回家；在晚上，三个孩子在他身上爬着玩的时候，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他对自己生的兩个小兒子和亞娜在跟他結婚以前生的那个六岁的女兒瑪丽都同样看待，沒有偏心。

貝萊很喜欢小瑪丽。在她那喜爱孩子的外公外婆撫育她的那些时候，她一向長得很好，但是現在她却瘦了，而且已經停止發育，她的神情也似乎太严肅了些。她那双眼睛看起人来，就好像一个时常在憂愁煩惱的穷人家主妇，貝萊覺得很可憐她。每当她母亲对她不好的时候，貝萊总想起当年第一次去拜訪卡萊叔叔的那个聖誕节夜晚的情景。那时亞娜肚子里怀着孕，滿臉羞慚地哭着回家，溜进屋里。当时的小亞娜是一个天真爛漫、人人都喜欢的小姑娘。可是她現在变成怎么样啦？

一天傍晚，因为莫尔頓沒有空閑，所以貝萊又上她們家去。他正要敲門，听見亞娜在屋里大吵大罵；忽然門开了，小瑪丽給推在人行道上。这孩子哭得好不凄凉。

"什么事啊?"貝萊依然是那样高高兴兴的問。

"什么事嗎? 就是这个小娘子放刁呀。因为吃的沒有人家的好就不肯吃。我們辛辛苦苦的做人家，精打細算的，竟是为了养这么个坏姑娘! 可是現在她倒倔强起来不要吃了。人家吃什么，于她什么事? 她能跟人家比嗎? 她是个私生子，随你怎样給她說得好听，她还一輩子是个私生子!"

"对于这件事，她可沒有办法啊!"貝萊很气憤地說。

"她沒有办法! 难道我就有办法嗎? 她生下来不是个庄主小姐，而只能是一个私生子，这难道是我的錯嗎? 是的，你可以相信我，那些鄰舍女人都当面对我說她那双眼睛不像她的父亲。而且她們还裝出一副友好的神情呢! 难道我为了想攀高些，走了一条沒有結果的路，就应該一輩子受罪嗎? 啊，你这个小鬼!"

于是她捏紧拳头，对着傳来小姑娘哭声的那个方向揮动着。

"我千辛万苦的管这个家，想把它弄得整整齐齐，像个样子，可是人家总瞧不起我，就因为我从前有过一点不檢!"她說得非常激动。

"如果你不好好地对待小瑪丽，我要去告訴卡萊叔叔了，"貝萊警告似地說。

她輕蔑地哼了一声。"那么你尽管去告訴罢。唔，我正巴望你去告訴他! 他就会来把她帶走，那才眞是謝天謝地哩!"

这时杜愛的脚步声已經在門外石板道上响了起来，他們还听到他在安慰那小姑娘的声音。他攙着孩子的手走进来，对他妻子很严厉地看了一眼，可是一句話也沒說。"好了，好了，算了吧!"他再三地說，想止住孩子的嗚咽，还用兩个大拇指給她擦掉兩道骯髒的眼泪。

亞娜惱怒地給他端来了晚餐，自己还在厨房里嘰嘰咕咕的。杜

要吃着他那份咸肉和黑面包，孩子站在他的兩膝間，睜大了眼睛看他。“騎士！”她說，接着就破涕为笑。“騎士！”杜爱把一塊咸肉放在一片面包上：

“那边来了一个騎士，
騎在他的白馬上！”

他唱着，就把那片面包擱在她嘴上。“后来呢？”

“后来……噗！他就騎进了大門！”孩子說过，便把馬和騎士都咬了一口。

当她咀嚼的时候，一双眼睛始終看着他，这样痛苦而眞摯的眼光，叫人看了覚得很慘。但是有的时候，那騎士剛剛騎到她嘴唇上，忽然掉轉馬头，一个騰躍便消失在杜爱的雪白的牙齿縫里了。于是她笑了一陣。

“还要塞給她东西吃有什么意思，”亞娜說，她这时正端着咖啡进来款待客人。“她已經吃得飽飽的了，不会餓死。”

“可是我看得出她还是餓的！”杜爱喃喃地說。

“那么她眞是一位千金小姐，我們穷人的伙食配不上她。她这才像她爸爸一样哩，我可以告訴你！而且，旣然有人給她撑腰，她就算現在不变坏，迟早也一定会变坏的。”

杜爱不去回答她。“現在你病好了嗎？”他回头向貝萊。

“今天你做了些什么？”亞娜一边給她丈夫的長烟杆里裝烟，一边問。

“我給一个林業家赶了一趟車，在野地里到处走了一轉，得了一克郎半的酒錢。”

“那么馬上就交給我呀！”

杜爱把錢交給了她，她便随手放进一个旧的咖啡罐里。“今晚上你还得到督察官家里去下肥料呢，”她說。

杜爱疲倦地伸了个懶腰。“今天我早上四点半就出去赶車，一直赶到現在呢，”他說。

“可是我答应了他們准定去，那可沒有办法。我还想过，今年秋天你可以帮他們挖挖地，那时候晚上有月亮，再不然，就趁礼拜日去做。要是你不干这个活，别人就会去干，你知道他們出的工錢不坏啊。”

杜爱沒有回話。

“一兩年以后，我在想，你就可以有自己的馬，不用再給别人赶車了。”她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說。“你馬上帶一副木桶去罢，行不行？好，这就講定了。还有，你在睡覺以前，还得給我劈些柴火呢。”

杜爱坐在那兒疲倦地挾着眼。吃过晚飯，人就困得眼睛都睜不开了。瑪丽把他的帽子遞給他，他只好站起身来，跟貝萊一起走出家門。

杜爱住的屋子是在一条長街的尽头。这条街像一个峻急的斜坡通到海边。这是古代的一条水道，每逢下大雨，至今还有一股大水从兩排破屋子中間冲下去。

在海边的路上，他們碰到一群人，手里都拿着灯和粗大的木棍，其中有一人戴着一頂旧皮帽，拿着一根嵌滿了鉄釘的短棒。这是个巡夜队。他們走过以后，跟着的就是那个新就职的警察比尔，穿着光閃閃的制服。他和前面那些人隔开好一段路，为了炫耀他的制服，同时也为了监督那些巡夜队員，不讓一个人中途溜掉。他們都已喝得半醉，慢騰騰的走着。路上碰見一个人，他們就停下来詳詳細細地講說他們这一趟差事的目的。原来那“大力士”又闖禍了。他喝了一整天的酒，所以宪兵司令下令，叫人监視着他。果然不出所料，他在醉醺醺的时候在教堂附近碰到了船主孟森，就將他

痛打一頓，还駡道："好，你害得那寡妇沒飯吃，是不是？你对她說'三姊妹'号在海里沉掉了，你就吞沒了她的股份，差不多等于什么也沒有給她，是不是？还說是为了可憐她，嗯，你这个流氓！那条船出了什么事呀？还不是順風順水的賺了大錢嗎？你这样算是照顧一个可憐的寡妇嗎，嗯？"他駡他是个流氓，每問一句就揍他一拳，因此他就給打得滾倒在地上。"我們都是見証，所以这回他得坐牢监了。一个穷光蛋的石工怎么可以跟法官去开玩笑呢。来吧杜爱，帮我們一起去逮捕他，你的力气大！"

"这跟我不相干，"杜爱說。

"你还是别搭手罢，"其中有一个人嘲諷似地說，"要不然你就会尝到他拳头的滋味了。"于是他們侮辱似地大笑着走开了。

"他們对这趟差事，也并不怎么高兴，"杜爱笑着說。"所以他們先得肚子里裝上些酒，壮壮胆气。这大力士是个猪玀，我可不想挨他一頓。"

"也許他們根本抓他不到！"貝萊起勁地說。

杜爱笑了。"他們会算准时候，总要等他离开那个地方，他們才赶到。可是我不懂他为什么不專心干活，老是爱鬧这些傻事？他尽可以好好的喝一頓酒，回家去安安逸逸地睡一觉。他只是一个穷光蛋啊，应該讓那些大人先生們去搞这种玩意兒！"

但是貝萊对这件事却另有看法。穷人固然应該安安靜靜地在路上走，对每一个人脫帽致敬，如果有人回他一个礼，他就感到得意非凡，当作一件大事情在临睡的时候告訴老婆。"今天那个文書吏給我回了礼，是的，千真万确的！"但是石工叶尔肯森在淸醒的时候，总是意气揚揚地，对誰也不看一眼，如果喝醉了酒，他就会把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踩在脚底下。

貝萊不贊成城里人这种卑鄙的見識。在乡下，他的出身地，气

力就是一切。現在，他在这兒碰到了一个人，气力大得能把艾列克这么壯的一个人一手提起来塞到口袋里去。貝莱偸偸地自己校量着自己的膂力，找很重的东西去抬抬举举。如果他能变成“大力士”一样，憑着單身匹馬，不管是在發脾气的时候或是沉睡得像死人一样的时候，都会使滿城的人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也沒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想到他和揚斯和莫尔頓做朋友，貝莱就感到非常高兴，可是他又不明白：旣然他們不是靠救济过日子的乞丐，人家当面譏笑他們，只是为了他們是“大力士”的兒子，他們为什么对城里人这种卑鄙的見識竟屈从到这个地步。揚斯听到人人在講他的父亲，就覺得非常丢臉，不敢正眼兒看人。不过在莫尔頓的坦率的眼色里，却看不出这种莫名其妙的悲哀。

一天晚上，事情到了很糟的地步，他們把貝莱邀着一起回家去。他們住在东城，一个大土坑旁边，滿城的垃圾都倒在这坑里。他們的母亲正在灶上忙着把晚餐蒸热，烟囱角上坐着一个又干又瘦的老祖母，正在編結絨綫。这情况显然是一个赤貧的家庭。

“我还道是你爹回来了，”那母亲抖索地說。“你們誰听到他的消息沒有？”

于是兩兄弟把他們所听到的消息講出来：有人在某地方看見过他，另外一个人又在别一个地方看見过他。“人家常常来盤問我們，”揚斯苦痛地說。

“今天是第四个晚上了，我还是白費心，給他蒸热了晚飯，”母亲接着說。“从前他总会到家里来看看的，不管有多少人要找他。……不过，他还是会回来的。”

她想强作鎮靜，微笑一笑，可是忽然把圍裙掩着眼睛，哭起来了。揚斯低下头走来走去，不知如何是好。莫尔頓把胳膊摟着他母亲的疲累的背脊，安慰似地說：“好了，好了，事情也还沒有發展

到比从前更坏的地步！”他說完就摸摸她那瘦得突出来的肩骨。

“不，我原先倒很高兴，以为从此可以沒事了。差不多整整一年，他从来沒有闖过禍。做完工回家来，总是安安逸逸的吃过晚飯，就上床去睡觉。这些时候里，他一点沒有在外边惹是生非，总是在家里睡觉，我还以为他变成个呆子，心里倒反而高兴，以为他已經沒有那些可怕的思想了。我以为在那些倒霉事情之后，他已經定下心来，从此就会像他的朋友一样，安分守己的过活。誰知道現在他的老毛病又發作了，闖下了大禍，又跟从前一样了！”她絕望地哭着說。

坐在爐灶旁边的老祖母的銳利的眼光移来移去，輪流向他們看着，好像一只关在籠里的智慧的鷹。这时她那溫和而單調的声音开始了。

“你是个蠢驢子；今天是你給你那个酒鬼做烙餅的第四个晚上了；你总是討好他，跟他亲亲嘴，拍拍他！我啊，要是我的丈夫在外边这样闖禍，給他老婆和家里弄得名声很不好听，我才不叫他睡得舒服呢；讓他餓着肚子睡，餓着肚子起来，湯水也不給他一口，这样他才会得点教訓，学个乖。可是你不会管教他，这就沒有办法了。你把他那些古里八怪的思想都当作現錢看了。”

“要是連我也在他的路上安一塊石头，那么还有什么人待他好呢？他那个可憐的腦袋很需要安息啊！奶奶，你应該知道，他多么需要一个相信他的人啊。我能服侍他的，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好吧好吧，那么你就这样子累坏了自己的身子罢，所以，老爷們要是想到打人，总不会缺少挨打的家伙！不过現在你还是去睡罢；我来等彼得，如果他回来，我会給他弄吃的；你也已經累得半死了，可憐的孩子。”

“古話說，‘婆婆待媳妇总不会好’，可是这句話用不到你身上，

奶奶，”孩子的母亲温和地說。“你总是帮着我，虽然我并不需要人帮忙。現在应該是你上床去睡覚啦！你平日睡覚的时間早已过了，我来等彼得罢。他这个人是很容易对付的，只要他知道你待他的是好意。”

老祖母裝做沒有听見，只管編結她的絨綫。孩子們想起了他們还帶了一些东西回来：一包咖啡豆，一些方糖，还有几个面包卷。

“你們常常把辛辛苦苦賺来的錢用在我身上，”那母亲一边責备似地說，一边热起水来煮咖啡，但她的眼睛却感激得發起亮来。

“他們沒有姑娘好花錢呀，”老祖母冷冷地說。

“奶奶今天有点不高兴，”莫尔頓說。他把老祖母的眼鏡除下来，微笑地看着她那双青灰色的眼睛。

“不高兴，唔，我眞有点不高兴！不过，我跟你們說，我不高兴的是时光过得太快。我現在已經是坐在墳墓边上啦，我一直在等着看我的孩子把生活过得好些，做出些大事来。可是到今天还沒等到！精力浪費了，它們像溪水那样都流到大海里去了，时光也一年一年地过去，我說的不对嗎？人人都想做主人，誰也不願当奴才；因此，大家就你压住我，我压住你，人人都要爬到别人头上去，为了可以比别人高那么一点。在城里，照說应該是家家都兴隆的，可是实际情形呢，到处都是穷苦，骯髒，看来上帝也快要受不了啦！我时时刻刻都在咒駡人家把我从乡下哄出来的那个倒霉的日子，在乡下，穷人的口粮都是地里長出来的，只要你自己願意要；可是在这里呢，你要一張菜皮做湯，也得拿一个銅子去买。你有錢嗎？好吧，你尽量拿罢。你沒有錢嗎？滾开去！是的，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人家說应該搬到城里来住，享享彼得的福。样样都答应得怪好听的，我这个傻老太婆也眞是天天在盼望自己孩子会爬到尖兒頂兒上去。可是現在我还像个叫化子婆娘似地坐在这兒！啊，眞

是光彩得很，我是城里最大的酒鬼的媽媽！”

“奶奶你不該这样說啊，”孩子的母亲說。

“是啊，不該这样說，不过我对于一切都厭煩極了。可是我現在还不想死呢，我怎么能死得了啊，要是我死了，誰管得了彼得这个大力士呀！”她傲慢地說。

“奶奶还是安安靜靜去睡覚罢，如果讓我一个人和彼得在一起，我就会管得他好好的。”彼得的妻子說。可是那位老太婆还是一动不动。

“你能劝她去睡覚嗎，莫尔頓？”母亲輕輕地說。“只有你的話她才肯听。”

莫尔頓向他祖母劝說了一陣，还得答应她陪她进房去，替她把被子窩好脚，才算哄得她肯进去睡覚了。

“好了，謝天謝地，总算把她打發掉！”母亲松了一口气說。“我总害怕你爸爸会忘記了她是媽媽。他喝醉了酒是什么都不管的，奶奶又不肯讓步，这就釘子碰上了石头。現在你們也該走了，跟年輕人一起玩兒去罢，别愁眉苦臉的老坐在这里。”

“我們在这里等等爸爸，”莫尔頓說。

“这跟你們不相干，你們随时可以来看爸爸的。走罢，要知道爸爸在高兴的时候，总喜欢跟我一个人在一起。也許他会把我抱起来轉一陣，他气力那么大，讓我快活得像一个小姑娘。‘哈，嗨，小姑娘，大力士来啦！’他說着便哈哈大笑，像他那荒唐的年輕时代一样。是啊，他喝飽了酒，就像当年一样的高兴，一样的有那副蛮勁。可是这不能讓你們看見，你們还是快走罢。”她請求似地对他們看着，可是忽然吃惊地退縮了回去，因为她听見有人在摸索着門上的把手。外面的天气坏得很。

原来只是那最小的女兒做完了工回家来。她应該有十一二岁

了，虽然神情态度显得超过了年龄，体格却長得赶不上年龄；她的声音粗硬而嘶啞，瘦小的身体好像給工作累坏了。她全身沒有一部分显得輕松愉快；好像一个黃泉下的人迷了路，走到地面上来了。她一声不响地走进屋子，一屁股坐在祖母的椅子里，低着头靠在椅子的一边，臉不时地在抽动。

“她的背有毛病，”母亲撫摩着她的稀疏而粗糙的头髮說。“这是因为常常抱那医生的小兒子而得来的病，那孩子又大又重。不过医生旣然不說什么，想来沒有什么危險。不錯，你出去做工年紀是太小了些，我的孩子；不过，你到底能吃到些好的，也学会些事情。她倒眞是能干，医生的三个孩子全交給她一手管領！最大的那个女兒跟她同年的，可是还要她穿衣脫衣。这么大的孩子，連自己的事还不会做！”

貝萊詫异地瞧着她。他覺得自己虽說已忍受了不少事情，可是要他去照顧那些也許比自己还强壯的孩子，以致累坏了身子，这可不行，誰也别想他肯干！“你为什么去抱那个吃得胖胖的小子呢？”他問。

“他們需要人照顧啊，”母亲說。“他們的媽媽，虽然是他們最亲的亲人，可不願做这些事。因此他們就雇喀侖去做。”

“要是我呀，我准得假裝失手，讓那些小鬼摔几交，”貝萊粗魯地說。

那小姑娘只用呆滯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眼光里表示微微感到兴趣的神情。但是她的臉色还是那么淡漠，从她这种冷淡的、世故很深的表情里，你簡直看不出她在想些什么。

“你可别再教坏她了，”母亲說。“她的脾气很拗，她心里的事已經够多的了。現在你去睡罢，喀侖，”——她又撫慰了她一下——“你知道的，爸爸喝醉了酒，看見了你就会很难受的。爸爸是很喜欢

她的，”她又無可奈何地补上一句。

嗒侖神色不动，閃开了她母亲的爱撫，默默地爬上擱樓去睡了。貝萊簡直始終沒有听到她的声音。

“她就是这个样子，”母亲聳聳肩膀說。“連‘晚安’也从来不說一句！不管好話坏話，对她全都不發生影响；她成熟得太早了。我总得想办法把她弄开，不讓她爸爸在高兴的时候看見她。他要是想起了她怎么会变成这副脾气，就会像野兽似地發作起来。”她說着便紧張地看了一看鐘。“你們走罢，听我的話！你們要是肯走的話，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她这几句話說得几乎要哭了。

莫尔頓迟疑不決地站了起来，其余兩个也跟着他站起来。“翻起領子，走罢，”母亲一边說一边給他們扣上外衣鈕扣。十月的狂風正在一陣陣地搖撼着他們的屋子，雨点蛮横地打在玻璃窗上。

他們正要道晚安走出去的时候，外边傳来一个声音。外面的大門砰的一声碰上了牆壁，于是他們听見狂風暴雨一直冲到房門上。“啊，太迟了！”母亲譴責似地抱怨着說。“你們为什么不肯早点走啊？”他們听見外边有一个非常宏大的呼吸声，好像一只巨大的怪兽在門縫中嗅上嗅下，还把脚爪摸索着門閂。揚斯想跑过去开門。“不，你别去开！”母亲急忙喊着，自己去把門閂拔掉。她呆木地站在那兒，通身在顫抖。貝萊也覺得混身抖索，好像外面的風暴化为一头猙獰的巨兽，冲进到过道里，一边等他們去供它吞噬，一边在舐干它自己的皮毛。

那妇人把耳朵湊在門上，惶惑不宁地听着。“他还在想什么呀？”她喃喃地說。“他專会捉弄人家！”她說着又哭起来，好像忘記了孩子們在旁边。

外面的大門随即又关上了，那怪兽已經四脚貼地，爬着进門，用他那慣常的咆哮声叫喊着。那妇人惊慌得不知所措，起先是乱

搖着兩手，随后又把兩手掩住臉。这时候那巨大的怪兽發起性子来了，他狠狠地打着門，还威胁地咒駡着。那妇人退縮回来，好像她也要四脚貼地爬下来答应他似的。“不，不！”她祈求着，于是又稍稍鎮定下来。接着那扇門給重重的一下推开了，大熊打一个滚，滾过門檻，向他們笨重地跳过来，他的头往后仰着，好像在奇怪为什么他的小伙伴沒有亲热地叫嚷着赶上前来迎接他。“彼得，彼得，孩子！”她凑过身子去輕輕地說；但是他喊了一声，把她推倒在地，一只巨爪把她的身子重重按住。她使勁掙脫身子赶紧站起来，逃到一只椅子上坐下。

“我是什么人？”他站在她面前，用一个怪物的声音問。

“你是大力士！”听了他这种傻得可笑的声音，她忍不住微笑着說。

“那么你呢？”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她說，但是这句話末了却变成一声嗚咽。

“那么大力士今晚歇在哪里？”他說着，便伸手想摸她的乳房。

她馬上怒形于色地跳起来。“你这畜生，啊，你这个畜生！”她羞得滿臉通紅地喊着，順手打了他几个嘴巴。

大力士每挨一下打就擦一擦臉，很詫异似地說：“我們是鬧着玩啊。”跟着，他才一瞥眼看見了閃避在角落里的三个孩子。“哦，你們在这兒！”他呆气地笑着說。“是啊，媽媽和我，我們是在开玩笑啊！可不是，媽媽？”

但这时那妇人已經跑到門外去，站在屋檐底下抽咽了。

叶尔肯森很不安宁地在那兒踱来踱去。“她哭了，”他喃喃地說。“她簡直一点沒有剛性，天啊，老实說，她只配嫁一个庄稼汉！我在这里就好像有人把一个鉄环套在我头上。我每天都說，干啊，

大力士，干她一頓，你才会安靜。可是我后来又只好說，不，随她罢，忍一忍罢，要不然她又要哭了！她也总是一片好心啊！可是，眞見鬼，这情形什么时候才得了！你只好乖乖地上床睡覚，感謝上帝，这一天又过完了——一天一天的这样过下去！人家都站在那兒看着我，等着我。等些什么？讓他們等罢，等不出什么結果来的，現在大力士自己有把握了！可是，一下子我又回头了！滚他媽的！不怕你們人多，我要把你們这些王八蛋全都打个臭死！一个男子汉就应該喝酒，才能管得住他的力气……唔，你們在这里！誰肯借我一个克郎？”

“我可不借！”揚斯說。

“不，当然不跟你借，誰要是希望向你借得錢，他就是个大傻瓜！我不是常常說嗎，你像你媽媽，你走錯了路？你有好心，可是你沒有本領。你到底能做些什么，揚斯？你有沒有在师傅那里得到过好衣裳穿，他有沒有把你当兒子看待，你將来会不会做他的女婿，接他那份行業？为什么不会？我可要問問你。要知道，人家尊敬你的爸爸，就因为他是莫尔頓的爸爸啊。”

“莫尔頓也做不成师傅的女婿，况且他的师傅根本沒有女兒，”揚斯嘟噥地說。

“眞的？不过他还是可能有一个女兒，不是嗎？可是我們也找得到一个回答：那就是，你不会动腦筋。莫尔頓呢，他这里头有东西！”他說着便指指自己的腦袋。

“那么以后你最好別再打我的头，”揚斯不愉快地說。

“打你的头，唔！但是聪明智慧都是躲在腦袋里的，不打不出来啊。我問你，如果你的腦袋里尽想些笨事情来做，我打你的屁股有什么用呀？你屁股里又用不着聪明智慧啊！不过我打你打到今天已經有了好处，你現在已經聪明了不少。你剛才回答我的話就

不是一个笨蛋的話：‘那么以后你最好别再打我的头！’”他答应似地点点头。“不过，我这个腦袋却很能給他們找些麻煩——这个树林里有的是复杂得很的思想节疤，嗯？”于是他讓三个孩子都摸摸他的腦袋。

他像一株搖搖晃晃的大树似地站在那兒，听他妻子的正在逐漸停下来的哭泣，臉上的表情也时时在改变。她这时正坐在火爐边，面对着門。“她光会哭，”他憐惘地說，“这就是現在的女人自己找快乐的办法。我們的生活是艰难的，她就受不了这些艰难，可憐的东西！譬如說，我要把这个爐灶打个粉碎，”——他說到这里，就抓起一只粗重的椅子在空中揮动着——“她就会哭了。她为了什么事情都会哭。要是我的情况好一点，我准得另外娶一个老婆，一个見得了人的老婆。像她这样是毫無用处的。她能招待客人，文文雅雅的跟人家講話嗎？呸！我辛辛苦苦地要把大家都拉出泥坑来，有什么用？現在我又得走啦，天知道，在这里就只有嘔气！”

他妻子赶紧奔到他身边。“啊，别出去，彼得，在家里罢，我求你！”她祈求着。

“难道要我在这里听你哭嗎？”他聳聳肩膀，皺着眉头說。他这时的神情正如一个和藹的大孩子在拿架子似的。

“我不哭了，只要你别走，我就高兴起来了！”她哭里帶笑地說。“你看我啊，我不是很开心嗎？耽在家里罢，大力士！”她亲热地在他耳朵边說。她臉上所有悲哀的顏色都消失了，她已經振作起精神来，滿臉紅光，很是美丽。

“大力士”感动地看着她；痴呆似地笑着，好像被人呵着了痒，并且尽管讓她把自己拉拉扯扯的。他把她对他低低耳語的那些話自言自語地重复着，显得非常快活。后来他又狡猾地把嘴凑到她耳朵边，她正待听取的时候，他却大嚷一声，使她惊叫着退縮了一

下。"留下罢，大孩子！"她笑着說。"你走不成了；我已經抓住你了！"但是他大笑着挣脱了她，光着头跑了出去。

最初，好像她想追上去，但是随即她的手垂了下来，头也低下了。"讓他走罢，"她疲倦地說，"只好听天由命了。况且，我也沒有办法，他从来沒有醉到过这种程度。哼，你們都看見我了，可是你們要知道，他的醉相对每一个人都不同的。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分寸的。他跟别的醉汉不一样！"她說这些話，显出一些驕傲的神气。"况且他还教訓了那船主人一頓，連法官也不敢碰他。就是上帝也不会比他更公正的了。"

第十章

冬季的长夜到来了，很早就得給工人們点上灯做工。那个职工不到天黑就走了，因为这时已經沒有他的工作。在十一月里是最大的学徒滿师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师傅的房間里整整一个礼拜，做他的滿师工作——一双海員穿的靴子。誰也不准进去看他。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海員靴子做成了，經过一些做靴子的名手查驗过，他們在靴子里裝滿了水，一直裝到靴統口，拿到擱楼上去挂兩晝夜，証明它不漏水，于是爱米尔才郑重地被提升做职工。他按照老規矩，請鋪子里的同伴喝一杯酒，还和小倪咯思交杯共飲，从此他們就可以用平輩称呼了。晚上他还到外边去請别家鋪子的职工喝酒，回来的时候醉得像一位老爷。这一切，都是按照老規矩做的。

第二天，叶貝师傅走进作坊来，說道："喂，爱米尔，現在你是个

职工了。你怎么打算？你想不想开碼头？到外边去見見世面，多学点本領，对一个新出道的职工是有好处的。”

爱米尔沒回答，可是开始收拾他的东西了。

“不，这又不是在逼你走，我們不会赶你出去的。你还可以留在我們作坊里，照光取暖，等你找到好一些的事情再走。我想这是很好的条件。从前我滿师的时候，情况可不同。人家在你屁股上踢一脚，你滚罢！不过对年輕人說来，这也是有好处的！”

师傅答应爱米尔可以住在鋪子里，到全个島上雇有职工的鞋匠老板那里去一家家拜訪，找工作。但是事实上，这只能說是一种开玩笑的話，因为絕沒有一个新出道的职工会被雇用的。另一方面，他和别人也都很明白，这个秋季里將有多少新出道的职工，給赶到街上去流浪。

爱米尔却并不因此丧失勇气。兩天以后，他們送他上了开往哥本哈根的輪船。“那边有的是工作，”他滿臉高兴地說。“你得答应我，明年給我写个信来，”彼得說，因为到明年这个时候，他也滿师了。“准給你写信！”爱米尔說。

可是过不了一个月，他們听說爱米尔已經回来了。他感到很丢臉，躲在家里不出来見人。但是有一天早上，他居然腼腆地溜到作坊里来。不錯，他曾在好几个地方找到过工作，可是沒有几天就給人家辞退了。“我什么也沒有学到啊，”他垂头丧气地說。他在作坊里耽了一陣子，享受享受灯光和暖气，他們也允許他在那兒做一些自己兜攬来的工作。这样勉强維持到將近聖誕节，他終于放弃了他的鞋匠手艺，到港口去做一名普通的碼头工人。

“我已經浪費了五年的生命，”他們碰見他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說。“趁早跑罢！要不然你們就会跟我一样。”他也不敢再到作坊里来，因为他侮辱了叶貝这門行業，叶貝很生他的气。

爐子里爆响着柴火，黑夜正在从沒有窗帘的烏黑的玻璃窗外侵入进来的时候，作坊里的气氛是很舒服的。靠窗口的那張桌子已經移在当中，因此四个人都可以在这桌子上工作；少师傅看書，三个学徒各人做他們自己找来的工作。一盞給烟熏黑的灯挂在桌子上空，只能稍稍减掉一点黑暗。微小的火光由一个大玻璃灯罩收攝起来投射到他們的工作上。但是那灯却在微微地搖动，灯光的黑影也就像蝌蚪似地浮游不定，使他們經常在黑暗里工作。于是少师傅便恨恨的望着灯光咒罵起来。

别人只是在眼色里表現着不愉快，但少师傅却恨透了这样的黑暗。他屡次打着寒噤跕起来："該死的，这里多黑，就像是睡在墳墓里一样！今晚它还会亮一点嗎？"于是貝萊便去把灯心轉高一点，可是也不見得亮多少。

叶貝师傅悄悄地走进来的时候，少师傅安德萊抬起头来看一眼，幷不想藏过他的書本；他有些挑衅的神气。

"是誰呀？"他对黑暗里看着。"哦，原来是爸爸！"

"你眼睛坏啦？"老师傅諷刺似地問。"要不要用些眼藥水？"

"你的眼藥水，不，謝謝！可是这样混賬的灯光，黑得伸出手来都看不見！"

"你張开嘴巴来，我倒看得見你的牙齿呢！"叶貝狠狠地回了一句。这灯光常常是他們父子倆冲突的原因。

"在这整个島上，再也沒有别人在这样暗的灯光下干活了，你自己也明白的，爸爸！"

"在我那个时代，从来也沒有人抱怨过灯光的，"叶貝回答說。"我們在煤油灯光下做出来的东西，比人家用种种新發明的家伙做出来的，不知要好多少呢！可是現在不成啦；現在的年輕人頂喜欢浪費錢財去买那些时髦的廢物。"

“不錯，在爸爸的时代，那时候什么都是很好的！”少师傅安德莱說。“那时候滿街都是天使在走，但是誰也不看見他們！”

晚上，常常有人到作坊里来听听消息，講講新聞。要是碰到少师傅兴致好的时候，他們就多坐一会兒。正如卞列格拉夫老爹所說，他是这一群人中間的火焰和灵魂；他看过不少書，許多疑难的事情，他都能解說得清楚。

貝萊从他的工作上抬起头来，就覚得眼睛好像瞎了。那边的作坊里，面包师姚尔根和别人坐着閑談，貝萊望去什么也看不見，只看見灯光的黑影在跳动，他手上的活却在那些黑影里晃晃蕩蕩。伙伴們的臉他也看不清，只看得見他們的作裙。但是，在玻璃灯罩底下，灯光却像一团活火，整个世界都在那里轉动。

“哦，今晚的灯光倒是了不起，”只要有人对灯看一眼，叶貝就这样說。

“你是說压根兒沒有光嗎？”少师傅安德莱一边旋轉灯光的調节器，一边譏笑地說。

終于有一天，五金鋪老板送来了一件用大筐子裝着的东西。这是一盞有圓灯心的挂灯。到了天黑时分，那五金鋪老板亲自来帮他們点上第一次的火，并且把这件新奇發明品的使用方法教給貝萊，要他很仔細很小心地做这件事。“你要記住，”他說，“如果你不会旋轉这个机关，它就会炸破的。你只要小心謹愼地轉动它，那就不会有什么危險。”

貝萊拿着圓筒紧站在他身边，可是别人都掉过头去，不敢面对桌子，少师傅退到后面，在老远的地方走来走去。“天知道，我可不願意帶着肉体升天啊！”他裝着一副滑稽的臉色說。“可是，你胆子怎么会这样大，貝萊？你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于是他詫异地睁大了眼睛，又像取笑又像当眞似地对貝萊看着。

灯終于点亮了；甚至那些放在最远的架子高处，頂到天花板的鞋楦，也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得見。“簡直就是太陽嘛！”少师傅說，然后他又把手遮了臉。“怎么的，老天爷，我覚得它还把屋子照暖了哩！”他臉上紅紅的，眼睛里也在閃着光。

师傅叶貝始終站得远远的，等到五金鋪老板走后，他才来到桌子边。“哦，你們沒有給炸上天去嗎？”他很惊异似地問。“这亮光很坏，唔，多可怕的光！嘿，这光不正派，刺痛眼睛。好，好！你們自己願意弄坏自己的眼睛，就随你們去罢。”

但是对于其他的人，这盞灯就好比一个新的生命。少师傅安德莱一直照在灯光里，好像一只給太陽光晒得陶醉了的鳥兒。好好的坐在那里看書，常常会忽然高兴得叫喊起来。当鄰舍們过来賞鑒賞鑒这盞灯，想知道一些它的好处的时候，他便滔滔不絕地夸贊着，这灯光就被他形容得加倍明亮了，人們常常到作坊里来，也很高兴多耽一会；灯光照耀着，少师傅臉上也發着光彩。他們都像昆虫一样，被光明所吸引。啊，这輝煌的光明啊！

少师傅一天总得到大門口去一二十次，但总又回到屋里来坐在窗口看書，他的短了一截的脚縮在身子底下，人家只看得見他那只挺厚的木鞋底。他痰吐得很多，貝萊每天都得給他坐位旁边鋪上新的黃沙。

“这准是有什么野兽在咬你的胸膛。”当安德莱咳嗆得很凶的时候，姚尔根叔叔覚得怪难受，就这么說。“除此以外，你的臉色很好。你一定很快就会好过来的！”

“是啊，一定会的！”少师傅在咳嗆稍停的当兒笑着說。

“要是你狠狠地揍它一下，它准会死的。你現在快到三十了，应該有点办法了，为什么不喝点酒試試？”

姚尔根·科福特照例总是穿着一双巨大的木鞋子，踏着沉重

的步子走进来，叶貝常常譏諷他。“誰也不信你哥哥是做鞋匠的！”他总生气地說，“可是我們吃的黑面包倒都是你鋪子里买来的。”

“我的脚穿上那种混賬的皮鞋暖不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况且，我全身都害着痛風病，眞是倒霉！”这面包师皺眉蹙額地說，神气怪可憐的。

“这种痛風病一定是很不舒服的，”卡列格拉夫說。“我倒从来沒有得过这种病。”

“裁縫不会得痛風病，”面包师姚尔根訕笑似地說。“裁縫的身子太小，藏不住这种病。据我知道，要十二个裁縫才凑得滿一斤痛風病。”

卡列格拉夫沒有回答。

“裁縫有他們自己的顚倒世界，”面包师接着說。“我不能跟他們比。在裁縫中間，即使一个瘸腿的孩子，也算是頂壯健的家伙了。”

“裁縫也不坏啊，他跟一个烤黑面包的面包师有什么比不上的！”卡列格拉夫有些胆怯地結結巴巴地說。“烤黑面包有什么了不起，唔，每一个乡下女人都会烤！”

“好！不錯！比得上！一个裁縫要是給人家做一頂帽子，他偸下来的料子尽够給自己做一条短褲呢。这就是裁縫为什么永远穿得挺好的道理！”面包师自言自語地說。

“人人都說，磨粉师和面包师多半是流氓。”卡列格拉夫气得發抖，回头对安德萊說。但是少师傅却悬空挂着他那条瘸腿，很有兴趣地站在那兒来回看着他們。

“沒有一件东西是裁縫不要的，因为他永远不知足。”面包师說，“老話說得好，有一个裁縫，喉嚨里塞住一顆豆子，还說‘我的胃口大呢’。还有一句老古話，說‘裁縫进地獄，千該万該。’他們就是

这样的人！誰都知道那个女人的故事，她生下一个已經成人的裁縫，連肚子都不痛。”

叶貝哈哈大笑道：“算了算了，誰也不肯讓步，何苦来！”

“哦，要是可以不吵的話，我本来也不想糟塌裁縫，不过这些人实在看不順眼。”面包师姚尔根小心地伸起了他的大木鞋。“他們簡直不能算男子汉。我們这島上有沒有一个裁縫出过海？教会一个裁縫，也用不到男人。只要一个女人站在門口过道里，就可以教出一个裁縫来了。”那面包师只要一开口嘲笑人家，就連自己都收不住嘴；况且現在他兒子賽侖已經娶了媳妇，他所有的好兴致全都恢复了。

卡列格拉夫斗不过嘴。“你要說裁縫怎么样就怎么样罢，”他終于說。“不过烤黑面包的家伙向来也算不上手艺人，他不見得比洗衣女人高多少！裁縫和鞋匠倒是地道的手艺，要考驗过才能出道的。”

“不錯，鞋匠当然是另外一件事情。”叶貝說。

“可是也有許多老古話把你們說得跟我們一样低微呢，”卡列格拉夫气憤地眯着眼說。

“哦，克劳生师傅娶了那个細木匠的女兒，这还不过是去年的事呢。可是一个裁縫能娶得到什么人？只好娶他的女佣人！”

“爸爸，你怎么能这样說！”少师傅安德萊嘆息着說。“大家都是一样的。”

“唔，你的想法都是反的！可是我却要人家看重我这門手艺。今天，各式各样的掮客，羊毛販子，和流氓商人都住在城里，吹牛皮，說大話，可是从前呀，只有手艺人才是地方上的头兒腦兒。連国王自己也得学一門手艺。我是在京城里学手艺的，我当学徒的那个作坊里就有一个王子在那兒学这門行業。可是我从来沒听見

过有哪一个国王学裁縫的！”

他們可能永远这样爭辯下去，但是，正当辯論得最凶的时候，大門开了，那木脚拉尔生闖了进来，帶来了一陣新鮮气氛。他戴着一頂風雨帽，穿了藍色的海員大衣。“晚安，孩子們！”他很高兴地說，同时把一堆木脚上用的皮套子和几只不成对的皮靴丟在窗檻上。

他一进来，人人都兴奋了。“啊，有趣的人来了！您好啊，今年夏天过得好嗎？”

叶貝把五只右脚皮靴一只一只的拿起来，翻翻靴統上的皮，把靴跟靴底凑到眼前，看它們是否在一条直綫上。“給一个手艺很坏的家伙修过了，”他咆哮地說，然后动手檢查那些木脚的皮套子。“毛氈还有用处嗎？”这是因为他知道拉尔生那条截去了的腿常常覺得冷。

“有用。我的脚不再冷了。”

“脚冷！”那面包师拍着自己的腰帮笑着說。

“是啊，随你怎么說，只要我这只木脚受了潮，我就要感冒！”

“这可見鬼了！”姚尔根說，像一头河馬似地轉动着他的胖身体。“眞是奇怪！”

“世界上奇怪的事情多着呢，”卞列格拉夫訥訥地說。“我哥哥死的时候，他給我的那个表恰恰就停在这一分鐘上。”

木脚拉尔生帶了他的手風琴走遍过全国，所以他能給大家講火車走得多么快，使四周的風景都会旋轉，还給大家講京城里的大舖子和各处好玩的地方。

“嘿！明年夏天我准要到哥本哈根去，到那兒去做工！”安德萊說。

“在茹特蘭① 那个地方，常常出事！”那面包师說。“人家說那边尽是沙地！听說那个地方已經在人們脚底下往东边移动了。他

們都有一根棍子，如果要坐下来，就得先用棍子把地舂舂坚实，这話不知是不是当眞的？”

“我姊姊有一个兒子娶了个茹特蘭女人，就在那边成了家，”卞列格拉夫說。“你碰見过他們沒有？”

面包师哈哈大笑道：“裁縫是大人物，他們以为背心袋里裝得下整个世界呢。不錯，还有費南呢？你到过那里嗎？費南的女人最温柔。有一回我在司文德堡港里停过船，可是来不及上岸去。”他把末了这句話說得非常慨嘆似地。

“你怎么受得了，走这許多地方？”卞列格拉夫体貼地問。

木脚拉尔生輕蔑似地看着卞列格拉夫那条先天的弯腿，他自己的腿是在海立戈蘭附近給一顆光荣的子彈打掉的。“人的气力又不在腿上，”他說着，在窗前地上吐了一口痰。

于是他要大家把城里从去年夏天以来發生过的事情講給他听：一条芬蘭船怎样在北方擱淺，“大力士”又怎样闖禍。“現在他已經給关在牢监里了。”

卞列格拉夫認为称呼一个凡人为“大力士”是瀆聖的事，他的理由是：聖經里說得很明白，“权”和“力”只屬于上帝。

木脚拉尔生說，他們所謂“力”，跟上帝毫不相干，它是一种物質的东西；海那边的人利用它来代替馬匹，开动机器。

“我以为女人才是大力士，”面包师姚尔根說，“因为統治世界的是她們。如果她們对我們放肆的时候，上帝就会保护我們。你以为怎么样，安德萊，你是什么都懂得的？”

“太陽才是大力士，”少师傅安德萊說。“它管着一切众生，而且科学也發現了所有的能力都是从太陽里来的，要是太陽掉到海

---

① 丹麦是几个島嶼組成的国家。茹特蘭是与大陆連接的半島，为丹麦的一省。

里去，变冷了，那么全世界都要变成一大堆冰了。”

“这样說来，海才是大力士了！”叶貝胜利似地說。“你們說，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有海那么大的气力，把什么都冲掉沉掉的？而且，我們还能从海里把什么东西都要回来。有一回，我到馬拉加……”

“对，一点兒不錯，”卡列格拉夫說，“許多人靠海过活，还有許多人在海里送掉性命。我們这里有錢的人，他們的錢都是从海里得来的。”

叶貝起勁地抬起头来，他的眼鏡也閃閃發光。“海虽然是很軟的，可是它什么都受得起，無論是石头是鉄！最重的船也能在它背上行过。可是它也会一下子把什么都吞下去。我看見过許多船好好的下水去，到时候就都不見了。”

“我倒很想知道陆地到底是浮在水面上的，还是生牢在海底里的。你知道不知道，安德萊？”卡列格拉夫問。

安德萊以为陆地是生牢在海底里的，在海面以下很深的地方；但姚尔根叔叔却不以为然。他說：“不，海大得很呢！”

“是啊，海眞是大極了，因为我在这个島上到处都走过，”卡列格拉夫有点忸怩地說。“沒有一个地方看不見海。我們蓬霍尔姆的每一个教区都是沿海的。不过，海却沒有力量对付农夫和庄家汉，因为他們是屬于陆地的，是不是？”

“海有力量对付我們每一个人，”拉尔生說。“有些人是海拒絕的。他們在海上过了好几十年，到了老来忽然得了暈船病，这就是海給他的一个警告。所以船主安徒生就是因为这个緣故現在只好耽在陆地上了。可是另外有些人，尽管他們住在农村里，海却偏偏看中他們，引誘他們！我的伙伴里头就有这种人。他們种了一輩子的地，虽然也見过海，可是从来沒有到过海边。忽然有一天，魔

鬼找上了他們，他們便放下鋤头，跑到海边来接受了海上的工作。他們当海員倒还不坏呢。”

“是呀，”姚尔根說，“我們这里的人大家都出过海，蓬霍尔姆人什么海都走过，只要是船开得到的地方，他們都到过。我也碰到过从来沒有下过海的人，可是他們在海上倒好像是在家里一样。我給船主安徒生駕駛那条双桅船克拉拉号的时候，我們船上就有这样一个当海員的小伙子。他从来沒有在海里洗过澡；可是有一天，我們在下錨的时候，别人正在船边游泳，他居然也跳下水去，好像扑进他媽媽怀里一样；他以为游泳是一下子就会的，学都不用学。他馬上沉到海底，等到我們把他救起来，已經是半死的了。”

“海眞是个只有魔鬼才了解的家伙！”少师傅安德萊喘着气說。“它到处都是个弧形的，可是它能像一堵牆似地直立起来，虽然它是液体的东西！我在書上还看到过，海里有很多銀子，可以讓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發財呢。”

“我的天哪！”卡列格拉夫叫起来，“这話我可从来沒有听說过。这些銀子都是沉掉的船里的嗎？唔，不錯，海眞有最大的权力！”

“十点鐘啦，”叶貝說。“灯快要熄了，这鬼东西！”于是大家都匆匆散場，貝萊去拈灭了灯。

但是他睡在床上，好久好久，总是睡不熟，腦子里老是在轉着这一切事情。他把所有的話都听了进去，腦子里裝滿了幻想，正如一只小鳥在一个太拥挤的巢里，推推挤挤想找一个安歇的地方。海是强大的；在此刻冬季里，冲激岩石的奔腾大浪一直在他耳边响着。但是貝萊不能肯定，它会不会給他讓开一条出路。他对于一切阻撓他自己的事情，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反抗性。关于剛才大家辯論得很热烈的那种力，他以为在他身上当然也有一个位子，尽管他遭遇过許多失敗，他还很愉快地感到自己是个不可战胜的人物。

有时候，这种感情也很明显地表現出来，帮他克服許多困难。

一天下午，他們照例很快地吃过飯，坐着工作。惟有那职工每天都要在午后休息一下，因而他便坐在那兒看报。忽然他抬起头来，惊奇似地望着貝萊。“嘤，什么？拉賽·喀尔生，这不是你爸爸嗎？”

“是的，”貝萊回答説，他滿臉通紅，連舌头都痲木了。怎么爸爸拉賽上了报啦？不会出什么事罢？他准是在农艺工作上有了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出了名！貝萊兴奋得几乎气都透不过来，但是他不敢問，而小倪喀思却光是坐在那兒，好像守着秘密似的，裝出了少师傅所特有的那副神气。

随后他便高声念出来了：“寻找失物！敝处走失三尾虱子一只，寻得者請送至石南农庄交庄主拉賽·喀尔生收，酬报从丰。如有殘余的黑面包，亦望送至該处。”

众人听了都哄堂大笑，但貝萊却气得臉色鉄靑。他一跳就跳过桌子，把小倪喀思掀倒在地，压在自己身下，拚命把手叉住他的喉嚨，要扼死他，直到人家上来解劝才放手。爱米尔和彼得一直拉住他，到他安上墊膝皮重新工作才罢。

但是他对这件事情倒很得意，他虽然是毆打职工，違犯了学徒的行規，但比起这一架的意义来，这又算得什么？看他們以后敢不敢再欺侮人，敢不敢再取笑爸爸拉賽！貝萊可是干脆得很，再也不采取轉弯抹角的办法！

这件事情的正义是在他一边，从此以后，人家对他就尊重得多，誰也不想惹得貝萊掄起手里的工具在自己头上乱揍，虽然事后可以回打貝萊一頓。

第十一章

船主的花园变成一片荒野。大树和矮树叢上的叶子都落尽了；从鞋匠作坊的窗口可以望过这个园子一直望到东街上那些屋子的后背。孩子們也不再在园子里游戏了，园里那些小徑都埋在冰和融化了的雪底下，一大塊一大塊的珊瑚，以及那些从紅紅的嘴唇和魚似的牙齿中奇妙地歌唱着遙远的大海的海螺，如今也为了免得冻坏而收进屋内去了。

曼娜他倒是常見的。她时常顛顛簸簸地走进作坊里来，拿着一个書包，或者一双溜冰鞋。不是鞋上脫掉了一顆扣子，就是鞋底給溜冰鞋扭松了。一陣微風吹拂着她的头髮和面頰，冷气把她的臉冻得緋紅。

"她血气多旺啊！"少师傅看着她，很高兴地說。有她在作坊里的时候，少师傅总是有說有笑的。但是曼娜总靠着貝萊的肩膀，把脚伸起来擱在他的膝盖上，讓他扣上扣子。有时她会偷偷地擰他一把，臉色很气惱似的，这是因为她在妒忌莫尔頓。可是这种感情貝萊却不了解；莫尔頓的善良和智慧早已使他心悅誠服，願意接受他的指导了。貝萊如果有一小时的空閑，而莫尔頓不在，他就会覺得怪苦悶。那时他就会急急忙忙奔去找莫尔頓，什么都不在他心上了。

一个礼拜日早晨，貝萊正在院子里扫雪，那几个女孩子在她們园里堆雪人。

"喂，貝萊！"她們拍着戴兩指手套的手喊；"过来过来！你来帮我們造一座雪房子。我們来关起門点一些聖誕树上的蠟燭；我們

留得几个蠟燭头在这兒。喂，来罢！”

“那么莫尔頓也得来，他馬上就来了！”

曼娜噘起了嘴唇。“不，我們不要莫尔頓！”

“为什么？他这人不是很好嗎？”貝萊很不乐意地說。

“是啊，他是很好，可是他爸爸很可怕，人人都怕他。況且他又关在牢监里。”

“不錯，因为他打了人，那有什么可怕的！我爸爸年輕时候也打过人。这又不算丟臉的事，这又不是偸东西做賊啊。”

但是曼娜兩眼瞅着他，神情完全跟叶貝站在他的清白公民的立場上来批評别人时的神情一模一样。

“可是，貝萊，你不覚得丟臉嗎？这是只有最穷的人，那些沒有廉耻的人，才这样想啊！”

这一下，貝萊覚得又露出了他的乡下人观点，因而紅了臉。“他爸爸这个样子，这又不是莫尔頓的錯处！”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說。

“不，我們不要莫尔頓来。媽媽不許的。她說我們可以跟你在一起玩，可是不讓我們跟別人玩。我們是很好的人家，”她解釋似地說。

“我爸爸有一个大农庄，总比你們那条爛船好些，”貝萊憤怒地說。

“我爸爸的船不是爛船！”曼娜受了侮辱，回嘴說。“是全港里最好的船，有三支桅杆呢！”

“反正都一样，你是个爛污貨！”貝萊說，还向矮牆上吐了一口唾沫。

“哼，你是个瑞典鬼！”曼娜胜利地睞着眼，佗洛蕾和亞伊娜也在她背后伸出了舌头装鬼臉。

貝萊心里很想翻过牆去揍她們一頓，可是这时叶貝的老婆子在厨房里罵起来了，于是他只得繼續扫他的雪。

聖誕节以后，压根兒沒有工作做。人們都穿着他們的旧靴子，到穿破为止，或者穿上木靴子。小倪喀思也很少到作坊里来；吃飯的时候他来了，吃过飯又走了，身上老是穿着他那套最好的衣服。“他的飯倒是吃得挺容易，”叶貝說，“在京城里，人們可不肯把伙計养过冬；到沒有工作做的时候，就把他們踢出去了。”

白天里，貝萊不时被派到港口的船上去兜攬生意。他看見师傅們都束着皮作裙，站在那兒閑談航海的事情；或者聚集在他們的大門口聊天，由于古怪的習慣，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兩件工具。

可是飢餓却就在門口。“兄弟会”天天举行集会，人們都空閑得尽有时間去参加。到了冬季就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基础多么脆弱，城里人幷不像乡里人那样，可以依靠土地給他們工作，养活他們。在城里，人人都感到自己很渺小無能，尽量少吃，以求度过这个不景气的季节。

学徒們都坐在作坊里做一批廉价的靴子或鞋子；因为每年春天，师傅們大家合伙起来租一条船，裝一船貨到冰島去卖，这对他們也不無小补。“尽量做！”师傅經常这样喊着，“赶紧些，利潤薄得很呢！”

这个不景气的冬季引起了許多严重的問題。很多的工人差不多瀕于匱乏，据說那些慈善机关如果要帮助每一个申請救济的人，事实上很难做到。他們用尽力量，到处忙着。“可是，”面包师姚尔根說，“这算得什么，我听說在京城里，失業的人要用几千几万来算的呢。”

“要是失業的人这么多，这几千几万个穷人怎么过活呢？”卡列

格拉夫問。“我們这城里，也算是够穷的了，可是每一个老板还都把自己的粮食养着他的伙計。”

“这兒可沒有人挨餓，除非他自己願意餓，”叶貝說。“我們有一个組織得很好的救济制度啊。”

“你倒眞正变成一个社会民主党了，叶貝，”面包师姚尔根說。“你想什么事情都依靠慈善机关！”

“这倒是一种新鮮的說法。”木脚拉尔生笑着說。

“哦，你知道他們到底想要的是些什么？他們这些人并不是共济会員。人家說他們現在又在京城里抬起头来了。”

“这当然是那些失業的人搞出来的，”叶貝說。“人总得做些事情。去年冬天一个船帆商人的兒子回家来了，哦，他就是偸偸地加入了他們一伙的。可是他爹娘却不認他，他自己倒也聪明得很，后来就想法子脫离了。”

“如果他是我的兒子，我就要打他一頓，”姚尔根說。

“难道他們不就是准备千福年的那些人嗎？这种人我們这里也有几个，”卡列格拉夫呑呑吐吐地說。

“你說的是不是相信鐘表匠和他宣傳的‘新时代’的那些穷鬼嗎？唔，那也很可能，”叶貝鄙夷不屑地說。“我听說他們的坏想头多着呢。我看他們都是聖經里預言过的敌基督的。”①

“是的，不过他們到底想要些什么？”面包师姚尔根問。“他們这样發瘋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他們要些什么嗎？”木脚拉尔生馬上兴奋起来說。“我在京城里跟他們許多人談过，据我所知道，他們要的是公道；他們要夺取国王鑄造金錢的权利，而自己鑄錢来分給每一个老百姓。他們还

① 見“新約”“約翰一書”第二章第十八节。

要推翻一切呢，这是确确实实的。”

“哦，”少师傅安德萊說，“我想他們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們一辈子也不会得到手。这种事情我倒懂得一点，加里巴提講起过的。”

“如果他們想推翻整个世界，那么他們到底要些什么呢？”

“他們要些什么？唔，他們要些什么？当然是要做到人人完全平等……”少师傅安德萊迟疑地回答說。

“那么船上的学徒跟船長平等啦！不，那簡直不成体統了！”姚尔根拍拍大腿，笑着說。

“他們还要打倒国王呢，”木脚拉尔生兴奋地說。

“那么叫哪一个家伙来統治我們？德国人馬上就冲进来了！要是丹麦人把自己的祖国白白送給敌人，这簡直是最荒唐的事情！我眞想不通，为什么不把这些家伙干脆都槍斃掉，审問都用不到！我們蓬霍尔姆可决不讓这些东西混进来。”

“这可难說了！”少师傅微笑着說。

“哼，要是他們敢来，我們就都到海岸上去开槍打他們，讓他們沒有一个活的上岸！”

“他們都是些極穷的下等人，”叶貝說。“我很想知道，这些人里头到底有沒有一个体面的公民。”

“当然罗，叫穷的总是些穷人，”卞列格拉夫說。“所以这种事情永远鬧不完的。”

面包师姚尔根是这一群人中間唯一的在冬季里有工作做的人。如果人們連黑面包都不买的时候，那才糟呢。現在他甚至比别的季节更忙，因为人們都吃不起肉类和乳酪，对面包的需要也就愈多。他常常雇用叶貝的学徒去帮他捏面粉。

但是他的心境却并不快活。从他那些敞开着的門窗里，人們常常可以听到他在駡他的兒子賽侖，因为賽侖不去亲近他那年輕美貌的妻子。姚尔根老爹甚至亲手拉着他兒子把他推到她床上去，但是賽侖总是哭哭啼啼的，像一条新生的犢子似地抖索不止，終于还是跑掉了。

“你看他是不是染上了邪气？”姚尔根老爹問安德萊。“她又年輕又漂亮，簡直找不出一星半点兒差处。他呢，我們整个冬季里都給他吃鷄蛋。可是她总是低着头走过，总也引不起他的注意。‘瑪丽！賽侖！’我喊着，就想讓他們兩口子亲热起来，他应該放蕩些，就像我年輕时候那样！她倒紅着臉笑了，可是賽侖却一溜烟的又躲开了。这眞是丢臉。無論从哪一方面說，她都是一朵好花。在我年輕的时候，事情就决不会这个样子！”

“你現在也还够年輕的，姚尔根叔叔！”少师傅安德萊笑着說。

“是啊，亲眼看到这样不公平的事情，人眞会自己来一手的。你瞧，安德萊，我从前在这种事情上也許是个混蛋，可是我一向是个快活有趣的人，人家都喜欢跟我在一条船上。我能喝酒，能玩女人，还能在風暴里做艰苦的工作。我过去的生活不能說坏；到現在我还很想从头再照样过一遍。可是賽侖呢，他簡直是一个膿包！他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你能不能跟他談談？他对你的話还肯听的。”

“可以，我来試試看。”

“多謝多謝。对了，我还欠你一笔錢呢。”姚尔根說着便掏出一張十克郎的鈔票，放在桌子上，随后就走了。

“貝萊，你这小鬼，給我跑一趟成不成？”少师傅蹺蹺拐拐地走进了切皮間，貝萊也就紧跟着进去。

少师傅一天里总有几百回跑到門口去，可都是馬上就回进来，

因为他受不住冷。他的眼神充分显示着对别的国家的恋慕，那兒的气候水土都比較好。他还时常講起他的兩个哥哥，一个已經死在南美洲，也許是給人家謀杀的。还有一个現在在澳洲牧羊，他在那边賺的錢，比这兒县長的官俸还多。他是他周圍一帶地方最好的拳击家。少师傅說到这里便把他那双毫無血色的手合起来，在貝萊背上打了一下。“这就叫做拳击，”他以一种傲慢的口气說，“我哥哥馬丁能够一拳就把人打成殘廢。是人家出錢叫他打的，这家伙！”少师傅說到这里便聳聳肩膀。“我哥哥有过好几次要送我一張輪船票，讓我也到他那里去，可是为了这一条該死的腿去不成。你說我到那边去能干什么，嗯，貝萊？”

貝萊每天得給少师傅到流通圖書館去借書，所以他不久就熟悉了哪些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他也曾想自己讀一讀，可是竟不能坚持到底；他覚得还是站在溜冰池旁边，冻得冷索索地看人家溜冰，更有趣味。但是他請莫尔頓告訴他，哪些是最有趣味的書，他便把这些書借回去給安德萊，例如“飞行的荷蘭人”。

“啊，天呀，这是一本杰作啊！”少师傅說，于是他把这故事講給卞列格拉夫听，卞列格拉夫竟相信这全是真事呢。

“你应該到外边广大的世界上去走走，安德萊，我呢，我还是蹲在家里的好。不过你可不該耽在家里，当真說！”

“广大的世界！”少师傅似嘲似諷地說。他可不想出去。在他眼里，这个世界还不够大。“如果我要出去旅行，我就要去找一条通到地球心里的路走。有人說冰島有这样一条路。再不然就到月亮上去玩一趟，倒也有趣；不过这是絕对办不到的。”

在新年里，瘋子安克尔来找少师傅安德萊，念出他給国王最大的女兒的求婚信，叫他写下。“今年国王准有回信了，”他沉思似地說。“时間一天一天的过去，幸福也跟着消失了，沒有几个人享

到幸福。我們很急切地需要新时代啊。”

“是的，”安德萊說，“不过，万一不幸国王还不答应，我想你一个人也干得出个新时代来的，安克尔！”

这是一个百業蕭条的季节，正当情况最坏的时候，鞋匠鮑恩忽然回到島上来，在菜市口开了一个鋪子。他在哥本哈根住了一年，学会了許多时行的鬼花样。他橱窗里只有一双靴子，就是他自己在礼拜日穿的那一双。每礼拜一，这双靴子又擦得光光地陈列在橱窗里，那兒总得有些东西給人家看才是。如果他自己在店鋪里跟别人談話，他妻子便坐在店鋪后面的起居室里，用錘子敲打一双靴子，讓人家以为作坊里还有别的伙計呢。

但是在懺悔节上，叶貝接到了一些定貨。一天，少师傅安德萊从汉生酒店里回来，滿臉高兴，他在那兒認識了几个新近来到島上的一个剧团里的演員。“他們眞了不起！”他把手按着兩个臉頰說。“他們不停地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到处演戏，全世界都到过！”他簡直兴奋得坐都坐不定了。

次日早晨，这些演員都哄到他作坊里来，滿屋子里都是他們咭咭咕咕的叫嚷。

“換掌換跟！”

“換上个永不脫落的鞋跟！”

“跟上打一下，鞋头上縫兩針！”

他們这样的尽吵鬧着，从大衣里头，或是从那些好像沒有底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堆皮鞋，高高地堆在窗前的長凳上，各人說着他們的滑稽話。他們把皮鞋皮靴叫作“足下”；他們說的都是有双关意义的話，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到最后簡直說成毫無意义的了。

学徒們把一切都忘記了，笑得东倒西歪，少师傅也滔滔不絕地說出許多机智的話，他的口才跟这些演員中最伶俐的比起来，也毫

無逊色。現在你可以看得出，他一定能討女人的欢喜，这絕不是謊話，也不是吹牛。那个头髮像極淺的亞麻色的女演員老是把一双眼睛盯着他看，虽然她同来的那些男演員显然都是她裙下的人物；她屢次示意給她的伙伴們，叫他們欣賞少师傅那一撮漂亮的小鬍髭。少师傅已經忘了自己的瘸腿，把拐棍都丢掉了；他跪在地上給那女演員量脚的尺寸，預备做一双高統靴，用漆皮做靴統子，还得做出些像手風琴似的褶襞。她的袜子跟上有一个破洞，可是她只是笑笑，不以为意；一个演員叫着說"那是一个煮鷄蛋"，于是大家都哄笑起来。

叶貝老爹也被他們的喜乐引进屋里来。那金髮的女演員叫他"老祖父"，还要拉他跳舞，叶貝忘了他的儼然道貌，跟众人一起哈哈大笑。"是啊，他們要做好靴子就会来找我們，"他驕傲地說，"我这手艺是在京城里学的，我常常給許多演員送靴子鞋子。有时候整个戏班子的鞋子都是我們做的；包玳絲小姐，她后来出了大名啦，可是她的第一双舞鞋也是我們鋪子里做的。"

"嘿，这才是人物呢！"在他們吵吵嚷嚷地一哄而去之后，安德萊說，"天啊，这才算得是人物呢！"叶貝完全不知道他們怎么会找上門来的，少师傅安德萊也不把在酒店里認識他們的事情告訴他。"恐怕是包玳絲小姐介紹他們来的，"他眼睛望着远处說。"也許她还惦記着我。"

他們送来了許多免費戏票；少师傅每天晚上都在戏院里。貝萊每次送一双靴子去，都拿到一張頂楼票。他不用开口，因为价錢都清清楚楚地用粉笔写明在鞋跟上。"錢收来了沒有？"师傅詫意地問貝萊。他总是站在台阶上等着貝萊。沒有，貝萊便給他們代达了問候的好意，并且說他們会自己来算賬的。

"好！好！这种人是很靠得住的，"少师傅說。

一天，拉賽意外地闖进作坊里来了，他的皮大衣領子裹住了耳朵，看上去眞像个地道的农庄主人。他車里还帶来了一袋馬鈴薯，这是送給貝萊的师傅的礼物，因为貝萊学会了一副好手艺。貝萊得到师傅的允許，便跟他父亲一起出去。他不住的看着他父亲的皮領子，到后来再也忍不住了，便动手去把它拉起来想看个仔細。可是这却失敗了，那皮領子还是掉了下来。

“啊，这是縫在我这件赶車穿的大衣上的。样子也不难看，焐得我耳朵挺暖的。你道是我已經穿得起眞正的皮大衣了么？不，目前还办不到呢，不过，也快了。我可以給你报出好几个大庄主来，他們穿的都不比我这件大褂子好些。”

不錯，貝萊只是稍稍有点失望罢了。他不得不承認，他父亲这一件大衣和眞正的熊皮大衣之間，看不出什么区别。“你那边一切都順手嗎？”他問。

“哦，不坏，现在我正在敲石子。我要敲滿二十方[1]石子才能在結賬期[2]还得了債务。只要我們身子健康就沒有問題，我說的是喀尔娜和我。”

他們把大車赶到客店里去寄放車馬。貝萊注意到店家并不像招待眞正的庄主那样，很殷勤地跑上前来招待拉賽；但是拉賽自己的行动却显得很有身分。他一脚闖进店家的賬房間，在烟草桶边裝滿了一管烟草，又喝了一杯白蘭地。他扣紧着大衣，从車旁走到店里，又从店里走到車旁，身上帶着一股寒气。他在那些尖銳的石子路上脚步很响的走过，好像他的鞋跟也是用石子做的。

此后他們就到杜爱家里；拉賽很想去看看他們的家境怎样。

---

① “一方”是薪柴石子的体积單位，高四呎，寬四呎，長八呎的立体。

② 十二月十一日是結賬期及佣雇期。

“兩夫妻中間，要是拖一个油瓶，总是很不容易过得好的。”

貝萊就把他們的情况告訴他父亲。“你去告訴卡萊叔叔，叫他們把瑪丽亞領回去，亞娜待她很不好。除了这件事以外，他們过得还不錯，現在他們正打算自己买一部車子和馬，自己开車行呢。”

“眞的嗎？哦，沒良心的人倒反容易得意。”拉賽嘆息着說。

“喂，爸爸，”貝萊忽然說，“現在这里开了个戏院，那些演員我都認得。我給他們送鞋子去，他們每晚都送我一張戏票。他們演的戏我都看过了。”

“哼，沒有这話，别哄人吧？”拉賽站住了，仔細端詳着貝萊的臉色。“这样說来，你已經上过一个眞正的戏院子啦，嗯？哦，怪不得城里人都比我們乡下人聰明，他們有这些便当。在城里要什么有什么的！”

“今晚上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我可以弄到戏票。”

拉賽倒有点躊躇起来。并不是因为他不想看戏，而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太不習慣了。最后終于商量好了，他在杜爱家里歇一夜，父子倆在晚上同去看戏。

“就在这里嗎？”拉賽吃惊地問。这时他們来到一座像倉房似的大屋子，外边乱哄哄的站着許多人。但是屋子里面却很华丽。他們坐的地方已經快到屋頂，而且是在后排，那地方椅子排列得像个山坡一样。他們望下去可以看得見整个戏院子。在底下最前排，坐着一些女客，据拉賽看来，她們都是赤身露体的。“我想这些就是戏子了吧？”他問。

貝萊听了，不禁大笑。“不，这些是城里最闊气的太太們，医生的太太，县長的夫人，还有督察員的家眷，都是这些人呀。”

“怎么的，她們既然这样闊气，怎么会連衣裳都不够穿的！”拉賽說。“我們看来，这就叫做穷！那么，戏子在什么地方？”

“他們都在幕背后。”

“那么他們已經在做起戏来嗎?”

“沒有,还沒有呢——要做戏应該先把幕扯起来。”

幕上有一个窟窿,这时有一个演員把一只手指从窟窿里伸出来,对着观众轉来轉去。拉賽哈哈大笑。“这个戏真是滑稽!”他看着那只还在轉动的手指,拍着大腿嚷起来。

“戏还沒有开場呢,”貝萊說。

“是嗎?”拉賽覚得有点扫兴。

不到一会兒,忽然有一道圓光从天花板的一个窟窿里照亮起来,有几个人在頂楼上,跪在这窟窿四周,当圓光照亮的时候,他們便吹熄了原来点着的那些挂灯。于是幕升起来了。幕里边是一間灯光照得很亮的大厅,有許多美丽的姑娘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在說話!她們都穿了最华丽的衣服。使拉賽非常吃惊的是:他居然也听得懂她們的話;这一切都使他感到神奇古怪,好像走进了一个夢境。其中有一个姑娘,孤单地坐在紡車旁边,是众人中最美丽的。

“那一个准是貴夫人了吧?”拉賽問。

但貝萊輕輕地告訴他說,她只是一个住在森林里的穷姑娘,堡邸里的爵爷把她搶了来,現在正要逼她答应做他的情妇呢。你看,别的那些姑娘都去侍候她,她們跪在她面前,給她梳理金黄的头髮;但是她反而愈加不高兴。有时她感到悲痛得受不住,便張开美丽的嘴,把一片伤心从歌曲里唱了出来,这歌曲深深地感动了拉賽,使他不由得長嘆起来。

后来有一个又高又大的,生着一把大紅鬍鬚的汉子闖进大厅里来。拉賽發現他化裝得好像是参加狂欢节的人一样。

“这个人,我們給他做过一双好靴子的,”貝萊悄悄地說。“就

是堡邸里的爵爷，他要勾搭她了。”

“这家伙看样子就是个坏东西！”拉赛說，还吐了一口唾沫。“跟他比起来，岩石农庄里的庄主还算是个好人呢！”貝萊連連示意，叫他别做声。

那爵爷把别的妇人都赶走掉，开始怒气冲冲地踱来踱去，屡次瞪着白眼对那森林里的姑娘看着。“喂，你到底打定了主意没有？”他吆喝着，还像一条瘋牛似地哼着鼻子。随后他忽然冲到她身边，好像要动蛮的样子。

“哼！别碰我！”她喊道，“要不然，我就用这柄劍刺进我的心！你以为我是个穷人，你就可以买得到我的清白，呸！要知道穷人的名誉不是黃金买得到的！”

“这話一点不錯！”拉賽大声說。

但是那爵爷奸惡地哈哈大笑，捋着他的紅鬍子，凶惡地打着他的卷舌声說道：“是不是我答应你的还不够嗎？好，今晚跟我过一夜，我就給你一个十条牛的农庄，明天你就可以和你那个獵戶去結婚了！”

“閉嘴，你这个色鬼！”拉賽憤怒地喊起来。

他周圍的观众想叫他静下来，有人便把胳膊推推他的腰。“怎么，不准人說話嗎？”拉賽很不高兴地对貝萊說，“我虽然不是个牧师，不过要是那姑娘不答应，就应該叫他滚开；無論如何，总不能讓他在几百人面前肆無忌憚地公然發泄他的淫心！这簡直是个猪玀！”拉賽說得很响，好像这些話居然影响了那爵爷。他在那兒站了一会，眼睛瞪着前面，随后就叫了一个人进来，吩咐他把姑娘送回到森林里去。

于是幕落下来了，这时拉賽才松了一口气。頂楼上窟窿里的人又点上了灯，把它們挂了下来。“現在她总算脫身了，”他对貝萊

說，“但是我可不相信这个爵爷，因为他是个無賴！”他滿头大汗，似乎还不十分滿意。

第二場，舞台上出現的布景是一个森林。景致非常好看，地上开着天竺葵花，还有一道泉水从一片青翠的草叢里流出来。“这是用一个啤酒桶做的！”貝萊說，于是拉賽仔細看了一看，果然看見啤酒桶的口子，不过，做得实在像眞的一样。在背景的右边，可以看得見爵爷的堡邸，坐落在一个山岩上；前台横着一株倒下的大树，两个穿綠衣裳的獵戶騎在树身上，正在商量他們的坏計策。拉賽点点头，世界上这种鬼把戏他也懂得一些。

忽然他們听見了一个声响，便立刻蹲下身躲在大树背后，每人手里拿着一柄尖刀。寂靜了片刻。接着那姑娘和她的獵戶毫無戒心地从林中小路上走出来。走到泉水旁边，他們依依不舍地告了别；于是那獵戶便大踏步向前走来，迎接他那命中注定的横死。

这可太糟糕了！拉賽忍不住站起来，“当心！”他躁急地喊着，“当心！”坐在他后面的人便拉住他的大衣駡他，叫他閉嘴。“呸，見你們的鬼，这回我决不閉嘴！”他对他們揚一揚拳头說。于是他又把身子靠前些，“当心路上有人，你听見嗎？你性命有危險啦！有人躲在横倒的大树背后！”

那獵戶站住了，抬头望着他，兩个刺客也站了起来，睜着眼望着，男女演員都从后台出来抬头望着高处的观众。拉賽方才放心，知道那獵戶得救了。可是他因为自己这一番好心却受了难，戏院經理过来把他赶着出去。“我自己会好好地出去的，”他說。“一个正經人在这批家伙中間本来也受不了！”走在街上的时候，他高声地自言自語；他气憤極了。

“这不过是做戏啊，”貝萊垂头丧气地說。他心里着实为他父亲感到丟臉。

“这个你可不用教我！我知道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我也知道，即使叫我倒立起来，我也改变不了这件事情。可是这种下流事情决不能讓它再發生！要是别人也像我一样想法，我們就可以一起把那个爵爷一頓打死，尽管这件事情發生得迟了一百年！”

“可是，这是演員惠司脫呀，他每天到我們鋪子里来的。”

“是嗎？他叫做惠司脫，嗯？那么你就应該叫做傻瓜，会相信这种事情！我看見过一等人，他們有一种天生的本領，会一下子睡熟过去，变出一个死了好久的人来——不过沒有像这里这样的逼眞。如果你到幕后去看看，你会看見那个惠司脫像死人一样躺在那兒，另外有一个鬼附着他的灵魂出来了。我可不想要这种本領，这玩意兒太危險了。要是人家忘記了那个咒語，叫不回他的灵魂，那他就完蛋了，再也醒不回来，从此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那全是迷信！我知道这个戏里有惠司脫，他一出来我就認得出他！”

“哦，当然！你总是比别人聰明！無論什么事情，你准能跟魔鬼辯論得过！那么，他那样色迷迷地翻着白眼，你說这是开玩笑嗎？你要知道，如果她手里沒有那把刀子，他眞会扑在她身上，当着众人侮辱她的！因为你如果把过去的时代复活过来，这种行为就会發生了，不管有多少人在旁边看着。他們居然肯干这种事情，为了錢，哼，为了錢！現在我要回家去了！”拉賽不想再說什么，他把馬套上了車。

“你最好不要再去看这种戏，”临走的时候，他对貝萊說。“不过要是你已經着了迷，那么至少你应該身边帶一把刀子。啊，对了，我們会把洗过的你的衣服托屠夫楊森給你送来，礼拜六就送来。”

貝萊还是照样去看戏；他到底聰明得多，知道这不过是做戏。但是他以为这里还有些神秘的东西；这些人准有一种神奇的本領，

能够在每天晚上改变相貌，完全变成他們所演的另外一个人。貝萊私下想，只要他能爬得够高，他很願意做一个演員。

这些演員穿着飄飄蕩蕩的衣服，戴了奇形怪狀的帽子，揚長过市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騷动；人們都跑到窗口来看他們，老年人在他們背后唾駡着。当这些人在城里的时候，这个城市仿佛变了样。

每人的心都改变了。姑娘們夢見被人拐誘，从睡夢里哭出声来；她們甚至把窗子留一点縫兒；每一个青年男子都打算跟演員們一起逃走。那些沒有染上戏迷的人便去参加宗教集会，以抵抗这种邪气。

有一天，这些演員忽然都不見了，就像他們出現的时候一样的突然，留下的只是人們的一片疑云。

“混賬东西！”少师傅面色沮丧地說。“他們給我們上了一个大当！可是，無論如何，在他們这一行里講起来，他們还是有趣的人物。而且他們到过全世界！”

但是，在这件事情以后，他的身体就沒有办法再暖和起来，只好在床上躺了將近一个月。

第十二章

在冬季的晚上，外边又黑又冷，誰都沒有地方可去，大家都閑坐在作坊里，倒也舒服。去站在溜冰場旁边，冻得手脚麻木，看别人溜冰吧，哦，这味道，貝萊已經够受的了；如果去街上蹓躂吧，就在那么一条大街上，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地来回走，那也沒有意思，除非你有一身暖和的衣服，还有一个姑娘，可以讓你摟着腰一

起走。莫尔頓也不再喜欢耽在外边了，他冻得索索地抖，只想坐在爐边烤火。

因此，天一黑，他們便溜进作坊，抽出門上的鑰匙，挂在門廊里的釘头上，为了哄过叶貝；然后他們偷偷地在爐子里生旺了火，爐子前面擋了一塊板，使叶貝在巡邏过作坊窗口的时候看不見火光。他們紧紧挤着，坐在火爐脚下的架子上，胳臂搭着胳臂，这时，莫尔頓便把他看过的那些書里的故事講給貝萊听。

“你为什么專喜欢看这些無聊的書？”貝萊听了一会之后，便这样問他。

“因为我想知道一些人生和世界上的事情，”莫尔頓在黑暗里回答。

“世界上的事情？”貝萊以鄙視的口吻說。“我是要到世界上去亲眼看看的，書上的尽是些假話。不过，講下去吧，后来怎样啦？”

于是莫尔頓又照样很高兴地把他的故事繼續講下去。講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一样东西，便从胸前那个衣袋里掏出一个紙包：“这是鮑娣那兒拿来的巧克力糖，”他說着把那塊糖扳做兩半。

“她放在什么地方的？”貝萊問。

“垫褥底下。我睡下去的时候覚得背脊上很硬的。”

他們倆于是一边笑，一边吃巧克力。貝萊忽然說道：“鮑娣，她是个專吃童子鷄的！她在岩石农庄的时候把汉斯·彼得拐跑过，他才十五岁呢！”

莫尔頓沒回話，可是过了一会，他把头沉在貝萊肩膀上，身子在打顫。

“哦，你已經十七岁了，”貝萊安慰他似地說。“不过这也一样的傻；她虽然年紀不算大，也差不多可以做你的媽媽了。”

于是兩人都大笑起来。

在工作日的晚上，他們可以更舒服些。那时爐子里公然生旺了火，甚至一直生到八点鐘之后，灯光也照得很亮，莫尔頓这时也在那里。左鄰右舍都到作坊里来閑坐，寒冷虽然是一切东西的障碍，但却引起了人們种种宝貴的回忆。这时候，好像整个世界都溜进到他們作坊里来了。叶貝談起了他在京城里做学徒的年代，談到一八一四年大不景气的情况；他甚至还講到十九世紀初，哥本哈根还是一个很古怪的京城，那时候老年人都戴着假髮，人們出門的时候，手里总是揮着鞭子，当学徒的全靠礼拜日到人家門口去討飯才能維持生活。啊，那是个好时代啊！后来他回轉家乡，想自己开鋪子做老板，可是同業公会不准許他，因为他年紀还太輕。因此他就投身在海船上当厨司，一直飄到南方，那边的太陽光很凶，連瀝青都給溶化掉，甲板上热得燒痛你的脚。船上那伙人都是愛寻欢作乐的，叶貝年紀虽然小，可是也不亞于他們。在馬拉加，他們哄进一家小酒店，把所有的西班牙人都从窗口里扔出去，然后和店里的姑娘作乐，直到滿城的人都来找他們报仇，他們才逃回船上。叶貝沒有赶上，船已經离了岸，所以他只好跳到海里游水去追船。岸上的尖刀乱扔过来，紛紛落在他身边海水里，一柄刀子戳进了他的肩胛。叶貝每次講到这里，总打算露出背脊来給人家看那个伤疤，但总叫安德萊給阻住了。这个故事，貝萊和莫尔頓已經听了几十遍，可是他們永远听不厭。

面包师姚尔根大半生都在大海船上当水手，北洋南海全都到过，这时便談到絞盤，白熊，和西印度的黑人美女。他轉动着絞盤，于是那条三桅大船便开出了哈瓦那海港，所有的听众都好像跟他一起出海了。

“嗨呀，嗨呀，嗨！

轉起絞盤把船开！

讓姑娘們去哭吧，

我們唱着歌兒出了海！”

他們就这样地轉着走，十二个水手并排把胸口抵在絞盤杠上，推动那沉重的絞盤；船起了錨，帆鼓滿了風。而从他的話語中間，你仿佛可以听出他在每一个海港里都有一个情妇。卞列格拉夫只好給自己画个十字，他生平除了憐憫穷人之外，絲毫沒有什么成就。但是从那少师傅的眼神里，你可以看出他是在夢想着飄洋过海，去周游世界，去周游世界！木脚拉尔生，他在冬天里，总穿着藍色海員大衣，戴上皮帽子，靠贍养金过着較好的日子，到了春天，便离开他那座美丽而坚实的磚瓦屋子，裝作一个穷苦的風琴手流浪到海外去。这时他便給大家講京城里的动物园，和霍尔姆大街上的新聞奇事，还有那些依靠京城后院的垃圾桶过活的奇怪人物。

貝萊每动一动就覚得身上格格地响起来；他的骨骼正在發育，要想伸張出来；他身上每一部分，每一角落，都好像在不安定地長大起来。他是首先感到春天来临的人；有一天，他忽然好奇地想起。要看看自己的臉到底变成了怎么个样子。他从来沒有对自己發过这个疑問。他常常到一家玻璃店里去找碎玻璃，于是有一次他問他們討了一塊破鏡片。可是这面破鏡片照出来的毫不準确，于是他心里就覚得自己是个相貌很醜的人。

从此以后，人家对他的仪表有什么意見，他便加以注意了。偶尔有个姑娘对他盯上一眼，他的臉也不像从前那样圓滚滚的，給人家做戏弄他的資料了。他的金色的头髮起了波紋，一綹幸运的鬈髮还是很頑强地拖在前額上；他那双招風耳朵也还是大得可怕，为了要使它們貼紧头皮，他常常把便帽拉得很低，可是沒有用处。他已經長得又高又大又坚实，簡直超过了他的年龄，作坊里的陰沉空气

已沒有能力摧殘他那副血色旺盛的臉兒；現在，他对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害怕了，特别是当他發怒的时候。他想出几百种运动方法，来滿足他身体的需要但是全都不中用。每当他弯下身去用槌子槌东西的时候，他就覚得全身骨节都在用力。

一天，海上解冻了，冰塊都流出海去。船都裝齐了船具，又裝上了粮食，随后便跟着冰塊一起出海去了。城里的人都开始打算着新的生活，大家想起了青翠的树林和夏季的服裝。

有一天，来了許多小漁船！它們都是从艾拉維克，諾吉森或别的瑞典海岸的漁村里开来的。它們很輕快地掠过海面，在古怪的三角帆底下，船身傾斜得很厉害，望过去很像許多飢餓的海鷗，側着一个翼尖，在海面上掠过，找魚吃。在它們离岸还有一里路的时候，城里的漁民便开槍欢迎它們。它們是不許开到当地漁港里来停泊的，只能借用城北的旧船塢，在那里抛錨和晒網。城里的手艺人都哄到海港上来，他們談論着这些从一个比他們更穷苦的地方来，想从本城漁民嘴里搶飯吃的外国强盜，这些人力大胆粗，不怕風浪險惡，捕魚总是滿載而归的。每年春天，人們都說这些話，但是当他們自己要买鰲魚的时候，却又去向这些瑞典人买，因为他們的价錢比蓬霍尔姆的漁民来得便宜。“难道我們的漁民都穿皮靴嗎？”叶貝問。“不，他們天天都穿木鞋，礼拜日和工作日全一样。讓做木鞋的人跟他們去打交道罢，誰的魚最便宜，我就买誰的！”

春天也好像跟着这些身材瘦小而筋骨强壯的漁人一起来到了。这些漁民唱着歌在街上走过，引起了城里小市民的嫉妒。他們每条船上都有女人，帮着縫补和洗晒魚網，她們成群結队地打貝萊的鋪子門前走过，到本城的貧民区，也就是“大力士”家的附近，去找她們的老住处。这些年輕女人，脚上穿着美丽的拖鞋，鵝蛋臉上裹着黑色的头巾，身上穿得花花綠綠的，貝萊看見她們。想起了許

多朦朧的兒时的回忆；那些他經历过而仿佛早已記不清的事情，一向靜靜地潛伏在他心里，好像久已消失；現在却像一陣暖風似地从他所不認識的人身上吹来。

如果碰巧有一个姑娘手里抱个娃娃，于是城里人就有了談話的資料。是不是又像去年那样，是商人龙特的孩子？这位龙特，从去年以来，大家都叫他“鰲魚販子”。或者是不是那个十六岁的学徒的？这学徒还剛才离开他的牧师和老师，就干下了使他們丟臉的事。

揚斯帶着他的手風琴出去了，貝萊赶紧把作坊收拾齐整，一把拖着莫尔頓奔到絞架山上，因为莫尔頓不能跑得这样快。城里所有的青年人都在那兒玩；但总是那些瑞典姑娘帶头。她們跳舞，打迴旋，直到她們的拖鞋都飞掉，于是大家爭着去搶。但是在礼拜六，漁船不出海，那些漁人都皺着眉头赶上来夺回他們的女人，于是就会大打一架。

貝萊也很起劲地參加这一切，他的手艺拘束了他的身体，使他無法施展他的本領，現在却是他显显身手的好机会。他渴望着要表現一些英雄行为，常常故意走到打架的人旁边去，因而也常常挨到一拳。他起先只和莫尔頓跳舞，后来有一次他居然鼓起勇气来要求一个姑娘和他一起跳；可是他很靦腆，为了克服他的靦腆，就跳得很滑稽；跳到半中間，他忽然丟下那姑娘，讓她莫明其妙地站在那里，自己却一溜烟走掉了。“这个蠢家伙！”他听見背后有人在笑他。

他以他的特有的姿态去参加这种娛乐，貪圖發泄他的体力，而不考虑明天或明年的事。如果有一个多情的少妇要想獵取他的青春，他便像馬一般踢起后腿，頑皮地跳儿跳，跑开了。但是当男男女女勾頸搭背地唱着歌走回家去的时候，他却很高兴参加唱歌，他

和莫尔頓也互相挽着胳膊跟在大家后边。这时月光从海上照过来，被一片白色的薄霧籠罩着的松树林里，到处都有歌声，在这些成双成对的游伴經过的小路上漸輕漸远地消失掉。歌辞的意义本来很悲哀，但是从輕快的心里唱了出来，反而成为表达他們的快乐的歌曲了。

把你的金头髮梳个髻子，
今年你会生个兒子，
你流泪哭泣都沒有用处，
九个月的光陰如駛，
那时我会再来看你。
九个月轉眼过去，
悲哀又重新开始。

他們一对一对地走遍全城，歌声也还不停止。僻靜的小巷里也充滿了歌唱愛和死的小曲，老年人听了，从枕上抬起头来，把睡帽歆在一边，对这种輕狂行为搖头表示不滿。但年輕人却毫無顧忌，他們热情冲动，終于暢所欲为了。到后来，有那么一天，他們才知道老年人的話有道理，这时他們的血也不再沸騰了，留在他們身上的后果是一副沉重的負担。"我們的話不錯吧？"老年人說；这时年輕人只好低下头，看着前面一段又長又糟的生活，若不是补行一个倉猝的婚礼，就得永远給一个女人負担贍养費，而且在一个門第不相当的婚姻中，他們便一輩子受到耻辱和嘲笑。他們从此絕口不談要到外边去見見世面，找他們的出路；他們往常在老年人面前总是趾高气揚的，要求青年人的自由，現在呢，他們只好服服貼貼地低首無言，誰要是提起了他們那件英雄事業，便滿臉羞慚地睒睒眼睛。不甘心忍受这种命运的人，只好在夜里偷偷地离开本島，或者在法庭上硬不承認。

少师傅有他自己的娱乐方法。追求姑娘的玩意兒他并不参加。在太陽眞正暖和的时候，他就坐在作坊窗前晒背脊。“啊，眞舒服！”他搖动着身子說。貝萊就去摸摸他的皮短袖，看太陽到底發揮了多大的力量。“喔，眞的，春天来啦！”

在作坊里，他們按着槌子的节奏吹着口哨或是唱歌；有时，这一間黑暗的鞋匠作坊簡直变成了一家鳥雀店。“謝謝上帝，現在我們到了春天啦！”少师傅安德萊再三地說，“可是春天的报信人今年却沒有来。”

“也許他死了，”小倪喀思說。

“你說加里巴提死了嗎？不，我的天，他一时还不会死的！我記得他一年到头都是那个样子，而且总是喝得爛醉的。嗨，他一輩子不知喝了多少老酒，这个家伙！可是，像他这样好的鞋匠，你就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出个对手来。”

一天早晨，小汽輪到埠之后不久，有一个瘦長的、肩膀尖削的人，一头鑽进作坊門来。他的手和臉都給早晨的冷气冻青了，他的臉頰还有点兒腫，可是眼睛里却显得精神奕奕的。“早安，伙伴們！”他揚揚手說。“你們都好？师傅也好？”他把帽子挾扁在左胳膊底下，跳舞似地走进到作坊里。他的外衣和褲子飄飄蕩蕩的，一眼就看得出里头沒有穿內衣；脚上也沒有袜子，就那么赤着脚穿鞋，脖子上裹了一条很厚的圍巾。这种神情态度的手艺人，貝萊倒是生平沒有看見过；这位加里巴提說起話来，声音很特別，像在打鈴似的。

“喂，孩子，”他輕輕地拍着貝萊的肩头說，“你能不能給我找些喝的？一点点就行，馬上就要，我快渴死了。师傅反正可以挂賬的。嗨！索性拿一瓶来罢，省得你跑第二趟。”

貝萊跑了去，不到一分鐘就回来了。加里巴提很懂得做事，应

該怎样快手快脚；他已經束上了作裙，正待开始工作。他从貝萊手里接过酒瓶，反抛过肩膀，用另外一只手接住了，把大拇指在瓶子中段一按，就喝了起来。喝过以后他把酒瓶給人家看。“剛喝到我大指头按着的地方，不是嗎？”

“喝得高明！”小倪喀思說。

“就是在黑夜里也能做得到，”加里巴提得意地揚着手。“叶貝老爹呢？他还在嗎？他是个好人！”

安德萊在外边敲着板壁，睜大了眼睛說道：“他来了，在那边！”过了一会兒，他穿好衣服，走进作坊里来。他很高兴地談談說說，可是加里巴提却不大开口；他坐了一夜船还不很清醒呢。

大家都好像染上了一种狂热；惟恐失掉什么东西。今天誰也不憎厭他自己手里的工作，每人都高度地發揮着自己的才能。加里巴提是从广大的世界上来的，他那身輕飄飄的衣裳上处处都在發散出他的奇遇异聞。

“为什么他还不講給我們听呀！”貝萊連坐也坐不定，悄悄地对揚斯說。人人都在等他开口。可是他竟不开口，眞是只有天曉得。連少师傅都不敢催問他，只好耐着性子讓他沉默無言，小倪喀思也服服貼貼地讓自己被他当一个学徒似的对待。

加里巴提忽然抬起头来。“哦，我不是到这里来閑坐的！”他高兴地說。“生意好吧，老板？”

“这里生意清淡得很，可是总有請你做的东西，”少师傅安德萊回答說，“还有，我們接了一件定貨，要做一双結婚鞋子，用白緞子縫上黃綫；可是我們还沒有正式动手做呢。”他說着对倪喀思丢了个眼色。

“不是黃綫縫白緞子，师傅；白緞子，不錯，可是要做白滚边。”

“这是不是巴黎的时样？”安德萊兴奋地問。加里巴提聳聳肩

膀，說道：“别談巴黎的时样啦，安德萊师傅；我們这兒旣沒有做巴黎鞋的皮子和工具；也沒有一双配穿巴黎鞋子的脚。”

“媽的！难道它們这样时髦嗎？”

“时髦！当然罗！我可以把一只巴黎女人的脚捏在手掌心里。她們走路的时候簡直是脚不碰地的！你还可以用攪过的奶油給巴黎姑娘做鞋子，穿上剛好。要是你給她穿上一双我們丹麦女人的鞋子，她馬上会跌到陰溝里去了！”

“天啊，他媽的！”少师傅說着便急急地走向切皮間里去。

从来沒有一个人像加里巴提那样馬上就能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他搬了一个小凳子到桌子边，立刻就熟練地做起工作来。他要用到什么工具。也不消东寻西找；他的手自然而然地会伸到那工具所在的地方，好像有一根看不見的綫在引导他。他那双手在从容地、自动地做着这一切工作，而他的眼睛却看着别处；不是望着外边园里，便是瞧着少师傅，或者看着学徒們的工作。貝萊和别的学徒，总得时时看好手里的工作，他們看到加里巴提这种工作态度，簡直以为非常奇怪。等到他們有工夫抬起头来看看的时候，加里巴提已經把要用的东西都安排好，坐在那里一面做工，一面还望着隔壁房里的少师傅——今天少师傅在亲自动手縫鞋呢。

这时叶貝跑了进来。他怪大家沒有把加里巴提到来的消息通知他。“您好啊，老板，您好，老前輩！”加里巴提站起来鞠着躬說。

“唔，”叶貝得意地說，“要是現在还有老輩的話，我准算得上一个。但是如今做手艺的情形很坏，沒有人瞧得起，誰要是連他自己都瞧不起，还要到哪兒去叫人家瞧得起他呢？”

“你是說少师傅吧，嗯？”加里巴提笑着說。“不过时代是变了，叶貝师傅；用墊膝皮打人的事沒有了，尊重什么人的事也沒有了；是的，那种日子已經过去了！人們在七点鐘上工，做到六点鐘歇

工，于是，再会！如今大城市里都是这样！”

“这就叫做‘賽会主义’嗎？”叶貝輕蔑似地說。

“不管它是什么，在我反正都一样。我加里巴提爱做就做，爱走就走，随自己的便。如果我要求多給些工錢，依了我，那就叫你一声老板，留下来了；要是不依我，轉身就走，对不起，再会！天下奴隶有的是，你另外找人罢。”

别的人工作都做得不多，他們只顧看加里巴提怎样工作。他已經喝空了酒瓶，現在他的舌头上过油了；少师傅向他問長問短，加里巴提便滔滔不絕地講下去，还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势。他那双手屢次丢下工作，然而他的工作还是快得惊人，好像是工作自己在进行似的。他注意的倒是别人的工作，常常在适当的时候給他們一些指示；他糾正了他們运用工具的姿势，还教他們种种刀法，使鞋跟或鞋底可以做得更好看。人家的工作做得稍稍有点錯誤，他好像馬上就感覚得到；他的精神貫徹在整个作坊里。“人家在巴黎做工就是这样的，”他說，或者說，“这是紐侖堡派头。”他講起維也納和希臘来，总是活灵活現的，好像就在眼前的事，好像那些地方就在对面船主艾勒比家的树底下。在希臘京城雅典的时候，他还到王宫里去过，希腊国王还和他握过手，因为在外国地方，本国人总特别亲热些。①

“他待我很客气，可惜他已經吃过早飯。除此以外，这可不是一个旅行的好地方，那边压根兒沒有鞋匠。我来介紹你們一个地方罢，意大利，那地方有鞋匠，可是沒有工作。不过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个城一个城的去討飯，包你沒有問題。他們不像德国人那样的忙忙碌碌，你每次向他們要一点东西，他們就会說，‘請进来，

---

① 1863年至1913年的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原是一位丹麥的亲王。

这里有些活兒可以讓你做！'那边气候很热，睡在光地上就够暖的。酒很多，連陰溝里都是，不过这只是剩下的劣等貨罢了。"加里巴提說完，把空酒瓶高高擎起，眼光不住地向擱架上溜，少师傅对貝萊睞睞眼，于是貝萊又奔出去給他补充了飲料来。

貝萊身上的热血沸騰起来，耳朵里直响。走啊，走啊！他必須远走他方，像加里巴提一样地到处去游蕩，在葡萄园里躲过宪兵，趁人家到田里去工作的时候偷他們挂在烟囱旁边的熏肉。在他和他那些同伴的身上，这时都有一个鬼在大肆活动，一个职業的鬼。他們用手指非常爱惜似地去碰他們的工具和材料，他們手里拿的每一样东西都好像在告訴他們一种秘密。平时对着这作坊觉得又气悶又厭膩，現在却毫無这种感覚了，擱架上的每一样东西都使他們發生兴趣；連最討厭的东西也好像有一个光輝的生命。

晨曦临照，世界展开在他們面前，像一个灰蒙蒙的仙境，縱横交織着許多被灰塵染白的道路，都是加里巴提所曾走过的。他曾为了一塊面包和黄油，把他的职工証卖給一个同業，因此他就沒有了証件；德国警察追捕他，他便伏在葡萄园里躲了十四天，这一番痛苦所得到的报酬是吃了許多葡萄，染了一場霍乱。后来他衣裳上生滿了虱子，使他不能再往前走；他就躺在地上，讓人家把他抬到一个小鎮上。"这是个小客棧嗎？"加里巴提問。不錯，果然是一家小客棧。他就講了自己的故事，說是碰到了强盜。于是那些行善的人就讓他睡在床上，把他的衣服放在火爐边烘干。加里巴提打几声鼾，便把那擱衣服的椅子推近火爐一些；又打一陣鼾，又把椅子推近一些；等到衣服給火燒到很旺了，他便号啕大哭，誰都劝他不住。因此人家就給了他很好的新衣服和新証件。此后他又堂而皇之地上路走，重新过着流浪求乞的生活，一路翻山越嶺，到过許多大江大河边上的大城市。有些城里，流浪的手艺人，除非幸幸

苦苦地做工，否則休想得到錢。还有一些混賬地方，那里有些德国的小客棧，把你当做囚犯看待，晚上睡覚的时候，都得在一条很長的走廊里，把通身衣服，連同內衣一齐脫掉，然后有几个人来把你的衣服仔細檢查过，給你安全地保管起来。这种小客棧只有一大間空無一物的房間，可以讓三四十个全身精赤的旅客过夜。

巴黎，这个名字就像一个爆仗，在你耳朵里爆响！加里巴提在那边干过兩年活，又因为过路的关系，到过那边一二十回。巴黎的繁华，是全世界一切的繁华，全世界一切新發明新花样都得向这里看齐。巴黎城里沒有一个規矩的鞋匠肯替一个"三桅大船"縫补她的骯髒鞋子；她平时总穿一双踏爛了底的高統皮靴，要是生意不好，她就只好穿木屐。在巴黎，有許多女人穿的鞋子要值到五百法郎一双，她們的神气态度都像一位皇后，每年进賬总有百把万法郎，可是她們实在只是一个妓女。百把万！說这話的如果不是加里巴提，所有的鞋楦头早已都扔到他头上去了！

貝萊也沒听清他师傅对他說的話，揚斯正在急急忙忙的調蠟。人家叫他打掌，他却把人家的鞋面切坏了。他們都好像被这个神奇的人物所迷住，連工作都心不在焉了；而这个神奇的人物呢，他尽是把酒往喉嚨里灌，这些酒都变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全世界景致的万花筒，而他手里还同时在做出神迹似的工作来。

消息馬上傳播出去，有許多人来拜訪加里巴提，想跟他握握手。克劳生来借几个楔子，馬克尔也厚着臉皮进来借一副最大的鞋楦。老鞋匠特雷叶謙虛地站在一个角落里，每听人家說一句，总是連連的說"是的，是的！"加里巴提已經和他握过了手，現在他可以回到他那又黑暗又骯髒的鋪子里去，享受他老头兒的孤独了。这个天才的手艺匠感动了他，而且从此以后，就使他那拙劣的縫补工夫显得很光荣，因为他和这位在出去打法国人的时候曾經亲自給

德国皇帝做过一双軟木底靴子的人物握过手。瘋子安克尔也来了，但是他沒进屋里，因为他怕見陌生人。他在院子里，沿着窗子底下来来往往的踱着，不时对屋里張望一眼。加里巴提把手拍拍自己的額角，对他点点头，安克尔也照样做了一遍。他的神气好像登时想起了一个好笑話，但又勉强忍住笑，像一个小孩子必須躲到一个角落里去独自回味他的喜悅似地跑掉了。面包师姚尔根也来了，他兩手按在大腿上，傴着身子，嘴巴張得很大。“我的天哪！”他不时嚷着，“誰听見过这样的事情！”他看着那根白絲綫从鞋底里穿进去，沿着底边显出了一串銀色的珠子。珠子一顆顆地显出来，加里巴提的胳膊飞揚着，一下子碰着了面包师的腿股。“我妨碍了你嗎？”姚尔根問。“沒关系，你尽管坐着！”于是他的胳膊又揮揚出来，錐子尾巴碰在面包师身上，輕輕地响了一声。“我确实妨碍你了，”姚尔根說着便讓开了一些。“一点也不碍事！”加里巴提一边回答，一边把錐子戳进鞋底里。接着他的胳膊又向外揮出来，但是这一回却是錐子尖头向着面包师了。“哎喲，我看我是妨碍着你了！”姚尔根一边說一边摩擦着他的后股。“一点也不碍事！”加里巴提很客气地說，还招了招手，“尽管坐过来些。”“不用不用，謝謝！不用，謝謝！”姚尔根老爹勉强笑了一笑，踉踉蹌蹌地走了。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加里巴提总是讓人家爱看就看，爱走就走。人家把他看做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还是若無其事的把酒瓶凑在嘴边，喝到解渴为止。他坐在那兒，不假思索地动用着刀子、皮子和絲綫，熟練得好像他已經在那張小凳子上坐了一輩子，而不是剛才来到的。下午才过了一半，他的优越無比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一双出色的緞子鞋，精細得像一片劍刃，閃着雪白的亮光，好像剛才由一根魔杖点化出来，正等待公主的脚穿进去。

“你看，好家伙！”师傅說着就把这双鞋遞給小倪喀思，倪喀思又把它傳給大家看。加里巴提把他那头髮剃得很短的腦袋往后仰着說道：

“你們不用說这双鞋是誰做的，人人都看得出来。譬如說，这双鞋給帶到茹特蘭，在那里給人家穿坏了扔在垃圾箱里。过了几年，一个穷汉来揀垃圾，把一塊鞋底翻了出来，恰巧有一个流浪的鞋匠坐在陰溝边吃晚飯，便將他的拐杖把这塊鞋底撥到身边。‘这塊鞋底啊，’他就說，‘一定是加里巴提做的鞋子上掉下来的，要不然的話，就算我瞎了眼，哼，的确是他做的。’要是他这样說，那么他准是从巴黎或者紐侖堡或者汉堡这些地方来的了。我这話不錯嗎，师傅？”

一点也不錯，少师傅安德萊可以保証这不是胡說，他从小就和加里巴提一起在大路上和各大城市里流浪，他蹺着那条瘸腿跟着加里巴提，对于加里巴提的許多英雄事迹，他記得比加里巴提自己还清楚。“你就在我們这里耽下罢，”他劝誘似地說。“我們要把生意搞兴隆起来，我們要把全島上的好生意都接下来。”加里巴提对他的建議并不反对，他对外边的流浪生活，实在也过膩了。

克劳生也很願意加入他們这一伙；在当时在場的人心目中，这个建議簡直是个美好的夢，它將使他們这一門手艺恢复过去的水平；也許还能大大地改进，使这个小城能够和哥本哈根竞賽呢。“你到底得过多少奬牌？”叶貝問，他这时站在那兒，手里捧了一張裝在鏡框里的奬狀。加里巴提聳聳肩膀道：“不知道，老师傅；人老了，手勁兒也不成啦。这是什么？您叶貝师傅得了个奖牌嗎？”

叶貝笑着說：“这个东西我得感謝一个叫做加里巴提的流浪人呢。四年前他在我們这兒，帮我得了这个銀牌！”

不錯，这件事情，加里巴提确是早巳忘了，因为他每到一个地

方，总要留下奬牌。

“不錯，說不定有百把个老板在夸口他們的荣誉呢。我們是第一等的作場，你看，我們得了銀牌奬！至于那个做出这件手艺来的人，他只拿到了論日算的工資，外加一杯酒，跟着就是——‘再会罢，謝謝你，加里巴提！’你看我到底得了什么好处，叶貝师傅？树林子有的是，尽有地方躲着換襯衫，可是襯衫呢，老板？”

他好像很頹丧似地停了一下。

“只有在巴黎的时候，劳蘭給了我兩百法郎，因为我替他获得了一塊金牌；此外就总是——‘你看，我口袋里瘪得很呢，’要不就說：‘我有一条旧褲子給你，加里巴提。’可是現在，我跟你說，这都完了；我加里巴提再也不給有錢人的磨坊去送水了，因为我現在是个‘賽会主义者’了！”他說着拍了一下桌子，使桌上的玻璃杯都震响起来。“最后一个是科侖的弗朗茨。我給他做了些軟木底的高統靴。他是个吝嗇鬼，叫我非常不高兴。我說：‘恐怕这里不够資格得奬牌吧，老板，这里的空气太叫人不舒服了。’于是他再三再四地給我說好話，求我别走。‘可是怎样也不会得到奬牌的。’我就这样对他說。最后他叫老板娘給我送咖啡和維也納面包来請我吃，当然是为了調停这件事。要不是这样，她平时簡直像一位帶着小厮坐馬車出門的貴夫人呢。但是这一回，我眞火了。最后，总算看老板娘的面子，双方才妥协下来。”

“他手下职工有多少？”叶貝問。

“啊，总有三四十个。”

“那他准是个好脚色。”叶貝用搶白似的口吻說。

“好脚色，哼，他簡直是个流氓！他手下有許多职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工資又不是搶他們的！”

这时候加里巴提很不愉快；他解下皮作裙，把帽子一推，斜欹

在腦袋上，站起身到城里去了。

“他是去找姑娘的！”少师傅說；“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姘一个姑娘。”

到八点鐘，他又拖着步子回到作坊来。“怎么，你們还坐在这兒？”他对学徒們說。“在别的地方，人們早已歇工兩个鐘头了。你們却在这兒弯腰曲背地坐十四点鐘，这是哪一等奴隶呀？罢工吧，他媽的！”

学徒們蠢头蠢腦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罢工，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少师傅进来了。

“現在最好讓我睡一忽兒，”加里巴提說。

“給你在切皮間里架了一个鋪，”少师傅說。可是加里巴提把外衣一卷，做个枕头垫在腦袋底下，就在窗边長凳上躺下。“要是我打鼾，你就擰我的鼻子，”他对貝萊說，过后便睡熟了。第二天，他做了兩双黄綫縫的孩子皮鞋，叫小倪喀思做起来，就得整整三天功夫。为了加里巴提答应留下来，安德萊师傅便重新做了計划。“我們要拆掉一堵牆壁，装一个大櫥窗！”加里巴提表示贊成，大家都覚得他的确想从此住定下来，不再流浪了。“但是也不用太大，”他說，“这里到底不是巴黎。”他喝了几口酒，不再开口，兩只眼睛瞪着窗外的浮云。

第三天，加里巴提开始表現他的本領。并不是他做了更多的工作，而是把一根粗棍子拋在空中，只一拳就把它打做兩段，又兩手拿了一根棍子，聳身一跳，跳了过去。“人应該运动运动，”他栗碌不定地說。他又把一个鞋錐子竪立在一个楦子面上，向前一抛，那錐子就插进一只靴子底的一个洞里。

忽然他丢下了他的工作。“借我十个克郎，老板，”他說；“我要

去买一身像样些的衣服。現在我既然在这兒当伙計，可不能再穿得破破爛爛的像个叫化子。”

“你最好还是把这件活兒做完了罢，”师傅把加里巴提丢下的工作交給小倪咯思，一面悄悄地說，“我們再也看不見他了。”

果然如此。他規規矩矩地到城里去买东西，后来，据說很偶然的，像一陣旋風似地吹到不知哪兒去了。“也許他已經趁船到德国去了，”师傅說。

“可是他連再会也沒說一声！”师傅只是聳聳肩膀。

他簡直像一顆流星！但是对于貝萊和其他学徒，他却还有許多别的意义。在这三天中，他們所学到的东西，比他們整个学艺时期里所学到的还多。他們对自己的手艺看到了光輝的远景；这已經不再是小街角上的小生意了；他們已經跟着加里巴提到广大神奇的世界上去漫游了一遭。貝萊热血沸騰地一心只想出去流浪，現在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了：他要能像这个天才化身的加里巴提一样，抗着一根棍子一个背包，大踏步走进大城市去，好像受到軍乐队欢迎似的。

加里巴提这一次短暫的来訪，在他們身上都保留着深刻的痕迹。他們好像一下子都脫穎而出，运用工具的手段也更自由更大胆了；他們看見自己的手艺在眼前光輝地完成，好像陈列着一种艺术品。这一只大鳥飞过时的風，在这小作坊里的这些小人物头上，扇动了好久。

这一陣吹在他們耳朵里的風，就是这种手艺的精灵，它从他們头上飞过。在它雄健的翅膀上帶着：天才和本領。

但是貝萊心里还有一件东西不明白，那就是加里巴提所說的“罢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十三章

在乡下的家里，你能感到快活和安全，但是在城里，这就不可能。这里永远有一种后虑在叫你耽憂，在阻撓你的脚步。許多人跑到城里来寻求幸福；这些都是被貧困逼得不肯再乐天安命的穷人。他們已經等得不耐煩，决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好，現在他們来到了城里，誰知却一交跌进了灾难。他們陷在那地方，动都动不得，越是掙扎，陷得越深。但是他們还要用尽全身之力掙扎下去，最后总是連性命一起送掉完結。

貝萊常常想知道：城里到底有多少穷人。为什么他們不努力去求得更美好的生活？其实呢，他們人人都有这种願望，可是誰都得不到。为什么呢？他們自己完全不知道，只是低倒头，好像屈服于一种符咒之下。如果他們居然抬起头来，那准是去寻找穷人的慰籍品——酒，或者去参加“兄弟会”。

貝萊对于这些事情也不很了解。对于这种从貧困中产生出来的快乐的陶醉，他的感覺也很模糊，好像这是一个朦朧而神奇的到达光明的美夢。他不懂得这种光明为什么終究不能得到，但是他也决不甘心就此放手，不再順着他的本能，拚命往上爬。除此以外，他所知道的事情可多呢；一塊七拼八湊的破玻璃窗，一个头垢很厚的孩子的头，都意味着是通到人間地獄里去的一个門戶；这是他从小就过慣了的地方，所以他很熟悉，蒙住了眼睛也能在这里头走路。他并不十分重視这个人間地獄，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的知識却在繼續增長。他能一見面就跟穷人处得很亲热，因而知道了每一間破屋子里的悲惨故事。他的一切所見所聞，竟是千篇一律，使人

厭倦的；說来說去，都是那些永远不变的渴望和同样的失敗。关于这个問題，他并不多加思索，但是它却像一股压力似地侵入了他的血液，淸洗了他的自高自大，約制了他的好奇冒險。每当他把头擱在枕上要睡覚的时候，他的血液的永不停止的跳动，在他耳朵里就好像一群疲憊不堪的穷人的脚步声，永远在盲目地摸索着通到光明和幸福的大路。他并沒有在意識上了解到这些，但是这情况却使他每天的生活都麻痹了。

城里的中等社会，到現在为止，貝萊还是非常陌生。大多数市民都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但是他們都很巧妙地掩飾着这种实情，好像他們唯一的欲望就是維持面子。

"錢！"少师傅安德萊說；"城里所有的老板总共只有一張十克郎的鈔票，它在一只只手里收进付出。它要是在誰的手里停留得太長久，其余的人就沒有錢了！"流动資金的缺少把他們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他們还把船主孟森的財富作为夸耀，城里到底还有几个財主呢！此外，每人都有一种理由可以夸耀自己的身分，有人曾經把鞋子运到西印度去卖，有人曾經給县長的女兒做过一架結婚的新床；他們儼然地拿着他們特殊身分的架子，神气活現地瞧不起人。

貝萊也老老实实地想跟着走他們的道路；对他上面的人便笑臉逢迎，对他下面的人便疾言厉色；总而言之，就是像亞尔弗萊那样地拚命往上爬。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却另有一股勁兒在往另一方向活动，不断地把他拉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和街上那些頑童的冲突已經自然而然的結束了，这些簡直是毫無意义的事。現在，貝萊已經在他們家里进进出出，而这些孩子呢，自从領过坚信礼之后，都成为他的同道了。

街上的頑童和上学的孩子之間是結下了不解之仇的。他們罵上学的孩子是"猪羅"，因为他們背上的書包像个猪槽。貝萊在这

件事上，取了中立的态度，虽然他甘心忍受比他高的人对他的侮辱和輕蔑，認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如爸爸拉賽說的，"有些人是生来就应当發号施令的，有些人是天生就該服从命令的。"

但是有一天，他居然和一个上学的孩子打了一架。当他把一个邮政局長的兒子打倒在地上，弄得他一身新衣服全都骯髒了之后，他才發現他和那些少爷們从此有了一笔宿賬，使他們不敢再瞧不起他。他在一个孩子的臉上打了一巴掌的时候，好像他手里就贖回了什么似的；他把那些华美的衣服踩在汚泥里的时候，好像就感到特别痛快。当他痛打一个"猪玀"的时候，他总是挺起劲的，一边笑一边想到爸爸拉賽一旦看見了，將会怎样的速速画十字！

一天，他碰到三个高等小学的学生，他們馬上就一閧而上，把他包圍起来，用書毆打他，每一下都好像在报仇泄恨似的。貝萊把背靠在牆上，用他的皮褲帶保衛自己，但是畢竟对付不了他們三个；因此他对准其中最大的一个，在他小肚子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馬上轉身逃跑。那孩子滚倒在地上痛得直叫，貝萊奔到街的另一头，看着其余兩个孩子怎样忙着把他們的同伴攙扶起来。他自己呢，只是眼角上給打出了烏青塊。

"你又跟人家打架啦，你这个小鬼？"少师傅問。

沒有！貝萊回答說，他只是跌了一交，把臉跌青了。

傍晚，他到港口去看輪船开走，并且給彼得送行。他的心情很不好，仿佛預感到什么惡兆似的。

輪船旁边挤滿了人。靠在欄杆上的是一群今年新出道的手艺职工，这些是最有勇气的了；其余的那些都已經改了行，或則去做邮差，或則去做农庄工人。"沒有一家鞋匠鋪里需要我們，"他們沮丧地說着便放弃了本行。当他們的結業工作完成之后，他們馬上

就走出了师門，每改一行都得重新当学徒。但是輪船上这一批是渡海到京城里去的，他們要去繼續干他們的本行。这小城里的几百个学徒都热閙地聚在碼头上，不时欢呼着“烏啦！”因为这些动身出門去的都是为他們去打天下的英雄好汉。“我們跟着你們就来！”他們叫喊着。“給我找一个地方，喂！給我找一个地方！”

爱米尔和几个碼头工人一起站在碼头倉庫旁边看着。他的时机早已过了。这个年紀最大的学徒沒有出門的勇气，他現在是在本島的南区当邮差，晚上給人家修补鞋子，以維持生活。現在，彼得高高地站在甲板上，揚斯和貝萊站在底下碼头上，抬起头看着他，好不羡慕。“再会啊，貝萊！”他喊着。“回去代我問候叶貝，你告訴他，我再也不回来了！”

有几个老板在碼头上踱来踱去，为了来看有沒有他們的学徒要逃走。

揚斯預見到他自己不久也將旁無所归。“写信来把你的地址告訴我，”他对彼得說，“在那边給我找个事。”

“还有我，”貝萊說。

彼得吐了一口唾沫道：“叶貝家里的菜湯太酸了，你們把这口酸水帶回去給他，說我希望他胃口健旺！不过对少师傅安德萊，你們給我好好的問候問候。要是我有信，你們就馬上来，在这个破窰洞里是一輩子沒有希望的。”

“别讓那些社会民主党把你騙了去呀！”看热閙的人堆里有人在喊。“社会民主党”这个名詞在当时是每人都挂在口头的，虽然沒有一个人懂得到底是什么意义；他們都把这个名詞用作一句咒詛的話。

“如果他們要想騙我，我就狠狠的揍他們一頓！”彼得激动地說。

于是輪船开走了。人們送到防波堤的尽头，高喊了最后一次“烏啦！”貝萊一心只想逃开他周圍的一切，眞願意跳下海去。可是他終于跟着众人从港口走向馬戏場。在路上，他听到人家几句談話，登时耳根都紅了。这是兩个走在他前头的市民在談論。

“据說他給踢得快要吐血了，”一个人說。

“是啊，这小流氓簡直是無法無天！我希望他們把这个無賴狠狠地办一頓。”

貝萊低了头，从馬戏棚后面偷偷地走到棚口。他每天晚上都在这地方站着，憑他的嗅覚享受这里的一切。他沒有錢买票进去看馬戏，但是当一个迟来的看客进場的时候，門帘兒一撩起，他就可以看一眼里边五光十色的情景。每当杂技团在本城表演的时候，亞尔皮努思总是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这些人才到，他就跟他們認識了。每逢看到了什么憑气力或者憑技巧的表演，他总从棚頂底下爬出来，向他的同伴表示他也有这么一手。此后他便很高兴地倒竪蜻蜓，用手代替了脚，沿着海港欄杆走过去。

貝萊正想回家睡覚，好把一切都忘掉，可是迎面来了一对快快活活的男女，女的一边走一边跳舞，男的是一个很腼腆的青年工人，給那女的紧紧地挽住了胳膊。“喂，汉斯！”她說，“这是貝萊。把我們搞在一起的就是他呀！”

于是她高兴得大笑起来，汉斯微笑着伸出手来給貝萊。“我应該謝謝你呢，”他說。

“是呀，就是那一回的跳舞，”她說。“要是我的舞鞋沒有修理好，汉斯准定去追求別人了！”她一把挽着貝萊的胳膊。于是他們一起往前走。双方都因这一次的邂逅感到喜悅，貝萊的老脾气也發作起来。他也表演着种种卖弄气力的技艺。

下一天，貝萊給面包师姚尔根雇去帮忙捏面粉；因为那面包师

接到了一笔大生意，給“三姊妹号”船上供应大量的餅干。

“快些快些！”他不时地催促兩个学徒。这兩个孩子都脫掉了袜子，站在巨大的捏粉桶里，兩手抓住釘牢在梁上的棍子，不停地踩踏面粉。天花板又黑又油；蒸汽，灰塵和面粉和在一起，像一滴粘膠似的，从牆上流下来。当他們把棍子抓得太紧的时候，那面包师便喊道：“用全身的重量踏下去！一直要踏到面粉底里。你們的脚就会像漂亮姑娘的一样，又細又白！”

賽侖独自在旁边閑走，依然低着头；时而嘆一口气。于是姚尔根老爹便把胳膊肘輕輕地推了一推瑪丽，兩个人都哈哈大笑。他們很貼近地站在一起，在搓卷面粉的时候，他們的手常常碰到。他們彼此有說有笑，怪亲热的。可是賽侖却看也不看一眼。

“你沒看見嗎？”他母亲在他肋骨上重重的推了一下，跟他咬耳朵說。她的怒气勃勃的眼睛始終盯住在那兩个人的身上。

“啊，别打攪我！”那兒子說着便走远些。但是她却紧跟着他。“过去抱住她，她要的就是这个！你知道她为什么挺起乳房？就是要你去抱呀！去呀，去摸摸她的屁股，把老头兒推开！”

“啊，别打攪我！”賽侖回說，于是他又走得离开她更远些。

“你这是要害你老子犯罪了。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她也管不住自己了，現在她說起来有理由啦。你受得了嗎？赶快去抱抱她，要是你不要她的話，就打她一頓，总得讓她知道你是一个男子汉才好！”

“喂，你們加紧踏呀！”姚尔根老爹把他对瑪丽的笑臉兒回过来对兩个孩子喊着。“使勁的踏！对你們的身体有好处的！你啊，賽侖，你也动一动呀！”

“是呀，你也来动动手，别像个傻子似地站在那兒！”他母亲也接口說。

“啊，别打攪我！我又不妨碍你們；讓我安靜些吧！”

“呸！”老妇人对他啐了一口。“你到底是不是个男子汉呀？讓别人調戏你的老婆！她現在只好勾搭这么一个生風湿病的老头兒了！哼！不过，說不定你竟是个女人吧？我生过一个女兒，我早就以为她死了。难道你就是她嗎？唔，你們把耳朵竪高些！”她回头对兩个踏面粉的孩子說，“你們从来也沒有看見过我們家里这种事情！哪有这样的兒子，什么事情都要他老子自己做！”

“喂，怎么啦？”姚尔根老爹挺快乐地嚷。“媽媽把兩个孩子的头都扭轉来了嗎？”

瑪丽又哈哈大笑。

这时叶貝进来把貝莱叫了去。“你要到市政厅里去挨一頓鞭子了，”他們倆走进自己鋪子的时候，他对貝莱說。貝莱登时臉色灰白了。

“唉，你又闖了什么禍啦？”少师傅安德萊憂愁地看着他說。

“是啊，而且还是得罪了我們的一个老主顧呢！”叶貝說。“你这是活該，可不是？”

“爸爸能不能想个办法讓他免了这一頓？”安德萊說。

“我提出过一个办法，讓貝莱就在这里，我們作坊里，当着那位老爷和他兒子的面，好好挨一頓鞭子。可是那位老爷不答应。他一定要公事公办。”

貝莱覚得什么都完了。他知道一个穷小子給抓到市政厅里去，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一輩子給打上了烙印。他心里拚命在想一个逃避的办法，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出路——死！他可以偸偸地把墊膝皮藏在衣衫里，溜到小屋子里去上吊自尽。他現在只听見一种單調的嘈鬧声，那就是叶貝在那里絮絮滔滔地教訓他；但是他一句也沒有听进去，他的灵魂已經在向死亡走去了。等到那嘈

鬧声一停止，他便不声不响地站起身就走。

“喂？你出去干什么？”叶貝問。

“我到院子里去，”他像一个夢游人似地說

“你把墊膝皮拿去做什么？”

叶貝和少师傅会意似地彼此望了一眼。于是安德萊走到他跟前。“哼！你是个傻子嗎？”他紧紧地瞅着貝萊說。

然后，他打扮停当，出門去了。

“貝萊，你这个小鬼，”他回来之后就說，“我給你到处去求过情了，事情是这样決定的：如果你肯陪罪，就可以放过你这一回。你应該在一点鐘光景到高等小学去。不过先要好好想一想，到了那里应該怎么說，因为全班的学生都来听的。”

“我不願意陪罪！”貝萊說，声音像是哭了。少师傅犹豫地看着貝萊。“这又不是丢臉的事，要是你做錯了事。”

“我沒有做錯。是他們先动手，他們老早就欺侮我了。”

“可是你打伤了他們呀，貝萊，你怎么可以把有錢人的孩子打成这个样子；他們有医生出的証明書，那就会叫你倒霉的。难道你爸爸是法官老爷的朋友嗎？他們会把你搞得一輩子翻不了身。我想你应該挑一个便宜些的道兒走。”

不，貝萊决不陪罪。“那么，就讓他們打一頓罢！”他陰沉地說。

“好！那么就要你在三点鐘到市政厅里去，”少师傅冷冷地說，他的眼眶紅了起来。

忽然，貝萊觉得自己的固执使少师傅多么苦痛，他，又是个瘸子，又害着病，还肯自动地到城里去給他奔走求情。“好吧，我准定去！”他說；“我准定去！”

“对啊，对啊！”少师傅安德萊靜靜地說；“也是为了你自己呀。我想你現在就应該准备起来了。”

貝萊溜了出来；他不肯去陪罪，挨打的时間也还早呢。他做夢似地一路走去，他內心的一切好像都死尽了。他的思想却在忙着忆念种种不相干的事情，似乎要利用这种胡思乱想来延緩一些別的思想。瘋子安克尔背了他的沙袋走过，兩条細瘦的腿搖搖晃晃的。“我应該帮帮他，”貝萊一边向前走，一边悶悶不乐地想，“我应該去帮他背这沙袋。”

亞尔弗萊也在街上逍遙自得地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他那根最好的手杖，还戴着手套，虽然这时候还是工作时間。“如果他現在看見我，他准会在煤炭店旁边的那个拐角上轉弯避过我的，”貝萊苦痛地想。“要不要請他去給我說一句好話呢？他是很受人尊重的！况且他还欠我一双打鞋掌的錢呢。”

但是亞尔弗萊居然并沒有避开他，反而向他迎面走来。“你看見亞尔皮努思沒有？他失踪了！”他說；他那漂亮的臉兒显得非常激动。他站在那兒拈着鬍髭，正如那些老爷們思索的时候一样。

“我要到市政厅去，”貝萊說。

“唔，我知道了，你要去受笞刑。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亞尔皮努思的消息？”亞尔弗萊說着便把他拉到煤炭店的門廊里，免得被人家看見他和貝萊在一起。

“亞尔皮努思，等我想一想，亞尔皮努思嗎？……”貝萊的記忆忽然醒了过来。“我想起来了，他……他……我想他准是跟杂技团一起跑了。至少，我相信他是跑掉了！”亞尔弗萊一听这話，轉身便跑——穿着那么漂亮的衣裳在街上跑！

亞尔皮努思确是跟杂技团跑掉了。这件事情貝萊知道得很清楚。昨天晚上他溜上了奥尔·汉森的快艇，当夜就跟了那些杂技演員渡过海到了瑞典，此刻他准已在那边过一种光輝的生活，做他所爱做的事了。逃跑，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时貝萊不知不覺地已

經走到港口，看見一艘正要开走的船。他順着他的念头，一路詢問有沒有哪一条船要雇用小工，可是竟一处都沒有希望。

他坐在一个系纜繩的木樁上，玩弄着一塊木头。他把这木头作为一条三桅帆船，給它裝上了貨；但每次把它送到海里，它总是傾复了，于是他只得把貨重新再裝好。在他周圍，有許多木工和石工正在忙着工作，建造一个新的港口。在他們背后稍远一些的地方，有一个工人站在那兒做工，那便是“大力士”。跟平常一样，有一群人在他左右閑逛着，注意着他，等待有什么新的事情鬧出来。貝萊一边攪动海水，把他的船送出海去，一边感覚到这群人的期待似乎是一种不吉祥的預兆。要是大力士叶尔肯森果然在他眼前發起性子来，他一准承認这是符合于最神聖的生活原則的。

但是那石工仅仅放下他的錘子，从石头堆里取出一个酒瓶来喝了一口；此外，他还是低下头，一心一意地对着石头工作，好像世界上除了石头和他之外，再沒有别的权力了。那些注意着他的人，都准备着敏捷的脚勁，只等他有一些兒举动的时候，馬上就拔脚奔逃，可是他看都不看他們一眼。

他敲打石头的勁兒大得使空气都震动了。当他挺起身子的时候，他的眼光便越过这些人的头上，了望着远处。貝萊把他所有的希望漸漸地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因为这个人受到全城人的仇視，却連眼睫毛都不动一动，反而使人人都有点怕他。在貝萊的想像中，他就像一个埋藏的地雷；人們站在那兒，不知道它有沒有触到發火管，可是它周圍的一切都可能一下子被轟到九霄云外去。他也像一座火山，这个城市全靠他的慈悲才能一天一天的安全存在着。有时，貝萊希望这位“大力士”稍稍爆發一点火焰出来，尽够使全城震动就行了。

但是現在，他們之間有了一个默契了；那“大力士”也曾經为了

殴打有錢人受到过刑罰。貝萊很快就推論到这样的結果：是不是已經有一个有錢人在他背后注意他了嗎？他現在也是一个人家害怕的人物了。如果他和"大力士"联合起来，这个城市就完蛋啦！白天，他們可以躲在山里，到了夜里便下山来搶劫全城。他們要去找那些專靠剝削过活的家伙算賬；人們一听到貝萊和"大力士"的脚步声，便赶紧躲到地窖或擱楼上去。他們要把那个很有錢的船主孟森吊死在教堂的塔楼上，讓他挂在那兒示众。但是，穷人都像羔羊似的信任他們，走到他們面前来，吃他們散發的东西。每一个穷人都得到了他所要的东西，这样，世界上便沒有貧穷了，那时貝萊便可以走向他的光明大道，不怕被人欺侮了。

貝萊一眼看到海岸守衛所上面的大鐘，快到三点了。他跳起身来，惶惑不宁地向四面看着；他望望远处的海面，又低下头来看看港里的深水，想找寻救助。在他受过刑罰之后，曼娜和她的妹妹准要瞧不起他，掉轉背去，看也不再看他一眼。人們会指点着他，或者光是看着他，心里想："哈，这个孩子就是在市政厅受过笞刑的！"無論他走到哪里，"这个人在小时候受过笞刑"这句話將要像个影子似地永远追踪着他；这就是他一輩子摆脫不掉的烙印。他知道有許多男人女人，甚至白髮老人，都是从一些沒有人到过的地方来到岩石农庄的。尽管大家都不認識他們，可是只要他們历史上有过一些污点，总会被人發現，就会在他們背后紛紛議論了。

他孤苦伶仃地独自走来走去，不知怎么才好，最后他走到石工叶尔肯森身边。

"好，"大力士放下了他的錘子說，"你跟那些老爷們吵得好！你相信你能硬到底嗎？"說完他又伸手去拿起他的錘子。

貝萊馬上决定硬到底，便气急呼呼地奔到市政厅去。

第十四章

笞刑本身算不了一回事。一个老獄卒用一根棍子隔着褲子打了他几下，这几乎有点滑稽；貝莱生平看見过的笞打，有凶得多的呢。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被打上了烙印，即使在穷人眼里，他也是个不名誉的犯人；他給人家送靴子或鞋子去的时候，很看得出人家对他的憐憫。“天啊，这个可憐的孩子！竟弄到这个地步嗎！”这便是他从他們眼色里看出来的。現在，人人都要注意他了，当他在街上走过的时候，总發覚窗洞里有人在瞧他。“喔！那个小皮匠走过了！”

只有少师傅待他跟从前完全一样；因此，貝莱也以無穷的感恩报答他。他給他去賒賬买东西，只要做得到，沒有不帮助他的。如果少师傅一时高兴，答应了人家要做好一双什么鞋，而后来又忘記掉，貝莱便在工余时間坐在他位子上替他做好。“这些事情我們管它做什么？”揚斯常常說。但是貝莱絕不肯讓主顧們来辱罵少师傅安德莱，也不讓少师傅短少什么維持他健康的东西。

他跟揚斯和莫尔頓比以前更亲密了；因为他們大家都受到过同样的耻辱。他常常伴送他們回家，虽然他們的破屋子里沒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在等待他們。他們是最穷苦的人家，虽然全家都有工作，可还是不济事。

“一点沒有用处，”“大力士”在有兴致說話的时候，常常这样說，“穷就像一个篩箕，什么东西都从这里漏出来，要是我們塞住一个洞，就有另外十个洞同时漏出来。他們說我是一个猪玀，一点不錯，我怎么能不是猪玀呀？我能做三个人的工作，不錯，可是我拿

到三个人的工錢沒有？我只拿到一份，其余的都进了雇主們的腰包。就算我要弄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我們哪能办得到呢？一份人家，憑九克郎一个礼拜的收入，能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嗎？一个工人的进賬，能讓他不住在人家养猪玀的垃圾堆旁边嗎？我住得像个猪玀，吃得像个猪玀，教我怎么能不是个猪玀呢——这話簡直是荒謬！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得跟我一样地出去工作，他們要去給人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怎么还能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像样呢？不，我告訴你！一杯老酒，这就使一切东西都好像很体面了，要是一杯还办不到，那么就一瓶罢！”每当他喝了一些酒，他就坐着說这些話，否則他总是一声不响的。

貝萊現在已經从一些手艺人的閑談中知道了“大力士”的历史。他覺得这位石工的遭遇比别人悲慘得多，正如一个幸福的夢忽然醒了。关于石工叶尔肯森，人們之間永远在流傳着种种坏話，好像再也講不完似的。据說他在年輕时候从山地来到城里，穿着厚帆布褲子和破木屐，可是他那副昂头天外的神气，却好像全城都是他的。酒他一点都不碰。他說他要把精力用在更好的地方，他有許多偉大的想头，所以不甘心做平凡的工作。的确，他的能力很高，在穷人里头，簡直是个异常的天才。他一来就想把什么事情都翻个身。因为他是一个衰老的石工的兒子，生長在山里，他的行动就有点像山神；他把人家多年累积的經驗丢在一边，应用他自己想出来的新的工作方法。石头到了他手里，好像着了魔，随他摆布。只要有一張草圖放在他面前，他就能鑿出鬼怪的头臉，地下的怪物和海蛇来。这些东西，在他以前，都得向京城里雕刻师那里去定造的。手艺好的老石工發現他們忽然被淘汰了，从此只好安心做敲石子的工作。而这个从山地里闖进城来的年輕人却一下子超过了他們多年的經驗。他們想用最老旧的方法教这年輕人謙和些，可

是他們总是失敗。彼得·叶尔肯森的气力抵得上三个壮汉，勇气抵得上十个。这个人要不是从上帝身上偷来了才能，那就是和魔鬼結拜了弟兄。对于这么一个人，最好还是不去干涉他为妙。因此他們便退讓了，但是为了报复泄憤，他們把他叫做“大力士”，一心巴望他遭殃倒霉。誰要是跟着他的道路走，那就得跌断头頸；如果勇敢的城里人要走这条路，他們也会覚得有点头昏眼花。

晚上，他总是坐着画草样和計算，誰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睡覚的；在礼拜日，正經的人家都上教堂去，他却耽在家里把石头鑿出种种古怪的东西来，虽然从来沒有在这些东西上得到过一个錢。

这时候，有一位世界聞名的雕刻师从德国京城里来，要用花崗石雕成一头獅子，紀念自由。但是他無法进行这一工作，因为他的工具箱里的全是些塗黄油用的小刀，对于他这样一个慣于敲鑿大理石的雕刻师，花崗石就太硬了；好容易敲下一小塊石头来，又常常是敲錯了地方。

于是“大力士”自告奋勇，按照着雕刻师給他用陶土塑成的底样，把花崗石鑿成一头獅子。大家都料定他准会失敗，可是他却把这件工作完成得人人都非常滿意。他在这一工作上得了一大笔錢，但他却还不称心，他要分一半名誉，也要像那雕刻师一样地在报紙上登出他的名字来；因为这一樁事情沒有办到，他便丢下工具，再也不給别人工作了。“为什么把我的工作讓人家去出名呢？”他說。于是他自己去投票承攬一件石工的合同。憑着他那狂妄的驕傲，他想夺取那些生来就做头兒脑兒的人的地位。可是这驕傲畢竟害了他；天罰已經在等候他了。

他投了一个最低价格的标，承包建造城南大桥的工程。人們不能不讓他得标；可是他們千方百計地妨碍他的工作；他們挖走了他的工人，还使他很难买到材料。本城的法官，也是陰謀破坏他的

一个，要求他必須遵守合同上的期限，不能延誤；因此"大力士"就得和他手下很少的工人日日夜夜的赶工，以求如期完成。他造成了一頂誰都从来沒有見过的美丽的桥。但是他得連身上穿的襯衫都卖掉，才能付清他的債务。

当时他住在一所美丽的小住宅里，是他自己的产業。这屋子坐落在东区公路上，斜屋頂上有一座小塔楼。揚斯和莫尔頓的幼小时代就是在这屋子里度过的。屋子前面还帶一个小花园，鋪着美丽的小徑，还有一个乱石堆成的假山洞。这些都是叶尔肯森亲自設計的。造好了桥，他这座房子也給人家拿去了，他只得搬到城里的貧民区，在那里租了一所屋子，和穷人住在一起，反正他自己原来也是和他們一样的。可是他并不因此灰心失意。尽管失敗，他的态度却比以前更傲岸了。要打击他可不容易。后来他又投标承建一座起重机車台。人家本来可以借口他資力不够，而拒絕他。但那时，人家以为非把他打垮不可！于是他向儲蓄銀行办到了貸款，人家也供給他运用的人工和材料。等到他工程做到一半，他又碰到了上次一样的情况，可是这一次却摔得他人仰馬翻！滿城的人，不管穷的富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全是一致的。人人都要求恢复老習慣，所謂老習慣就是維持貧富有差，尊卑有别这一种上帝制定的社会秩序。"大力士"旣是穷汉出身，他就应該乖乖地回到他的生身阶級里去！

他失敗了！合法的产权人得到了一分很好的建筑工程，而石工叶尔肯森脚下只剩下一双破木屐，还背了一身永远还不清的債务。看見他仍旧回到做日工的生活里，人人都引为高兴。但是他并沒安安靜靜地屈服下来。他从此就喝上了酒，常常像魔鬼似地發一頓脾气。他使人人都心头感到沉重，像响着一陣滚雷似的，怪不好受；即使他在安靜工作的时候，人們也还得担心着他。在这种

情况之下，他花完了最后一点財产，便搬到垃圾堆旁边的破屋子里去，这地方以前是沒有人住的。

自从建筑一个大港口的計划被接受之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喝酒了；貝萊每次到他們家里，总看見他坐在窗口，忙着画圖和計算。他妻子在抽咽，他母亲在嘰哩咕罗的埋怨。但是叶尔肯森始終背着她們想他自己的事情。他的自信是坚决而不可动搖的。

母亲听見孩子們吵吵鬧鬧地回家来，馬上就出来把他們接到廚房里去。“你們走得輕些，爸爸在計算呢，可憐的东西！自从采用了他那个港口計划之后，他就不得安靜了。一天到晚都在用腦筋，这个应該这样，他說，那个应該那样！我只求他安分守己，好好地过我們穷人的日子，讓那些老爷們去想他們那些事情就好了。”

他坐在窗口太陽光里，把許多麻煩的数字加起来，嘴里自言自語，断了一节的食指在那些数字上点来点去。忽然他拍一下桌子。“哎，他們簡直一点都不懂！”他嘆息着。陽光照在他的黑鬍子上；坚苦的工作不能使他的四肢僵木或消乏，酒也沒有損害他，你看他坐在那兒，好像他本身就是一股力量。他的广闊的前額和脖子都被太陽晒成古銅色了。

“你来看，莫尔頓！”他轉身对孩子喊。“你来看这些数目字！”

莫尔頓看了一眼。“这是什么，爸爸？”

“是什么嗎？这是我們上一个礼拜的工資！你看这数目不小啊！”

“你說什么呀，爸爸？”莫尔頓將他那只細瘦的手拈着他父亲的鬍子。在这孝愛之下，“大力士”的眼光便溫和下来。

“这是一个改造計划。他們要把航道保留在老地方，这是錯的；風从海面上吹来的时候，沒有一条船开得进港。我說航道应該

在这里，外面的防波堤应該造成这样的弧度”——他一边說一边指着他的圖样——“随便哪一个漁民和海員都知道这是对的，可是那些工程师老爷竟聪明到連这个都不懂！”

“难道你又——又想去投标了嗎？”莫尔頓吃惊地看着他父亲。

父亲点点头。

“可是人家待你不好呀，你是知道的！只会讓人家取笑你！”

“这一次該讓我来笑他們了，”叶尔肯森回答說，想到他所受的侮辱，額上便起了皺紋。

“的确人家都取笑他，”老祖母在火爐角上說，把她那張鷹似的臉轉向他們看着，“但是人总得有些东西玩玩。彼得就專找老爷們玩兒！”

她兒子不答話。

“貝萊，听說你会画，是嗎？”他温和地說。“你能不能把这东西画得整齐些？这里該是防波堤，假定海水已經不在这兒；这里是碇泊渠，从中間开出来，你懂嗎？可是我总画不像，虽然比例一点都不錯。这里，水平綫以上，应該用整塊石条砌起来，底下就用乱石塊。”

貝萊便动手帮他画，可是画得太精細了。

“不用这样細致！”叶尔肯森說。“看得明白就行了。”

“是啊，只要看得明白就行了！”老祖母也說了一句。

孩子們回来的时候，总看見“大力士”坐在那里埋头工作。从他妻子那里，他們知道他这回并沒有去投标，只是把他的設計送給得标者，要求合作。她現在已經对他的一切計划失去信心，所以經常焦虑。“他这人真是古怪，現在，一天到晚就只想着这一件事情，”她聳着肩膀說，“一滴酒也不喝了，也不像从前那样發人家的

脾气了。”

“这是好事情呀，”莫尔頓安慰似地說。

“唔，随便你說罢，可是你曉得什么？要是他照顧得了自己的生活，那当然是好事情。不过現在这个样子，……我怕他如果又栽个斤斗，那結果就……你以为他改变了嗎？这不过是他心里在睡覚罢了。他对喀侖还是老样子。他看了她那弯腰曲背的身体就要伤心，她永远会使他想起許多絕不应該想的事情。她不应該出去給人家帮工，他說，可是沒有她的帮助，我們又怎么得了？我們要活啊！我簡直不敢讓他看見她。他这样埋怨他自己，喀侖也感到非常痛苦。她所关心的也只有他一个人啊。”

近几年来，喀侖竟沒有長高，也沒有長大；她愈变愈畸形了；她的声音又啞又尖，好像在离开她的嘴巴以前經过了一片冰冻的荒野。她很欢迎貝萊到她家里来，她可以听他講講談談；如果她知道貝萊晚上会来，她准是急急忙忙地赶紧回家。但是她从来不說一句話，也絕不参与什么。誰都猜不透她在想些什么。她母亲要是偶然看到她一眼，就会忽然伤心得哭起来。

“她实在应該立刻放下不干那活兒的，”她母亲常常說。“可是医生的老婆一个又一个地生下孩子来，他們老是央求她再帮半年。他們少不了她；她很会照顧孩子。”

“是啊，要是換了貝萊，他准定把他們摔在地上。”喀侖咯咯地干笑着說，此后就不再开口了。她从来不要求出門去玩玩，也从来不訴苦抱怨。但是她的静默却像一种無言的咒詛，破坏着一切快乐和亲密。

但是有一天，她回家来把一些錢丢在桌子上，說道：“从此我不用到医生家里去了。”

“怎么回事？你干了坏事嗎？”她母亲吃惊地問。



"医生打了我一个巴掌，因为我不能把安娜抱过陰溝，她太重了。"

"可是他打了你也不会辞掉你啊！一定是你跟他吵架了，你这脾气眞楞！"

"不是；我不留心撞翻了爱立克的搖籃車，他跌了出来，头上跌出了一个青疙瘩。"她神色不变地說。

她母亲哭了。"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喀侖站在那兒輕蔑地看着她母亲。忽然她母亲拉住她，說道："你是不是有意的？是不是有意这样干的？"

喀侖聳聳肩膀，轉身便上閣楼去，也不說声晚安。她母亲想跟她上去。

"随她罢！"老祖母好像在很远的地方說。"你管她不了！她是个仇恨种。"

第十五章

整个冬天，揚斯常在用鷄粪塗擦嘴唇上部，要它長出鬍子来；現在居然有一点兒了。他又搭上了一个女人，就是法官家里的使女。"眞有趣，"他說，"你也应該去找一个。她跟我亲嘴的时候，伸出了舌头，像一个小孩子。"但是貝萊却不想要女人——首先是因为沒有一个女人要他这么个打过烙印的人，所以他感到非常煩惱。

当他在工作时抬起头来，往斜里看出去，眼光越过垃圾桶和猪栅，就看到苹果树底下的一片綠蔭。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許多翠綠的影子在靜靜地搖动；無数黃色的毛虫挂在它們自己吐出来的

絲上，在树叢中蕩来蕩去；画眉和金絲雀在树枝間穿梭似地跳躍，不时窜下来吃掉一个毛虫，可是这些毛虫永远不会少下去。它們不停地从树枝上翻滚下来，临空挂在那兒，一点点美丽的黃顏色，在夏日的微風中搖蕩着，專等鳥雀来吃掉。

綠蔭深处——好像在一片碧綠的海面上似的——有三个穿著漂亮的姑娘在走走玩玩。兩个年小的不时会忽然抬起头来望一眼貝萊，但是如果發現貝萊也正在看她們，便立刻把眼光移向别处。曼娜的态度却矜持得像个大人，仿佛根本不認識他。曼娜早已領过坚信礼；現在她已經穿上長裙，上街的时候，总是很端庄地挽着她的女伴一起走。她不再玩兒了，她早已有点兒大人样子，覺得不該再做兒童的游戏。在短短的几天之內，她离开了貝萊身边而轉到成年人的队伍里。她也不再到作坊来看望貝萊，要是在路上遇到貝萊，她总是掉轉头裝做沒看見。如果她要来取縫补好的鞋子，她也不再像野猫似地跳进作坊来，把貝萊撞倒；只是規規矩矩地去找少师傅，讓他把她的鞋子用紙包好了拿走。但是她心里未尝不惦記着她的游伴，要是左右沒有人，她会在他胳膊上狠狠地擰一把，咬着嘴唇在他面前走过。

但是貝萊却太迟鈍，不了解这种轉变，也还太孩子气，不懂得怎样順着她的發展，去突破这个神秘。他只是孤独地落在后面，对这些事情的新情况感到莫名其妙。

現在，她連心里也不記得他了，她眼里已經压根兒沒有他这个人。佗洛蕾和亞伊娜也对他沒有好感了；每当他向她們望的时候，她們都聳聳肩膀掉过头去。她們从前跟这么一个人打过交道，如今都引为深耻，貝萊也很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从前，被这些美丽的小手推推拉拉，的确是一种温柔的快乐。他又記得，他曾坐在那兒張开了嘴巴，讓她們姊妹三个把許多好吃

的东西塞进去，塞得他几乎回不过气来。她們不准他把这些东西咽下去，因为她們要試試他嘴里到底能容多少；以后她們便嘻嘻哈哈地圍着他跳舞，她們那些又胖又嫩的小手，一人一边地捧着他的头，把他的上下牙床合攏。他如今回想起来，也的确是非常有趣。但是，貝萊現在已經慢慢地懂得社会上的事情；他知道自己的身分比她們低微，即使沒有市政厅里那回事，这些快乐也不可能維持下去。

但是，尽管他看得明白，心里还感到痛苦。他好像受了欺騙，早知如此，他不应該接受这种营养料的。曼娜不是他的未婚妻嗎？他可从来沒有想到会变成这样子！这眞是愛情的創伤啊！她們原来是这样的！那些因失恋而自杀的人，是不是还有跟这不同的感覚啊？当然，他的痛苦并不是很深重的，当少师傅看見他那副不癡不呆的神气而取笑他的时候，他也还能哈哈大笑。然而，这种自卑感，却正是最糟的！

“你也应該找个女人玩玩，”揚斯說。“女人柔軟得像一只小鳥，窩在你身上，会暖透你的衣裳，暖透你的一切呢！”

貝萊所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他要学会游泳。他要学会城里孩子所能做的一切，在他們中間贏得他的地位。現在他不再妄想領导他們了。他要加入他們一伙，他們欺侮得他太凶的时候便退讓一步，然后又慢慢地挨上去；这样，他終于和他們混熟了。

他每天傍晚都到港口去。港內的大碇泊区南边，为了改建新港口，正在把海水抽干。那里常有許多学徒在夕陽中游玩。他們赤着身子在石磯間跳来跳去，吵吵鬧鬧地向晚霞輝耀的西边游泳出去。很远的地方，水底下有一个暗礁，他們游到那兒可以脚踏到实地，站在礁石上休息一会，然后游泳回来。一个个黑黝黝的头浮在水面上，宛如一群乱鳴乱叫的海鳥。

为了要諳熟深水，貝萊也跟着他們一路游泳出去，虽然他还常常覺得脚要往下沉。海水被夕陽照紅的时候，他們就好像游在玫瑰花堆里。从深海里浮起来的滑膩的海草，給夕陽照得閃着紅光，輕輕地在他肩膀上溜过。向更遙远的西边望去，在輝煌絢丽的夕陽的穹門的那边，就是幸福的地方，① 它像一片伸展到無尽境界去的金黃色的大平原，那地方閃耀着一种古怪誘人的光芒，使貝萊忘掉自己体力的限度，一直游到超过他能力所能到达的远处。当他游回来时，一路用力划拍着，分开浮在水上的海草，烏黑的海水好像在看着他，使他毛髮悚然，感到这深淵的可怕。

有一天傍晚，那些孩子跟他吵翻了，一个孩子硬說貝萊背脊上还可以看得見鞭子的痕迹。"貝萊从来沒有挨过鞭子！"莫尔頓气憤地說。貝萊自己却不作声，只是跟着他的"队長"，心里越發覺得苦痛。其时海潮漲了起来，使这些游泳的孩子迷失了原来的水路，找不到向来休息惯的那个暗礁。他們只得漂浮一会兒，养过气力来，然后向岸边游回去。貝萊惡狠狠地对他們看着。

"仰天浮着，休息一下！"他們在游过他身边的时候对他喊，然后都望海岸边游去，人人有点兒惊慌失措。貝萊想休息一会，可是他还沒有学会仰浮的本領，海浪老是冲打在他臉上；他只好拚命跟着他們。岸上正在大起騷动，他也不知是为了什么。莫尔頓，他从来不跟別人一起洗海水浴的，这时正站在一塊石磯上叫喊。

游在最前面的人已經到了安全的地方。"游到这里你就可以站起来了！"他們伸开手站在那里喊，海水浸到他們的下巴。貝萊坚忍地努力游过去，可是他知道沒有用处。他游了好久，絲毫沒有前进，身子愈来愈往下沉了。浪头不断地打在他身上，使他喝进許

---

① 这是指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多海水。几个气力較大的孩子重新又游出来，在他四周游泳着，想帮助他，誰知却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他看見莫尔顿大声叫喊着跳进水里，連衣裳都沒有脫，这事稍稍地給了他一点勇气。但是后来他的兩条胳膊忽然麻木了，他始終在老地方打轉，只有兩只眼睛还浮出在水面上。貝萊往常在夢里逃奔的时候，总覺得有个什么东西拉住他的腿不讓他跑，但現在却是实实在在的事。他漂浮在蔚藍的天空中，平稳地展开着兩个翅膀；他听見水底黑暗处有人在喊："貝萊！小貝萊！"他便回答道："嗳，爸爸拉賽！"于是感到很安慰似的，收攏了他的疲乏的翅膀；他便打着急轉沉了下去，耳朵里只听見大海澎湃的声音。

忽然他覺得脚脛骨上一陣剧痛。他的手抓着了一把海藻。他一跳就站了起来，光和空气又飄蕩在他头上，好像从另一个新世界里来的。海岸上的孩子們褲子都还只穿进一只腿，就在那兒奔走叫喊。原来貝萊这时已經站在一塊暗礁上，半个身子浸在海里，正在把咸水吐出来。在他四周，孩子們还在划潑着海水，把头鑽到各处去想从海底里救他起来。这件事情的确有点滑稽可笑，貝萊高举着兩手，好像对生命致敬，接着便又往前一跳跳进水里。在相当远的地方，他又浮出了水面，于是，像一只嬉戏的海豚似的劈开着海浪，一口气游到岸边。但是，在海灘上，他剛穿上一只袜子，便倒下来呼呼地睡熟了。

从此以后，那些孩子跟他又和好如初——認他为自伙里人。当然，他幷沒有做出什么英雄事迹，但是运气的确也有时在他身上，这就够啦！此后貝萊便常常把他那塊护身的鉄片帶在身边，到了海灘上便把鉄片的尖头插入地里，無論如何，他总想多活几年啊！但他也决不因此就被吓退，反而更英勇的跳进水里。

如果海上波浪大得使他們不能游泳，他們便躺在海边，讓海水

把他們冲得翻来滚去。随后，汹涌的浪头从西方疾卷过来，宛如一群奔腾的白馬，灰色的馬鬃歪歪斜斜地飞揚在背后，白色的尾巴扫拂着大海，伸着千万只銀蹄馳驟过来，一下子便消失在海面上。另外的一些浪头，排着密密層層的队伍，平鋪在水面上，沿着海岸冲刷过来。它們噴出来的白沫，冲上海岸，在灌木叢中閃亮了一会，便化为烏有。这些浪头一直冲到海岸上，才完全消灭。但是跟着就又有一群野馬从海外奔跳过来，好像陆地必須被它們蹂躪似的；它們始而噴着白沫，互相蹴踢着，騰跳起来，繼而嘶嘯着，顫动着，高高地跳在空中；最后又可怕地摔下来跌得粉碎。这样的情景，永远沒有停止的时候。遙远的海上一輪落日正在紅霧里沉下去。一片云横穿过夕陽，远远地延展到看不見的地方。四周的天空中都烘映着一片野火似的紅光，驅使得海上的野馬格外惊慌，奔騰得越發狂暴。在岸上，一群裸体的孩子在鼓噪着，他們不时張开胳膊，跳起身来大叫大喊，要把这些野馬赶回海里去。

第十六章

叶尔肯森家里的情况很不好。他沒有从他的建港計划上得到什么好处，这是除他自己以外，人人都早就料到的。根据很可靠的消息，据說工程师答应給叶尔肯森一百克郎，买他的計划；但是他拒絕了这笔錢，要求参加这工程的指导工作，并且要分享应得的名誉，因此就給工程师攆了出来。

他从来沒有这样鎮静地应付过事变。这回他沒有大肆咆哮，出口駡人，只是像一般工人那样照常到港口去做他的日工。他絕口不提起这一次的失敗，也不許別人講起。对待他的妻子，也好像

她根本沒有存在似的。但是，看了他这样一声不响地悶着，她却非常担心和留神，因为摸不准他腦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她預感到一定会發生一些可怕的事情，便把她的憂慮告訴孩子們。他虽然又常常喝醉酒，可是竟毫無动靜。他一言不發地吃过飯便上床去睡觉。凡是他不做工作的时候，总是去睡觉的。

但是当工程进行之后，人們看得清这个計划的时候，他的工作便完全落空了。原来人人都看得明白，建港工程师尽量采用了叶尔肯森的設計。可是这“大力士”現在还是張着一个空嘴巴，一無所得，这便是由于他希望太奢了。人們非但不同情他，反而老是在背后說他的坏話；这些城里人不顧自己的事，一味忙着欺压这个固执的石工，已經养成了習慣，不算希奇。可是現在，他已經被打垮了，大家就得到港口去看这“大力士”，在充当一名普通工人，給他自己的偉大工程用小手車运泥土。他們觉得奇怪的，是他居然这样鎮靜；他并沒有伤心到頹唐萎縮，也不大發雷霆，这却使他們多少有点失望。

他喝了酒便心滿意足，而且酒也沒有使他闖禍。他老是喝得酒气醺醺，做工也只做到够买酒喝的錢就停止。“他过去向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妻子哭着說。“他虽然沒有發作出来，可是他一直在气惱，我再也受不了啦。他惱怒的时候就把什么东西都打破，还要把可憐的喀侖狠狠地罵一頓。除了他母亲之外，他誰都不顧惜，天知道这样情形还要多久啊。他不去工作，光是喝酒。他把我辛辛苦苦賺来的錢，从我口袋里偸去买酒喝。現在他一点臉皮都不要啦，虽然从前他总是規規矩矩的做人。他現在也不像从前那样禁得起醉，現在他常常跌跌撞撞地要摔交了。前天他回家来，混身都是血，头上打破了一个洞。我們到底造了什么孽，上帝要把我們罰得这样凶呀！”

老妇人不出一声，眼光对他們一个一个地看过去，只管想着她自已的心事。

这样一礼拜又一礼拜地过去，孩子們已經听厭了母亲的訴苦，便老是耽在外边。一天，母亲差喀俞出去做一件事，喀俞就沒有回家。第二天也沒有回来。貝萊在漁港听到她的消息，据人家說就在这里最后看見她。人們用漁網撒到海里，希望撈着她，但是沒有一个人敢告訴叶尔肯森。第二天下午，人家把她抬到作坊里来了。貝萊一听到外边街上許多人沉重的脚步声，就猜想到是怎么一回事。她躺在一副担架里，由兩个人抬着。在她前边，秋風正在吹下第一批落叶，她的細瘦的胳膊挂到地上，好像她想抓取一把落叶似的。她那凌乱的头髮也下垂着，海水正在从她身上滴下来。在担架后面走过来的便是"大力士"。他已經喝醉了。他把一只手蒙着眼睛，好像在想心事似地喃喃不絕，不时竖起食指来向着天上。"她已經得到了和平，"他含含糊糊地說，努力裝得很至誠。"上帝給她和平——"說到这里，他再也記不起聖經上的話了。揚斯和貝萊接替了兩个抬担架的人，把她抬回家里。他們一路害怕將会發生什么事情。但是那母亲却站在門口，一声不响地迎接他們，好像早已在等候他們；她不过臉色鉄青罢了。"她受不了啦！"母亲喃喃地說着，在孩子身旁跪了下来。

她的头靠在孩子的發育不全的小身体上，輕輕地不知說些什么；不时把孩子的手指按着自己的嘴唇，好像想遏止自己的嗚咽。"你是去給你媽媽买东西的，"她搖着孩子的头，微笑地說。"你眞是一个好孩子，連兩絞綫都不会买；我給你的錢呢——有沒有丢掉？"她一边微笑一边嗚咽地說着这些話，听起来很像在唱挽歌。"你把錢丢了嗎？不要紧，这不是你的錯处。亲爱的孩子，我的小宝貝！"于是她支持不住了，抿紧的嘴唇張了开来，随后又闔上，抖

抖索索地搖着头，兩只手掏摸着孩子的口袋。“你有沒有給媽媽去买綫啊？”她哭着說。在悲哀之中，她覚得还需要一个証明，即使是毫不相干的小事情。她摸索着孩子的錢包，里头有几个欧勒和一張小紙。

于是她忽然站起来，臉色鉄青地回头向着她的丈夫，他这时正搖搖晃晃的靠在牆上。“彼得！”她苦痛地叫着，“彼得！你知道不知道，你干下了什么事？‘饒了我罢，媽媽！’小紙上这样写着。我交給她十三个欧勒去买綫，她却拿四个欧勒去买了糖。你看，她手上还是很粘的。”她扳开了孩子握紧的手，手里还粘住一張包糖的紙。“啊，吃尽了苦头的可憐的孩子！她需要使她的生活甜蜜一些，把四个欧勒去买了糖吃，才去投海！这就是我們的孩子在家里所享到的快乐了！‘饒了我罢，媽媽！’她說，好像她做了什么錯事。可是，果然，她做的事情全是錯的；因此她只好走了！喀侖！喀侖！我不惱你，你随便用罢，这几个欧勒能有什么用处！为了你耽在家里，我罵过你，可是我也并不是眞要罵你，我就是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我們沒得吃呀。他把我們留下的一点点錢都用光了！”她回过臉兒指着她的丈夫。这是“大力士”的妻子第一次咒詛似地对着他。但是他一点不了解她。“她已經得到了和平，”他喃喃地說，想稍稍振作一下；“上帝給她的和平——”但这时，老妇人从火爐角上站了起来——一直到此刻为止，她坐在那里一动都沒有动过。“閉嘴！”她把拐杖点着他胸口，严厉地說，“要不然，你老娘就要咒罵你的生日了！”他莫名其妙地瞧着她，接着便好像从迷霧中看到了一道亮光。他默不作声地站着，眼睛一直看着孩子的尸体。看去他好像要跪倒在他妻子的身边——这时她的妻子已經又伏在孩子身上，輕輕地絮語了。于是他低着头上楼去躺下了。

第十七章

貝萊回去的时候，作坊里已經停工了；但他不想到港口去玩，也不想洗海水浴，淹死的孩子的印象一直留在他腦子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对死亡，因而他研究着这个神秘的問題，人为什么要死？他沒有想出答案，后来为了忙于别的事情，就把它忘了。但是死的神秘依然隐伏在他心头，使他毫無理由地感到害怕，看着黄昏的景色，覺得惶惑不宁。在这日光与夜色交接的时候，从天空和地下發出来的一种秘密的威力侵襲了他，使他發生一种無名的悵惘情緒。他像一个游魂似地飄来蕩去，好像故意要流連在任何地方，抵抗这种躲在一切东西背后威胁着他的看不見的东西。这种毫無掩飾的殘酷無情，在他实在是生平第一次体会到。生活从来沒有像現在这样沉重地压着他。

貝萊似乎听到有什么东西在叫他，但他听不清这声音从哪里来。他从小窗里爬出到屋頂上，一直爬到山牆尽头，也許是世界在叫他吧。他面前展示着城里几百家的屋頂，正在吸收着紅紫繽紛的晚霞，还有一片藍色的炊烟正在裊裊上升。屋子和屋子之間的温暖的黑暗中，响起种种人声。他也听到瘋子安克尔的叫喊，这种毫無意义的沒完沒了的預言，听起来就像一只野兽在嗥叫。远处山脚下的海，城北和城南的那些茂密的松林——这些都是他早已熟悉了的东西。

但是他耳朵里一直在鳴响，好像从遙远的地方傳来的声音，但又好像有人在背后把温暖的气息吹在他脖子上。他慢慢地回过身去。他現在已經不怕黑暗了，况且早就知道背后沒有人。但是他

那个清醒明徹的心灵，已被黃昏帶着一群感官所不能捉摸的神秘东西来侵占了。

于是他下来，到院子里散步。到处都是沉靜。猫兒彼尔斯蹲在雨水桶上，对着一只停在晒衣繩上的麻雀惡狠狠地叫着。少师傅在房間里咳嗽，他已經上床了。貝萊站在井欄上眺望远处人家的园子。他覺得又热又暈，但是从井里冲出来一股凉气，使他清醒了一些。蝙蝠像鬼一般地在空中乱飞，逼近地掠过他的臉面——他能覺得它們飞过时的一縷微風——馬上就輕微地响了一声，又飞轉去了。他心里只覺得要哭。

那边，高高的醋栗叢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随后便看見賽尔曼娜小姐的头探了出来。她小心翼翼地走着，留神地向前面窺探着。一眼看見了貝萊，她便很快地走上前来。

“晚安！”她輕輕地說。

“晚安！”他回答得很响，这时居然能碰到了一个人，他覺得很高兴。

“噓！你别嚷！”她命令似地說。

“为什么？”貝萊問，可是这回他也小声小气的，有点害怕。

“就因为不許你嚷，傻瓜！来，我有話要給你說。不，还得过来些！”

貝萊把头鑽进高高的接骨木叢里，凑到她身边，忽然她將兩手捧住他的头，狠狠地亲了他一个嘴，就把他推了回来。他吃惊得东扶西拉地想站稳脚，可是她却在那兒笑他，她的臉在黑暗里也看得出是亮晶晶的。

“你沒有听見过这事情嗎？”她又輕輕地說，“过来，我告訴你！”

現在貝萊滿臉都是笑容了。他赶紧望接骨木叢里挨身进去，可是馬上覺得臉上被她捏紧了拳头揍了一下。她瘋狂似的笑着，

他却站定在那地方，怔住了似地噘起嘴唇，好像还在等亲嘴。“你为什么揍我？”他沮丧地看着她問。

“因为我討厭你！你是个十足的蠢貨，丑八怪，乡巴佬！”

“我可从来沒有得罪你啊！”

“沒有？就算沒有，你也該挨打！你为什么要亲我的嘴？”

貝萊簡直給弄得莫名其妙，他所有的一切人生經驗都破产了。“可是，这……这又不是我要……”他終于結結巴巴地說，神气显得非常愚蠢。曼娜摹仿着他的表情說道：“哼！当心，别老站在那里發呆，你要僵成一个路灯杆啦！墙上又沒有灯，照得亮你的聪明窍！”

貝萊一跳便跳过了矮牆。曼娜馬上將他一把拖进灌木叢里。

“亞伊娜和佗洛蕾馬上就来，我們一起玩兒，”她說。

“我看晚上不会讓她們出来的了，”貝萊說着，乖乖地由她拉着走。她也不回答，光是东看看西望望的，好像从前一样地想找个什么东西給他。她向醋栗叢里摘下了一把叶子，塞到他嘴里。“好，咬着，閉攏嘴巴！”現在她又变成从前一样的那个曼娜，于是貝萊高兴地笑了。

他們走到一个小亭子里，等候亞伊娜她們。曼娜用爛泥替他敷罨腫起的臉。

“打痛你沒有？”她把胳膊挽住他的肩膀，憐惜地說。

“沒有什么。挨一拳算得了什么？”他很剛强似地說。

“我說的不是这个，你知道，那一回……痛得厉害嗎？”

貝萊悶悶不乐地看着她；她好奇似地望着他。

“是打在这里嗎？”她將手順着他的背脊摸下去。他一声不响，站起身想走；可是她立刻挽住他的手腕。“原諒我，”她輕輕地說。

“她們会馬上就来嗎？”貝萊一本正經地問，他又像从前一样裝出一副惱怒的样子。

“不，她們压根兒不会来！是我哄你的。我要和你講話！”曼娜微微喘息着說。

“我以为你再也不肯和我来往了。”

“是呀，不錯！我只要——”她一时說不出話来，急得直跺脚。过了一会兒，她以孩子一般的眞摯，庄重地、慢慢地說道：“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想——我爱你呢！”

“那么，我們長大以后，就可以結婚啦！”貝萊很高兴地說。

可是她对他从头到脚打量了好一会。貝萊心想：糟了，准又是为了市政厅挨打这件事！他覺得現在該是他动手打她了，可是她却对他笑起来。“你眞是个蠢驴子！”她說，接着便好像心不在焉似的把一撮泥土塞到貝萊領口里。

貝萊略一寻思，怎样报复她呢。于是，有些开玩笑似的，把手伸进她怀里；她羞怯地往后退了一步，一面用手半推半就地撑拒着；貝萊忽然發生一种新的欲望，把她紧紧地拥抱住。

她惊訝地看着他，想輕輕地推开他的手。可是太迟了，貝萊已經突破了她的一切防衛。

貝萊回到自己屋里，心里非常激动，可是并不快乐。他心跳得很厉害，脑子里也混乱得紧。他不由自主地走得很輕。他躺在床上也翻来复去地好久睡不着。現在，他心里怀着的那个謎已經解决了。他也發現了他自己身上的活血，它老是在他耳朵里訴苦叫屈；它涌到他的臉上和心头，在他無数的血管里汩汩地流着，使他全身兴奋得战栗起来。它又像一股洪水，神秘而强力地泛濫在他全身，使他深为吃惊。这是他从来沒有体驗过的。

从此以后，無論在什么事情上，他的血就成为他的密友。当它充滿了他的四肢，他便好像受到了爱撫，覺得手腕和喉头都在有所長發。現在，他也有秘密了，可是他臉上始終不露出他結識賽尔

曼娜的表情来。他的光輝的白天一下子变成光輝的夜晚。虽然他还是一个喜欢像从前那样在白天里游戏的孩子，但是似乎有一种东西在追使他往前看，留神傾听，于是他的整个心灵便屈服于生活的秘密之下了。夜使他成为她的一切神秘的同謀者。从此他不再和曼娜講話。她也絕不再到花园里来，如果在路上碰到他，她馬上就轉进另外一条街。她臉上永远显着兩朵紅暈，好像是个火燙伤。不久，她就到島东边她叔叔的农庄上去了。

但是貝萊并不覚得怎么样，也毫不沮喪。他整天都像在做夢，看見的东西也全是迷迷糊糊的。他被身子里正在發生的一切变化扰得昏头昏腦，不曉得有些什么东西老是在他身上每一个角落里敲敲打打。凡是脆弱的地方都給改造成为壯健的，使它們能承載得起一个正在他身上發展的成年男子的重負。他的手和脚越来越坚实了，肌肉变得像鋼鉄一样；他又覚得背脊在寬闊起来，渾身有一股無处發泄的勁兒。有时他也从这种迷迷糊糊之中覚醒过来，吃惊地發現自己在某一种現象中，已經变成大人了。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股很深沉的振响，完全不是他所听慣的。这使他不得不注意傾听，好像是别人在說話。

第十八章

貝萊用他所有的力量去和营業衰落的情况斗爭。作坊里新收了一个学徒，但是所有一切艰难的事情，还照常要貝萊做。缺少什么要用的东西，得由他去借，要买什么东西，得由他去賒，他还得对付那些發脾气的主顧，想法叫他們平下气来。他做的事情倒不少，

可是真正学到的完全不是正规的手艺。

“你到港口去看看，”师傅常常吩咐他，“也許可以兜些生意回来！”其实他师傅所更感到兴趣的，还是他从港口帶回来的各种新聞。

就是沒有师傅的吩咐，貝萊自己也会到港口去。这城里的人，只要一走出家門，誰都会踱到那兒去的；港口就是本地的心臟，一切东西都得打这兒經过，錢啊，夢想啊，希望啊，以及一切使他們滿足的东西。每一个人都航过海，在海上获得了最美丽的回忆，也在海上干过最艰苦的斗爭。这是人人都想走的一条路。汪洋大海展开在那边，人人的思想都被它吸引了去，青年人是想出海去碰碰运气，找找机会，老年人是回想着他們在海上的遭际。海是每一个男人心里的歌曲，也是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上帝；海是消耗溢余的生命力的地方，是一切神秘不可思議的事物的府庫。海喝了千万人的血，但是它依然神色不变；在它那动蕩不息的水里，潜伏着人生的謎。

命运从海底里伸出头来，給人們宣判了立即执行的裁决；人們或者到陆地上去逃生，像面包师姚尔根那样，当他一接到这种警告，便从此不再航海；或者像船夫蔴生那样，会从睡夢中起来，一直跨过船舷跌下海去。在有淹死的人住着的海底里，常常有船沉下去，把他們所需要的东西送給他們；也常常有那些沒有血的海童，从海底里出来，到岸上和礼拜日生的孩子們玩耍，使他們死亡或者交运。

从海上来的是每礼拜三次的小汽輪，帶来了京城里的种种新聞；还有些給冰冻住了的船被拖进港来，或者撞坏了一个大洞的船，載了許多死人。此外还有些从热帶地方开来的大船，船上有真正的黑人船員。

在港岸上，那些放弃了航海生涯的老人整天聚集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大海——他們年輕时代施展身手的竞技場，一直要看到死来召喚他們。大海給他們四肢里吹进了痛風症，压得他們个个都傴腰曲背，每到冬天夜里，你可以听到他們痛楚得像野兽似地嗥叫不絕。城里一切的廢料也都在这兒：殘廢的人，閑汉，和行將就木的老人。还有些投机家，外衣的下摆飄飄拍拍地，在港里忙着走来走去，想檢些好处。

年輕人也总到这兒来玩；好像他們在大海边上玩兒的时候，就会碰上他們的前途。有些人永远沒有走得更远些，但也有些人自情自願地讓海洋把他們送到遙远的陌生地方。倪俞就是其中之一。当船上都挂起了帆，他便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牺牲掉兩年的学徒生活，溜上一条走远洋的大船。現在，他已走得很远，正在貿易風里往南美洲去，准备載一船巴西紅木回来。

每一条船都带走几个人。姑娘們在私奔的时候也都很勇敢；她們都是很利落地走上了船，那些給愛情冲昏了的男孩子跟在她們背后。还有些人之所以要出走，是为了去找一个工資比本島大的工作。

关于这些，貝萊都早已有了經驗。他也有同样的欲望，也很知道这汪洋大海的魅力。在乡下，每一个穷人都只想挣扎到城里来，最勇敢的人，終于有一天滿臉紅光地闖进了城，讓老年人去嘀嘀咕咕地講說城里的罪惡。在这城里呢，人人都夢想着京城，哥本哈根，相信在那边会得發財交运。誰要是有勇气，就找那么一天靠上船欄杆，給熟人揮手道别。他的眼神显得恍恍惚惚的，好像他是在賭一注大錢。到了那边，他也許可以和那边的能手較量較量。可是老年人却搖着头，嘀嘀咕咕地講着京城里的誘惑和罪孽。

不时有人回来，証实了他們的見識。于是他們便会很高兴地

一家一家走过去。“我們不是跟你說过的嗎?”但是也有些人在节日上回家来，服飾华丽得使人艳羡不已。还有些姑娘簡直变得时髦透頂，人們都莫名其妙，便去請教木脚拉尔生的意見。

那些在京城里結了婚的姑娘，他們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她們在过了几年之后，回来探望父母，她們坐的是統艙，跟牲畜在一起，但是她們却給船上的管事人一点小費，买通他把她們的名字列入房艙乘客的名單中去登报。他們的衣服穿得着实漂亮，可是她們那副萎瘦憔悴的臉却說明了另外一种情况。“那边准是个吃不飽的地方!”老妇人都这样說。

但是貝萊对这些回来的人并不感到兴趣。他所想念的都是些一去不回来的人;他心里斗爭得很痛苦，想走的欲望非常强烈。那一片大海，不管是風平浪靜或是怒濤澎湃，老是在他头腦里响着一陣从海外世界里傳来的嗡嗡之声，唱着一支神秘而含糊的幸福的歌。

一天，他正要到港口去，路上碰見了岩石农庄上的茸屋匠霍尔姆老爹。霍尔姆正在一路走一路看那些房屋，从屋頂看到牆脚。他的脚步提得很高，显然好像非常惊异似的，嘴里还在自言自語。他胳膊上挽了一只籃子，籃里裝滿了面包，黃油，白干和啤酒。

“好哇，到底碰着了一个熟人!”他說着伸出手来給貝萊。“我正在找他們啊，一天天，一年年地跑到城里来的那些人，都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們景况好不好。老婆子和我常常談起，要是知道一点随便哪一个的景况，豈不很快活。今兒早晨，她跟我說，要是我趁現在还沒有忘記这兒的街路，进城来玩一趟，看看熟人，准是挺有意思。我已經十年沒进城啦。哦，据我剛才看見的来說，老婆子和我都不用抱怨我們老耽在家里不出門。这兒除了路灯以外，也

沒有添出什么新鮮花样，其实老婆子眞不消这样催逼我来。在这里我見不着一个茅屋頂，城里人眞是小气得很，不讓一个葺屋匠賺面包呢。不过我还想看看港口才回去。"

"好，那么我們一路走，"貝萊說。碰到一个同乡，他心里很高兴。貝萊一向把岩石农庄一帶地方認作是兒时的家乡。他一路和老头兒閑談，一边指点种种有趣的东西給他看。

"唔，我从前也来过三四回了，"霍尔姆說，"可是总沒有看見輪船。人家告訴过我，这东西有許多古怪事兒；他們說如今我們这兒的庄稼都是用輪船裝到京城里去的。"

"輪船今天恰巧停在这里，"貝萊高兴地說。"今晚上它就要开走了。"

霍尔姆老爹的眼睛亮了起来。"那么今天我看得到这个討飯家伙了！在乡下的时候，我常常在山头上望見輪船冒出的烟在海上飄过，总叫我有得想的。人家說它是鉄做的，吃的是煤。"他似信不信地望着貝萊。

有两三百工人在建造的那个广大的港內碇泊区，老头兒看得大感兴趣。貝萊把那个正在像野兽似的做人家堆在他身上的最吃重的工作的"大力士"指点給他。

"噢，是他嗎！"霍尔姆喊起来。"我認識他的爸爸。那个家伙專想做不平常的事情，可是他一輩子也沒有做出什么来。眞的，說起你爸爸，他怎样啦？听說不怎么好吧？"

不久以前，貝萊回家去过；家里确是不怎么好，但是他不願意談到这情况。他光說："喀尔娜身子不好，她干得太上勁了，閃坏了腰。"

"人家說他們那些活兒可不容易干。他們把自己累得太凶了，"霍尔姆接着說。

貝萊沒回答。这时輪船已經吸引了他們全部注意力，虽然霍尔姆是个多話的人，也竟忘記了搖唇鼓舌。

輪船正要上貨，蒸汽起重机正在兩边貨艙口忙着，每轉一个方向便尖銳地叫一声。霍尔姆的兩条腿老站不定，好像踩在針尖兒上；当那起重机向碼头这边轉过来，鉄鏈格拉格拉地挂下来的时候，他竟慌得躲到倉庫背后去。貝萊想帶他到船上去玩玩，他連听都不要听。"这船簡直是个坏脾气的畜生，"他說，"你看，它老是动个不停，还打噴嚏！"

在碼头上，靠近前艙的地方，乱七八糟地放着一堆穷苦人家的家具。旁边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面桃花心木的鏡子，这是唯一的值錢的东西。他的神色很憂郁。从他擤鼻子的姿势看来——他不用手指头而用手背——可知他拿这东西很不習慣。他的眼睛老看着那些寒傖的家具，很焦心地望着每一件破旧器物升起在空中，然后又降落到艙里去。他的妻子和孩子們都坐在碼头的矮牆上，吃着一只籃子里的食物。他們大概已經在那兒坐了好几点鐘。孩子都累得哭了，母亲正在撫慰他們，哄他們在石地上睡覚。

"我們快要走了嗎？"孩子們不住的問，帶着抱怨的口气。

"是啊，船就要开了，可是你們得乖乖的，要不我就不帶你們去了。你們就要到京城里啦，那兒的人都吃白面包，天天都穿皮靴。皇帝也住在那兒，那边的鋪子里什么东西都有。"她一边說一边把自己的肩巾給他們墊在头下。

霍尔姆对那个男的看了一会兒，忽然喊道："这是勃拉赫尔特的彼尔·安寇尔的兒子呀！怎么，你要出門嗎？"

"是呀，我决定走啦，"那人声音很低沉地說，把手摸了一下臉。

"我以为你境况很好啊！你不是在东区搞了一家旅館嗎？"

"是啊，我是給人家騙去的，現在我弄得兩手空空了。"

“你早該仔細想想的，想想又不花费，不过动动腦筋的事。”

“可是他們給我看的是假賬，賬上說有很多贏余，实在却差得远。这件事情都是那个船主孟森在背后要的花样，还有一个京里来的酒商和他串通，現在他把旅館拿去抵偿未了的債务了。”

“可是这些个爷兒們怎么会找上你的啊？”霍尔姆抓抓头皮，他完全不了解这件事。

“啊，他們当然是听見我得到我爸爸一万克郎遺产。他們为了这笔遺产設下圈套，有一天就派人来跟我接头。一万克郎只够付清第一期的欠賬，現在他們又把旅館拿回去了。总算他們大發慈悲，讓我把这一堆破爛东西拿走。”他忽然把头别轉去哭了；于是他妻子馬上就走过来。

霍尔姆拉着貝萊走开了。“走罢，别害他們伤心了，”他輕輕地說；于是他一边跟貝萊沿着防波堤踱出去，一边繼續談論这个人的倒霉遭遇。但是貝萊却不在听他嘮叨。他看見海上有一条小帆船在航行，他的神情便愈来愈不安靜。

“我相信这是冰島帆船！”他終于說。“所以我得回去了。”

“好，去罢，”霍尔姆說，“多謝你陪我看了不少东西，替我問候問候拉賽和喀尔娜。”

在港口小山上，貝萊碰到了叶貝师傅，再走远些便是特雷叶，克劳生，勃龙。这条冰島帆船已經累他們等了好几个月；船快到的消息很快地傳播出去，本城所有的鞋店老板都奔到港口来，爭着想趁跳板还沒有架出来之前，先知道有沒有做到好生意。

“冰島船来啦！”杂貨商人和皮件商人看見鞋店老板急匆匆地跑过，便都这样叫嚷着。“赶快把發票开好，鞋店老板馬上就有錢了。”

但是大部分的鞋子和靴子还是原船載了回来。船長帶回很坏

的消息，說冰島上再也沒法卖我們的鞋了。这就意味着鞋店老板們整个冬季的工作都損失了。

“这是什么意思？”叶貝憤怒地問。“你在那边时間耽得够長的罗！你有沒有想想别的办法？往年你总能想办法全都卖光的。”

“能想的办法都想过啦，”船主懊丧地回答說。“我交給那边的商人几大捆，余下的留在船上零卖。我走遍了整个西海岸，可还是卖不出去。”

“好，好，”叶貝說，“难道冰島人就此打赤脚了嗎？”

“那边开了鞋厂啦，”船長回說。

“鞋厂，鞋厂！”叶貝鄙夷不屑地說，可是也透着点兒不安的情緒。“你要我相信他們能用机器来做鞋嗎？切皮，划样，釘，縫，上鞋底，这都能讓机器来做嗎？不，沒有的事，这是只有憑着人的聪明，用人的兩只手才做得出来的。鞋子只有人才能做。难道說我这个人能用机器来代替嗎，能用几个打轉的齿輪来代替嗎！呸！机器是死的，我知道，它不会临机应变，碰到一双軟脚趾头的脚，你就該做一双特别样式的靴子来配它，或者是，我該在鞋底上这么割一刀，样子就好看了，或者有时候你得当心点兒，要不就割坏了鞋面！”

“那边眞有了做鞋子的机器，而且鞋的价錢比你們便宜，”船長冷冷地說。

“我倒要看看呢！你能拿一双不用人手做的靴子給我看看嗎？”叶貝輕蔑地大笑着說。“不，这里边准有点花巧，我的天！有人在跟我們搗鬼呢！”船長听了很不愉快，只管自己走开了。

叶貝还在肯定地說这里头准有些古怪——机器可以做鞋的这个說法已經够吓唬他的了。他想来想去，老是想着这件事。

“只怕他們連人都快要用机器来造了！”他憤怒地嚷起来。

“不会，”面包师姚尔根說；“这个，我相信，还是用老方法的！”

一天，船長闖进作坊来，扔了一双鞋在窗檻上，馬上就走了。这双鞋是一条剛进港来的船上的一个舵手从英国买来的。少师傅看看这双鞋，又拿在手里翻来复去的看了一陣子。于是他叫叶貝来看。这双鞋是全部对針縫的。一双男鞋，可是全部对針縫的！況且，鞋底上还打着鞋厂的商标。

叶貝嘴里虽然說这双鞋不值兩个先令，但是他無法否認这是用机器做成的。

“这样，我們就是多余的家伙了，”他声音顫抖地說。他以前所有的一切自尊自大好像都崩潰在他面前了。“要是他們能在机器上造这一种鞋，他們也准能造别种的。从此手艺給判了死刑，我們总有一天全都沒有飯吃！哦，謝謝上帝，幸而我活不了几年啦。”这是叶貝生平第一次承認他的生命也总得交还給上帝。

从此以后，每次走进作坊里来，他总要嘰咕着这樁事情。他总站在那兒，把那双該死的鞋拿在手里翻弄着，接着批評了它一陣。“今年冬天我們得多下些苦工，”他最后說。

“爸爸，你忘了嗎，我們这一行从此就完啦，”少师傅疲乏地說。

于是老头兒一声不响地晃了出去。可是过不了一会兒，他又进来，把那双鞋摸摸弄弄，想發現它們有什么缺点。他的思想老是在这件新东西上轉，这几天他再也不自吹自贊他的手艺工夫了。要是少师傅来請他帮助做一些困难的活兒，他总是拒絕。他不想再將他往年的巧手艺跟青年人爭胜，只是支吾其辞地走了开去。“我們一向看得很重的那些事情，現在成个什么啦？”他問。“既从机器做不出一双杰作，也做不出得奬牌的活兒，那么真正的好貨打哪兒来？”

少师傅看得沒有这么远，他所想的主要是目前急需的錢。“見

鬼的，貝萊，我們怎么还得了这許多債呀，貝萊？”他老是担心地問。現在小倪喀思得另外去想办法，他們沒法兒再留一个职工了。因此小倪喀思便决計先結婚，然后在本島的北区自己去开一家鞋店。浸礼教区的一个鞋匠新近故世，要是他加入这个教会，就能得到許多主顧；所以他現在已經在参加他們的祈禱会了。“可是要好好地干！”叶貝說，“要不就完啦！”

这件事情是給他們全体的一个大打击。克劳生的鋪子倒閉了，他只好到新建筑的港口去找工作。勃龙管自己溜走了，撇下了他的老婆和孩子，她只好回乡下靠自己的父母过活。叶貝鋪子里的情况本来早已在坏下去，加上这一回的倒霉，形势就越發明显了。可是少师傅还偏偏不承認这是到了末路。“我的健康馬上就会好过来，”他說，“你們瞧我的罢，我会把鋪子搞好来的！”可是他現在更是經常躺在床上，气候每一轉变，他都受到影响。作坊里一切事情，全要貝萊去照顧。

“你跑去借一点来！”师傅要用到什么材料，便吩咐貝萊去借。要是貝萊空手回来，人家不肯借，师傅便睜大了惊訝的眼睛，对貝萊瞪着。“这些吝嗇鬼！”他嚷道，“那么我們只好把鞋掌用釘子釘上了。”

“女式的漆皮鞋可不能这样做啊！”貝萊断然地說。

“不要紧，鞋底上擦些黑蜡就看不出来了。”

但是当那些黑蜡給走得褪色以后，龙特小姐和别的一些主顧便怒气冲冲地找上門来。她們穿不慣这种釘鞋掌的鞋子。“眞对不起，这是一个誤会！”少师傅滿头淌着汗珠，連連地打招呼，賠小心。有时他干脆躲起来，交給貝萊去对付。事情了結以后，他便伸手扶住擱架，累得連連喘气，“能給我找点兒酒来嗎，貝萊？”他輕輕地說。

一天，貝萊鼓起勇气来跟他說，喝这許多酒对身体决沒有好处。因为少师傅現在愈喝愈多了。

“好处？”少师傅說，“唔，我的天，当然沒有好处！可是那些畜生需要啊！开头的时候，我一口酒也咽不下去，尤其是啤酒；現在倒也慣了。我要是不喂喂这些畜生，它們馬上就会冲上来把我吃掉。”

“那么，这些酒是不是它們喝了去？”

“我想准是！你愛給它們多少它們就喝多少。要不你看見过我喝醉嗎？我不会醉的，因为酒都給这些結核虫喝了去。这酒对它們就是毒藥。如果有一天我能喝醉，我就得感謝上帝，因为那时候这些畜生准已死光，酒就又能醉倒我了。于是留下的問題就只有戒酒，不戒的話，就会搞昏了头腦！”

自从职工走后，作坊里的伙食比以前更坏了。老板沒有錢在春天里买一口猪，他們吃剩下来的泔脚沒处消，只好自己吃掉。少师傅安德萊从来不跟他們一桌吃，近来他簡直不吃什么东西，有时吃一片黃油面包，就算一頓。七点半的一頓早飯，光是学徒們自己吃。吃的是咸鰲魚，面包塗猪油，和湯。这湯是面包和豆粥的各种碎屑殘余，加上一点稀啤酒煮成的，發过酵，味道很难吃。早飯吃剩下来的东西，都放在厨房牆角边地板上的一个罐子里，到明天早上再热一热，加上一点啤酒，又拿出来給大家吃，整年都是这样。只有在罐子偶然給人家踢翻打破之后，第二天早上才能喝到新鮮的湯。学徒們只吃咸鰲魚和猪油，这个湯誰也不去碰它，除非有时用来做做釣魚游戏。他們把各色各样的东西都丢进去，过了半年又釣到了。

叶貝还睡熟在房里，睡帽歪斜地盖住一只眼。即使在睡覺的时候，他的神情仍然显着他的尊严，不过有点滑稽。房間里充滿了

蒸汽；老头兒有他特别的呼吸方式，他慢慢地長長地吸进一口气，滚雷似的一路响着进去。鼾声鬧得太惊人的时候，孩子們便鬨笑起来，吵醒了他，他便把他們大駡一頓。

到午飯的时候，孩子們不耐煩地等着吃；一听見叶貝开了厨房門照例叫一声"开飯了！"他們便扔下手里的东西，順着年龄大小排着队碰碰撞撞地跟着叶貝进去。他們彼此紧抓着外衣边緣，扮着鬼臉。叶貝堂而皇之地坐在餐桌的一端，头上戴了一頂小便帽，还想維持一点餐桌上的礼仪。他沒有开始，誰也不能开始，他吃完之后，誰也不能再吃下去。孩子們抓起湯匙，对老头兒惊慌地看了一眼，又放下了，可是差不多要爆發出一陣忍不住的大笑。"是啊，我今天也很餓，可是用不到你們来催！"每逢孩子們这样放肆的时候，他便警誡似地說。貝萊对大家使了个眼色，于是大家便管自己繼續进餐，一盆一盆的都吃个精光。"如今全不講礼节了！"叶貝拍着桌子駡着。可是他拍过桌子，孩子們忽然意識到应該学習师傅的榜样，便也一个一个地接着拍桌子。有时鬧得太凶了，少师傅安德萊便不得不找个理由进来看看。

悠長的工作时間，惡劣的伙食，作坊里穢濁的空气，都在貝萊身上留下了印記。他对少师傅安德萊的好感是無穷無尽的，如果他答应过帮助少师傅做一件特别的工作，他会坐在那兒做到半夜，不要一个錢。但是，除此以外，他的工作态度总是拖拖拉拉地不上勁，他对于工作日的观感也跟大家一样，以为这是最可厭的时候，总得千方百計挨过才痛快。他現在需要节省体力，因而对工作越發懶惰，平时总是少动手，多呆想。在这不見陽光的幽暗的作坊里，他变得面色蒼白，腦子里尽是些不健康的幻想。

他現在也很少为自己去找外活做，不过他倒学会了省吃儉用。如果他手里有一个十欧勒的錢幣，他便去买一張储蓄券，这样慢慢

地积少成多，攒下了一小笔錢。拉賽有时也資助他一点兒，虽然拉賽自己却愈来愈感困难。而且貝萊自己也已經学会了乐天安命，对他的貧穷尽能处之泰然。

第十九章

瘋子安克尔敲着作坊的門。“卞列格拉夫死了！”他严肅地說。“現在只剩一个人为穷人哭泣了！”于是他走开去把这消息通知面包师姚尔根。人們听見他一家一家的通报过去，一直到街尾。

卞列格拉夫死了！昨天晚上他还坐在窗檻旁边的椅子上，他的拐棒靠着門旁的牆角；他还像平时一样直率地給每人握手——他那只松軟的手，人們碰着了都有点憎厭，它暖得几乎像是沒有皮的，使人覚得仿佛碰着了一个人的裸体部分。貝萊常常因而想起爸爸拉賽，他也从来不知道披上甲冑，永远是一个天眞誠实的人，絕不被他的艰苦生活所影响。

胖子面包师还照常攻击他，只要一碰到这个皮膚細嫩得像小孩子，握一次手便会和人家推心置腹的人，他便要口出惡言。“喂，卞列格拉夫，自从我們上回見面之后，你試过沒有，唔？”他拋着眼色問。

卞列格拉夫滿臉通紅。“对于上帝給我挑选的生活經驗，我是心滿意足的，”他峽着眼皮回答。

“你們大家信不信，他年紀过了七十，还不懂得女人是怎么做的！”

“因为我想来想去，独身对我最合适了，况且我又生着一条弯腿。”

“所以他什么事情都要問，每一个孩子都懂得的事，他却不懂，”叶貝傲慢地說。“卞列格拉夫到現在还是黃毛未褪呢。”

但是在他回去的路上，当貝萊扶他跨过溝渠的时候，他还是像平常那样提出些莫名其妙的問題。

“这是个什么星呀？”他說。“这光跟別的星不一样。紅得古怪，可千万不要来一个很冷的冬天，兜底冻，柴火貴得叫穷人活不下去啊。”他嘆着气。

“你再也不要老对月亮看。船主安徒生就是因为睡在甲板上，給月光照着臉，就此發了瘋！”

昨天晚上他还是一切跟平常一样——可是現在他已經死了！誰也沒有早先知道或是料到，不然他們就会在那最后的一次会面待他客气些。他死在床上，心里記滿了他們侮辱他的話，他們現在再也沒有办法可以走过去对他道个歉，說一声：“你千万別放在心上，卞列格拉夫，我們对你幷沒有惡意。”也許他們的行动曾使他最后的生命感到过非常苦痛。無論如何，叶貝和他的兄弟姚尔根現在竟不敢彼此看一眼，各人身上都担負着沉重的歉疚。

这件事情意味着一种空缺，正如屋子里一架鐘停止了摆錘声一样。他那拐棒的声音不再在六点鐘光景响着过来了。每到这个时候，少师傅总有点心緒不宁；卞列格拉夫已經故世，他似乎还沒有習慣于这个观念。

“死是一件可恨的事情，”他一想起实在情况，便說；“眞叫人憎厭得很。为什么一个人定要离开这个世界，一点兒都不留下呢？現在我等着听卞列格拉夫的拐棒声音，可是我听到的只是一片寂靜。再过几时，恐怕我連等也不会等了。于是他便会被人們忘掉，甚至这些忘掉他的人，馬上就跟着他进了墳墓，也被人家忘掉了。你說这是什么道理，貝萊？人家喜欢講到天国，可是我覺得

坐在一朵潮湿的云上唱'荣光归上帝'有什么味道呀？我宁可活在这个世界上喝喝酒，尤其是如果我的腿不坏的話。”

学徒們都去給卞列格拉夫送殯，这是叶貝要他們去的，作为一种贖疚的表示。叶貝和姚尔根都戴了高礼帽，紧跟在棺材后面走要不然就只有几个完全出于好奇心而跟着看的穷苦女人和孩子了。赶柩車的是御夫杜爱，他現在已买了兩匹馬，这是他第一个排場生意。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他們的生活还是照样單調乏味。轉眼又到了营業清淡的冬季，冰島生意完全垮了。鞋匠作坊里都不再做夜工，因为做出来的那么一些活兒連付煤油錢都不够。他們把挂灯收起，又把从前用过的那盞白錫灯拿出来用，反正为了大家圍坐聊天，这也够亮的了。鄰舍們还是天天晚上踱到这烏沉沉的作坊里来；如果安德莱躺在床上，他們便打个轉又溜了出去，或者就在那兒閑坐到叶貝开口宣布睡觉的时候。貝萊又重新玩雕刻作为消遣；他尽量靠近桌子坐，一边听人家談話，一边在把一顆鈕扣雕刻成一个值二十五欧勒的銅幣花样。这是給莫尔頓作領帶上的別針用的。

談話轉到气候方面，大家都以为今年很幸运，冰冻还沒有阻碍建港工程。于是就談到"大力士"，从他身上又扯到瘋子安克尔，又扯到貧穷，繼而又扯到各人所不滿意的事情。京城里的社会民主党早已在群众心里有了印象，整个夏季都有种种謠言傳过来；很显明地反映出他們的势力和人数都在大大地增加，但是他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誰也弄不清楚。無論如何，大家以为这决不是好事。"他們准是些最穷的有反心的家伙，"木脚拉尔生說。"所以他們的人数一定很多！"这种情形正如大家听見远远响起一片叫囂，或是諸如此类的声音，可是不知道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关于最下層的阶級暴动的消息，傳到島上来都給歪曲了。他們只曉得京城里的

工人阶級要打倒上帝制定的社会秩序，而自己爬到頂上去；他們的眼光便不期而然地偷偷地落到本城的那些穷人身上。但是他們还沒有脫离平常那种麻痹观念，只要有一天工作做，他們就做一天工作，这样就心满意足了。“这一下恐怕要闖禍了，”叶貝說，“我們这兒可不要紧，这里的貧民救济会搞得很好！”

姚尔根最为起劲，他每天都帶些新聞来談談。一会兒說他們要謀杀国王了！一会兒說軍队已經出动了。

“哼！軍队！”少师傅做了个鄙夷不屑的手势說。“那有什么用！只要他們在軍队中間扔一把炸藥，就連一个完整的褲子鈕扣都不剩！不，說不定他們就要打下京城了！”他臉上紅紅地仿佛已經看見了这件大事。“唔，以后嗎？以后他們就搶皇家的金庫！”

“是的，不过……不。以后他們就到这兒来，一起都来！”

“到这兒来？不，不可能！我們会召集所有的民团把他們打下海去。我早已准备好我的槍了！”

一天，馬克尔跑进来。“糕餅师雇了一个京城里来的职工，他是个社会民主党！”他气急呼呼地嚷着。“他是昨天晚上趁輪船来的。”面包师姚尔根說他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好，到你們家里来了！”叶貝好像預告灾难似地說。“你們都喜欢閑扯这些个新鮮事兒。要是能讓卡列格拉夫看看倒很好，这个体恤穷人的人！”

“讓这裁縫安安靜靜地睡在墳里罢，”木腳拉尔生調解似地說。“你可不該为了今天这些穷人的憤怒，就怪在他身上。他不过是为了要老百姓过得好——也許这些人也是为了要过得好！”

“过得好！”叶貝还是一味地瞧不起。“他們要打倒法律和秩序，把祖国出卖給德国人！人家說价錢都講定了，一切都接洽好了！”

“据說他們要在夜里，趁我們睡熟的时候，把德国人放进京城里来，”馬克尔說。

“是的，”少师傅安德莱正經地說。“这些家伙，他們会泄漏一切秘密的！”面包师姚尔根听了放声大笑；他每回这样大笑，都会震动整个作坊。

誰都还沒有看見过那个新来的職工，所以大家都猜測着他是怎样一个人。‘他准是紅头髮紅鬍子的，”姚尔根說。“凡是把自己出卖給魔鬼的家伙，上帝都給他們造成这样一副相貌。”

“天知道那糕餅师要这么个家伙来干什么，”叶貝說。“这等人什么都不懂——光会問長問短。我听說他們全是自由思想者。”

“哼，瞧罢！”少师傅滿有信心地說。“他在这里耽不長久的！”

“長久？”面包师挺起了他那沉重的身子說。“明天我就去找糕餅师，叫他把这个家伙轟走。我是民团主任，我知道城里人的想法都跟我一样。”

特雷叶主張做祈禱，就像全城傳染鼠疫的那一年一样。

次日早晨，姚尔根·科福特在到糕餅师那兒去的时候，順路走进作坊里来。他穿上旧的民团制服，腰帶上还挂着那个許多年前使用燧石槍的时代裝燧石用的皮袋。他精神飽滿地使他的制服显得很威武；可是竟失敗了回来。糕餅师把他的新職工夸奬得直到天上，不肯打發他走。簡直是給迷上了。“我們从此不准去买他的东西，大家都得团結在一起，凡是好人都不許和这个祖国的叛徒打交道！”他說。

“你到底看見了那个職工沒有，姚尔根叔叔？”安德莱急切地問。

“看見了，唔，远远地看了一眼！他那双眼睛尖利得怕人，可是这种毒蛇的眼光絕对迷不了我！”

晚上，貝萊他們都到市場上去閑逛，想找机会看一看那个职工。街上人很多，都是为了同样目的在那兒逛来逛去。但是那职工竟沒有出来。

一天，快到黄昏的时候，少师傅蹺蹺拐拐地走进作坊里。“喂，赶快来看！”他急急地喊着大家。“他走过来了！”于是大家都扔下手里的工作，打过道里挤进平时不准他們进去的那間厅堂。那职工是个高大壯健的人，胖胖的臉上留着一片又濃又神气的鬍髭，就跟师傅的鬍髭一样。他的鼻子很寬，胸脯挺得很高。外衣和背心都敞着，仿佛他需要更多的空气。

他背后跟着一群頑童，想等着看热鬧。他們完全失去了平常那种蛮横不遜的态度，全都靜靜地跟着走。

“看他那个走路的样子，倒像全城都已經是他的了！”叶貝輕蔑地說。“哼，我們不会讓他在这里耽下去的！”

第二十章

門外街上有一个人跑过，接着又是一个，随后又是一个，一陣連續不断的脚步声。少师傅敲着板壁。“外边什么事，貝萊？”他这天本来不打算起来。

貝萊便奔出去打听。“揚斯的爸爸又發瘋了，他把整个海港里的人都赶光，說是要杀尽他們！”

少师傅稍稍抬起了头。“噢！这样嗎？我起来啦！”他眼睛里發着光采，馬上穿起衣服，蹺蹺拐拐地走出大門；大家都听到他在冷風里咳嗆得很厉害。

叶貝老爹把他的陪审員法冠塞在口袋里才跑出去，因为恐怕

随时会需要法官。学徒們坐在屋里像呆鳥似地对着大門瞪了一会兒，然后也一窩蜂跑了出去。

街上秩序乱極了。关于石工叶尔肯森的行动，傳出种种很荒唐的謠言。如果有一队敌人的兵艦开过来要炮轟全城，那时城里的慌乱恐怕也不过如此。人人都丢掉手里的工作奔到港口去。狹窄的巷子里塞滿了一大群連續不断的孩子、妇人和圍着作裙的小伙計。患痛風病的老海員也从打盹中給吵醒了，蹣跚地走出来，兩手托着腰，痛得歪扭着臉。

“呵呵呵！哈哈哈！

邋青鼻子齐来啦！”

貝萊和别的学徒跑过的时候，街上有几个頑童唱着嘲弄他們；除此以外，人人注意的都就是这件事情：“大力士”的脾气又發作了！在这些急急忙忙奔走的群众臉上，可以看得出一股高兴，一种紧張的期望。这个石工已經安靜了好久；他像一只巨大的牲畜似地工作着，表面上似乎已經烟消火灭，只是像一只巨象那样埋头工作，每天晚上不則一声的拿兩克郎工資回家。看了他簡直有点可憐，一种失望似的沉默凝合在他四周。現在，一陣突然的爆發終于来了，使人人都震惊失措。

大家奔向港口去的时候，都在談論着“大力士”。人人都說早已料到有这么回事，因为好久以来他的神气已經很古怪，可是竟一向沒有鬧出事来，要是他的憤怒和火气再不爆發的話，那才怪呢！像这样的人眞不应該放他們自由，早該判他們个終生监禁才好！于是大家又紛紛談論起“大力士”生平的一切故事，从他当年衣衫襤褸，而年輕胆大地闖进城来为他的气力找主顧的时候起，一直談到他逼得女兒跳海自杀，自己变成瘋子的时候为止。这些故事，他們怕已經談了百十来遍了吧！

海港里人很多，凡是能攀能爬的人都集中在这兒了。尽管天气严寒，生活艰难，这些人兴致却很高；大家頓着脚，鬧嚷嚷地有說有笑。全城好像一下子摆脱了冬眠狀态；有些人爬在石堆上，有些人拥挤地攀在那些为了建造防波堤而預备沉到水底去的大木架子上。他們都伸長了头頸，紧張地警备着，仿佛有人会忽然冲上来砍他們的头似的。揚斯和莫尔頓也在那兒；他們远远地站在一边，低着头談話。他們那副又羞愧又着急的神气，叫人看了怪难受的。在那一直伸到碇泊区底里的大斜岸上，站着一堆堆工人；他們好像要干什么似地卷起了褲脚，厭煩地交換着眼色，嘴里不时地咒駡着。

但是，那么一个广大的碇泊区的工地上，却被“大力士”一人独占着。他在那兒走来走去，像一个專心玩耍的孩子，完全不关心周圍的一切。但是他到底在想玩些什么，这却不容易說了。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把炸藥筒，另外一只手靠在一根粗大的鉄棍上。他的动作迟慢而有秩序，很像一只粗野的熊的行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同伴們便对他叫駡泄憤。如果他不立刻放下武器讓他們回去工作，他們就要把他扯得四分五裂；他們要戳破他的肚子，讓他自己看看五臟六腑；他們要用乱刀砍他，再用矾擦他的伤口。

可是“大力士”睬也不睬他們，也許他压根兒沒有听見。每回抬起头来，他那非常悲哀的眼光总是看着很远的地方。他那可怕的臉，显出死人一般的厭倦于生活的神气，好像也对着沒有人能理解的远方。“他瘋了！”人們悄悄地說。“上帝收回了他的理性！”于是只見他又弯下身去做他的事；好像在把炸藥筒埋到他自己設計的大防波堤底下去。他正在把炸藥筒一个一个地从他口袋里掏出来，原来就是这些东西使他身上东一塊西一塊地鼓起着。

“他要干什么呀，我的天？要炸坏防波堤嗎？”工人們問。有人

企圖沿着堤道后面爬下去，閃到他背后去襲取他。但是他的眼睛在四面留神，人家稍稍有一点兒行动，他立刻就举起了鉄棍。

全部工作都停頓了！二百工人閑站在那兒，一点鐘又一点鐘地过去，工人們用各式各样的話咒罵和恫吓他，可是誰也不敢走上前。工头毫無办法地跑来跑去，連那工程师也束手無策；整个工地上一切都形成瓦解狀态。法官也在那兒来回踱步，穿着制服，臉色很庄严的。只要他在場，就可以發生一点鎮靜作用，可是他并沒有采取任何行动。

大家都在想办法，可是提出来的办法越来越荒唐。有人主張做一道巨大的屏風，大家推到"大力士"身边去；还有人提議用很長的木头做一把大鉗子，远远地把他鉗住；可是誰也不想当眞实行这种計划。其实他們心里还是觉得幸运，因为他还允許他們站在那里，不把他們赶开。"大力士"尽可以把一个炸藥筒用力扔过来，就会把那地方周圍的一切全都炸光。

"用傾卸車！"有人提議。对呀，这倒是一个办法！于是傾卸車上立刻就裝滿了帶家伙的工人。有人扳动鈎杆，可是車子动也不动。原来"大力士"的鬼聰明早已赶在他們前头，那些很長的鉄鏈早已被他釘住了。現在他又敲断了建筑架底下的几根支柱，使傾卸車要开也开不到他身边。

这就不是瘋狂了，誰也沒有看見过瘋狂的人会想这样的办法。况且，自从人家把他女兒的尸首抬回去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沒有碰过一滴酒。不，这分明是他仔細考慮过的。当工人們吃过早飯，走下斜岸，正待上工的时候，他已經拿着那根鉄棍站着，靜靜地叫大家走开——这个海港是他的！大家起先以为他是开玩笑，等到挨了他狠狠的几棍，才明白他的話是当眞的呢。可是他显然并沒有惡意，大家看得清他虽然揍了他們，自己也怪难受的。这准是魔鬼

附上了他，不是他的本心。

但是这情况要僵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大家都覺得够受的了！現在，港口的大鐘已經在报着正午，鐘声有点兒嘲弄的意味，好像在譏笑这些只想恢复工作的安分工人。他們不願意浪費掉一整天；也不願意冒着生命或殘廢的危險去对付一个瘋子的傻把戏。甚至連那勇武的裴根达今天也忘了他平常那种不怕死的豪气，跟别人一样的駡駡就算了。

“我們在堤壩上鑿一个口，”他說，“讓这个畜生淹死了罢！”

大家立刻拿起家伙，准备鑿壩。工程师唬住了他們，說这是違法的，干不得！要花好几千克郎才能再把港里的水戽空呢。可是工人不听他的話，如果他不能設法用和平手段使他們复工，那要他来干什么的！

他們拿了尖鋤和鉄棒，紛紛走向堤壩去，想打开缺口；工程师和警察都被推在一边。現在已經不是一个工作的問題；这是表示二百工人不願意被一个瘋汉再愚弄下去了。就是魔王巴力西卜①也得用烟去熏出来。目前“大力士”只有兩条路：要不是赶快从碇泊区工地里走出来，就是給海水淹死。

“我給你們一天的工錢吧！”工程师喊着阻止他們。他們都不理睬；但是当他們走到打算开缺口的地方，“大力士”已經站在壩脚下，揮动他的尖鋤，使砌好的圍堤都震响了。每一鋤打下去，他都显得非常得意。他守在海水灌进来的地方，大家看着他每一鋤头打下去的效果，都很惊慌。他在那兒干的事，簡直是發瘋的行为！

“他想讓港里灌滿水了，这魔鬼！”他們呼噪着，还將石塊对他腦袋上扔过去。“我們費了多少工夫才把水戽空啊！”

---

① 見“旧約”“列王紀下”第一章。

"大力士"躲避到一个支柱背后，仍然繼續挖掘堤壩。

現在沒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趁他还沒有干成功以前开槍打他。至少在他腿上打一槍，对他也沒有多大伤害。法官还在躊躇不决，可是木脚拉尔生已經回家去，随即就拐也拐地取了槍来，他身边圍了一大堆孩子。

"我裝了些粗鹽！"他大声地說，为了讓法官听得見。

"喂，現在要开槍打你了！"大家向"大力士"嚷。可是他的回答是一鋤头鋤在壩脚上，于是爛泥里滲出水来，湿透了他的脚。一陣格拉拉的响声告訴他們第一塊夾板已經断了。

最后的决定便自然而然地一致通过；人人都要求开槍打他，仿佛这个人早已判决，現在大家都等着看执行了。他們都对底下这个家伙怀着一种不必解釋的仇恨；他的瞧不起人和倔强不馴的态度，使他們好像挨了一記耳光；他們都很高兴把他踩在脚底下，只要有机会。

他們狗血噴头地辱罵他，說他的放肆傲慢害了一家，还逼得女兒自杀；他們还为了他毆辱本城的大善士，那个有錢的船主孟森，而罵了他一陣。他們居然也有一会兒放弃了袖手旁观的态度，激动得願意帮一手去打倒他。現在应該是算总賬的时候了，他們必須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家伙——他不肯靜靜地戴着他的鎖鏈，偏要它們响出些好像从貧困和压迫中發出来的仇恨的声音来。

法官靠在碼头上，探出身子，宣讀他对"大力士"的判决。这判决必須連續宣讀三遍，讓他还有悔改的时間。法官的臉色白得像个死人，在宣讀第二遍的时候，他吓得縮了一縮身子，可是"大力士"并沒有把炸藥筒望他扔过来，只是把手伸到头上，好像敬礼似的，然后又竪起兩个手指头，向空中做了几次揮逐的手势，这兩个手指头突出在他額上，很像兩只角。在一群漂亮的夫人們中間，靠近那

藥剂师站立的地方，發出了一个硬忍住的笑声。大家都回过头去看，原来是县長太太又高又稳地站在一塊大石头上。她泰然無畏地看着下边的"大力士"，好像以前从来沒有看見过他的。

这种姿态在县長身上發生的影响就等于發了一陣雌威。"开槍打他！"县長呼喝着，臉色紅得像猪肝，东歪西倒地沿着防波堤走着。"开槍打他，拉尔生！"

可是沒有人理睬他的命令。这时大家都在向材料場走过去，因为那边有一个干癟的小老太婆正在摸摸索索地从斜坡上走下港口来。"这是'大力士'的媽媽！"大家都互相說。"恐怕不是！你看她多么矮小，多么老！我不信她生得出这么一个高大的兒子来！"

港底工程是用炸下来的石塊鋪成基地，很像压平了的大浮冰。大家兴奋地看她走在这些乱石塊上。她搖搖晃晃地走得很慢，大家都为她担心，以为她准会跌断了腿。但是这老妇人，尽管老迈龙鍾，倒还能把她那双近視眼仔細看准了石头才踏上去。

她看見了手里拿着鉄棍的她的兒子。

"把棍子丢下，彼得！"她声音很尖的喊。

于是他机械地讓手里的鉄棍落在地上。他慢慢地一路讓开她，直到后来她把他逼到一个角上，伸出手来想拉住他；他才很小心地把她推在一边，好像人們撥掉一个碍手的东西。

群众中發出一陣嘆息，这嘆息仿佛繞着港口，使港口震顫了一下。"他打自己的媽媽，准是瘋了！"人們战栗着說。

但是老妇人馬上又站稳了。"你要打自己的媽媽，彼得？"她詫异似地說，伸手去拉他的耳朵；她的手伸不到那么远，可是"大力士"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背上似的弯下身来，讓她拉着他的耳朵。于是她就这样地拉着他，經过木材和石塊，向群众站滿得像牆壁似的斜坡上走来。"大力士"俯首帖耳地在海港基地上走，很像一只野

兽馴服地給牽在一个小妇人手里。

碼头上的警察正要过来用繩子捆綁"大力士"，老妇人看見了，立刻便气得滿臉通紅。"走开，不然我就放他打你了！"她罵着。"你沒看見他失掉神智了嗎？受上帝懲罰的人，你还想打他嗎？"

"对啊！他瘋了！"人們調解似的說。"讓他媽媽去敎訓他罢，她是他最亲的人！"

第二十一章

現在鋪子里一切事务都得貝萊和新来的学徒照顧了，因为揚斯已經在十一月里滿师，当时便离开了。他沒有勇气到京城里去找事，就在本城貧民区里租了一間房子，和他的姑娘搬进去同居。他們还不能結婚，因为他沒有到十九岁。貝萊有事情到城北去的时候，总順便去看看他們。作台放在床和窗子之間，揚斯坐在那兒干他的活，都是給鄰舍貧民修理旧鞋。他接到了一笔生意，那姑娘便挨着他身边站着，一心一意地等他做好，才能去买些吃的。她买了东西回来，立刻在爐灶上煮起来，揚斯便坐在那兒热爱地看着她，一直要看到第二笔生意到来。他瘦了，又稀稀疏疏地長出了一些鬍髭，他倆的臉上都看得出营养不足的現象。可是他們彼此都很恩爱，一切事情都互相帮助，笨手笨脚地有些像兩个孩子在做"小爷娘"的游戏。他們选的住处是最穷最苦的区域；这是一条陡峻地通到海边去的小巷子，滿地都是垃圾，癩皮的猫狗到处乱跑，把腥臭的爛魚拖来丢在人家阶沿上。每家門口都有骯髒的孩子在爛泥里打滾。

一个礼拜日早晨，貝萊跑到那兒去看他們，听見一家屋子里有

人在叫喊，接着便听見椅子翻倒的声音。他吃惊得站住了。“这是独眼約翰在打他的老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說。“他差不多每天都这样的。”

門口椅子上坐着一个老头兒，一动不动地看着一个正在他四周繞着圈兒走的小孩。孩子忽然站住了，把手擱在老头的膝盖上，挺高兴地說：“爸爸繞着桌子跑——媽媽繞着桌子跑——爸爸打媽媽——媽媽繞着桌子跑——还哭。”于是他摹仿着哭泣，整个小傻臉上都堆滿了笑，嘴上挂着涎水。老头听了，只是說“是的，是的。”这孩子沒有眼睫毛，額角是凹进去的。他很快乐地一圈一圈地繞着跑，跳跳蹦蹦地摹仿着屋子里的吵鬧。“是的，是的，”老头若無其事地說，“是的，是的！”

一間破旧屋子的窗口坐着一个妇人，沉思地对外面看着，她的額角靠在窗子格条上。貝萊一看是認識的，就高高兴兴地招呼她。她示意叫他走到門口。她的胸膛还在聳动，臉上显然可見剛才哭过的痕迹。“汉斯！”她躊躇了一下才喊，“貝萊来啦，是他帮我們搞在一起，这就是他做錯的事。”

那青年工人在屋子里回答：“那么叫他走罢，越快越好！”他恐吓地說。

虽然这个冬季很暖和，少师傅安德萊还差不多天天在床上。一切事情都要貝萊做，他得努力代替他师傅。現在已沒有做新鞋的生意，只有修理旧鞋。少师傅还随时要敲敲板壁，跟他聊几句天。

“明天我要起来了，”他眼睛亮光光地說。“一定的，貝萊！叫明天出太陽，你这个小鬼！我觉得大有轉机了，身子在好起来啦。过了这个冬天，我就会复原了！我觉得血在沸滚，这是一場無情的战爭，不过到底是好的血气打了胜仗。以后，等生意好轉之后，你瞧

我的罢；現在生意淸，算不了什么！你可别忘了去借一張中彩对号單来啊？”

他自己虽然不承認，可是事实上他的健康一天坏似一天。現在不听見他咒駡牧师了，有一天，他还悄悄地要叶貝去把牧师請来。牧师走了以后，他又敲响板壁。

“眞是古怪得很，”他說，“这里头竟有个什么东西在嗎？牧师年紀这么大，他也該給自己想想了。”他沉思似地瞅着天花板，整天这样地躺在那兒，連書也不想看了。“揚斯的确是个好孩子，”他会忽然說那么一句。“他叫我永远受不了，不过我相信他心地是好的……你相信我会好起来嗎？”

“会，天暖了，你就会好的，”貝萊說。

瘋子安克尔时常来探望安德萊。少师傅听見他的声音便敲敲板壁。“請他进来看我，”他对貝萊說。“我正覺得怪煩悶的。”安克尔早已放弃了向国王女兒求婚的念头，一心干他的正經事了。近来他正在做一架鐘；这鐘本身就是一个“新时代”，它会配合人民幸福的节奏而走动。他把齿輪，發条和一切机件都随身帶着，一边講解它們的作用，一边却把一双灰色眼睛东張張西望望，就是从来不看在他拿出来的那些东西上。他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对少师傅有着一种盲目的信任；他詳詳細細地講解他的發明品。这架鐘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要等到人人都取得了所需要的东西，才会报时。“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是不是还有人在挨餓——这是無可否認的事实！时間靜靜地过去，他們始終沒有吃的；有一天他們的时辰到了，他們只有餓着肚子到墳墓里去”。他的太陽穴老是在跳动，貝萊以为这是一个被囚禁在里头的不安定的灵魂在掙扎；他的眼光又老是东張西望，显出一种無法形容的空虛的表情。他那些天花乱墜的話，少师傅听得津津有味，但是等到他一脚跨出門外，安德萊就

連自己也有些吃惊地說道:“簡直是个瘋子在胡說八道!”

过一会安克尔又来了,他說还有些东西要給他們看。这是一只布谷鳥,每一万年它就会从鐘肚里鑽出来叫一声“谷谷!”这架鐘上不記时刻,它走的是一段長得沒有終尽的时間——那就是永恒!少师傅听得莫名其妙,呆看着安克尔。“送他走吧,貝萊!”他輕輕地說,擦着額上的汗。“他講得我昏头昏腦的;这种胡說八道把我也要搞瘋了!”

貝萊本該回家去过聖誕节,可是少师傅不放他走。“你走了之后,誰跟我聊天,誰来做这許多事情呢?”他說。再說貝萊自己,也并不一定要回去;回到家里也沒有什么特别快活。喀尔娜在害病,爸爸拉賽忙着侍候她。他自己虽然还尽有勇气,可是事实逃不过貝萊的眼睛,拉賽的情况显然越过越困难了。他还沒有付清最后一笔分期攤付金;每年冬天,他靠着敲石子来渡过困难,如今这也对他沒有多大帮助。他也沒有力量担当得起这許多压在他肩头的重荷。可是他还勇气十足。“等我掙到几千克郎的家私,拖欠这么几百克郎算得了什么?”他說。

貝萊不得不承認他的話。“那么,去借一笔錢罢,”他建議。

拉賽也去試过。每回进城的时候,他总去找律师和儲蓄銀行。但是他不能把那塊地做抵押品,因为契上写明白:在約定年限內,当拉賽还沒有付清他自己保証的全部款項以前,这塊地还是公家所有。在懺悔节那一天,他又进城来,这回他的情緒很坏。“現在我們知道了,我們最好还是馬上放弃这塊地,”他丧气地說,“因为奥萊·揚森的鬼在那里作祟,你知道嗎,这个农庄在我以前原是他的,他因为不能履行合同,就吊死在那兒。昨晚上喀尔娜看見他了。”

“荒唐!”貝萊說。“别信这些事!”但是他自己却禁不住有些相

信。

“你說是荒唐嗎？可是你也看得出来，我們的情况愈来愈困难了。現在我們已經把整塊地开得这样好，应該可以享受我們的劳动果实了，可是喀尔娜的病竟好不了，”拉賽頹丧地說。

“唔，誰知道？也許这不过是迷信！”最后他忽然說，好像又恢复了勇气，想再干一下。

少师傅安德莱还睡在床上，可是他挺有兴致；他的健康消損得越快，他的話越說得大胆。听他嘴里說着那些大話，身子却一天天衰乏，只等时間一到，就要永辞人世，这情形眞够令人詫异。

到了二月尾，气候和暖得人們已經在开始寻找春天的迹象了；可是就在那时候，一天夜里，严冬从北方趁着一大群浮冰咆哮着往南方襲来。从海岸上望去，好像全世界的船都扯起了新的白帆，向蓬霍尔姆行駛过来，向这个島作一次訪問，便在这里歇息过冬，然后再开到远处去。但是人們竟来不及希望它解冻浮走，在二十四小时內，全島都被整塊的坚冰所包圍，看不見一点活水了。

接着便下起雪来。

“我們已經想动手种地了，”人們說。但是現在他們只好住手，还有得等呢。他們互相丢雪球玩兒，还重新修理起雪橇，整个冬季以来还未曾有过滑橇場呢。雪不久就高到人的脚踝，于是滑橇場也建成功了。現在最好是上面的雪不再落下来，地上的雪积住一两个礼拜不化，讓人們可以好好地开几次滑橇大会。誰知雪仍然在飄下来，深到膝盖，轉眼就有齐腰那么高。到人們回家睡覚的时候，簡直走都走不过了。那些不必摸黑起早的人，压根兒就可以不用起床，因为夜里落了一陣大雪，到早晨已經堆到屋檐，把所有的窗子都堵沒了。人們可以听見烟囱里風雪怒吼，可是屋子里却尽够暖和。学徒們須得穿过师傅的房間才能走进作坊，因为雪深得

封住了每一个門戶。

“天啊，怎么回事？”少师傅安德莱吃惊地問貝萊。“是不是要到世界的末日了？”

其实，这个世界恐怕早已完蛋了。外边的声音一点兒听不到，也不知道人家还活着呢，还是已經死了。他們整天都得点灯，但是煤在外边，他們就得設法到披屋里去取来才能生火。他們大家把厨房里的半腿門用力推开了上边的半扇，剛剛能讓貝萊挤出去。但是貝萊才一跨出，就無法前进一步。他埋沒在雪堆里了。于是他們必須掘出一条通路才能到井边和堆煤的披屋那里。至于粮食，他們就得竭力省着吃。到了正午，太陽出来了，这时屋子南头的雪已經在融化，窗子頂边上射进了一些陽光，这是一道从雪堆里照射进来的乳白色的微光。但是，除此以外，再也看不見外面的一点活气。

“我相信我們得餓死了，就跟那些到北極去的人一样，”少师傅担心地說，他眼里閃着光，老是在最美丽的故事里过他的想像生活。

到了傍晚，他們把一条通到面包师姚尔根家去的夾衖掘好了一半。他們無論如何总得保持和面包店的联系。叶貝掌了一盞灯走进去。“当心别讓雪压下来，”他不停地警戒大家。灯光在雪里照耀着，那些年輕人跟着也进去，觉得很有趣。少师傅躺在床上，听到外边一个声音，便回一声喊，喊过后便接上一陣很厉害的咳嗆。他对这种新鮮的玩意兒太有兴趣了，誰都劝阻不了他。“我要起来，也去看看这个强盗洞！”他几次三番地說。叶貝甚至罵了他，他也不听。他竟穿上褲子和皮短褂，再裹上一床被子。可是他站不住，到底只好絕望地嘆口气，倒回床上。

貝萊看着，心里好不难过；于是小心地扶他慢慢走进这雪的隧

道里。“你身子多坚实，啊，你眞够勁！”少师傅一只手挽着貝萊的項頸，一只手鼓动似地揮揚着，像一个馬戏团里的力士。“嗨！嗨！”他好像也感染到一些貝萊的精力。他謹愼地在雪洞里回轉身；一双眼睛閃亮得好比冰珠。可是他那消瘦的身上却發起高燒来，貝萊覚得他衣服都是火热的。

到第二天，雪里的隧道掘得更远，已經通到姚尔根家的阶沿；于是他們和外界的联系成功了。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中間，姚尔根家里出了一件大事。瑪丽以为眞要到世界末日，所以赶紧把小姚尔根生了出来。姚尔根老爹高兴得如在九霄云里，早就想立刻过来告訴他們。“一个好小子，活像我的！”

“这我很相信！”少师傅安德萊笑着說。“你高兴嗎，姚尔根叔叔？”

但是叶貝对这消息非常冷淡；他兄弟的家庭情况使他極不愉快。“賽侖高兴不高兴？”他周到地問。

“賽侖？”面包师哈哈大笑。“他想得到的事情只有最后审判和禱告上帝！”

这一天，响起了一陣鉄鏟的声音。工人都在外面清除出一条人行道来，讓行人可以通过；但是街面上的雪还堆到屋頂那么高。

現在大家又可以到港口去看看了，正如被悶住了一陣子以后，重新又透过气来。向海上望去，眼睛所能看到的，都是一片坚冰，还留着回波掙扎的痕迹，恰似崗巒起伏。天色正在醞釀一場風暴。“感謝上帝！”年老的海員說，“現在冰就要走了！”但是它却一动不动。于是大家才知道整个海已經兜底冻住，連一个湯盆大的缺口也沒有，風浪便無从开始掀动。但是，看着这一片大海，在猛厉的風暴之下，居然像死了似地一动不动，宛如一大塊荒野的山地，这倒眞是一个奇观。

一天，第一个农民进城来，帶来了乡下的消息。据說田里全給大雪封住了，大家都得掘出通路来才能到田里去，把馬一匹一匹地牽进来。但是，他又說，沒有听說出什么禍事。

一切活动都只好停止。誰也無法做工作，一切东西都得省着用，尤其是煤和油，都有供应不繼的危險。商人們早在第二个礼拜开头就發出了存貨匱乏的警告。于是人們开始做各种毫無用处的事情：他們用雪来堆造种种好玩的东西，或者在冰上一路躍躂过去，从这一城市走到另一城市。有一天，十来个胆大的人准备着用冰船到瑞典去取邮件，因为再沒有外界的消息，人們实在受不了啦。克列思田島上的人已經挂起了告急的旗帜；于是大家忙着东一点西一点地征集粮食，准备派一队人去接济他們。

接着就發生了粮荒；它从冰冻的地里愈来愈严重地發生出来，成为唯一的談話資料。但是只有家里儲粮充足的人在講起这件事，眞正沒得吃的人倒反而一声不响。人們向慈善会里去要求救济，因为知道卡列格拉夫捐的五千克郎存在銀行里。可是据說这笔錢不在銀行里。船主孟森宣称卡列格拉夫在世的时候已把这笔錢自己收回去了。要不然，他遺囑上怎么会沒有提起？这件事情，人人都不知眞相，引起了許多議論。不管怎样，孟森始終是一个偉大的人物，他慷慨地自掏腰包，捐助了一千克郎做救济費。

多少眼睛盼望着海，可是那些趁冰船出去的人还沒有回来。他們已經被"神秘"的"那边"吞掉了。世界好像已經沉在海底里，在这一片直伸到天涯的起伏不平的冰原外边，除了深淵之外，似乎就沒有別的地方了。

只有"兄弟会"的信徒还在忙忙碌碌地举行很热鬧很拥挤的集会，談論世界末日。其余的人都好像死了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誰还有心緒顧到將来啊？在叶貝的作坊里，大家都戴着帽子，

裹紧大衣，坐在那兒冻得發抖；剩下的一点点煤是省着給少师傅用的。貝萊不时到少师傅房里去照顧他一下。少师傅現在已經不多說話，躺在床上翻来复去，一双眼睛直瞪着天花板；但是等貝萊一离开他的房間，他又在敲板壁叫貝萊进去了。“外边怎么样啦？”他疲乏地問。“到港口去看看，冰快要散了吧——眞冷得凶；照这样下去，全世界都要变成一大塊冰了。今晚上他們准定又要开会談世界末日了，你跑去听听他們怎么說。”

貝萊依他的話，出去把他所要的消息打听了回来，但是当他回来之后，少师傅却常常好像完全忘掉了这件事。有时，貝萊来告訴他說：在冰的外面，很远的地方，海面上好像有了一綫藍光。于是少师傅的臉色便兴奋起来。但是到了明天，听說冰海还是原封不动，他便又消沉下去。“海总要把这些冰吞掉的，你看罢，”安德萊声音微弱得好像在很远的地方說話。“但是也許它消化不了这么多，那么也許会讓冷占了上風，那时我們就都完蛋了！”

一天早晨，大家發現这片冰地向海外移动了些，百把个工人便准备使用炸葯炸出一条航道来。自从同外界断絕消息，到如今已有三个礼拜了。那条到瑞典去取邮件的船，在大海上給冰冻住，被迫浮回南方；港里的人好几天都看它在冰塊中間漂浮，一会兒向南，一会兒向北。

最后，这枷鎖終于断了。但是地也和人一样，不容易馬上恢复正常的活动。人人的健康都受了損害。少师傅更是受不住这种从严寒轉到解冻的气候变化；咳嗆不来害苦他的时候，他才能靜靜地躺着。“啊，我眞是受不了，貝萊！”他衰弱地說。“我身上沒有什么痛苦，可是我受不了啊，貝萊。”

但是后来，有一天早晨，他兴致又变得很高。“現在我过了难关啦，”他說，声音虽然微弱，却很愉快。“現在你看罢，我馬上就会

好起来了。今天到底是礼拜几了？礼拜四嗎？哎呀該死！我的彩票得付下一期的錢啦！我这身子很輕，整夜都在天空里飞，要是我閉上眼睛，我就又飞上去了。这就是新血液的力量，到夏天我就可以很健康了。那时我得出去見識見識世界！但是，可惜最好的地方我們总是看不到：譬如天上啊，星球上啊，这些地方！所以人总得学会飞才好。不过昨天夜里我却到了那些地方。”

于是咳嗆又来压倒了他。貝萊只得把他扶起来坐在床上。他每咳嗆一陣，胸膛里总有一种粘濕的拍击似的声音。他把一只手擱在貝萊肩膀上，額角靠在他身上。忽然他的咳嗆停止了，那只慘白的瘦出骨头的手痙攣似地乱抓着貝萊的肩膀。“貝萊，貝萊！”他哀呼着看着貝萊，这临死前的眼睛里充滿了恐怖。

“現在他看見的是什么呢？”貝萊打了个寒噤，心里不由得这样想；于是把他放平在枕头上。

第二十二章

貝萊常常懊悔自己浪費五年的光陰来当学徒。在他学艺的期間，他看見过一二百个少年人从学徒升到职工，立刻就給扔出店門，同时有許多乡下来的新的学徒接替了他們的位置。他們不得不自己去想办法解决生活。大多数人都沒有学到什么本領，他們只是坐在那兒帮师傅挣飯吃而已。可是現在，却要他們自己来支持一門行業了。爱米尔已經沒落；彼得已經改行做乡村邮差，每天跑几十里路挣一克郎一天。回到家里，还得坐在矮凳上用垫膝皮和蠟綫，做夜工弥补生活。許多人都已經完全放弃了本行，另謀生路。这些人都把最宝貴的青春浪費在無用的劳动上。

揚斯的命运也不比别人好些。他整天坐着修理旧鞋，总算是个老板，可是生活困难得紧，他那妻子最近还小产过一次，兩口子挨餓的时候居多。貝萊每次去看他們，总見他們不出一声地坐着，眼圈紅紅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他們头頂上还有个警察来抓的威胁，因为他們到如今还沒有行过婚礼。“我要是懂得庄稼的活兒啊！”揚斯說，“我早到乡下去給农庄主人干活了。”

貝萊呢？尽管他一向乐观，一向滿不在乎，可也早就在这些人身上看出了自己的命运；只为了对少师傅安德萊的好感，他才留下来，沒有趁早逃跑出去改行干别的事。

現在，突然什么都結束了；叶貝老爹把他的鋪子連学徒一起都盤掉了。可是貝萊却不願意被卖給别人当学徒。現在正是他的好机会；他决定把这段生活結束掉。

“你不能走！”叶貝恐吓似地說。“你还得再干一年才滿师呢！你要走的話，我会去报告警察的，你自己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貝萊終于走了。你要报告警察，尽管去报告罢。

怀着輕松愉快的心情，他在通到港口去的街尾租了一間閣楼，把自己的东西都搬了进去。他觉得好比在多年奴役之后忽然得到了自由；現在再沒有人压在他上面，他既無責任，也沒有什么負担。过去这几年，他是在作一种阻止走下坡路的斗爭。他天天把精力用在挽救鋪子的衰敗，这对于他的青年勇气的鍛煉，不能說毫無好处；不过他縱然竭尽所能，也只能使他的鋪子衰敗得慢些，此外呢，他还是不可避免地非跟这門行業一起沒落不可。

一个很好的退职机会，一股从他的十八岁年龄看来，似乎稍稍过分了些的耐性——这就是他走了这一程下坡路之后，現在所到手的純利了。

現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可以站过一边，伸个懶腰，松一口气

了。他的心境很明朗，对他的自由自在也感到些愉快，这就是他得到的胜利果实。他沒有旅行的錢，身上的衣服也很襤褸；但是，在目前，他都滿不在乎。他能活在世界上，看看將来，这就使他很称心如意了。少师傅安德萊的死，在他心里造成了一大塊空虛。安德萊那副聪明的眼光，曾使他觉得自己好像在为一个崇高的理想服务，可是現在他再也看不到这副眼光了；自从这副一半清楚一半难懂的眼光不再盯在他身上，整个世界就显得怪空虛的。还有安德萊的声音，無論是發脾气，或者表示好感，或者嘲笑，每一声都打进他心坎，可是这声音如今也沒有了。在他常常听到这声音的地方，現在只看見四壁空空。

他現在也不想振作一下生活，整天閑着，無所事事。有几个老板来找过他，的确，因为他們都知道他是个敏捷可靠的工人，願意收他去当学徒，答应每礼拜一克郎工資，帶管伙食。可是貝萊一一都謝絕了，他觉得他的將来决不在这条路上發展。但是除了这条路之外，他也不認得别的路，于是就只好随随便便冷漠地等着，看会碰上些什么事情，反正不管什么事情都好。他那么性急匆匆地离开了从前的安定生活，却不想抓住任何新的工作。从他的窗口可以眺望海港，被冬天打断过的广大的改建工程又在快速地进行了。工地上的嘈杂声一直傳到他耳朵里，有的是砍劈，有的是鑽掘，有的是爆炸；傾卸車一長列一長列地在軌道上行駛，把車兜里的东西倒在海港基地上，又开了回来。他的手脚很想做些鋤头和鏟子的使勁工作，可是他的腦筋却不往这方面轉。

要是他在街上閑逛，那些忙忙碌碌的城里人就会回头来看他，背后議論着，声音响得尽够叫他听得清。“这是叶貝师傅的学徒呀，閑游浪蕩的！”他們会喊喊喳喳地說。“年紀輕輕，身子又棒，可就是不爱干活。这样下去，他快要变成个流氓了，你瞧罢。”——

“不错，为了行凶作恶，在市政厅里挨过一頓打的，不就是他嗎？这种人你还能希望他成个什么？”

因此貝萊便老耽在屋里。不时从他的同伴，或是認識的穷人那里，得些零星工作做；他沒有全套工具，便尽量不使用正規工具，到实在免不过的时候，便去問揚斯借用，揚斯有全副鞋楦和一个鉄砧。在别的时候，他就坐在窗口，忍着冻，眺望着港口和海面。他看見好些船裝配上索具，开出港口，消失在海平綫下。每一条船开走，他都好像失掉一个最后的机会，但是他虽然有这样的感覚，却并不因此而有所波动。他竭力避开莫尔頓，也不跟任何人在一起。人人都在工作，只有他一人这样空閑，他覚得怪丢臉的。

至于粮食，他倒对付得很好；他天天吃牛奶和面包，每天只要几个欧勒就可以打發了。他不至于絕对挨餓。柴火呢，那就休想了。他整天懶洋洋地坐在屋里，着实享受了他的清閑，当然也稍稍有些慚愧；此外，他再也不去想别的了。

每逢陽光明朗的清晨，他一早起来躍躂到城外。整天在大松树林里走，或者躺在海边沙丘上，半醒半睡地听着大海的喃喃声。能找到什么可吃的东西，他就像一条狗似地吃下去，也不想一想这是什么东西。水上陽光的閃爍，松树上發出来的酷烈的香味，以及洋溢在空中的春气，使他头暈眼花，引起了种种胡思乱想。野地里的动物都不怕他，看見了他，只是站住一会兒，嗅嗅他的气味，然后就毫無顧虑地在他跟前照平常一样地生活。它們沒有权力来攪扰他的打盹，但是如果有人走近来，他就得躲避过，怀着一种敌意的，几乎是仇恨的感情。他在郊野中体驗到一种安全舒适，因而常常想索性放弃了城里的住处，到城外最近的树林里来过夜。

直到天色黑尽，人家看不見他，他才回到自己屋里。他連衣裳都不脫，往床上一倒，便躺到睡熟。他朦朦朧朧地听到他的鄰居，潜

水夫史脱命，摇摇晃晃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忙着做飯，炊具玎玎当当的响。食物的香味，混和着板烟和床鋪的气味，从薄薄的板壁縫中透过来，今晚似乎格外濃烈地在他臉上飄动。他嘴里不覺流满了涎水。于是他閉上眼睛，为了打發掉他的飢餓，硬想着别的事情。后来，楼梯上有一个很輕很熟悉的脚步声，随后就有人在敲他的房門——这是莫尔頓。“你在屋里嗎，貝萊？”他問。可是貝萊不做声。

他听見史脱命大口大口地咬他的面包，咀嚼得怪响的；忽然，在咀嚼声停歇的时候，还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嗚咽的声音，每当史脱命咬一口面包的时候，这声音便停一停，听起来，很像一个孩子在一边吃一边哭。也許是另外有一个人在哭吧，这念头使貝萊害怕起来，于是他撑起胳膊肘坐在床上，靜听着史脱命和邪鬼斗爭，背上一陣陣的打寒噤。

人家說史脱命搬到城里来住，是因为他年輕时候在家里干了一些錯事。貝萊連自己肚子餓都忘記了，战战兢兢地听着史脱命和邪鬼斗爭。只听見史脱命正在咬牙切齿地，用一个似哭非哭的声音，耐心地念着聖經，以招架那些侵襲他的小魔鬼。“我总要揍得你們把尾巴夾在屁股里！”他念了一段之后便駡一句。他的声音显得特别沉重，好像充滿了要求安靜的口气。“啊！”随后他又喊道，“这还不够嗎，你們这些地獄里的魔鬼？好，那么听着罢，你們还会怎么說？‘我是主，你們的神，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史脱命向着他們一口气把这番話念完，声音之中流露出憤怒，最后他忽然忍耐不住，抓起聖經一下扔在地板上。“哼！見你們的鬼！”他嚷了一声，便随手抓起家具来乱扔。

貝萊在隔壁听了这一場人鬼交战，吓得汗流浹背；后来听到史脱命打开窗子把魔鬼赶出到屋頂上，才算稍稍安下心。那潛水夫打他的最后一仗倒相当幽默，只听見他对着一个角落用花言巧語

的哄騙口气說："出来吧，乖乖，美丽的小魔鬼！你的皮膚多么細白，别动，史脫命要摸你一下呢！怎么，你不喜欢嗎？你以为我們太狡猾了嗎？嗯？你还要咬人，是不是，你这小混蛋？嗨！别裝得这么凶的样子！"史脫命冷笑了一声，便把窗子关上。

他很得意地踱了一陣。"我史脫命还有本領把这些魔鬼赶走呢！"他很得意地自言自語。

貝萊听見他已上床睡覚，自己也就睡熟了。但是到了半夜，他又給惊醒了！史脫命正在把头撞着板壁，哭着念道："在巴比倫的河边！"但是这潜水夫把聖詩才念了一半便停住了，站起身来。貝萊听他在房間里摸索了一陣，就走到外边楼梯头。貝萊大吃一惊，立即跳下床，擦亮一根火柴一照。史脫命站在外面，正在把一根繩子套上横梁。"你干什么？"他看見貝萊便厉声問。"难道你也不讓我安靜嗎？"

"你为什么要寻死呀？"貝萊慘然地問。

"我老是听見有个女人和个小孩在哭。我实在受不了啦！"他一边在繩子上打結一边回答說。

"那么想想那小孩罢！"貝萊毅然地說，把那根繩子拉下来。史脫命听憑貝萊把他送进屋子里，就睡倒在床上。但是他要求貝萊留着陪伴他，因为他不敢熄了灯火独自睡在黑暗里。

"是不是怕魔鬼？"貝萊問。

"什么魔鬼？"

原来史脫命从来沒有懂得什么叫魔鬼。"不，是为了我心里悔得很，"他回答說。"孩子和他的娘老是在怪我不該把他們拋弃。"

但是，过了一会兒，他又跳下床来，站在床沿边噓着，好像噓逐一只躲在床底下的狗。他忽然一伸手，好像抓住了什么东西，便开了窗子，把这东西望窗外扔出去。"好了好了！"他安心似地說，"現

在这些鬼东西都赶光了！”于是他伸手想拿酒瓶。

“别动！”貝萊說着一手把酒瓶夺过来。看到别人的苦难，他自己的精力倒增長起来了。

史脫命又鑽进床里，躺在那兒抖索得牙齿直撞。“我只要喝一口！”他祈求似地說。“这对我会有什么害处？只有这个东西能帮得了我！一个人旣然可以这样便宜地給他的灵魂买到安静，为什么还要裝作正人君子，害苦了自己呢？給我喝一口罢！”貝萊只得把酒瓶遞給他。“你也喝一点罢，它能給你提提神！我看得出来，你也是遭难的船。穷人很容易擱淺，他龙骨底下吃水太少。要是他不要好朋友帮忙，你說还有誰能来救他？喝一口罢，它会帮你提神，給你生活的勇气。”

可是貝萊只想回去睡覚。

“你为什么要走啦？耽一会兒，我們倆在一起很好。你随便給我談些什么，把我耳朵里这些鬼声音暫时赶掉一会兒！一个女人，一个小孩兒，老是在我耳朵边哭呢。”

貝萊就留着不走，想給他講些話分分他的心。他向自己空空洞洞的腦袋里找，也找不出一个話题来。于是他只得講講爸爸拉賽，和他們父子倆在岩石农庄上的生活情形，临时想到什么别的，便連帶地一起扯了进去。但是他愈說下去，他的种种記忆便愈鮮明地涌现出来，激动了久巳麻木的感情，使他感到一陣凄凉。他忽然覚得自己身世可憐，竟嗚嗚地哭了。

“喔，喔！”史脫命抬头說。“现在輪到你了嗎？难道你也有过什么罪孽要懺悔嗎，要不然又为了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就差不多像女人家了，哭就是她們的一种消遣。可是我史脫命不是个悲观的人，要沒有这一双孩子的眼睛整

天怨恨地瞅着我，还有这个姑娘整天在我耳朵边駡，我早就会很开心的！他們都在瑞典，餓得沒有飯吃。而我是应該养活他們的人，却跑到这里来，把賺来的錢都花在酒店里。說不定他們都死了，因为我抛弃了他們。喂，你要知道，这是眞正的苦痛，不是說孩子話！不过，你也該喝一口。”

可是，貝萊沒有听他这番話；他瞪着眼坐在那兒，不知道看些什么。忽然，他好像連人帶椅子都飞到空中；他实在餓得差一点要暈倒了。“給我喝一口罢，今天我一点东西都沒有吃呢！”他老老实实地說了出来，不覺很羞愧地笑了一笑。

史脫侖立刻跳下床。“那怎么行，你該吃一点，”他殷勤地說，連忙把伙食拿出来。“誰也沒有看見过你这样的人！空着肚子喝酒！快吃罢，吃飽之后，你再到別处去喝罢！我就是不請你喝，也对得起你了……这酒我要留着自个兒喝的！噢，噢，原来你是为了肚子餓才哭的！听来倒好像是个孩子在对我哭呢！”

从此以后，貝萊常常碰到这样的夜晚。他对于世界的黑暗面，越發有了深刻的認識。每当他深夜回来，摸索着走过楼梯头的时候，总有点胆战心惊，惟恐撞在史脫侖的尸体上；直要听到史脫侖好好地在房里打鼾或走动，才敢放心透气。在睡覺以前，他总喜欢到史脫侖房里去看看他。

史脫侖也喜欢見他，还給他东西吃；可是不給他喝酒。“这不是你們年輕人喝的东西！不过，也許你快要懂得它的滋味了。”

貝萊反問道：“可是你自己倒要喝。”

“是啊，我喝酒是为了解愁。可是像你这情形，就用不到它了。”

“我肚子里空得很，”貝萊說。“喝点酒也許会好些。我覺得我

好像已經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个死的东西，譬如說，像一只桌子。”

“你总得找点活兒干，要不然你就要成为流浪汉了。像你这种人，我看过不少，全都沒落了。我們沒有本領撑下去啊！”

“不管成个什么，我反正都不在乎！”貝萊懶洋洋地回答說。“我什么都感到厭倦了！”

第二十三章

一个礼拜日，貝萊想出去散散心。他先到揚斯家里，可是他們兩夫妻正在吵嘴，剛打过一架。起因是他妻子把一个煎鍋連盛着的飯食一起掉在爐火里，揚斯打了她一个巴掌。她自从小产以后至今还是臉色很蒼白，身子很憔悴。此刻他們各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哭，像小孩一样地賭着气。他們心里都有点后悔，可是誰也不肯先开口。貝萊总算把他們解劝过来，和好如初，他們便留他吃午飯。“我們还有些馬鈴薯和鹽，我还可以向鄰舍去借一点酒来請你！”但是貝萊謝絕了；看他們才停住哭，便勾头搭背，亲亲嘴，說說話，彼此無穷尽地賠不是，他实在覚得受不了。

因此他就告辞出来，到杜爱家里。他們已經搬了家，目下住的屋子是以前开过杂貨店的，有地方可以安頓他的兩匹馬。他們好像生活得很不錯。听說本城那位老法官待他們很好，帮了他們一手。貝萊从来不踏进他們屋里，总是到馬房里去找杜爱，要是杜爱不在那兒，他就走了。亞娜的态度似乎不很欢迎他。杜爱却不然，待他非常殷勤。沒有生意的时候，他总是在馬房里收拾他的馬；他不喜欢耽在屋里。貝萊也常帮他一把，給他鏟馬料，或者随手做些

别的事，然后他們一起走进屋里。要是有貝萊在旁边，杜爱立刻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行动之間显得很剛强。原来亞娜已經愈来愈占了他的上風，把他管得服服貼貼了。

亞娜还是照样的凶横独断，倒把一份家治得井井有条。小瑪丽已經不在她身边。她把自己的兩个孩子打扮得齐齐整整的，还送他們进了私立小学。她相貌本来長得討人欢喜，又会打扮，就是待人不很好。貝萊是她看不入眼的一个，对他身上那套通年不换的衣服，她老是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气。为了故意叫他不舒服，她常常提起亞尔弗萊和杂貨店老板拉烏的女兒訂婚这件事情。这个姑娘很配得上他。“他可不閑游浪蕩，也不到别人家里去挨飯吃，”她說。貝萊听了，也不过笑笑，近来他什么都不在乎。

这一天，杜爱的兩个孩子正在路上跑着玩，他們很厭膩身上这套好衣裳，因为媽媽不許他們和野孩子在外边玩，也不許他們把身上衣服弄髒。“啊，跟我們玩一会兒罢，貝萊叔叔！”他們拉着貝萊說。“你不也是我們的叔叔嗎？媽媽說你不是我們的叔叔。她常常要我們叫那个法官做叔叔，可是我們都逃开了。法官那个鼻子紅得眞难看。”

“那么法官来看你們嗎？”貝萊問。

“来的，他常常来——这会兒就在我們家里呢！”

貝萊望院子里張了一眼。那美丽的車子不在那兒。“爸爸到亞啓尔凱比去了。”孩子說。于是貝萊便踱了回家。史脫侖不在，貝萊偸吃了他的一塊面包和一些酒，然后望床上一倒。到了天黑，他才又踱出門，熬着冷靠在街角上，有点想碰机会散散心。許多衣衫整潔的人都在街上散步，这里头也有不少他認識的，都帶了情人在閑逛。他都避过了，不去招呼他們，可是听見他們都在窃窃地議論他，嘲笑他。他虽然变得顳頂麻木，可是从他在市政厅里丢臉出

丑那一天开始的敏感的听觉，却还存在。他走过的时候，人們都好像很高兴地找到了話談；他們的笑声依旧有一股效力，使他兩个脚膝抖索起来，想回身就逃。

他溜进了一条横街；把薄薄的外衣扣扣紧，还翻起了衣領。在半明半暗的門洞里，差不多都有青年男女站在那兒悄悄地談情說爱。姑娘們身上仿佛在蒸發出一股暖气，美丽的白圍裙在黑暗中閃亮着。貝萊在寒冷中一路走去，不知做什么才好；他也很想找一个情人。

在市場上他碰到了亞尔弗萊，跟拉烏的女兒挽着胳膊一起走。他拿着一支漂亮的手杖，戴着棕色的手套和高礼帽。“这个流氓，他还欠我兩个半克郎呢，大概我一輩子也討不回来了！”貝萊心下想，一时恨不得跳上前去揍他一頓，把他那些漂亮打扮滚在爛泥里。亞尔弗萊望見他，便把头掉开去。“哼，他只有在要我干活而又沒錢的时候才認得我！”貝萊恨恨地对自己說。

他为了使身上暖和一些，便踏着急步一路走去，还一边流覽着沿路人家的窗戶。訂書匠和他的妻子坐在屋里唱聖詩。他就是在家里也老是低着头，你可以从百叶窗里看得清清楚楚。在那个卖毛織物的商人家里，他們正在吃晚飯。

再走过去，在那“母猪”的屋里，还是热鬧如常。烟草的烟雾和喧嘩声从打开着的窗子里冲出来。那“母猪”开了一家專做海員生意的小酒店，着实賺了些錢。她常常請貝萊到她們那兒去，可是貝萊总覺得有失身分。此外，一半也因为受不了路特。但是今天晚上，他想起了她的邀請，再也忍不住了，因此便走了进去。也許能找到一点东西吃。

一只圓桌子周圍坐着几个醉醺醺的海員，在濃厚的烟霧里，七嘴八舌地同时說話，吵鬧得很。“母猪”坐在一个年輕人的膝上，半

个身子靠着桌子，把手指头蘸着一灘潑出来的啤酒乱画，不时对嚷得最响的人劈面駡几句。这几年来，她的身子还是那么胖胖的。

“嗨！是你嗎，貝萊？”她說，馬上站起来給他握手。她有点醉，一时捏不着他的手。“你眞是好心，来看看我們。我以为你有点瞧不起我們呢。来来来，坐下来喝一杯，我請你。”她給他安排了一个坐位。

那些海員們忽然都一声不响，憎厭地看着貝萊。他們不由自主地搖着昏昏沉沉的头。

“这是个新主顧嗎？”一个海員問，其余的都哈哈大笑。

“母猪”也笑了，但她立刻就板起臉孔。“那你們就不要取笑他，他可不喜欢跟你們鬼混；你們是什么东西！”她在貝萊旁边一只椅子坐下，一边看着他，一边擦着她那肥膩的臉。“你長得多高多堅实啊；可是身上穿得不怎么像样！看来吃也吃得不怎么好……啊，你跟你爸爸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記得很清楚呢，那时你还是个小孩，你爸爸拉賽把我媽媽的聖詩集給我帶了来！”說到这里，她忽然住口，眼睛里含了一包眼泪。

一个海員跟他的同伴竊竊私語了几句，于是大家又哄笑起来。

“不准笑，猪玀！”她对他們惱怒地嚷着。“我不許你們侮辱他，他是个正經人，他到这里来，叫我想起了当年我也是个正經人的时候。現在还活在世上的就只有他爸爸一个人能証明我从前是个美丽規矩的小姑娘，后来才掉在坏人堆里。我小时候，他还把我抱在膝盖上唱歌兒搖我睡覚呢。”她好像挑衅似地看着大家說，緋紅的臉气得直抖。

“那时候你有沒有現在这样重啊？”一个海員說着便把她抱起来。

“别跟这个小姑娘惡作剧！”另外一个海員說。“你沒看見她在

哭嗎？把她抱在膝盖上，唱个歌兒，搖她睡覚。她就会把你当作拉賽老爹了！”

她气得抓起一个酒瓶。“赶紧給我閉嘴！”她罵道，“要不然我就砸破你的腦袋！”她那肥胖的臉气得扭做一团，还給眼泪浸湿了。

他們便不再打攪她，讓她坐在那兒把兩手捧着臉抽咽着。“你爸爸还在嗎？”她問貝萊。“那么你替我問候他，就說‘母猪’問候他，你尽管叫我‘母猪’，沒有关系！还替我告訴他，在这个世界上，我感激的就只有他一个。他待我很好，我媽媽故世的消息也是他通知我的。”

貝萊陪着笑臉，勉强听她边哭边說。他肚子里空空的，啤酒又冲上他头里来。这时，他想起了岩石农庄上的种种事情，正如当年爸爸拉賽使“母猪”回忆起她的家庭和她的童年时代一样。他最初認識“母猪”也就在那农庄上。但是他并沒有从当年那一次的会見联想到别的事情，因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心里一边想着“她会不会給我一些东西吃呢？”一边却不得不裝出傾听着她的哭訴的样子。

那些海員也很拘束地看着她，他們給烟霧籠罩的臉上显出一股庄严的靜默，好像上墳的醉汉。“好了，不用尽洗甲板了，給我們些喝的罢！”一个老头忽然說。“想起小时候的事情，要悔恨的又不止是你一个，再說，大家都知道，到老年来想想小时候的事情，也很有味道啊！可是，别再放水了，嗯！旧船越是冲洗，毛病就越看得淸了！算了，給我們来酒罢，还要紙牌，老板娘！”

她站起来把他們要的东西拿給他們；她这时已經控制住她的情緒，不过兩条腿还很沉重。

“这才对了。今天是礼拜，应該有个表演节目！来罢，表演一个罢，老板娘，快点！”

"那要花一个克郎呢，你知道！"她笑着說。

大家凑足了錢，于是她走到櫃台背后去脱衣服。再出来的时候，她身上只剩了一件小衣，手里拿着一支点着的蠟烛。

貝萊呆看着她那肥胖的身子在肮脏的小衣里头顫动。他还听見那些海員在啞着声音叫喊；但是他左边那个耳朵里还听到一个始終在响着的小声音，那就是他自己心臟的跳动。正如另外一个世界里的喧鬧来攪扰了他，使他失去了平衡。他連忙抓住桌子，才免得跌倒。他好像一个局外人似地远远地看那"母猪"站在一个椅子上，撩起她背后的小衣，一个海員拿着蜡烛站在她背后，于是她給他們表演了一次屁怎么能發着藍焰燃燒。

貝萊趁大家忙着看的当兒溜了出来。他肚子餓得慌，心里覚得又憎惡又耻辱，簡直感到头昏眼花。他信步閑走过去，不知怎么是好。他这时只有一种感覚：世界上一切都是無聊。不管你是規規矩矩地做一个正人君子，或者酗酒墮落的小人，他以为全都一样！这一切有什么好处呢？沒有一个人关心他的遭遇，連他自己也不关心自己。要是他沒落了，也沒有一个人会为他掉眼泪——不过，当然，还有一个拉賽，爸爸拉賽！可是，他們对他怀着那么多的期望，而他如果現在就回去，讓他們看見这副潦倒不堪的景况——不，不行，他可决不干这事！他最后一点点羞耻心在反对他采取这一行动。那么，去工作罢——干些什么工作呢？他的夢想已經完了。他站在那里，徬徨無主，好像站在地獄的边沿上，覚得已經是沒落的預兆了。多年以来，他始終以不屈不撓的奋發自强的信念支持着自己，相信自己是在向上爬。可是現在他却差不多站在人生最低微的地方，簡直是在最底層，而他已經筋疲力尽了。为什么不讓他索性再跌深一些；为什么不讓命运索性跑完了它的旅程呢？在他这样瘋狂地和压在他头上的势力斗爭之后，应該有

一个好好的休息啊！

一陣唱聖詩的声音稍稍使他清醒了一些。他已經走在一条小街上，在他面前的是聳起着的一座高大的房屋，屋上有一个頂楼，面对着街，頂楼尖兒上还有一个十字架。几年来，早已有过几百个声音在想劝誘他走进去；但是他的自高自大却以为他用不到精神的帮助。对于一个剛强有为的青年，这种地方有什么用处啊！而現在，他却剛剛流浪到这个大門口！他覚得需要一点小小的安慰，也覚得有一只手仿佛在拉他进去。

大厅里坐滿了穷人。他們都一家归一家紧紧地挤在長凳上。男的照例是在打瞌睡，女的竭力在約束孩子，叫他們别吵鬧，叫他們規規矩矩地坐好，要把兩条腿笔直伸在前面。这些都是从他們的凄惨生活中，到这里来免費享受些灯光和暖气的穷人。至少是在礼拜日，他們以为有权利可以要求到一点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最苦的穷人，他們到这集会上来寻求一点安慰。在这里，人們非但不会迫害他們，反而允許他們在千福年中也有享受的份兒。这些人貝萊全都認識，無論是他从前見过的或是沒有見过的，反正他們都是同样的一副臉色，好像他們全是淹溺在人生的海洋里的人物。在这些被罡風吹落大海，而現在又被波濤送上岸来的毛羽雕殘的小鳥中間，貝萊漸漸有了舒服安定的感覚。

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生着一把長鬚，一双仁慈的孩子似的眼睛，站起在長凳上領导唱聖詩，这是鉄匠达謨。他一边唱，一边屈着膝盖打拍子，大家都用顫抖的声音跟着唱，可是人人都按着自己所受的苦难而唱出了各不相同的調子。这些音調很困难地从他們的干枯嘶啞的喉門里發出来，顫巍巍地好像不敢出世。它們从那些抖索的嘴唇里，迟疑不决地展开了薄弱的翅膀，飞出到屋子里。在屋頂底下，它們和几百个弟兄們会合在一起，于是就忘記了它們所

受的屈辱。它們登时变成一种响亮而愉快的欢呼，欢呼着一个不可知的宝藏，欢呼着一个就在眼前的幸福的新世界。在貝萊看来，仿佛这时空中飞滿了在陽光里嬉戏的蝴蝶。

在此人人有福，
灵魂無灾無殃，
依靠救主耶穌，
將来升入天堂！

“媽媽，我肚子餓啦！”聖詩唱过后，一片寂靜，忽然有一个孩子的声音。那母亲，一个憔悴的妇人，显着吃惊的神气，叫孩子别做声，同时向四周看了一眼，意思好像說：你們看这孩子的念头多傻！

“你不是剛吃过嗎！”她高声說，实在不需要这么响。

但是孩子还在挂着兩行热泪嚷：

“媽媽，我肚子很餓啦！”

面包师姚尔根的兒子賽命走过来，給了孩子一个面包。他拿着滿滿一籃子面包。“还有哪个孩子肚子餓？”他高声問。他神色泰然地看着人家，跟他平常在家里时完全是兩个人；这里沒有人嘲笑他，也沒有人窃窃私語，說他是自己兒子的哥哥。

于是一个白鬚老人登上了大厅后边的講道台。“就是他！”人人都在輕輕地說，于是大家都連忙咳着清除一下喉嚨，还吩咐孩子赶快把嘴里的东西咽下肚去。这老人就把剛才孩子的叫嚷做题目：“媽媽，我肚子很餓啦！”他說这是放在一个孩子嘴里叫出来的偉大而可怕的呼声，全世界的呼声。听見自己兒女嘴里喊出这个声音来，誰都会难过；誰都会努力想办法去取得面包，可是誰都碰了壁回来。但是他們都沒有看見上帝的博爱的手，在把他們对面包的渴望轉变成对幸福的渴望。他們都是穷人，而穷人正是上帝的选民。就为了这原故，他要他們走过沙漠，找寻他們自己的路：“主应

許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們向着主所指引的光走过去，但是这道光幷不是人世間的幸福！上帝亲自領导他們走来走去，直到他們把他們的渴望肃清，使它变成眞正的渴望——灵魂对永恒幸福的渴望！

大家虽然不很懂得他这些話；但是这些話却使他們心里松动了許多，因此大家都無拘無束地談起家常来。突然間，那些嘈杂的談話声停止了；只看見一个矮小的駝背的人站起在一張長凳上，眼光亮亮地对大家巡視着。这个人是索尔特，一个住在郊区的流动鞋匠。

“我們要快活高兴，”他裝着一副滑稽的姿势說。“上帝的兒女們永远应該高高兴兴，不管他們有多少苦难。什么苦难都不能把他們打倒，因为上帝就是快活！”他說过便像一个小孩子似地哈哈大笑，群众都一个引一个地跟着他笑起来。大家都笑得收不住，好像有一陣快活的風在众人头上吹过。孩子們看着大人也笑起来，一直笑到小喉嚨里發嗆。“他是个地道的小丑！”男人們笑得咧开了嘴对他們的妻子說，“不过他的心腸是好的。”

貝萊旁边的凳子上，坐着一家人，都靜靜地一声不响。一个男的，一个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他們的小紅鼻子正在很懂規矩地吸縮鼻涕。那一对父母都是矮小个子，他們有一种深自隐晦的神气，好像永远在想使他們自己渺小得不受注意似的。貝萊有点兒認識他們，便和他們攀談起来。那男的是个陶器工人，他們住在一所破爛的小屋里，就在“大力士”家附近。

“是啊，他講的关于幸福的話，眞是一点兒不錯，”那妻子說。“从前我們也常常夢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些，要把我們的生活搞得安稳些。因此我們就張罗了一些錢，都是东拼西湊借得来的；我們开了一个小鋪子，爸爸出去做活，我就管店。可是毫無用处；誰也不来照应我們。因为我們穷，人家批發給我們的全是最

坏的貨色。誰高兴跟穷光蛋做生意啊？我們只好关門，背了一身債，到今天还在拔債，每礼拜五十欧勒，恐怕我們要一輩子的付下去，因为利息永远在向上滚。不过我們总是規矩人，謝謝上帝！”她这样总結着說。

那男的幷不搭話。她最后这一句話也許是被一个悄悄地走进来，此刻正坐在后排櫈上的一个人引出来的，因为，那个人不是个規矩人。这个人曾經因为偸东西，坐过牢监，人家叫他“窃賊雅各”。大約十年前，他曾爬进叶貝师傅家客厅的窗子，偸了一双漆皮鞋去給他的老婆。据他在法庭上的口供，說是因为听見有一个財主送了他的未婚妻一双这样的鞋子，他自己也就想試試看，送这么一件价值抵得上半个月工資的礼物給老婆，到底有些什么好处。“傻瓜蛋！”每逢講起这个雅各，叶貝总說，“这个光棍忽然脹昏了头腦，居然想送起貴重礼物来了！要是送去給他的小情人倒也罢了——可是送給老婆！尽管安德萊好心开脫他，他到底还是受足了刑罰。”

不錯，他当然得受刑罰！即使在这里，也沒人肯坐在他身边！貝萊看着他，心里覚得很詫异，怎么他自己那件事情居然不怎么被人家看得很严重呢？現在，祗有在人家和他談話的时候，还可以从他們的眼色里看得出一点輕蔑的意味，然而也不过如此而已。这时候，鉄匠达誤忽然过来坐在窃賊雅各旁边，很亲热地和他拉着手輕輕地談天。

在另外一头，有一个女人正在对貝萊很亲热地点头；这就是請貝萊修理舞鞋的女人；她那个小伙子已經丢下她，使她失了靠傍。她的跳舞的时代也已經过了。然而她还很感激貝萊，一看見他，就引起了她种种美好的回忆，这是从她的眼睛和嘴角的表情上，誰都看得出来的。

貝萊坐在那兒，情緒覚得温暖得多。他心头有一股平静而羞

怯的愉快感。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人，虽然她的命运坏到一切都是人家有負于她，可是对于貝萊，她倒是还欠着一份情义呢。

九点半散了会，她耽在街上，跟另外一个女人談天。貝萊走过，她便上来給他拉手。“我們一起走一段好不好？”她問。她显然是知道他的景况的，他从她的眼色里看得出她的同情。“到我家里去罢，”走到他們分路的地方，她說。“我还有些臘腸，不吃就要坏了。况且我們大家都是怪孤單的。”

他躊躇不决地跟她一路走去，心里不太情願，因为这件事有点新鮮，不習慣。但是等到他坐定在她的小房間里，他就覺得十分舒服了。她的床靠板壁鋪着，潔白而又整齐。她一边走来走去地忙着在灶上煎臘腸，一边很高兴地和他聊天。

“她不是一个很容易就給打垮的人！”貝萊心里想，很高兴地看着她。

他們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餐。后来，貝萊想拥抱她，表示表示他的感激，但是她推开了他的手。“不要动这种腦筋了！”她笑着說。“我是个寡妇，年紀又老了，你还不过一个孩子。如果你要我快活，那么，你就該好好的找活兒做。像你这样整天閑蕩着，可要不得，你年紀又輕，人又够漂亮的。好吧，現在你回去罢，我明天还得赶早起来去上工呢。”

从此，貝萊几乎每晚都上她那兒去。她有一个叫他心里不快的脾气：老是要罵他懶惰，但是另一方面，她那种忍受一切的坚定不移的态度，却也給他不少鼓励。她常常帮他找一点小活兒做，也常常高兴邀他一起吃一餐寒傖的飯。“像我这样的人，随便哪一个都喜欢偶尔同个男人在一起吃一頓飯，”她說。“但是你不用碰我，你不欠我什么賬！”她也常常罵他身上穿的衣服。“破得快要成碎片了，为什么不換下来，讓我給你縫补縫补呢？”

"我只有这么一身衣服，"貝萊滿面羞慚地說。

礼拜六晚上，她叫他把身上那些破爛衣服全脫下来，赤着身子鑽到她被子里去。她把那些衣服泡在一桶水里，忙了半夜，才算都洗干淨了。貝萊把被子盖到下巴，躺在床上看着她，心里覺得很是不安。她把所有洗好的东西挂在爐灶上烘干，然后移兩只椅子給自己搭了一个床鋪。等到他早晨一覺醒来，她已經坐在窗口給他縫补衣服了。

"你忙了一夜，沒有睡好吧？"貝萊很关心地問。

"睡得很好！你知道我今兒早晨怎么想来着？我說你应該索性退掉你那个房間，搬到我这兒来住，等將来你找到活干的时候再說。这样你就可以好好的休养一陣子，"她嘲笑似地微笑着說。"你那个房間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費，你看，这里住兩个人也尽够寬的。"

但貝萊不肯接受她这份好意。他也不願靠一个女人过活。"人家会以为我們有什么花样，說些不三不四的話呢，"他說。

"随他們說罢！"她笑着回答。"只要我自己心地正当，人家怎么說我都不在乎。"

她一边說話一边很迅速地縫补他的襯衫和褲子，縫完了，便一件一件地丢給他。最后还用烙鉄給他把外衣熨好。"現在你又是衣衫楚楚的了！"他穿上衣服站起身来的时候，她亲热地看着他說。"好像完全換了一个人，我要是年紀輕十来岁的話，我准高兴挽着你的胳膊逛街去。你应該跟我亲个嘴呀，我忙得这样，就像对待我自己的兒子呢。"于是她热烈地跟他亲了个嘴，回到爐灶边，忙飯去了。

"現在，我們大家吃一餐冷飯，各走各的罢，"她仍旧背向着他說。"我的柴火都給你烘衣服用光了，你也不能耽在这里挨冷。我

可以到别的人家去串几个門兒，一天就很快地过去了。你也自己去找个地方打發这一天罢。”

“不管在什么地方，对我反正都一样，”貝萊滿不在乎地說。

她微笑地看着他。“你难道真想一輩子流浪嗎？”她說。“你們男人眞是古怪透頂！要是碰上了不称心的事，你們就馬上喝酒，要不然就走别的道兒去消沉潦倒，你們簡直都跟小孩子一样！我們女人啊，不管怎么样，还是照常安安靜靜地做事！”她一边穿戴衣帽，一边站在那兒躊躇。“这二十五个欧勒你拿去罢，”她說，“剛够你喝杯咖啡暖暖肚子！”

貝萊不肯收。“我为什么要用你的錢？”他說，“留着你自己用罢！”

“拿去罢，嗯！我知道这太少罗，可是我只有这一点兒。我們大家帮帮忙，也用不到害臊。”她把那个銅幣放在貝萊外衣口袋里，就匆匆地走了。

貝萊一路踱到城外森林里。他不想回到自己屋里去跟史脫侖打無謂的交道。他沿着僻靜的小路走去，看到大地确已回春，便有点精神抖擻起来。在那些裹滿莓苔的老松树底下，还有积雪，但是菌蕈已經从松針堆里鑽出头来，当他走过的时候，覺得好像踏在發酵的面粉上。

他一路沉思着自己的事情，忽然，从迷夢中恍然大悟，想出了一个主意，使他感到非常愉快，非常舒服。原来他想起他应該搬到她那兒去住下来，就像揚斯和他那个姑娘一样。他可以設法弄到几个鞋楦，就坐在家里干活……無論如何，这样总可以讓他攢几个錢，等將来的好机会。她也能賺一些錢，而且她也很慷慨。

但是他把这主意仔細再想了一番，就發現有些不妥当。她那么苦的經济，和她的慷慨，他已經沾了不少光。他已經用完了她的

柴火，害她只好到别人家里去取暖，挨飯吃。这么一想，他心里就冷了，覺得非常慚愧。他回到自已屋里，躺在床上，慚愧的情緒一直压在他心头。在她待他的一切好感背后，他慢慢地發現了她对他的輕視，因为他不像一个正直人似地用工作来克服困难。

第二天早晨，他淸早就起来，到港口申請工作。他并不是从思想上認識到工作的必要，而是为了不願意辜負一个女人。他打算在礼拜日晚上，一定要償还她在他身上化的錢。

第二十四章

他在海港工程基地上，把碎石塊裝进傾卸車里。裝滿了一車，便和伙伴們把車子推到干綫上，卸掉石塊，攀着空車滑回来，人家时常放下工具，远远地看着他，他工作很出色，一个鞋匠出身，居然很能对付石头！他搬举石头的手势很好，当他要把一塊大石头裝进車里的时候，他总是先把那石头提到膝头，咒罵一声，然后放出全身的力气把它举起来；接着便擦擦額角上的汗，喝一口燒酒或啤酒。他的工作絲毫不比人家差！

他也不胡思乱想，只是一股劲的干活，工作和疲乏已經够他体味的了。这种辛苦的工作使他身体灵活，使他感覺一种体力上的舒暢。他所想的只是“我的啤酒下午还够不够吃？”此外就什么都不在心上。他的观念里根本沒有“將来”；也無所謂苦痛，对于他所失去的，或者他所錯过的机会，他也毫不悔恨，总之，艰苦的工作已經使他顧不到这一切了。他眼前只有这塊石头，得由他搬起来，搬起一塊，再搬一塊！只有这个車子，得裝滿石头，裝滿一車，再裝一車！要是有一塊石头一下子搬不起来，他就咬紧牙关。他完全被

工作迷住了。“他还是个初出道的呢，”有人說。“耽会兒就要累坏了！”但是貝萊偏要显显他的气力，这是他唯一的野心。他的同伴就把最吃重的工作讓他去干，自己乐得偸懶，还时常夸奬夸奬貝萊，鼓励他繼續干下去。

在工程基地上搬石头的这种工作是最辛苦最低微的工作；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做，不需要任何技能。和貝萊在一起工作的人，大多是在这个世界上無路可走，随波逐流，飄泊到哪里是哪里的人，貝萊和他們在一起，倒也很合得来。在这里，大家都是最末等的人，沒有东西来牽惹他的旧夢，也沒有什么东西来攪动他的腦筋。一重鉄幕隔开了他的前途，而幸福却就在手头；因为整天的劳苦，只要快快活活地喝一口酒，馬上就給消除了。

工余的时候，他和他的伙伴在一起。这些人到处过着流浪生活，听說这里有扩建海港的工程，才到这里来。多数人都沒有結婚，有几个已有了妻子和兒女，但他們都絕口不提，或者已經根本不記得他的眷屬了，除非有外来的因素使他們偶尔想起一下。他們也沒有固定的住处，都睡在碼头搬运伕克婁的那个廢弃的倉房里，因为这屋子就在港口附近。他們从来不脫衣服，一倒身就睡在稻草上，洗臉总是在一桶难得換的髒水里。他們平常吃的都是陈面包，还有鷄蛋，是在兩塊石头搭成的灶上煎了吃的。

貝萊覚得这种生活很有趣，他也喜欢和这些人在一起。每逢礼拜日，他們整天吃了又喝，喝了又吃，躺在烟霧迷漫的倉房里，深深地窩在稻草堆中，大家聊天講故事，講那些小兒子因为疑心自己会分不到遺产，因而掄起斧头把父母、哥哥和姊姊全都砍死的悲慘的故事！也講那些快要領堅信礼的少年忽然爱上了姑娘，生了私孩子，人家就把男女兩个都杀了头的故事！另外还講到一些女人，因为不顾意尽責任生男育女，自己去动了手术，从此不能再生育，

这就是天罰！

自从到这里做工以后，貝萊还沒有去看过瑪丽·聶尔蓀。他把瑪丽的事情告訴过一个伙伴。“她是在玩弄你呢，”那人說，“她是故意裝正經，叫你上鈎。女人常常有小心眼兒，最好当心些！这些年輕寡妇最是要不得，她們要的爱人越多越好，一个不够就兩个。我們做一个男子汉就应該看穿她們，別上当！”

貝萊是个男子汉，他决不讓一个女人牽着鼻子走，不管她是不是不耍花招的好朋友。他打定主意要等礼拜六晚上去对她这样說，还得把十个克郎扔在桌子上还她，这样他們就可以清賬兩訖了！要是她再有什么嚕囌的話，就打她一个巴掌！他再也忘不了她那天把柴火用光，而到外边去过礼拜日，这件事情他越想越气，覚得絕不能原諒她，因为这是她为了自己要做殉难聖人而踩在他身上。

一天，中午时分，貝萊站在海港工地上，和爆炸工人在一起。他和爱米尔在倉房里草草吃了几口东西，便跑到这兒来了。他們放弃了午睡，为了来看一次大規模的爆炸岩石，这是趁工人們中午休息，港里沒有人的时間做的。整个工地上都已經沒有人迹，附近的人家都把窗子开着，以免房屋被爆炸时的压力震坏。

火葯綫已經点着了，人們都躲在一堆木材背后，一面閑談，一面等待爆炸。“大力士”也在那兒。他常常在左近，老是那样冷淡地观望，什么也不参加。人家也不去注意他，随他爱怎么就怎么。“躲好，貝萊，”爱米尔說，“快要爆炸了！”

“奥尔遜和史脫俞哪里去了？”忽然有人間起。大家都面面相覷，誰都不知道。

“他們准是在睡午覚，”爱米尔說。“早上他們喝了不少酒呢。”

“他們睡在哪里？”工头叫喊着，从他躲藏的地方跳了出来。人人都有些不吉利的預感，可是誰也不敢說；人人都覚得应該想个办

法，可是誰也不敢动。“啊，耶穌！”裴根达把手掌拍着石壁説。“啊，耶穌！”

这时“大力士”忽然从他躲藏的地方跳出来，沿着工地边上跑过去，在一塊塊大岩石上跳着走，一双大木鞋一路响着。“他要去拉掉火药綫！”裴根达説。“来不及了，怕已經燒了进去！”凡是听見的人，都覺得这是一个悲哀的哭声，蕩漾在他們头頂上。他們都从躲藏的地方探出身来，屏住呼吸远远地看着“大力士”。貝萊忽然覺得一股冲动，往前跳了出去，可是立刻給人抓住了后頸。“一个已經够了！”裴根达説着，把他摔在背后。

此刻“大力士”已經到了目的地。他正在伸出手去拉那火药綫。忽然間，好像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把他推开，只見他像一个气球似的，倒栽着身子慢慢地向空中騰起，然后仰跌下来。跟着才听到滚雷似的爆炸声，淹沒了一切。

等最后一塊石头飞落下来之后，大家都奔上前去。只見“大力士”手脚笔直地躺在那兒，安靜地看着天。嘴角边有一点兒血，耳朵背后有一个窟窿，正在淌出血来。兩个醉汉倒是毫髮無損，他們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离爆炸地点沒几步远。人們把“大力士”抬到倉房里，打發人去請医生，爱米尔从他的襯衫上撕下一条布，蘸了些酒，給他罨在耳朵背后。

“大力士”睁开眼睛来向四下看着。他的眼光异常敏銳，人人都看得出他活不久了。

“我聞到酒香呢，”他説。“給我一口罢？”爱米尔把酒瓶凑給他，他便一口喝光了。“味道很好，”他从容地説。“我不知多久沒有喝酒了，可是这有什么好处？穷人应該喝酒，要不然他就是个廢料；做一个穷人可不容易！只有酒才是穷人的安慰；你們看史脱侖和奥尔遜——喝醉酒的永远不会受伤。他們受伤了沒有？”他説着

想抬起头来，史脱命便走到他跟前。“我們在这兒，”他感动得啞着嗓子說。“不过我們宁可兩个都炸死，也不情願你遭到这样的事情。我們从前都亏待你了！”他說着伸出了手。

但是“大力士”已伸不起他的手来了；他躺在那兒，睜眼看着茅屋頂上的窟窿。“做一个穷人确是够苦的，”他說，“幸而現在日子已經过完了。不过你們也不用感激我。我怎么能叫你們过苦日子，而把所有的錢归自已呢，这还成个‘大力士’嗎？当然，这个計划是我的！但是憑我一个人能造起这个工程来嗎？不行，一切都得有錢才干得成。你們是应該拿这些錢的！我‘大力士’也不过做了跟你們一样多的工作量。”他好像很痛楚地抬起手来，做了个表示寬容大量的姿勢。

“哦，他自以为是海港工程的工程师呢！”史脫命說。“他神志不清啦。給他用冷罨法治治好不好？”爱米尔便提起水桶去取冷水。“大力士”閉着眼，臉上浮出一絲微笑，好像一个瞎子在听人家說話。“你們懂得吧，”他說，仍然閉着眼，“我們这些人整天辛辛苦苦地干活，可是为什么只能吃到一口冷飯？原来是老爷們整天閑坐着，把我們生产出来的东西全吃了去；等到我們放下工具想吃的时候，已經一点东西都不剩了。他們也把我們的思想都偸了去。甚至，如果我們有一个标致的爱人或者年輕的女兒，他們也要弄到手才罢。即使我們工作到衰老殘廢，他們也不会体恤我們。不过現在这些都革掉了，我們眞該高兴，居然能活着看到一切都在变，难道还用等好久嗎？我常常跟媽媽說，坏日子快要过完了，可是她总不信我的話。現在看罢！我現在不是跟医生賺得一样多的錢嗎？我現在不是像他一样，也能讓老婆和女兒穿得齐齐整整，买得起書，买得起鋼琴嗎？你說，做体力劳动不也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嗎？喀侖現在已經在学鋼琴了，这是我向来的心願，因为她身子不好，干

不了重活。你們跟我一起到我家里去听听她彈鋼琴罢——她彈得挺好哩！穷人的孩子也是有天才的，就是沒有人注意罢了！”

“天啊，他說些什么！”史脫侖叫嚷着。“他好像在說昏話了。”

貝莱俯身下去，对“大力士”說道：“現在你应該好好的，放安靜些，”然后隨手把一塊濕的东西敷在他額角上。他耳朵背后的伤口，血还在不断地迸出来。

“讓他說罢，”奥尔遜說。“他好几个月沒开口了；他今天想要說个痛快。看来他活不了多久了！”

这时“大力士”只是很微弱地翕动着嘴唇。他的生命已經在慢慢地跟着血流走了。“你身上浸濕了嗎，小喀侖？”他喃喃地說。“哦，不要紧，就会干的！現在你一切都称心了，不用抱怨啦。做一个小姐不是很好嗎？你要什么东西尽管告訴我，用不着客气，也不用这样节約。我們已經节約得太久了！你要手套，遮遮你这双磨坏了的手，不錯，不錯，該买一双。不过你也得給我彈个歌兒。彈那支可爱的歌兒：‘在愉快的旅程中走过人間……’这一支歌唱天国的曲子！”

于是他輕輕地哼着那个調子；他不能用头点着打拍子，便用眼睛睒着来代替；他的声音慢慢地清楚起来，人們听得出歌詞了。

好像有什么不可抵抗的东西在逼着大家和他一起唱；也許因为这是一支宗教歌曲吧。貝莱以宏亮的声音領唱；这首歌辞他記得最熟。

大地何等美丽，
天庭何等光荣；
我們經过可爱的人間，
唱着歌兒走向乐园；
这漫長的灵魂的旅程，

又是何等愉快。

“大力士”愈唱愈有劲，好像想压过貝莱。他的一只脚現在也在按着节拍动起来了。他的眼睛还是閉着，头也跟着节拍一左一右地側动，好像一个醉汉，在掙扎着要唱完之后才跌到桌子底下去。帶血的口涎不住地从他嘴角里淌下来。

年去年来，光陰如流，

人生無常，新陈代謝；

但是天国的歌声永不靜止，

灵魂的旅程何等愉快！

“大力士”停住了，头向旁边一歪，大家立刻也都住了嘴。他們坐在稻草上看着他——他最后那些話还像一个噩夢似地停留在大家心上，很古怪地和胜利的頌歌声混在一起。

人人心里都感到死者的無言的控訴，因此在这严肃的一刻兒，他們都咒詛着自己。

“是呀，誰知道我們会落得个什么下場！”一个很襤褸的人沉思地嚼着一根稻草說。

“我再也沒有希望了，”爱米尔垂头丧气地說。“我的情况只有越来越坏。我学会了手艺，等到我滿了师，当上职工，人家就請我滚蛋；我白費了五年光陰，只落得一事無成。不过貝莱，他会有前途的！”

貝莱听了，不覚大吃一惊，抬起头来看着爱米尔，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穷汉想往上爬，有什么好处？他总归要給人家推下来的！”奥尔遜說。“你就看‘大力士’罢；我們誰能赶得上他的本領？不成，老爷們决不讓他爬上去！”

“我們自己呢，”史脫侖訥訥地說。“我們願意他爬上去嗎？要

是我們自伙里有人想爬到我們头上去，我們总是不舒服的！”

“我眞不懂，为什么所有的穷人不团結起来对付那些老爷們，”裴根达說。“我們受的是一样的苦。要是我們一致行动，不去跟那些迫害我們的人打交道，那么，馬上就可以看得出，老爷們的財富都是我們穷人大家創造出来的。听說京城里已經有人在做这种事情了。”

“但是我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齐心一致的了，”一个年老的石工感慨地說。“只要有一位老爷摸摸我們的头，我們就会狗一样地爬到他脚下，于是，我們就会出卖自己人。要是我們个个都像‘大力士’一样，情况也許就大不相同啦。”

于是他們都默不作声，对死者看着，人人都好像对“大力士”有点歉疚。

“唔，現在可太迟了！”史脫命嘆息了一声說，接着便向稻草堆里摸出一个酒瓶。

还有几个人坐在那兒，也許想說些什么；可是这当兒医生来了，他們便不做声，檢起啤酒罐子到外边去做工。

貝萊默默地收拾起他自己的东西，去找工头，向他要工資。

“怎么忽然就要走，”工头問。“你在这兒干得很好啊。你想去做什么？”

“我只想要我的工錢，”貝萊回答說。此外他还想要什么，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后来，他就回到自己屋里，把屋子收拾整齐。他的屋簡直像个猪圈，他不懂自己怎么居然受得了这样凌乱的环境。同时他也不免打算打算自己的出路。他想，像現在这样已經潦倒得成为社会的渣滓，倒也心地輕松，反正再也跌不下去的了；但是，也說不定还会有別的可能性。爱米尔剛才說过一句傻話——他倒底是什么意思啊？“貝萊，他会有前途的！”哼，爱米尔这个家伙，他

对别人的穷困了解了多少？他自己已經够受的了。

貝萊走到街上，打算买些牛奶喝，然后再回去睡覚。他感到必須把一些又在腦袋里起鬨的胡思乱想打發掉。

走到街尾，他撞上了那个流动鞋匠索尔特。“到底找到你了！”索尔特嚷道。“我正不知該到哪兒去找你。我要来告訴你，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在这春天里，到农庄上去走走，这生活多好；你要是老耽在这兒，就会潦倒不堪了。好吧，你好好去想过决定罢。我明兒六点鐘上路，不能再迟了！”

那天晚上，在教堂里，索尔特已經和貝萊談过这件事，几次三番地劝他一起走。“为了我，他可以再等兩个礼拜的！”貝萊很有把握地想。可是他不想走！到一个个农庄上去討工作！貝萊自以为他的手艺是在作坊里学来的，对这些流动鞋匠实在有点瞧不起。他們像乞丐似地到处流浪，就地找些皮子和蠟綫来干活，跟农庄上的工人一起吃。貝萊还很有些手艺匠的傲气，自从当学徒的时候起，他已經养成了一种观念，把索尔特这等人看做是旧时代的一种可憐的殘余分子，一种屬于农奴时代的人物。

“你会潦倒不堪的！”索尔特对他說过这句話。瑪丽·聶尔蓀对他說的那些隐隐約約的話，也都是这个意思。但是潦倒又怎样呢？旣然他沒有别的出路，也許他已經潦倒不堪了！但是現在他只想睡覚，不願想这些事情。

他喝过牛奶，吃了些面包，便上床了。他听見教堂的鐘声——这时天还沒有黑，气候又好，可是貝萊想睡，只想睡覚。他的心沉重得很。

第二天早晨，他一早就醒，跳下床来。滿屋子陽光，他身上也充滿了健康和愉快的感覚。他赶快穿上衣服：还有許多事要做呢！他打开窗子，深深地吸进一口春曉的空气，感到精神抖擻。远望海

面，許多小船正在开进港来，早晨的陽光照在松散的帆上，使它們發亮；每一条船都在划着槳很困难地向前行駛。从上床直到現在，他始終睡得像一段木头。睡眠就像一个昨天和今天之間的海峽。他吹着口哨，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打个小包裹，挾在胳膊下，出發上路了。为了看看时間；他向教堂那边走去。还只有五点多鐘。于是他踏着健步一直走到郊外，兴致冲冲地好像走上了幸福之路。

第二十五章

兩个人从树林里出来，穿过大路。一个是身材矮小的駝子，背上用皮帶縛住一只鞋匠用的矮凳，凳边刚刚貼在他的駝峰上，因此在中間墊了一个小枕头，免得背脊給矮凳擦痛。另外一个是精壯坚实的小伙子，稍稍嫌瘦一些，但很健康，血色也很旺。他背着一大堆鞋楦头，前胸挂着一只小木箱，这样維持了前后的平衡。那木箱里头，从它發出来的声音听起来，准知道是裝着鞋匠的工具。走到一个小斜坡旁边，他們放下了負荷的东西，又把矮凳从駝背上解了下来，兩人便躺在草地上，仰望着青天。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鳥兒正在逍遙自得地飞来飞去，啁啁唧唧，牛都在咀嚼帶露水的苜蓿，它們一路吃过去，草地上留下了好几道很長的痕迹。

“那你怎么还老是很高兴的呢？”貝萊問。原来索尔特刚才給他講过自己兒童时代的悲慘的历史。

“是啊，你瞧，我也常常自己怪自己，把事情看得那么容易，但是，我实在不覺得有什么事可伤心的，那又有什么办法？我要是深入考虑一件事情，我总会發現一些値得使我高兴的，譬如說，現在我和你在一起。你年紀輕輕，身子坚实，無論我們走到哪里，姑娘

們总是很欢迎的，我就觉得她們的快乐都是我的功劳！”

“你这些見識到底是从哪兒得到的？”貝萊問。

“你觉得我懂的事情很多嗎？”索尔特得意地笑着說。“我到过的地方多，看見过的人家也不少，各色各样的全不相同。有些人家夫妻很恩爱，有些人家夫妻之間就像冤家对头。我接触过各色各样的人，因而知道了許多事情，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有許多姑娘都肯把她們的心事告訴我。到了冬天，閑着沒事，我就独自坐着，想起这种种事情。也想想聖經上的事情，聖經是一本好書，你可以从这里得到許多智慧。讀过聖經，你就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如果有一天你能懂得天下一切事情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那你就算能够运用你的聪明了。如果你能把一切事情都看到底，你就会發現它們全都归結到一个方向，就是上帝！的确，天下一切事情都是从上帝那兒来的，所以也总得回到上帝那兒去。一切都是由他支配的，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你就会永远很快活了。最好是能跟着一切事情的發展，一路看过去，从它們相反的地方看起，总能看到它們最后必定还会集合在上帝身上！但是我的能力还看不到这些。”

“我們該上路啦。”貝萊伸个懶腰，坐起来想走。

“为什么？这里很舒服。我們要做的事情，尽有时間去做呢。就算有一双靴子，我們俩来不及做，那也沒有什么大不了，总有别人会做的！”

于是貝萊又躺下来，把帽子拉下，遮到眼睛，他本来也并非急于要走。到現在为止，他已經和索尔特一起流浪了將近一个月，在路上走的时候，几乎跟坐着工作的时候一样多。索尔特在一个地方耽过几天，就再也耽不下去，一定要走了！他最喜欢树林和草地，能在那里消磨上半天工夫。对于这种露天的悠閑生活，貝萊也很

有些兴趣，因为在这里，他可以回味兒童时代的一切。他也能躺上几小时，嘴里嚼着一根草莖，像一个养病的人似地耐心看着太陽和風的运行。

“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我講道？”他忽然問，还从帽子底下調皮地对索尔特斜了一眼。

“为什么要我給你講道？难道我是个宗教家嗎？其实你自己也是个宗教家；凡是快活的，知足的人，都是宗教家。”

“我可并不知足，差得远呢！”貝萊反駁說，于是他把手脚叉起在空中，身子打着滚。“可是你，我不懂你为什么不組織一个布道会；你口才很好啊。”

“唔，要是我長得跟你一样，我准就試一試了。無奈我是个駝子！”

“这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想追求女人！”

“当然不是，不过要是沒有女人，也成不了事；要知道，都是女人把男人和孩子引得来参加集会的。說来也眞是奇怪，女人向来对上帝沒有兴趣，可偏偏是她們能帶人来开会。她們沒有能力看出事情內在的意义，她們專憑外表来挑选，她們把一切东西都看做是她們的裝飾品，甚至男人和上帝也是給她們利用的东西！”

貝萊默然不动地躺了一会兒，回想着过去的种种遭遇。“但是瑪丽·聶尔蓀却不是这样的，”他沉思似地說。“她情願把自己的襯衫都送給人家，不要一点报答。我待她却很坏，我走的时候也沒有去跟她說一声再見！”

“那么等我們回到城里去之后，你去看看她，道个歉。你們兩个沒有愛情关系嗎？”

“我早告訴过你，她待我像个孩子一样。”

索尔特沉默了一会。

“要是你肯帮我，我們就可以組織一个布道会！我看得出来，只要你肯，你对她們会有影响的，例如柳树农庄上的那个姑娘。我們可能号召到好几千人。”

貝萊不答話，他正在回想着他和索尔特前几天到过的那个柳树农庄。現在他仿佛又在那間又冷又潮湿的房里。在一張很大的床上，躺着一个姑娘，她那蒼白的臉几乎看都看不見。她正在把細瘦的手挽着她的長辮子，一味地看他。在他背后，不知什么人把房門給輕輕地关上了。“眞是古怪的想法，”他長嘆了一声說。“要見一个她从来沒有看見过的人。現在我一想起来还要哭呢。”

“她爹娘告訴她，說我們到了庄上，还問她要不要我去念些上帝的話給她听。可是她却想要見你。那父亲生气了，不答应。‘她从来沒有想过年輕小伙子，’他說，‘她应該保全貞潔，將来才能走上天使的宝座。’我就說，‘你难道眞相信上帝很看重你所說的貞潔嗎，奧萊·瓊生，我看不如讓他們倆在一起罢，要是他們能得到快乐的話。’于是我們給你关了門——后来的事情怎么样啊？”索尔特轉过臉来問貝萊。

“你想，”貝萊不很愉快地說，“她躺在那兒看着我，好像在想：‘原来他是这个样子，潦倒得这个地步嗎？’从她的眼光里，我看得出你已經跟她講起过我，我的一切丑事她都知道了。”

索尔特点点头。

“后来她伸出手来給我。她簡直已經很像一个上帝座下的天使了，我想，但是像她这样年輕就去做天使，也眞是可憐。于是我走到她身边去拉住她的手。”

“后来呢？”索尔特更挨近了貝萊問。他的眼睛盯着貝萊的嘴唇等回答。

“于是她对我噘起了嘴唇。那时我簡直忘記了自己是个什么

家伙，我就亲了她一个嘴！”

“她跟你怎么說，一句話都沒有嗎？”

“沒有。她光是看着我，那眼光簡直叫我猜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不知道底下应該怎样才好，我就跑出来了。”

“你不怕她会把死过給你嗎？”

“不，我怎么会怕？我想也沒有想到这件事。但是像她那样天真的人，也决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他們兩人都沉默了一会。“你身上有一股能征服一切女人的东西！”終于是索尔特先开口。“只要你肯帮助我，我来組織一个布道会。”

貝萊懶洋洋地打个呵欠，他無意于創造一种新的宗教。“不，我現在只想出去見見世面，”他說。“外边一定有許多地方，人們已經在对付有錢人了，我就是想到这种地方去！”

“一个人要靠魔鬼的帮助，一輩子也做不出好事情来。你还是耽在这里好！在这里，你什么都熟悉些……如果我們合作……”

“不，在这里，一个穷人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我要是再在这里耽下去，就会又陷到泥淖里去的。我要爭取我的一份，你知道，即使要我杀掉一个吸血鬼才能得到，我也干！……反正不是什么滔天大罪！現在我們該动身了吧？我們在南区这一帶农庄上差不多走了个把月了。你常常答应我一起到荒地里去。我已經好几个月沒得到爸爸拉賽和喀尔娜的消息了。事情不称心的时候，我总是好像完全忘記了他們。”

索尔特立刻就站起来。“好！原来你除了杀掉吸血鬼之外，还在想别的事情呢！那么，到石南农庄有多远？”

“足有八公里路。”

“那么我們立刻就去，反正我今天不想工作了。”

他們把东西背上，高高兴兴地一边談天一边赶路。索尔特替貝莱布置到了那边之后的計划。"我先进去，問有沒有旧靴子或馬具要修补的；等我們談到一半的时候，你才进来。"

貝莱高兴得笑起来。"我来給你背这个矮凳罢？我可以把它和别的东西綁在一起，毫不費事。"

"你自己够累的了，还要給我費力嗎？"索尔特笑着說。"要是这样，你連褲子都得脫下来了。"

他們談得倦了，便一声不响地向前走。貝莱呼吸着新鮮空气，無牽無挂地大踏步走在前面。他觉得身上洋溢着精力，充滿了幸福。他什么事也不想，只想到他快要回到父亲家里去这件事，不自觉地感到高兴。他时常得放慢脚步，讓索尔特不至于落后得太远。

"你現在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忽然問。当他不做声的时候，索尔特总好像在想些什么，这使他觉得很奇怪。誰也猜不出他下一个念头会轉到哪兒去。

"你这話問得像小孩子！"索尔特笑着說。"小孩子总想知道别人肚子里是怎么个样子的。"

"那么你就告訴我罢。"貝莱說。

"我在想到人生。現在，你走在我身边，身子又堅实，又有胜利的把握，跟年輕的大衛一样。可是一个月以前，你还是个社会的渣滓呢！"

"是啊，这眞古怪，"貝莱說过便沉思起来。

"可是你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的？如果你自己不想掉下去，你不至于这样潦倒！"

"实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告訴你，就像有人在你头上打了一下；于是你就乱奔乱跑，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等到你一朝搞到那个地步，觉得这倒也不坏。你工作，喝酒，把酒瓶子乱打

人——”

“你倒說得很滿意似的，这是因为你沒有看到事情的眞相！我看見过許多人搞垮到一塌糊塗；一个穷人只要稍稍走歪一步，他就会潦倒下去，不过他还自以为是个好汉呢。但是你总算运气，逃过了这一关！不过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你心里不悔恨，倒反那么高高兴兴的？”

“我們如果觉得悔恨，馬上就喝酒，”貝萊很有經驗似的說。“酒立刻就把什么都赶掉了。”

“这样說来，酒也有它的好处，它帮助一个穷人度过困难！”

“你是不是眞相信千福年的时代就会到来？那个人人都能过好日子的时代，不論穷的苦的？”

索尔特点点头，說道：“这是上帝答应过的，我們应該相信他的話。京城里已經有人在做这种准备了，不过到底是不是眞的千福年，那我可不知道。”

他們一路走过去，愈走愈荒野，石头也愈来愈多。兩旁都是長着矮树叢莽的崖壁，矗起在田野四周。他們的前面，远望一片青色的岡巒，那就是荒地或沼澤地的景色。“这次到过家之后，我就打算出門了；我要过海去看看，他們在那边到底要干些什么，”貝萊說。

“我也沒有权利留住你，”索尔特立刻回答說，“不过从此我就只好一个人孤另另的流浪了。我会觉得好像丢失了一个兒子。不过你当然有許多别的事情要动腦筋，不会想到一个可憐的駝子了！广大的世界尽你去闖，有一天你造好了你的窩，你就再也不会想到渺小的索尔特了！”

“我准会想念你的，”貝萊回答說。“等我的景况搞好了以后，我会回来找你——情况不好絕不来找你。我爸爸一定会反对我这

次出門的打算，他只巴望我在家里接手搞那个石南农庄；但是我想你准是支持我的，不是嗎？我不想做一个农民。”

“我准定支持你。”

“你看！这地方尽是石头，石头縫里尽是些石南草和荆棘！四年前的石南农庄就是这个样子，現在它已經变成一塊相当好的地产了。这都是他們兩个的成就，一点沒有别人的帮助。”

“原来你是好材料造出来的，所以你也那么了不得，”索尔特說。“不过那边山上那个家伙是誰呀？背了一个大口袋，搖搖擺擺的，每走一步都好像要跌倒似的。”

“那，那就是我爸爸拉賽啊！哈罗！爸爸！”貝萊揮着帽子喊。

拉賽蹣跚地向他們走过来；放下了他的口袋，看也沒看他們一眼，便伸出手来。

“剛巧碰到，”貝萊很高兴地說，“我們正要去看你！”

“那就不用多麻煩了！你們还是保重这兩条腿罢！”拉賽消沉地說。

貝萊呆呆地看着他。

“怎么？你們要搬了嗎？”

“是啊，我們要搬家了！”拉賽笑着——一陣凄惨的笑。“唔！一点也不錯，我們各人搬到各人的地方去了。喀尔娜已經到了無憂無慮的地方，現在只剩下我拉賽光身一个！”他把脚踢踢他的口袋，掉轉头，眼睛盯着地上。

貝萊登时臉無人色。他惊慌地看着他父亲，嘴唇不住地顫动，一句話都說不出来。

“想不到我还能在这塊沒出息的野地里碰到我的兒子！我一徑在找你，打听你的消息！可是沒有人知道你到哪兒去了。‘你自己的血肉已經丢掉了你，’我想，可是我对喀尔娜只好說你在生病。她

臨去的时候还想見你一面。你得告訴他我在怀念他，她說，願上帝保佑他。她念你比許多人家的母亲还多呢！可是你給她的报答太坏了。你好久不到我們那里去。"

貝萊还是一声不响，搖搖晃晃地站着，每一句話都好像打了他一棍子。

"你别責备他太凶！"索尔特說。"这不是他的錯，他眞害过病！"

"哦，原来你也倒了霉嗎？那么我就不該怪你了。"拉賽拂拭着他兒子的袖子，这愛撫使貝萊掉下眼泪来。"痛痛快快哭一場罢，孩子，这样心里会好过些。我的眼泪老早已經哭干了。我要看看到底我要苦到几时；你知道，这种日子是难受的。好几夜，我坐在喀尔娜身边，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我也不能离开她去找錢，我們一下子全都弄得一塌糊塗。我差一点要咒罵你。你是应該想到我們的人，你应該常常給我們通通消息。可是，現在，什么都完了！"

"你現在是不是打算离开石南农庄，爸爸？"貝萊靜靜地問。

"人家把它收回去了，"拉賽悲哀地說。"为了这一切困难，我就付不出最后一期款子，人家不肯再等下去了。为了特别照顧我，他們答应我住到喀尔娜咽气落葬。誰都看得出，反正是不多几天的事。"

"如果只是一笔利息，"索尔特說，"我还有百把个克郎，攢着过老年用的。"

"現在已經太迟了；那塊地已經給别人領去。就算还来得及，沒有喀尔娜我又能干得了什么事？我已經不中用了！"

"我們一起走，爸爸！"貝萊昂起头說。

"不，現在我除了墓地之外，什么地方也不去了。我的地給人家收了去，喀尔娜辛辛苦苦地做到死，我自己的精力也全都用完了，……可是人家把我的地收了回去！"

“凭我的工作来养活我們两个，包你舒舒服服的养老！”貝萊滿有信心地望着远处說。

可是拉賽搖搖头。“不，我不能擱下事情不管——我不能不顧一切，站起身就走。”

“我主張大家到城里去，”索尔特說。“走到那教堂边，总可以找到一个車送我們进城。”

于是大家收拾起东西，动身上路。拉賽走在后面，一路自言自語，还不时出声哭泣。貝萊便默默地回头看着他，拉着他的手。

“天下竟沒有一个人肯帮助我們，給我們出些好主意。相反的，只要他們能因此撈到几个錢，他們倒高兴看我們倒霉送命呢。甚至連做官的也不帮助穷人。穷人就是为了讓他們剝削、讓他們打劫而存在的。他們哪兒顧到我們的困难，我們的不幸！他們只会收稅，收利息！我恨不得把这批家伙全都扼死！”

他又繼續嘮叨了一陣，愈說愈伤心，最后竟像一个孩子似地号啕大哭了。

第二十六章

在离城很远的郊区，索尔特有一座小房子，于是他們就住在索尔特家里。这矮小的流动鞋匠不知怎样才能使他們父子倆高兴起来。拉賽总是丧魂落魄的，消沉得很。他整天坐立不安，时常哭泣；身子愈来愈衰弱，把湯匙送到口边总要潑出許多。如果他們讓他做些事情分分心，他总是固执不肯。

“現在我們得想法子把你的东西去取来，”貝萊和索尔特都說过好几次。“把你的家具都送給公家，这是沒有理由的。”

但是拉賽不願意他們去搬取家具。“他們旣然把我搶得精光；这些东西也給了他們罢，”他說。“我不想再回到那兒去，討人家的情。”

“可是这样你会成个穷光蛋的啊！”索尔特說。

“我已經是个穷光蛋，讓他們称心罢。不过总有一天我要跟他們算賬！”

于是貝萊設法弄到一輛車，自己赶着去取家具。还有滿滿一車可以裝回来呢。他在擱楼上找到了母亲彭姐的那只綠箱子，里面滿是綫团。他好几年沒想起母亲了，如今又看見这件东西，倒覚得很新奇的。“拿去做我的旅行箱罢，”他想着，就裝进在車里。

他赶着車回来的时侯，拉賽正站在門口。

“你看，我給你統統都搬来了，爸爸！”他壯健地揮响着馬鞭子說。但是拉賽一声不响，走了进去。他們卸完車上的东西，进屋里去找他，看見他躺在床上，臉对着牆，一句話都沒有。

貝萊把石南农庄上的各种消息講給他听，讓他稍稍高兴起来。“現在教区里已經把石南农庄卖給小山农庄的庄主了，作价五千克郎，人家說他买着了便宜貨，因为那农庄已經大了一倍了。他打算自己搬过去住，把小山农庄交給他的兒子。”

拉賽稍稍回轉头来。“是啊，現在地里能長出些东西来了。現在它值到几千克郎，給大庄主占去了，”他苦痛地說。“可是这塊地是吃飽了肥料的。喀尔娜在这塊地上做到死，剩下我一个……我們这一对配搭得多好啊！她的一千克郎也花在这塊地上了……現在我只落得个穷光蛋。我們把什么东西都投入了这塊草木不生的石头地上，它因此才能变成一塊肥壯的好地。于是大庄主来买了去，还要搬过去住在那里。我們穷鬼就是給他鋪路的！否則，我們还有什么用处？为这件事情生气，也眞是太傻了！不过，我多么爱那

塊地啊！”拉賽忽然又哭了。

“好了！現在你該想想开，自己寬寬心，”索尔特說。“穷人的苦日子快要过完了。在將来的时代里，誰都不用拚死命为别人工作，誰下的种，就是誰的收获。你吃了什么亏啊？你是站在有利的一边啊，因为人家欠了你几千克郎。要是你欠了人家的，这才更糟呢！”

“我活不到你說的那个时代了，”拉賽撑起着胳膊肘說。

“你我也許都活不到，因为朝聖的人都得死在沙漠里！但是正因为这样，我們穷人才是上帝的选民。至于貝萊，他准能見得到上帝应許的福地。”

“現在你应該来看看我們怎样布置的，爸爸，”貝萊說。

拉賽衰弱地站起来，跟他們进去。他們已經把拉賽的东西布置在索尔特的一个空房間里，看来倒很舒服。

“我們打算你就住在这里，等貝萊在那边找到好工作，”索尔特說。“不，你不用謝我！我很高兴有你在一起做伴，你迟早会明白的。”

“仁慈的上帝会报答你的，”拉賽声音抖瑟瑟地說。“我們穷人除了上帝就沒有可以依靠的了。”

貝萊实在覚得不能再耽下去，想走的心愈加强烈了。“如果你能在我帮你工作賺来的錢里头給我一些做路費，”他对索尔特說，“那么我今晚就走。”

索尔特給了他三十克郎。

“这是我們賺来的半数呢，我不該拿这么多。”貝萊說。“你是老板，工具材料，什么都是你的。”

“我不要靠别人的手过活，光靠自己的，”索尔特說着，把錢硬塞給貝萊。“难道你可以就这么动身嗎？”

“这样的話，我的錢就不少了，”貝萊高兴地說。“我从来沒有一下子拿到过这么多的錢！这些錢尽够买許多衣服呢。”

“可是你千万别动用这笔錢！花五克郎做路費就尽够了；余下的錢都得省着，这样你才能放心去碰运气！”

“我到了哥本哈根馬上就可以掙許多錢的！”

“他永远是个沒計算的孩子，”拉賽耽心似地說。“从前他进城来学手艺的时候，身边有五个克郎；这錢到底怎么用掉的，他从来說不清楚！”

索尔特哈哈大笑。

“那么我就这样走了！”貝萊毅然决然地說。

但是这样，他們也还不放他走。他們还像兩只嘀嘀咕咕的老母鷄那样向他叮囑个不休。

襯衫他倒并不缺少，因为拉賽剛想到他自己該帮助他些什么。喀尔娜照顧得他很好，他可以分出一件襯衫来給貝萊。“不过恐怕太短了，你長得这么高。現在不比从前你离开岩石农庄的时候，那时我的襯衫还得打个襉才合你穿呢。”

他脚上的鞋子可不甚妙。一个能够独立工作的鞋匠，脚上却穿了他这样一双鞋子，是很糟的。于是索尔特和貝萊合作，赶做起一双漂亮的鞋子来。“我們該慢慢地做，”索尔特說。“你想，这双鞋一定要經得起京城里的評判才行！”可是貝萊心很急，只想赶紧就做好。

現在剩下的問題只有一套新外衣了。“那么去賒一套現成的罢，”索尔特說。“拉賽和我总还够得上做一套衣服的抵押品。”

貝萊和拉賽在动身以前想去看一次杜爱。他們是故意挑傍晚的时間去看他的，因为这个时候可以有把握見到他本人。他們父子俩都不很喜欢亞娜。他們走近杜爱門口，看見一个衣服华丽的

老紳士打前門进去。

“这就是法官，”貝萊說，“是他帮他們兴的家。这样看来，杜爱准是赶馬出去了，我們进去不会受欢迎的。”

“他們是这样个情形嗎？”拉賽呆立着說。“我倒很可憐杜爱，他要是一旦知道这情形，他准会覚得他为了他的自立付出的价錢太貴了。是啊，是啊；誰要是想兴隆得意，这价錢可不容易付啊！但願你在那边能搞得称心如意，孩子！”

这时他們已走到教堂門口。那里停着一輛大車，裝滿了綠树；兩个工人正在把它們搬进武器室① 去。

“这里做什么喜庆啊？”貝萊問。

“明天有人結婚，”一个工役回答。“杂貨鋪老板拉烏的女兒嫁給那个神气活現的吹牛朋友，人家都叫他喀尔生。他也是一个像我們一样的穷汉。但是你說他还会理睬我們嗎？爛泥得势之后，馬上就忘記了自己的出身！現在他已經是鋪子里的一个股东了！”

“我倒要去参加这婚礼呢，”拉賽一边兴奋地說，一边和貝萊往前走。“有一个本家交了好运，去看看也会高兴。”

貝萊覚得这句話里大有譴責他的意味，可是他并不开口。

“我們要不要去看看新造的海港？”他說。

“不，現在太陽已在落山，我該回去睡了。我年紀大了，不过，你尽管去罢，我自己会回去的。”

貝萊便一人踱去，但随后就折向北走，他打算去和瑪丽·聶尔蓀告别。他覚得应該去和她說句好話，报答报答她对他的盛情。此外，他以为她也应該有机会看看他身上穿着体面的衣服。瑪丽剛下了工回来，正在做晚飯。

---

① 丹麦教堂門內的一間小室，古时为进入教堂者存置武器之用。

“啊，貝萊，是你嗎？”她很高兴地說，“多漂亮，你簡直像一位王爷了！”她坚邀貝萊吃晚飯。

“我是專誠来謝謝你的好心，順便給你辞行。明兒我就要上哥本哈根去了。”

她很关切地看着他。“那么你一定很得意啦！”

貝萊便把和她分手之后的一切情況告訴她。他坐在那兒，很感恩似地看着她的寒儉而干淨的房間，那只床很純潔地靠着板壁，鋪着一幅雪白的被單。她身上那种肥皂香味、那种清楚干淨，和她的鮮艳貞靜的品質，他从来沒有忘記过。就在这里，她把他从潦倒窮途中收留下来，她給他洗涜骯髒衣服的时候，也毫不吝惜她这張雪白的床。他到了京城里之后，一定要照个相片寄来給她。

“你現在的生活怎么样？”他体貼地問。

“跟你上次看見我的时候一样，不过更孤單了一些。”她庄重地回答。

过一会兒，他說該走了。“再見，願你事事称心如意！”他握着她的手說。“多多感謝你待我的好心！”

她一声不响地站在他跟前，似笑不笑地看着他。“啊，别这么快就走，我到底也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啊！”她突然說，幷且热烈地拥抱着他。

第二天便是貝萊的偉大的日子！他和太陽同时起来，人家还沒有起床，他早已裝好了那只綠箱子，于是他只好閑着，不知做什么才好，兴奋得坐立不安。他很少开口，眼睛里充滿了光明的美夢。随后他和拉賽一起把箱子抬到輪船上，下午就可以輕松些，空手到各处去走动走动。此后他們便到教堂里去参加亞尔弗萊的婚礼。貝萊心里实在不想去，因为他自己的事情已經够忙的了，再

說他对亞尔弗萊的事情也并不起劲。但是拉賽堅执要他同去。

太陽高高地挂在天空,晒着曲曲弯弯的巷子,木栅欄上的柏油都溶化了,陰溝里蒸發出臭气。离港口不远,有人在敲鼓,通告鰵魚市場里开始拍卖。人們川流不息地走进教堂里去,一路談論着那个爬得这么高的幸运兒亞尔弗萊。

教堂里裝飾得非常华丽,挤滿了人。台上大風琴旁边站着八个穿白衣的少女,她們是唱"美滿姻緣"的歌队。拉賽从来沒有看見过这样的結婚仪式。"我覚得很荣幸呢!"他說。

"他是膿包!"貝萊說。"他光为了自己体面才娶她的。"

这时新郎新娘走到了聖壇面前。"亞尔弗萊头上塗得多么亮啊!"拉賽輕輕地說。"看上去倒很像一个剛舐过的小牛的头呢!新娘倒很标致。不过她头上为什么沒有戴上閨女花冠,沒有什么道理罢?"

"有道理,她生过一个孩子了,"貝萊輕輕地說。"要不然他再也討她不到手!"

"喔,原来这样!不过他也很厉害,能搞到这么一个財主的女兒。"

于是那些少女开始唱歌,好像一群从天上来証婚的天使。

"我們挤到前面去,好跟他們道喜,"拉賽說着,想从人叢中挤上去,但是貝萊把他拉了回来。

"恐怕他今天不認識我們了;怎么,卡萊叔叔也在这里。"

卡萊給挤在最后一排椅子旁边,只有在那里等众人走完才能离开。"是呀,我很着急地要来参加这个好日子,"他說,"我还想把媽媽也帶得来,可是她說她的衣服不够体面。"卡萊穿着一套新的灰色麻毛布外衣;他已經老得个子愈矮小,背也愈駝了。

"你为什么站在这个角落里,什么也看不見?你是新郎的爸

爸，应該坐在第一排呀，"拉賽說。

"我在那边坐过了，你沒有看見我坐在拉烏老板身边嗎？我們还合用一本聖詩呢。我是給大伙兒挤到这兒来的。現在我該去和他們一起吃喜酒了，他們再三地邀过我，不过我不知道……"他說到这里，对自己身上看了一眼，沉吟了一下，忽然像他平时那样滿不在乎地笑起来。"哎，我干嗎在这里尽說謊話，人家也不会相信！不，皇宮里不是猪去的地方！我身上会發出臭气来，你知道！像我們这种穷人再也出不了香汗！"

"咳！他連自己的老子都不認識了！該死的东西！跟我們一起走罢，免得餓着肚子回去！"拉賽說。

"不，我已經吃得太飽了，烤肉，酒，糕餅，这会兒一点也吃不进去。現在我得回家去把这些荣耀的事情講給他媽媽听。我还得走二十公里呢。"

"你是走来的，来回就是四十公里！像你这年紀可太累了！"

"我的确打算在这里过夜。可是沒想到……哦，我到底是个猫头鷹！兒女哪能爬到那么高——連自己的老子都不認了！亞娜如今也在走上發財的路……我不知道我还認不認識我自己！哼！你看，我卡萊·喀尔生也算是大戶人家了！好吧，再見！"

他疲乏地一步步走回家去，在失望之余，显得怪可憐的。"我从来沒有看見过他像这样可憐，"拉賽看着他的背影說，"他准是受了很严重的打击啊！"

傍晚，他們一起穿过城，去上輪船。貝萊跨着大步子，一种很异样的庄重之感使他緘默無声。拉賽蹣跚地走在他身旁，連背脊都挺不直了。他的情緒很憂郁。"你不会忘記你的老父亲嗎？"他几次三番地問。

"这个你不用耽心，"索尔特說。貝萊全沒有听到，他的思想已

經旅行到很远的地方了。青色的炊烟一陣一陣地被風压下来，迷漫在小巷里。老年人都坐在門口的阶沿上，閑談当天的新聞。夕陽照在他們的眼鏡上，好像枯皺的臉上睜着一双又圓又大的火紅的眼睛。大街上到处都是一片和平的寂靜，但是幽暗的小巷里还有些永远平息不下来的沉悶的声响，好像一头牲畜翻来滚去地睡不熟。这声响有时忽然轉为一声叫喊，或者孩子的啼哭，随后又重新輕輕地响着，好像是很沉重很疲累的嘆息。这种使人毛髮悚然的嘆息声，貝萊是听慣了的。它常常是从穷人的床鋪上發出来的，这是集合在惡夢中的穷愁苦嘆。但是这一个使人的生命在默默無聞中随着血汗一道流尽的穷苦世界，貝萊快要远远地离开了，在他的思想里，这个世界正在像挽歌一般的消失；于是他远望着大街尽处的紅光輝耀的海面。現在他要到广大的世界上去了！

瘋子安克尔站在門口高台阶頂上。“再会啦！”貝萊对他喊，可是安克尔听不懂。他还是抬头对着天說他的瘋話。

貝萊对他从前的作坊看了最后的一眼。“我曾經在这里耽过很久呢！”他想；于是他又想起了少师傅。姚尔根老爹站在他的窗前，正在和屋里窗檻上坐着的小姚尔根玩耍。“嘟，嘟！小东西！”他那个尖嗓子喊着，接着便躲到一边，随即又探头探腦的露出头来。那年輕的妻子扶着孩子，臉上紅紅地显出做母亲的喜悅。

“你一定要給我們通通消息呀，”貝萊靠在輪船的欄杆边站着，拉賽还在再三叮囑。“别忘了你的老父亲啊！”在極度的痛苦中，他簡直不知怎么才好。

“我一有事情馬上就写信給你，”貝萊說，其实这話已經說过一二十遍了。“千万不要伤心！”他很有胜利把握似地笑着，看着下面碼头上的老人。此后他們就一声不响地大家站着呆看。

輪船終于开动了。

"再会啊，自己保重啊！"輪船掉头的时候，貝萊最后又喊了一声；他不断揮动着帽子，直到看不見他父亲为止。然后，他走到船头去坐在一堆纜索上。

过去的一切，他一霎时都忘記了。他只望着前面，好像广大的世界就要在船头上涌現出来。他心里完全沒有想到將来的事，也不想一想他今后該怎么办。

他只是怀着滿心的希望！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征服者贝莱　第二卷　学徒生活
作者＝丹麦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著施蛰存译
页数＝２７６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５２３
出版日期＝１９５７年０５月第１版